

武皇纪上

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硃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盖北庭有碛曰沙陀，故因以为名焉。永徽中，以拔野为都督，其后子孙五世相承。曾祖尽忠，贞元中，继为沙陀府都督。既而为吐蕃所陷，乃举其族七千帐徙于甘州。尽忠寻率部众三万东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尽忠战歿。祖执宜，即尽忠之长子也，收合余众，至于灵州，德宗命为阴山府都督。元和初，入为金吾将军，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新唐书·沙陀传》：元和三年，尽忠款灵州塞，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朝长安，授特进、金吾卫将军。从攻镇州，进蔚州刺史。破吴元济，授检校刑部尚书。长庆初，破贼深州，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卫将军。太和中，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庄宗即位，追谥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烈考国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代州有《唐故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四李公神道碑》云：公讳国昌，字德兴。仍系郑王房。出为振武节度使，寻为吐浑所袭，退保于神武川。武皇镇太原，表为代北军节度使。中和三年薨。庄宗即位，追谥为文皇，庙号献祖。

武皇即献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岁九月

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月，载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军中语，韶疵善骑射，与侪类驰骋嬉戏，必出其右。年十三，见双凫翔于空，射之连中，众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

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尝在云中，宿于别馆，拥妓醉寝，有侠儿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见烈火炽赫于帐中，侠儿骇异而退。又尝与达靺部人角胜，达靺指双雕于空曰：“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边人拜伏。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谟之座，谟亦不敢诘。

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时岁荐饥，文楚稍削军食，诸军咸怨。武皇为云中防边督将，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充，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武皇入云州，众且万人，营于斗鸡台，城中械文楚出，以应于外。诸将列状以闻，请授武皇旄钺，朝廷不允，征诸道兵以讨之。

乾符五年，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冬，献祖出师讨党项，吐浑

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掳。武皇至定边军迎献祖归云州，云州守将拒关不纳。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连铎昼夜攻围，武皇昆弟三人四面应贼，俄而献祖自蔚州引军至，吐浑退走，自是军势复振。天子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仍命进军以讨武皇。

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义节度使李钧充北面招讨使，将上党、太原之师过石岭关，屯于代州，与幽州李可举会赫连铎同攻蔚州。献祖以一军御之，武皇以一军南抵遮虏城以拒李钧。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军苦寒，临战大败，奔归代州，李钧中流矢而卒。

广明元年春，天子复命元帅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武皇令军使傅文达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与薛葛、安庆等部将傅文达送于李涿。六月，李涿引大军攻蔚州，献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于达靼部。居数月，吐浑赫连铎密遣人赂达靼以离间献祖，既而渐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猎于野，或与之百步驰射马鞭，或以悬针树叶为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窃发。俄而黄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椎牛酹酒，飨其酋首。酒酣，谕之曰：“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达靼知无留意，皆释然无间。

是岁十一月，黄巢寇潼关，天子令河东监军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收兵破贼。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通鉴》：友金初与高文集并降于李涿，故得与陈景思南赴京师。

中和元年二月，友金军至绛州，将渡河，刺史瞿稹谓陈景

思曰：“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友金旋军雁门，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三万，营于崞县之西。其军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谓景思曰：“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讨贼。《新唐书·王重荣传》：重荣惧黄巢复振，忧之，与复光计，复光曰：“我世与李克用共忧患，其人忠不顾难，死义如己，若乞师焉，事蔑不济。”乃遣使者约连和。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武皇于达靺，武皇即率达靺诸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太原郑从说以兵守石岭关，武皇乃引军出他道；至太原城下，会大雨，班师于雁门。

中和二年八月，献祖自达靺部率其族归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达靺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先移檄太原，郑从说拒关不纳，武皇以兵击之，进军至城下，遣人赍币马遗从说；从说亦遣人馈武皇货币、餽饩、军器。武皇南去，自阴地趋晋、绛。十二月，武皇至河中。

中和三年正月，晋国公王铎承制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武皇令其弟克修领前锋五百骑渡河视贼，黄巢遣将米重威赍重赂及伪诏以赐武皇；武皇纳其赂以给诸将，燔其伪诏。是时，诸道勤王之师云集京畿，然以贼势尚炽，未敢争锋。及武皇将至，贼帅相谓曰：“鸦兒军至，当避其锋。”武皇以兵自夏阳济河。二月，营于乾坑店。黄巢大将尚让、林言、王璠、赵璋等引军十五万屯于梁田坡。翼日，大军合战，自午及晡，巢贼大败。是夜，贼众遁据华州。武皇进军围之，巢弟黄郚、黄揆

固守。三月，尚让引大军赴援，武皇率兵万余逆战于零口，巢军大败，武皇进军渭桥。翼日，黄揆弃华州而遁。王铎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四月，黄巢燔长安，收其余众，东走蓝关。武皇时收京师。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旧唐书·僖宗纪》：五月，制以雁门以北行营节度、忻代蔚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代州刺史、上柱国、食邑七百户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新唐书·沙陀传》云：收京师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未几，以克用领河东节度。

是时，武皇既收长安，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是月，武皇仗节赴镇。遣使报郑从谠，请治装归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雁门宁觐献祖。八月，自雁门赴镇河东，时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潞帅孟方立退保于邢州。

十二月，许帅田从异、汴帅硃温、徐帅时溥、陈州刺史赵犍各遣使来告，以巢、蔡合从，凶锋尚炽，请武皇共力讨贼。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汉之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乃屯兵于万善。数日。移军自河中南渡，趋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师破尚让于太康，斩获万计，进攻贼于西华，贼将黄鄴弃营而遁。是夜大雨，巢营中惊乱，乃弃西华之垒，退营陈州北故阳里。五月癸亥，大雨震电，平地水深数尺，贼营为水所漂而溃。戊辰，武皇引军营于中牟，大破贼于王满渡。庚午，巢贼大至，济汴而北。是夜，复大雨，贼党惊溃。武皇营于郑州，贼众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贼将渡而南，半济击之，大败之，临阵斩贼将李周、王济安、阳景彪等。是夜，贼大败，残众保于胙县、冤句。大

军蹶之，黄巢乃携妻子兄弟千余人东走，武皇追贼至于曹州。

是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于上源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飧，出珍币侑劝。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于巷陌连车树栅，以扼奔窜之路。时武皇之从官皆醉，俄而伏兵窜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铄灭烛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帅谋害司空！”武皇方张目而起，引弓抗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武皇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并遇害。武皇既还营，与刘夫人相向恸哭。诘旦，欲勒军攻汴，夫人曰：“司空比为国家讨贼，赴东诸侯之急，虽汴人谋害，自有朝廷论列。若反戈攻城，则曲在我也，人得以为辞。”乃收军而去，驰檄于汴帅。汴帅报曰：“窃发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与牙将杨彦洪同谋也。”武皇自武牢关西趋蒲、陕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为汴帅怨图，陷没诸将，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内臣宣谕，寻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三月，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连兵寇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将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嘏率兵赴之。五月，镇人攻无极，武皇亲领兵救之。镇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王处存亦败燕军于易州。

十一月，河中王重荣遣使来乞师，且言邠州硃玫、凤翔李符将加兵于己。初，武皇与汴人构怨，前后八表，请削夺汴帅

官爵，自以本军进讨。天子累遣内臣杨复恭宣旨，令且全大体，武皇不时奉诏，天子颇右汴帅。时观军容使田令孜君侧擅权，恶王重荣与武皇胶固，将离其势，乃移重荣于定州。重荣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硃玫挟邪忌正，党庇硃温。臣已点检蕃汉军五万，取来年渡河，先斩硃玫、李符，然后平荡硃温。”《新唐书·王重荣传》：诏克用将兵援河中，重荣貽克用书，且言：“奉密诏，须公到，使我图公，此令孜、硃全忠、硃玫之惑上也。”因示伪诏。克用方与全忠有隙，信之，请讨全忠及玫。天子览表，遣使譬喻百端，轺传相望。既而硃玫引邠、凤之师攻河中，王重荣出师拒战。硃玫军于沙苑，对垒月余。十二月，武皇引军渡河，与硃玫决战，玫大败，收军夜遁，入于京师。时京城大骇。天子幸凤翔，武皇退军于河中。

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蹕于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且言大军止诛凶党。时田令孜请僖宗南幸兴元，武皇遂班师。硃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煊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于行在。九月，武皇遣昭义节度使李克修讨孟方立于邢州，大败方立之众于焦岗，斩首数千级。以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以抚其降人。十月，进攻邢州，邢人出战，又败之。孟方立求援于镇州，镇人出兵三万以援方立，克修班师。

光启三年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七月，武皇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时张全义自河阳据泽州，及李罕之收复河阳，召全义令守洛阳，全义乃弃泽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

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兴元还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二百户。河南尹张全义潜兵夜袭李罕之于

河阳，城陷，举族为全义所掳；罕之逾垣获免，遂来归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兒、安金俊、安休休将七千骑送罕之至河阳。汴将丁会、牛存节、葛从周将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骑逆战于温县。汴人既扼太行之路，存孝殿军而退。骑将安休休以战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为泽州刺史，遥领河阳节度使。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将奚忠信将兵三万寇辽州，武皇大破之，斩首万级，生擒奚忠信。

龙纪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将马溉率兵数万来拒战，罕之败之于琉璃陂，生擒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饮鸩而死。三军立其侄迁为留后，使求援于汴。汴将王虔裕率精甲数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师。

大顺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迁以邢、洺、磁三州降，执汴将王虔裕三百人以献。武皇徙孟迁于太原，以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三月，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为潞州节度使。是月，武皇攻云州，拔其东城。赫连铎求援于燕，燕帅李匡威将兵三万以赴之，战于城下，燕军大败。时徐州时溥为汴军所攻，遣使来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兗、郢以赴之。

五月，潞州军乱，杀节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将安居受为留后，南结汴将。时潞之小将冯霸拥叛徒三千骑驻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冯霸不至。居受惧，出奔至长子，为村胥所杀，传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为留后。武皇遣大将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将硃崇节、葛从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时，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与汴帅协谋，连上表请加兵于太原，宰相张浚、孔纬赞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夺武皇官爵，以张浚为招讨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华州韩建为行营都虞候，以汴帅为河东南面招讨使，幽州李匡威为河东北面招讨使，云州赫连铎为副。汴将硃友裕将兵屯晋、绛，时汴军已据潞州，又遣大

将李说等率军数万，急攻泽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将三千骑以援之。汴将邓季筠以一军犯阵，存孝追击，擒其都将十数人，获马千余匹。是夜，李说收军而退，大军掩击至马牢关，斩首万余级，追袭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军攻潞州。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义节度使孙揆。初，朝廷授揆节钺，以本军取刀黄岭路赴任，存孝侦知之，引骑三百伏于长子县崖谷间。揆建牙持节，褰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韩归范，并将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组练系之，环于潞州，遂献于武皇。武皇谓揆曰：“公搢绅之士，安言徐步可直达官，何用如是！”揆无以对，令系于晋阳狱。武皇将用为副使，使人诱之，揆言不逊，遂杀之。

九月，汴将葛从周弃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以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十月，张浚之师入晋州，游军至汾隰。武皇遣薛铁山、李承嗣将骑三千出阴地关，营于洪洞，遣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城。华州韩建以壮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营，存孝追击，直压晋州西门，张浚之师出战，为存孝所败，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二月，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奔，韩建、张浚由含山路遁去。

大顺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圣裁。”天子寻就加守中书令。《欧阳史》：二月，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是月，魏博为汴将葛从周所寇，节度使罗宏信遣使来求援，武皇出师以赴之。

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为神武统军，自棣州溯河归朝。郓州硃瑄邀斩于河上，传首晋阳。以李存孝为邢州节度使。四月，武皇大举兵讨赫连铎于云州，遣

骑将薛阿檀率前军以进攻，武皇设伏兵于御河之上，大破之，因堑守其城。七月，武皇进军柳会，赫连铎力屈食尽，奔于吐浑部，遂归幽州，云州平。武皇表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使。邢州节度使李存孝以镇州王熔托附汴人，谋乱河朔，北连燕寇，请乘云、代之捷，平定燕、赵，武皇然之。八月，大搜于晋阳，遂南巡泽、潞，略地怀、孟，河阳赵克裕望风送款，请修邻好。九月，蒐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军攻临城，镇人五万营于临城西北龙尾岗。武皇令李存审、李存贤以步军攻之，镇人大败，杀获万计，拔临城，进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骑五万营于鄆邑，以援镇州，武皇分兵大掠，旋军邢州。

武皇纪下

景福元年正月，镇州王镒恃燕人之援，率兵十余万攻邢州之尧山。武皇遣李存信将兵应援，李存孝素与存信不协，递相猜贰，留兵不进。武皇又遣李嗣勋、李存审将兵援之，大破燕、赵之众，斩首三万，收其军实。三月，武皇进军渡滹沱，攻栾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军寇云、代，武皇班师。

八月，赫连铎诱幽州李匡威之众八万，寇天成军，遂攻云州，营于州北，连亘数里。武皇潜军入于云州，诘旦，出骑军以击之，斩获数万，李匡威烧营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纳款于梁，李存信构之也。

景福二年春，大举以伐王镒，以其通好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镒出师三万来援，武皇逆战于叱日岭下，镇人败，斩首万余级。时岁饥，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进军下井陘，李存孝将兵夜入镇州，镇人乞师于汴；汴帅方攻时溥，不暇应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师。七月，武皇讨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镇州。王镒惧，以帛五十万犒军，请修旧好，仍以镇、冀之师助击存孝，许之。武皇进围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获白兔，有角长三寸。

乾宁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縶归太原，輶于市。邢、洺、磁三州平。武皇表马师素为邢州节度使。

五月，郢州节度使硃瑄为汴军所攻，遣使来乞师。武皇遣

骑将安福顺、安福应、安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州以应之。九月，潞州节度使康君立以鸩死。

十月，武皇自晋阳率师伐幽州。初，李匡侑夺据兄位，燕人多不义之，安塞军戎将刘仁恭挈族归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数进画于盖寓，言幽州可取之状，愿得兵一万，指期平定。武皇方讨李存孝于邢州，辍兵数千，欲纳仁恭，不利而还。匡侑由是骄怠，数犯边境，武皇怒，故率军以讨之。是时，云州吐浑赫连铎、白义诚并来归，命皆笞而释之。

十一月，进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侑命大将率步骑六万救新州；武皇选精甲逆战，燕军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获将领百余人，曳练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燕兵复合于居庸关拒战，武皇命精骑以疲之，令步将李存审由他道击之，自午至晡，燕军复败。甲寅，李匡侑携其族弃城而遁，将之沧州，随行辎车，臧获妓妾甚众。沧帅卢彦威利其货，以兵攻匡侑于景城，杀之，盖掳其众。丙辰，进军幽州，其守城大将请降，武皇令李存审与刘仁恭入城抚劳，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库以迎武皇。

乾宁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审、刘仁恭徇诸属郡。二月，以仁恭为权幽州留后，从燕人之请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余人分典军政，武皇遂班师，凡驻幽州四十日。

六月，武皇率蕃汉之师自晋阳趋三辅，讨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之乱。先是，三帅称兵向阙，同弱王室，杀害宰辅。时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卒，重荣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婿也，权典军政。其兄珙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与珂争河中，遂诉于岐、邠、华三镇，言珂本苍头，不当袭位。珂亦诉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荐珂，乞授河中旄钺，诏可之。三帅遂以兵入觐，大掠京师，请授王珂同州节度使，王瑶河中节度

使，天子亦许之。武皇遂举兵表三帅之罪，复移檄三镇，三镇大惧。是月，次绛州，刺史王瑶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斩王瑶于军门，诛其党千余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谒于路。

己未，同州节度使王行约弃城奔京师，与左军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扰。行约，即行瑜弟也。庚申，枢密使骆全瓘以武皇之军将至，请天子幸。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阎，名珪，与全瓘谋劫天子幸凤翔。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亦行瑜之弟也，与刘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两军相攻，纵火烧内门，烟火蔽天。天子急诏盐州六都兵士，令追杀乱兵，左右军退走。王行瑜、李茂贞声言自来迎驾，天子惧，出幸南山，驻蹕于莎城。是夜，荧惑犯心。壬戌，武皇进收同州，闻天子幸石门，遣判官王瑰奉表奔问，天子遣使赐诏，令与王珂同讨邠、凤。时武皇方攻华州，俄闻李茂贞领兵士三万至盩厔，王行瑜领兵至兴平，欲往石门迎驾，乃解华州之围，进营渭桥。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赍诏，促武皇兵直抵邠、凤。

八月乙酉，供奉官张承业赍诏告谕。泾帅张钫已领步骑三万于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进营渭北，遣史俨将三千骑往石门扈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园寨。天子削夺行瑜官爵，以武皇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以鄜州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以泾州张钫为西南面招讨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赐武皇御衣及大将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传天子密旨云：“日昨非卿至此，已为贼庭行酒之人矣。所虑者二凶缔合，卒难翦除，且欲姑息茂贞，令与卿修好，俟臬斩行瑜，更与卿商量。”武皇上表，请驾还京。令李存节领二千骑于京西北，以防邠贼奔突。辛亥，天子还宫，加武皇守太师、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

时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园寨，我师攻之甚急，李茂贞遣兵万余来援行瑜，营于龙泉镇，茂贞自率兵三万迫咸阳。武皇奉请诏茂贞罢兵，兼请削夺茂贞官爵。诏曰：“茂贞勒兵，盖备非常，寻已发遣归镇。”又言：“茂贞已诛李继鹏、李继晟，卿可切戒兵甲，无犯土疆。”武皇请赐河中王珂旌节，三表许之。又表李罕之为副都统。

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园寨北遇贼军，斩首千余级，自是贼闭壁不出。戊子，天子赐武皇内弟子四人，又降硃书御札，赐魏国夫人陈氏。是月，王行瑜因败衄之后，闭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昼夜急攻，贼军乏食，拔营而去。李存信与罕之等先伏军于厄路，俟贼军之至，纵兵击之，杀戮万计。是日，收梨园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进，并母丘氏、大将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阙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劫宁州遁走，宁州守将徐景乞降。武皇表苏文建为邠州节度使，且于宁州为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龙泉寨。时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贞出兵来援，为李罕之所败，邠贼遂弃龙泉寨而去。行瑜复入邠州，大军进逼其城，行瑜登城号哭曰：“行瑜无罪，昨杀南北司大臣，是岐帅将兵胁制主上，请治岐州，行瑜乞束身归朝。”武皇报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仆受命讨三贼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归阙，老夫未敢专命，为公奏取进止。”行瑜惧，弃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库，遽以捷闻。既而庆州奏，王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传首阙下。武皇既平行瑜，还军渭北。

十二月，武皇营于云阳，候讨凤翔进止。乙未，天子赐武皇为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加实封二百户。武皇复上表请讨李茂贞，天子不允。武皇私谓诏使曰：“观主上意，疑仆别有他肠，复何言哉！但祸不去胎，忧患未已。”又奏：“臣统

领大军，不敢径赴朝觐。”遂班师。

乾宁三年正月，汴人大举以攻兗、郓，硃瑄、硃瑾再乞师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罗宏信许之。乃令都指挥使李存信将步骑三万与李承嗣、史俨会军，以拒汴人。存信军于莘，与硃瑾合势，频挫汴军，汴帅患之，乃间魏人。存信御兵无法，稍侵魏之刍牧者，宏信乃与汴帅通，出师三万攻存信军。存信揭营而退，保于洹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诸邑，攻李固、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五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引兵赴援。

六月，李茂贞举兵犯京师。七月，车驾幸华州。是月，武皇与汴军战于洹水之上，铁林指挥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长子也。既战，马蹶于坎，武皇驰骑以救之，其马亦蹶，汴之追兵将及，武皇背射一发而毙，乃退。

九月，李存信攻魏之临清，汴将葛从周等引军来援，大败于宗城北。存信进攻魏州。十月，武皇败魏军于白龙潭，追击至观音门，汴军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征兵于幽、镇、定三州，将迎驾于华下，幽州刘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敌退听命。

乾宁四年正月，汴军陷兗、郓，骑将李承嗣、史俨与硃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陕帅王珙攻河中，王珂来告难；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骑赴之，破陕军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围。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晋阳，传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贤竭力，朕何由再谒庙廷！在卿表率，予所望也。”

七月，武皇复征兵于幽州，刘仁恭辞旨不逊，武皇以书让之；仁恭捧书谩骂，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举以伐仁恭。九月，师次蔚州。戊寅，晨雾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报“燕将单可及领骑军至矣。”武皇方置酒高会，前锋又报“贼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

“但见可及辈。”武皇张目怒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仍促令出师。燕军已击武皇军寨，武皇乘醉击贼，燕军披靡。时步兵望贼而退，为燕军所乘，大败于木瓜涧。俄而大风雨震电，燕军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师次代州，刘仁恭遣使谢罪于武皇，武皇亦以书报之，自此有檄十余返。

光化元年春正月，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皆致书于武皇，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缮秦宫，武皇许之。

四月，汴将葛从周寇邢、洛、磁等州，旬日之内，三州连陷。汴人以葛从周为邢州节度使。大将李存信收军，自马岭而旋。

八月壬戌，天子自华还宫。是时，车驾初复，而欲诸侯辑睦，赐武皇诏，令与汴帅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帅，乃致书于镇州王镕，令导其意。明年，汴帅遣使奉书币来修好，武皇亦报之。自是使车交驰，朝野相贺。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青山口，以迫邢、洛。十月，遇汴将葛从周于张公桥，既战，我军大败。是月，河中王珂来告急，言王珙引汴军来寇，武皇遣李嗣昭将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军万余人来拒战，嗣昭击退之。

十二月，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卒，泽州刺史李罕之以本军夜入潞州，据城以叛。罕之报武皇曰：“薛铁山新死，潞民无主，虑军城有变，辄专命镇抚。”武皇令人让之，罕之乃归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将兵讨之，下泽州，收罕之家属，拘送晋阳。

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自土门陷承天军，又陷辽州，进军榆次。武皇令周德威击之，败汴军于洞涡驿，叔琮弃营而遁，德威追击，出石曾关，杀千余人。汴人复陷泽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收泽、潞，为汴军所败而还。以李嗣昭为都指挥使，进攻潞州。

八月，嗣昭营于潞州城下，前锋下泽州。时汴将贺德伦、张归厚等守潞州。是月，德伦等弃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迁为潞州节度使。

光化三年，汴军大寇河朔，幽州刘仁恭乞师，武皇遣周德威帅五千骑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尧山，至内丘，败汴军于沙河；进攻洛州，下之。九月，汴帅自将兵三万围洛州，嗣昭弃城而归，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之军不利。十月，汴人乘胜寇镇、定，镇、定惧，皆纳赂于汴。是时，周德威与燕军刘守光败汴人二万于望都，闻定州王郜来奔，乃班师。是月，天子加武皇实封一百户。遣李嗣昭率步骑三万攻怀州，下之。进攻河阳，汴将阎宝率军来援，嗣昭退保怀州。

天复元年正月，汴将张存敬攻陷晋、绛二州，以兵二万屯绛州，以扼援路。二月，张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邠国夫人，武皇爱女也，亦以书至，恳切求援。武皇报曰：“贼阻道路，众寡不敌，救尔即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弃城归朝。”珂遂送款于张存敬。三月，汴帅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寻徙于汴。天子以汴帅兼镇河中，武皇自是不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

四月，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从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洛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乡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

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症，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琮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蹙之，杀戮万计。初，汴军之将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瑋据城叛，以连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是岁，并、汾饥，粟暴贵，人多附瑋为乱，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瑋等斩于晋阳市。氏叔琮既旋军，过潞州，掳孟迁以归。汴帅以丁会为潞州节度使。

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礼、慈州刺史张瑰并以城来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难以兵服，佯降心以缓其谋，乃遣牙将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十一月壬子，汴帅营于渭滨。甲寅，天子出幸凤翔。《新唐书》：帝如凤翔，李茂贞、韩全诲请召克用入卫，克用间道遣使者奔问，并诒书全忠，劝还汴，全忠不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趋平阳，遇汴军于晋州北，斩首五百级。

天复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领大军自慈、隰进攻晋、绛，营于蒲县。乙未，汴将硃友宁、氏叔琮将兵十万，营于蒲县之南。乙巳，汴帅自领军至晋州，德威之军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贯德威之营。戊午，氏叔琮率军来战，德威逆击，为汴人所败，兵仗、輜车委弃殆尽。硃友宁长驱至汾州，慈、隰二州复为汴人所据。辛酉，汴军营于晋阳之西北，攻城西门，周德威、李嗣昭缘山保其余众而旋。武皇驱丁壮登陴拒守，汴军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谋将出奔云州，嗣昭以为不可。李存信坚请且入北蕃，续图进取，嗣昭等固争之，太妃刘氏亦极言于内，乃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稍安。李

嗣昭与李嗣源夜入汴军，斩将搴旗，敌人扞御不暇，自相惊扰。丁卯，硃友宁烧营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关，俘斩万计，因收复慈、隰、汾等三州。

天复三年正月，天子自凤翔归京。五月，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城归于刘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来援云州，嗣昭退保乐安，燕人掳敬晖，弃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审而削其官。是时，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曰：“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

天祐元年闰四月，汴帅迫天子迁都于洛阳。《新唐书》：帝东迁，诏至太原，克用泣谓其下曰：“乘舆不复西矣！”遣使者奔问行在。五月乙丑，天子制授武皇叶盟同力功臣，加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八月，汴帅遣硃友恭弑昭宗于洛阳宫，辉王即位。告哀使至晋阳，武皇南向恸哭，三军缟素。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坚始盛，武皇召之，安巴坚领部族三凡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

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既杀牙军，魏将史仁遇据高唐以叛，遣人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骑攻邢州以应之，遇汴将牛存节、张筠于青山口，嗣昭不利而还。九月，汴帅亲率兵攻沧州，幽州刘仁恭遣使来乞师，武皇乃征兵于仁恭，将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围。仁恭遣掌书记马郁、都指挥使李溥等将兵三万，会于晋阳，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合燕军以攻泽、潞。十二月，潞州节度使丁会开门迎降，命李嗣昭为潞州节度使，以丁会归于晋阳。

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帅闻潞州失守，自沧州烧营而遁。四月，天子禅位于汴帅，奉天子为济阴王。改元为开平，国号大梁。是岁，四川王建遣使至，劝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贼之后，访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后各归藩守。武皇不从，以书报之曰：

窃念本朝屯否，巨业沦胥，攀鼎驾以长违，抚彤弓而自咎，默默终占，悠悠彼苍，生此厉阶，永为痛毒，视横流而莫救，徒誓楫以兴言。别捧函题，过垂奖谕，省览周既，骇惕异常。泪下沾衿，倍郁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闻蒋济之言。

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赐鈇钺以专征，征苞茅而问罪。麀兵校战，二十余年，竟未能斩新莽之头颅，断蚩尤之肩髀，以至庙朝颠覆，豺虎纵横。且授任分忧，叨荣冒宠，龟玉毁椟，谁之咎欤！俯阅指陈，不胜惭恧。然则君臣无常位，陵谷有变迁，或箠塞长河，泥封函谷，时移事改，理有万殊。即如周末虎争，魏初鼎据。孙权父子，不显授于汉恩，刘备君臣，自微兴于涿郡。得之不谢于家世，失之无损于功名，适当逐鹿之秋，何惜华虫之服。惟仆累朝席宠，奕世输忠，忝佩训词，粗存家法。善博奕者惟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讎。如其事与愿违，则共臧洪游于地下，亦无恨矣。

惟公社稷元勋，嵩、衡降祉，镇九州之上地，负一代之鸿才，合于此时，自求多福。所承良讯，非仆深心，天下其谓我何，有国非吾节也。凄凄孤恳，此不尽陈。

五月，梁祖遣其将康怀英率兵十万围潞州，怀英驱率士众，筑垒环城，城中音信断绝。武皇遣周德威将兵赴援，德威军于余吾，率先锋挑战，日有俘获，怀英不敢即战。梁祖以怀英无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军将营于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骑搏之，梁军大败，斩首千余级。思安退保坚壁，别筑外垒，谓

之“夹寨”，以抗我之援军。梁祖调发山东之民以供馈运，德威日以轻骑掩之，运路艰阻，众心益恐。李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夹道，连接夹寨，以通馈运，自是梁军坚保夹寨。

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时晋阳城无故自坏，占者恶之。

天祐五年正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于晋阳，年五十三。遣令薄葬，发丧后二十七日除服。庄宗即位，追谥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在雁门。《五代史补》：太祖武皇，本硃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硃”，以“爷”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长而骁勇，善骑射，所向无敌，时谓之“独眼龙”，大为部落所疾。太祖恐祸及，遂举族归唐，授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长安，自北引兵赴难，功成，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武皇之有河东也，威声大振。淮南杨行密常恨识其状貌，因使画工作为商贾，往河东写之。画工到，未几，人有知其谋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谓所亲曰：“且吾素眇一目，试召之使写，观其所为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厉声曰：“淮南使汝来写吾真，必画工之尤也，写吾不及十分，即价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笔。时方盛暑，武皇执八角扇，因写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谄吾也。”遽使别写之，又应声下笔，画其臂弓捻箭之状，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赂金帛遣之。《五代史阙文》：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安巴坚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硃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旋之日，随俘馘

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硃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有小过失，必置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予甚厚。

史臣曰：武皇肇迹阴山，赴难唐室，逐豺狼于魏阙，殄氛祲于秦川，赐姓受封，奄有汾、晋，可谓有功矣。然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及硃旗屯渭曲之师，俾翠辇有石门之幸，比夫桓、文之辅周室，无乃有所愧乎！洎失援于蒲、绛，久垂翅于并、汾，若非嗣子之英才，岂有兴王之茂业。矧累功积德，未比于周文，创业开基，尚亏于魏祖。追谥为“武”，斯亦幸焉！

庄宗纪一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讳存勳，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贞简皇后曹氏，以唐光启元年岁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于晋阳宫。妊时，曹后尝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载诞之辰，紫气出于窗户。及为婴儿，体貌奇特，沈厚不群，武皇特所钟爱。及武皇之讨王行瑜，帝时年十一，从行。初令入覲献捷，迎驾还宫，昭宗一见骇之，曰：“此儿有奇表。”因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也，勿忘忠孝于予家。”因赐鸚鵡酒卮、翡翠盘。《北梦琐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贼平，授检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晋二郡，皆遥领之。帝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及壮，便射骑，胆略绝人，其心豁如也。

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及破贼迎銮，功居第一。由是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武皇缓于禁制，惟帝不平之，因从容启于武皇，武皇依违之。及安塞不利之后，时事多难，梁将氏叔琮、康怀英频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门之外，鞠为战场，武皇忧形于色。帝因启曰：“夫盛衰有常理，祸福系神道。家世三代，尽忠王室，势穷力屈，无所愧心。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今硃氏攻逼乘輿，窥伺神器，陷害良善，诬诞神祇。以臣观之，殆其极矣。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何事轻为沮丧！”太

祖释然，因奉觞作乐而罢。

及沧州刘守文为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师，武皇恨其翻覆，不时许之。帝白曰：“此吾复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怀。且九分天下，硃氏今有六七，赵、魏、中山在他庑下，贼所惮者，惟我与仁恭尔；我之兴衰，系此一举，不可失也。”太祖乃征兵于燕，攻取潞州，既而丁会果以城来降。

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笃，召监军张承业、大将吴珙谓曰：“吾常爱此子志气远大，可付后事，惟卿等所教。”及武皇厌代，帝乃嗣王位于晋阳，时年二十有四。

汴人方寇潞州，周德威宿兵于乱柳，以军城易帅，窃议汹汹，讹言播于行路。帝方居丧，将吏不得谒见，监军使张承业排闥至庐所，言曰：“夫孝在不坠家业，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厌世，嗣主未立，窃虑凶猾不逞之徒，有怀觊望。又汴寇压境，利我凶衰，苟或摇动，则倍张贼势，讹言不息，惧有变生。请依顾命，墨纁听政，保家安亲，此惟大孝。”帝于是始听断大事，

时振武节度使克宁，即帝之季父也，为管内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典握兵柄。帝以军府事让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且请制置军府，俟兒有立，听季父处分。”克宁曰：“亡兄遗命，属在我兒，孰敢异议！”因率先拜贺。初，武皇奖励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部下各缩强兵，朝夕聚议，欲谋为乱。及帝绍统，或强项不拜，郁郁愤惋，托疾废事。会李存颢以阴计干克宁曰：“兄亡弟立，古今旧事，季父拜侄，理所未安。”克宁妻素刚狠，因激怒克宁，阴图祸乱。存颢欲于克宁之第谋害张承业、李存璋等，以并、汾九州归附于梁，送贞简太后为质。克宁意将激发，乃擅

杀大将李存质，请授己云州节度使，割蔚、朔、应三州为属郡，帝悉俞允，然知其阴祸有日矣。克宁俟帝过其第，则图窃发。时幸臣史敬熔者，亦为克宁所诱，尽得其情，乃来告帝。帝谓张承业曰：“季父所为如此，无犹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鱼肉，予当避路，则祸乱不作矣！”承业曰：“臣受命先王，言犹在耳。存颢辈欲以太原降贼，王欲何路求生？不即诛除，亡无日矣。”因召吴珙、李存璋、李存敬、硃守殷谕其谋，众咸愤怒。

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诛克宁，遂靖其难。是月，唐少帝崩于曹州，梁祖使人鸩之也。帝闻之，举哀号恸。

三月，周德威尚在乱柳，梁将李思安屡为德威所败，闭壁不出。是时，梁祖自将兵至泽州，以刘知俊为招讨使以代思安，以范君实、刘重霸为先锋，牛存节为抚遏，统大军营于长子。

四月，帝召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我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俟再举，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泽州归洛。帝知其无备，乃谓将佐曰：“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人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甲子，军发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黄碾下营。

五月辛未朔，晨雾晦暝，帝率亲军伏三垂岗下。诘旦，天复昏雾，进军直抵夹城。时李嗣源总帐下亲军攻东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烧寨，鬪夹城为二道；周德威、李存审各分道进攻，军士鼓噪，三道齐进。李嗣源坏夹城东北隅，率先掩击，梁军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洎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梁招讨使康怀英得百余骑，出天井关而遁。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初，唐龙纪元

年，帝才五岁，从武皇校猎于三垂岗，岗上有明皇原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卜妻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

是月，周德威乘胜攻泽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将刘知俊自晋、绛将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遂班师于晋阳，告庙饮至，赏劳有差。乃下令于国中，禁贼盗，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期月之间，其俗丕变。帝每出，于路遇饥寒者，必驻马而临问之，由是人情大悦，王霸之业，自兹而基矣。

六月，凤翔李茂贞、邠州杨崇本合四川王建之师五万，以攻长安，遣使会兵于帝，帝遣张承业率师赴之。

九月，邠、岐、蜀三镇复大举攻长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三万攻晋州以应之。德威与梁将尹皓战于神山北，梁人大败。是时，晋之骑将夏侯敬受以一军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

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帅及梁之叛将刘知俊俱遣使来告，将大举以伐灵、夏，兼收关辅，请出兵晋、绛，以张兵势。八月，帝御军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审、丁会统大军出阴地关，攻晋州，为地道，坏城二十余步，城中血战拒守。梁祖遣杨师厚领兵赴援，德威乃收军而退。《通鉴》引《庄宗实录》云：汴军至蒙坑，周德威逆战，败之，斩首三百级，杨师厚退保绛州。是役也，小将萧万通战歿，师厚进营平阳，德威收军而退。

天祐七年秋七月，凤翔李茂贞、邠州杨崇本皆遣师来会兵，同讨灵、夏。且言刘知俊三败汴军于宁州，灵、夏危蹙，岐、陇之师大举，决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将兵万人，西渡河以应之。是役也，刘知俊为岐人所构，乃自退。

九月，德威班师。冬十月，梁祖遣大将李思安、杨师厚率师营于泽州，以攻上党。十一月，镇州王镕遣使来求援。是时，梁祖以罗绍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并镇、定，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督魏军三千人入于深、冀，镇人惧，故来告难。帝集军吏议之，咸欲按甲治兵，徐观胜负，惟帝独断，坚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军屯于赵州。是月，行营都招讨使丁会卒。

十二月丁巳朔，梁祖闻帝军屯赵州，命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韩勅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前锋，会魏州之兵以讨王镕；又令阎宝、王彦章率二千骑，会景仁于邢、洺。丁丑，景仁营于柏乡，帝遂亲征，自赞皇县东下。辛巳，至赵州，与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轻骑尝寇，获刍牧者二百人，问其兵数，精兵七万。是日，帝观兵于石桥南。诘旦，进军，距柏乡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蕃落劲骑以挑战，四面驰射，梁军闭壁不出，乃退。翼日，进军，距柏乡五里，遣骑军逼其营。梁将韩勅、李思安率步骑三万，铠甲炫曜，其势甚盛，分道以薄帝军。德威且战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侦知梁人造浮桥，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师于柏乡，帝祷战于光武庙。柏乡无刍粟之备，梁军以樵采为给，为帝之游军所获，由是坚壁不出，剝屋茅坐席以秣其马，众心益恐。

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帅三千骑致师于柏乡，设伏于村坞间，遣三百骑直压其营。梁将怒，悉其军结阵而来，德威与之转战至高邑南，梁军列阵，横亘六七里。时帝军未成列，李存璋引诸军阵于野河之上，梁以五百人争桥，镇、定之师与血战，梁军败而复整者数四。帝与张承业登高观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后，器声若雷，王师进退有序，步骑严整，寂然无声。帝临阵誓众，人百其勇，短兵既接，无不奋力。梁

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自巳及午，骑军接战，至晡，梁军欲抽退，尘埃涨天，德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帝军齐噪以进，魏人收军渐退。李嗣源率亲军与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浑诸军冲阵夹攻，梁军大败，弃铠投仗之声，震动天地，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杀戮殆尽。自阵至柏乡数十里，僵尸枕籍，败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军入柏乡，梁军辎重、帐幄、资财、奴仆，皆为帝军所有。梁将王景仁、韩敬、李思安等以数十骑夜遁。是役也，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辎车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号令收军于赵州。既而梁人弃深、冀二州而遁。

初，杜廷隐之袭深、冀也，声言分兵就食。时王镕将石公立戍深州，欲杜关不纳，镕遽令启关，命公立移车于外，廷隐遂据其城。公立既出，指城闾而言曰：“开门纳盗，后悔何追，此城数万生灵，生为俘馘矣！”因投刃泣下。数日，廷隐闭城杀镇兵数千人，遂登陴拒守，王镕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备矣。及柏乡之败，两州之人悉为奴掳，老弱者皆坑之。己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驰檄以谕之。《册府元龟》载晋王谕邢、洺、魏、博、卫、滑诸郡县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贼，徇地邢、洺，先驰檄谕邢、洺、魏、博、卫、滑诸郡县曰：“王室遇屯，七庙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靖祆祲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颠覆，讵可宴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殒山庸隶，巢孽余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苞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态。我太祖俯怜穷鸟，曲为

开怀，特发表章，请帅梁汴，才出萑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袞簪纓，或门传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冀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以称藩。逆温唯伏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舆，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柏乡，遂驱三镇之师，授以七擒之略。鹞鹞才列，泉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雕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群凶既快于天诛，大憝须垂于鬼录。今则选搜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翦除元恶。凡尔魏、博、邢、洺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圣唐赤子，岂徇虎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勋茂业，翼子贻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若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官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诘误，更不推穷。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各安耕织。予恭行天罚，罪止元凶，已外归明，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帝御亲军南征。庚子，至洺州，梁祖令其将徐仁浦将兵五百，夜入邢州。张承业、李存璋以三镇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将三千骑，长驱至澶魏，帝与李嗣源率亲军继进。

二月戊午，师次洹水，周德威进至临河。己未，魏帅罗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窑口，周德威以骑掩击，迫入观音门。是日，王师迫魏州，帝舍于狄公祠西。周翰闭壁自固，帝军攻之，

其城几陷。帝叹曰：“予为儿童时，从先王渡河，今其忘矣。方春桃花水满，思一观之，谁从予者？”癸亥，帝观河于黎阳。是时，梁祖发兵万余将渡河，闻王师至，弃舟而退。黎阳都将张从楚、曹儒以部下兵三千人来降，立其军为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自临清徇地贝郡，攻博州，下东武、朝城。时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而遁，遂攻黎阳，下临河、淇门。庚午，梁祖在洛，闻王师将攻河阳，率亲军屯白马坡。壬申，帝下令班师。帝至赵州，王镕迎谒。翼日，大飧诸军。壬午，帝发赵州，归晋阳，留周德威戍赵州。

三月己丑，镇、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刘守光凶僭之状，请推为尚父，以稔其恶。乙未，帝至晋阳宫，召监军张承业诸将等议幽州之事，乃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炽日甚，遂邀六镇奉册。

五月，六镇使至幽州，梁使亦集。《通鉴考异》引《庄宗实录》云：三月己丑，镇州遣押衙刘光业至，言刘守光凶淫纵毒，欲自尊大，请稔其恶以咎之，推为尚父。乙未，上至晋阳宫，召张承业诸将等议讨燕之谋，诸将亦云宜稔其恶。上令押衙戴汉超持墨制及六镇书如幽州，其辞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军节度使宋瑤、振武节度使周德威、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易定节度使王处直、镇州节度使王镕、河东节度使尚书令晋王谨奉册进卢龙横海等军节度、检校大尉、中书令、燕王为尚书令、尚父。”五月，六镇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采访使议。是月，梁祖遣都招讨使杨师厚将兵三万屯邢州，帝令李嗣昭出师掠相、卫而还。

秋七月，帝会王镕于承天军。镕，武皇之友也，帝奉之尽敬，捧卮酒为寿，镕亦捧酒醺帝。镕幼子昭诲从行，因许为婚。八月甲子，幽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九月庚子，

梁祖将亲军自洛渡河而北，至相州，闻帝军未出，乃止。十月，幽州刘守光杀帝之行人李承勋，忿其不行朝礼也。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王处直来告难。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刘光浚、李嗣源及诸将率蕃汉之兵发晋阳，伐刘守光于幽州。

庄宗纪二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飞狐东下。丙戌，会镇、定之师进营祁沟。庚子，次涿州，刺史刘知温以城归顺。德威进迫幽州，守光出兵拒战，燕将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来奔。

二月庚戌朔，梁祖大举河南之众以援守光，以陕州节度使杨师厚为招讨使，河南李周彝为副；青州贺德伦为应接使，郢州袁象先为副。甲子，梁祖自洛阳趋魏州，遣杨师厚、李周彝攻镇州之枣强，命贺德伦攻蓑县。

三月壬午，梁祖自督军攻枣强。甲申，城陷，屠之。时李存审与史建瑭以三千骑屯赵州，相与谋曰：“梁军若不攻蓑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辈，岂可坐观其弊。”乃以八百骑趋冀州，扼下博桥，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翼日，诸军皆至，获刍牧者数百人，尽杀之；纵数人逸去，且告：“晋王至矣。”建瑭与李都督各领百余骑，旗帜军号类梁军，与刍牧者杂行，暮及贺德伦营门，杀守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又执刍牧者，断其手，令回，梁军乃夜遁。蓑人持锄耰白挺追击之，悉获其辎重。《通鉴·后梁纪》云：帝烧营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蓑之耕者皆荷锄奋挺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梁祖闻之大骇，自枣强驰归贝州，杀其将张正言、许从实、硃彦柔，以其亡师于蓑故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沧

州都将张万进杀留后刘继威，自为沧帅，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晖攻瓦桥关，下之。

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归，疾笃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军于羊头冈，擒大将单廷珪，斩首五千余级。德威自涿州进军于幽州，营于城下。闰月己酉，攻其西门，燕人出战，败之。

六月戊寅，梁祖为其子友珪所杀，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阳。秋八月，硃友珪遣其将韩勅、康怀英、牛存节率兵五万，急攻河中。硃友谦遣使来求援，帝命李存审率师救之。

十月癸未，帝自泽州路赴河中，遇梁将康怀英于平阳，破之，斩首千余级，追至白径岭。硃友谦会帝于猗氏，梁军解围而去。庚申，周德威报刘守光三遣使乞和，不报。丁卯，燕将赵行实来奔。

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顺州，获刺史王在思。二月甲戌朔，攻下安远军，获燕将一十八人。庚寅，梁硃友珪为其将袁象先所杀，均王友贞即位于汴州。丙申，周德威报，檀州刺史陈确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收卢台军。乙丑，收古北口。时居庸关使胡令珪等与诸戍将相继挈族来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时刘守光遣爱将元行钦收马于山北，闻行珪有变，率戍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温为质，且乞应援。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安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钦以归。

四月甲申，燕将李晖等二十余人举族来奔。德威攻幽州南门。壬辰，刘守光遣使王遵化致书哀祈于德威，德威戏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状闻。己亥，刘光浚攻下平州，获刺史张在吉。

五月壬寅朔，光浚进迫营州，刺史杨靖以城降。乙巳，梁

将杨师厚会刘守奇率大军侵镇州。时帝之先锋将史建瑋自赵州率五百骑入真定，师厚大掠镇、冀之属邑。王熔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分兵赴援，师厚移军寇沧州，张万进惧，遂降于梁。

六月壬申朔，帝遣监军张承业至幽州，与周德威会议军事。秋七月，承业与德威率千骑至幽州西，守光遣人持信箭一只，乞修和好。承业曰：“燕帅当令子弟一人作为质则可。”是日，燕将司全爽等十一人，并举族来奔。辛亥，德威进攻诸城门。壬子，贼将杨师贵等五十人来降。甲子，五院军使李信攻下莫州。时守光继遣人乞降，将缓帝军，阴令其将孟修、阮通谋于沧州节度使刘守奇，及求援于杨师厚，帝之游骑擒其使以献。是月，帝会王镕于天长。

九月，刘守光率众夜出，遂陷顺州。冬十月己巳朔，守光率七百骑、步军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将兵蹙之。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败之，获大将李刘、张景绍及将吏八百五十人，马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余骑遁入山谷，德威急驰，扼其城门，守光惟与亲将李小喜等七骑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将刘化修、周遵业等以书币哀祈德威。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复令人献自乘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马而去，俄而刘光浚擒送守光伪殿直二十五人于军门。守光又乘城谓德威曰：“予俟晋王至，即泥首俟命。”祈德威即驰驿以闻。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亲征幽州。甲辰，发晋阳。己未，至范阳。辛酉，守光奉礼币归款于帝，帝单骑临城邀守光，辞以他日，盖为其亲将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来奔，帝下令诸军，诘旦攻城。壬戌，梯童并进，军士毕登，帝登燕丹冢以观之。有顷，擒刘仁恭以献。癸亥，帝入燕城，诸将毕贺。

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节度使。癸酉，檀州燕乐

县人执刘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继祚以献。己卯，帝下令班师，自云、代而旋。时镇州王镒、定州王处直遣使请帝由井陘而西，许之。庚辰，帝发幽州，掳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州，舍于关城。翼日，次曲阳，与王处直谒北岳祠。是日，次衡唐，镇州王镒迎谒于路。

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镒以履新之日，与其子昭祚、昭诲奉觞上寿置宴。镒启曰：“燕主刘太师顷为邻国，今欲挹其风仪，可乎？”帝即命主者破械，引仁恭、守光至，与之同宴，镒馈以衣被饮食。己亥，帝发镇州，因与王镒畋于衡唐之西。壬子，至晋阳，以组练系仁恭、守光，号令而入。是日，诛守光。遣大将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后斩之。是月，镇州王镒、定州王处直遣使推帝为尚书令。初，王镒称藩于梁，梁以镒为尚书令，至是镇、定以帝南破梁军，北定幽、蓟，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让乃从之，遂选日受册，开霸府，建行台，如武德故事。

秋七月，帝亲将自黄沙岭东下会镇人，进军邢、洺。梁将杨师厚军于漳东，帝军次张公桥，既而裨将曹进金奔于梁，帝军不利而退。八月，还晋阳。

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节度使贺德伦遣使奉币乞盟。时杨师厚卒于魏州，梁主乃割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以德伦为魏博节度使，以张筠为相州节度使，魏人不从。是月二十九日夜，魏军作乱，囚德伦于牙署，三军大掠。军士有张彦者，素实凶暴，为乱军之首，迫德伦上章请却复六州之地，梁主不从，遂迫德伦归于帝，且乞师为援。帝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帅师屯临清，帝自晋阳东下，与存审会。《通鉴》：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贺德伦遣从事司空颢至军，密启张彦狂勃之状，且曰：

“若不剪此乱阶，恐貽后悔。”帝默然，遂进军永济。张彦谒见，以银枪效节五百人从，皆被甲持兵以自卫。帝登楼谕之曰：“汝等在城，滥杀平人，夺其妻女，数日以来，迎诉者甚众，当斩汝等，以谢鄴人。”遽令斩彦及同恶者七人，军士股栗，帝亲加慰抚而退。翼日，帝轻裘缓策而进，令张彦部下军士被甲持兵，环马而从，命为帐前银枪，众心大服。梁将鄆闻帝至，以精兵万人自洹水趣魏县，帝命李存审帅师御之，帝率亲军于魏县西北，夹河为栅。

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贺德伦上符印，请帝兼领魏州，帝从之。墨制授德伦大同军节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抚谕鄴人，军城畏肃，民心大服。是时，以贝州张源德据垒拒命；南通刘鄆，又与沧州首尾相应，闻德州无备，遣别将袭之，遂拔其城。命辽州牙将马通为德州刺史，以扼沧、贝之路。

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彦章弃城而遁，畏帝军之逼也。以故将李岩为澶州刺史。帝至魏县，因率百余骑觐梁军之营。是日阴晦，刘鄆伏兵五千于河南丛木间。帝至，伏兵忽起，大噪而来，围帝数十重。帝以百骑驰突奋击，梁军辟易，决围而出。有顷，援军至，乃解。帝顾谓军士曰：“几为贼所笑。”

是月，刘鄆潜师由黄泽西趋晋阳，至乐平而还，遂军于宗城。初，鄆在洹水，数日不出，寂无声迹。帝遣骑觐之，无斥候者，城中亦无烟火之状，但有鸟止于垒上，时见旗帜循堞往来。帝曰：“我闻刘鄆用兵，一步百变，必以诡计误我。”使视城中，乃缚旗于刍偶之上，使驴负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鄆军至者，言兵已趋黄泽，帝遽发骑追之。时霖雨积旬，鄆军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肿，加以山路险阻，崖谷泥滑，缘萝引葛，方得少进。颠坠岩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军至乐平，糗糒将竭，闻帝军

追蹶于后，太原之众在前，群情大骇。郾收合其众还，自邢州陈宋口渡漳水而东，驻于宗城。时魏之军储已乏，临清积粟所在，郾欲引军据之。周德威初闻郾军之西，自幽州率千骑至土门。及郾军东下，急趋南宫，知郾军在宗城，遣十余骑迫其营，擒斥候者，断其腕，令还。德威至临清，郾起军驻贝州。帝率亲骑次博州，郾军于堂邑，周德威自临清率五百骑蹶之。是日，郾军于莘县，帝营于莘西一舍，城垒相望，日夕交斗。

八月，梁将贺瑰袭取澶州，帝遣李存审率兵五千攻贝州，因堑而围之。冬十月，有军士自郾军来奔，帝善待之，乃刘郾密令赍鸩赂帝膳夫，欲置毒于食中，会有告者，索其党诛之。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帝知刘郾将谋速战，乃声言归晋阳以诱之，实劳军于贝州也；令李存审守其营。郾谓帝已临晋阳，将乘虚袭鄴。遣其将杨延直自澶州率兵万人，会于城下。夜半，至于南门之外。城中潜出壮士五百人，突入延直之军，噪声动地，梁军自乱。迟明，郾自莘引军至城东，与延直兵会。郾之来也，李存审率兵踵其后，李嗣源自魏城出战。俄而帝自贝州至，郾卒见帝，惊曰：“晋王耶！”因引军渐却，至故元城西，李存审大军已成列矣。军前后为方阵，梁军于其间为圆阵，四面受敌。两军初合，梁军稍衄；再合，郾引骑军突西南而走。帝以骑军追击之，梁步兵合战，短兵既接，帝军鼓噪，围之数重，埃尘涨天。李嗣源以千骑突入其间，众皆披靡，相躡如积。帝军四面斩击，弃甲之声，闻数十里。众既奔溃，帝之骑军追及于河上，十百为群，赴水而死，梁步兵七万歼亡殆尽。刘郾自黎阳济，奔滑州。是月，梁主遣别将王檀率兵五万，自阴地关趋晋阳，急攻其城，昭义李嗣昭遣将石嘉才率骑三百赴援。时安金全、张承业坚守于内，嘉才救援于外，檀惧，乃烧营而遁，追击至阴地关。时郾败于莘县，王檀遁于晋阳，梁主闻之，

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分兵以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以城降。夏四月，攻洺州，下之。

五月，帝还晋阳。六月，命偏师攻阎宝于邢州，梁主遣捉生都将张温率步骑五百为援，至内黄，温率众来奔。秋七月甲寅朔，帝自晋阳至魏州。

八月，大阅师徒，进攻邢州。相州节度使张筠弃城遁去，以袁建丰为相州刺史，依旧隶魏州。邢州节度使阎宝请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汉副总管李存审为邢州节度使，以阎宝为西南面招讨使，遥领天平军节度使。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九月，帝还晋阳。梁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遁去，旧将毛璋入据其城。李嗣源帅师招抚，璋以城降。乃以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以李嗣源为邢州节度使。时契丹犯塞，帝领亲军北征，至代州北，闻蔚州陷，乃班师。《辽史·太祖纪》：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是月，贝州平，以向任沧州降将毛璋为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为帝所有。帝自晋阳复至于魏州。

天祐十四年二月，帝闻刘鄩复收残兵保守黎阳，遂率师以攻之，不克而还。是月甲午，新州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众寇新州。存矩，帝之诸弟也，治民失政，御下无恩，故及于祸。帝以契丹主安巴坚与武皇屡盟于云中，既又约为兄弟，急难相救，至是容纳叛将，违盟犯塞，乃驰书以让之。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弃城而遁，契丹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万攻之，营于城东。俄而文进引契丹大至，德威拔营而归，因为契丹追蹙，师徒多丧。契丹乘胜寇幽州。是时言契丹者，或云五十万，或云百万，

渔阳以北，山谷之间，氈车毳幕，羊马弥漫。卢文进招诱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为攻城之具，飞梯、冲车之类，毕陈于城下。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间，机变百端，城中随机以应之，仅得保全，军民困弊，上下恐惧。德威间道驰使以闻，帝忧形于色，召诸将会议。时李存审申请急救燕、蓟，且曰：“我若犹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愿假臣突骑五千，以破契丹。”阎宝曰：“但当搜选锐兵，控制山险，强弓劲弩，设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将，无复忧矣！”

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师赴援，次于涑水；又遣阎宝率师夜过祁沟，俘擒而还。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安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嗣源具以事闻。《辽史·太祖纪》：四月，围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留卢国用守之。是契丹主已于六月退师矣。

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审领军与嗣源会于易州，步骑凡七万。于是三将同谋，衔枚束甲，寻涧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骑为前锋。庚子，循大房岭而东，距幽州六十里。契丹万骑遽至，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氈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进军追讨，俘斩万计。辛丑，大军入幽州，德威见诸将，握手流涕。翼日，献捷于鄴。九月，班师，帝授存审检校太傅，嗣源检校太保，阎宝加同平章事。

十月，帝自魏州还晋阳。十一月，复至魏州。十二月，帝观兵于河上。时梁人据杨刘城，列栅相望，帝率军履河冰而渡，尽平诸栅，进攻杨刘城。城中守兵三千人，帝率骑军环城驰射，

又令步兵持斧斩其鹿角，负葭苇以堙堑；帝自负一围而进，诸军鼓噪而登，遂拔其垒，获守将安彦之。是夕，帝宿杨刘。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帝军徇地至郛、濮。时梁主在洛，将修郊礼，闻杨刘失守，狼狈而还。二月，梁将谢彦章帅众数万来迫杨刘，筑垒以自固，又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帝军。六月壬戌，帝自魏州复至杨刘。甲子，率诸军涉水而进，梁人临水拒战，帝军小却。俄而鼓噪复进，梁军渐退，因乘势而击之。交斗于中流，梁军大败，杀伤甚众，河水如絳，谢彦章仅得免去。是月，淮南杨溥遣使来会兵，将致讨于梁也。

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洛、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己酉，梁兖州节度使张万进遣使归款。帝自魏州率师次于杨刘，略地至郛、濮而还；遂营于麻家渡，诸阵列营十数。梁将贺瑰、谢彦章以军屯濮州行台村，结垒相持百余日。帝尝以数百骑摩垒求战，谢彦章率精兵五千伏于堤下，帝以十余骑登堤，伏兵发，围帝十数重。俄而帝之骑军继至，攻于围外，帝于围中跃马奋击，决围而出。李存审兵至，梁军方退。是时，帝锐于接战，每驰骑出营，存审必扣马进谏，帝伺存审有间，即策马而出，顾左右曰：“老子妨吾戏耳！”至是几危，方以存审之言为忠也。

十二月庚子朔，帝进军，距梁军栅十里而止。时梁将贺瑰杀骑将谢彦章于军，帝闻之曰：“贼帅自相鱼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军中老幼，令归魏州，悉兵以趣汴。庚申，大军毁营而进。辛酉，次于濮，梁军舍营踵于后。癸亥，次胡柳坡。迟明，梁军亦至，帝率亲军出视，诸军从之。梁军已成阵，横亘数十里，帝亦以横阵抗之。时帝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

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瑰、王彦章全军接战，帝以银枪军突入梁军阵中，斩击十余里，贺瑰、王彦章单骑走濮阳。帝军辎重在阵西，望见梁军旗帜，皆惊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军先败，周德威战歿。是时，陂中有土山，梁军数万先据之，帝帅中军至山下。梁军严整不动，旗帜甚盛。帝呼诸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帝率军先登，银枪步兵继进，遂夺其山。梁军纷纭而下，复于土山西结阵数里。时日已晡矣，或曰：“诸军未齐，不如还营，诘朝可图再战。

“阎宝曰：“深入贼境，逢其大敌，期于尽锐，以决雌雄。况贼帅奔亡，众心方恐，今乘高击下，势如破竹矣！”银枪都将王建及被甲横槊进曰：“贼将先已奔亡，王之骑军一无所损，贼众晡晚，大半思归，击之必破。王但登山纵观，责臣以破贼之效。”于是李嗣昭领骑军自土山北以逼梁军，王建及呼土众曰：“今日所失辎重，并在山下。”乃大呼以奋击，诸军继之，梁军大败。时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部役徒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助其势。梁军不之测，自相腾籍，允甲山积。甲子，命行战场，收获铠仗不知其数。时帝之军士有先入大梁问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驱市人以守。其残众奔归汴者不满千人，帝军遂拔濮阳。

庄宗纪三

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审城德胜，夹河为栅。帝还魏州，命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三月，帝兼领幽州，遣近臣李绍宏提举府事。

夏四月，梁将贺瑰围德胜南城，百道攻击，复以艨艟扼断津渡。帝驰而往，阵于北岸。南城守将氏延赏告急，且言矢石将尽。帝以重贿召募能破贼舰者，于是献技者数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咒兵刃，悉命试之，无验。帝忧形于色，亲从都督王建及进曰：“臣请效命。”乃以巨索连舟十艘，选效节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铠，鼓枻而进，至中流。梁楼船三层，蒙以牛革，悬板为楯。建及率持斧者入艨艟间，斩其竹竿，破其悬楯；又于上流取甕数百，用竹竿维之，积薪于上，灌以脂膏，火发亘空；又以巨舰载甲士，令乘烟鼓噪。梁之楼船断绝而下，沈溺者殆半。军既得渡，梁军乃退。命骑军追袭至濮阳，俘斩千计。贺瑰由此饮气遘疾而卒。

秋七月，帝归晋阳。八月，梁将王瓚帅众数万自黎阳渡河，营于杨村，造舟为梁，以通津路。冬十月，帝自晋阳至魏州，发徒数万以广德胜北城，自是，日与梁军接战。

十二月戊戌，帝军于河南，夜伏步兵于潘张村梁军寨下，以骑军掠其饷运，擒其斥候。梁王瓚结阵以待，帝军以铁骑突之，诸军继进，梁军大奔，赴水死者甚众，瓚走保北城。

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于田中得金印，文曰：“关中龟印

“，李绍宏献于行台。

秋七月，梁将刘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节度使硃友谦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务，请梁主降节。梁主怒，不与，遂请旄节于帝。梁主乃遣刘鄩与华州节度使尹皓帅兵围同州，友谦来告难，帝遣蕃汉总管李存审、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师赴援。

九月，师至河中，朝至夕济，梁人不意王师之至，望之大骇。明日约战，与硃友谦谋，迟明，进军距梁垒；梁人悉众以出，蒲人在南，王师在北。骑军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轻骑抗之，梁军奔溃，追斩二千余级。是夜，刘鄩收余众保营，自是闭壁不出。数日，鄩遂宵遁。王师追及于渭河，所弃兵仗輜重不可胜计，刘鄩、尹皓单骑获免。未几，鄩忧恚发病而卒。王师略地至奉先，嗣昭因谒唐帝诸陵而还。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开元寺僧传真获传国宝，献于行台。验其文，即“受命于天，子孙宝之”八字也，群僚称贺。传真师于广明中，遇京师丧乱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体，人不之识，至是献之。时淮南杨溥、四川王衍皆遣使致书，劝帝嗣唐帝位，帝不从。

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月，镇州大将张文礼杀其帅王镕。时帝方与诸将宴，酒酣乐作，闻镕遇杀，遽投觥而泣曰：“赵王与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负于人，覆宗绝祀，冤哉！”先是，滹沱暴涨，漂关城之半，溺死者千计。是岁，天西北有赤昆如血，占者言赵分之灾，至是果验。时张文礼遣使请旄节于帝，帝曰：“文礼之罪，期于无赦，敢邀予旄节！”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与人生事。”帝不得已而从之，乃承制授文礼镇州兵马留后。

三月，河中节度使硃友谦、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沧州节度

使李存审、定州节度使王处直、邢州节度使李嗣源、成德军兵马留后张文礼、遥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新州节度使王郁、振武节度使李存进、同州节度使硃令德，各遣使劝进，请帝绍唐帝位，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帝左右亦劝帝早副人望，帝捻挹久之。《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梦手扶御座，自谓辅佐之象，由是颇述天时人事以讽，庄宗深纳其言。秋七月，河东节度副使卢汝弼卒。

八月庚申，令天平节度使阎宝、成德兵马留后符习率兵讨张文礼于镇州。初，王镒令偏将符习以本部兵从帝屯于德胜。文礼既行弑逆，忌镒故将，多被诛戮，因遣使闻于帝，欲以他兵代习归镇，习等惧，请留。帝令传旨于习及别将赵仁贞、乌震等，明正文礼弑逆之罪，且言：“尔等荷戟从征，盖君父之故，衔冤报恩，谁人无心。吾当给尔资粮，助尔兵甲，尔试思之！”于是习等率诸将三十余人，恸哭于牙门，请讨文礼。帝因授习成德军兵马留后，以部下镇、冀兵致讨于文礼；又遣阎宝以助之，以史建瑋为前锋。甲子，攻赵州，刺史王铤送符印以迎，阎宝遂引军至镇州城下，营于西北隅。是月，张文礼病疽而卒，其子处瑾代掌军事。九月，前锋将史建瑋与镇人战于城下，为流矢所中而卒。

冬十月己未，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帝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帝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眺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兵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辛酉，阎宝上言，定州节度使王处直为其子都幽于别室，都自称留后。《欧阳史》：王处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处直以来附。

十一月，帝至镇州城下，张处瑾遣弟处琪、幕客齐俭等候

帝乞降，言犹不逊，帝命囚之。时王师筑土山以攻其垒，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间，机巧百变。张处瑾令韩正时以千骑夜突围，将入定州与王处直议事，为我游军追击，破之；余众保衡唐，贼将彭赞斩正时以降。

十二月辛未，王郁诱契丹安巴坚寇幽州，《契丹国志》：王处直在定州，以镇、定为唇齿，恐镇亡而定孤，乃潜使人语其子王郁，使赂契丹，令犯塞以救镇州之围。王郁说太祖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则皆为己物也；不然，则为晋王所有矣。”太祖以为然，率众而南。遂引军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镇州率五千骑赴之。

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锋三千骑至新乐。是时，梁将戴思远乘虚以寇魏州，军至魏店，李嗣源自领兵驰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备，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时契丹渡沙河，而诸将相顾失色；又闻梁人内侵，鄴城危急，皆请旋师，唯帝谓不可，乃率亲骑至新城。契丹万余骑，遽见帝军，惶骇而退。帝分军为二广，追躡数十里，获安巴坚之子。时沙河冰薄，桥梁隘狭，敌争践而过，陷溺者甚众。安巴坚方在定州，闻前军败，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谒。是夜，宿于开元寺。翼日，引军至望都，契丹逆战。帝身先士伍，驰击数四，敌退而结阵，帝之徒兵亦阵于水次。李嗣昭跃马奋击，敌众大溃，俘斩数千，追击至易州，获氍毹、毳幕、羊马不可胜纪。时岁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敌乏刍粮，人马毙踏道路，累累不绝，帝乘胜追袭至幽州。《契丹国志》：晋王趋望都，为契丹所围，力战，出入数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骑横击之，晋王始得出，因纵兵奋击，太祖兵败，遂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人马死者相属，太祖乃归。是月，梁将戴思远寇德胜北城，筑垒穿堑，地道云梯，昼夜攻击；李存审极力拒

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闻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闻帝至，烧营而遁。

三月丙午，王师败于镇州城下，阎宝退保赵州。时镇州累月受围，城中艰食，王师筑垒环之；又决滹沱水以绝城中出路。是日，城中军出，攻其长围，皆奋力死战，王师不能拒，引师而退。镇人坏其营垒，取其刍粮者累日。帝闻失律，即以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进攻镇州。夏四月，嗣昭为流矢所中，卒于师。己卯，天平节度使阎宝卒。以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是月，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卒。

五月乙酉，李存进围镇州，营于东渡。八月，梁将段凝陷卫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优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为卫州刺史。既而诛敛无度，人皆怨之，故为梁人所袭。《九国志·赵季良传》：庄宗入鄴，时兵革屡兴，属邑租赋逋久。一日，庄宗召季良切责之，季良对曰：“殿下何时平河南？”庄宗正色曰：“尔掌舆赋而稽缓，安问我胜负乎！”季良曰：“殿下方谋攻守，复务急征，一旦众心有变，恐河南非殿下所有。”庄宗敛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几失吾大计！”梁将戴思远又陷共城、新乡等邑。自是，澶渊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人所据。

九月戊寅朔，张处球悉城中兵奄至东垣渡，急攻我之垒门。时骑军已临贼城，不觉其出，李存进惶骇，引十余人斗于桥上，贼退，我之骑军前后夹击之，贼众大败，步兵数千，殆无还者。是役也，李存进战歿于师，以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以攻镇州。丙午夜，赵将李再丰之子冲投缒以接王师，诸军登城，迟明毕入，镇州平。获处球、处瑾、处琪并其母，及同恶高濛李翥、齐俭等，皆折足送行台，镇人请醢而食之；发张文礼尸，磔于市。帝以符习为镇州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

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镇人请帝兼领本镇，从之，乃以符习遥领天平军节度使。

十一月，河东监军张承业卒。

十二月，以魏州观察判官张宪权知镇州军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台山僧献铜鼎三，言于山中石崖间得之。二月，新州团练使李嗣肱卒。是时，以诸藩镇相继上笺劝进，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卫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礼，以河东节度判官庐质为大礼使。

三月己卯，以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幽州节度使。潞州留后李继韬叛，送款于梁。是月，筑即位坛于魏州牙城之南。

夏四月己巳，帝升坛，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称贺。礼毕，御应天门宣制：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行劫、持杖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钱、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应蕃汉马步将校并赐功臣名号，超授检校官，已高者与一子六品正员官，兵士并赐等第优给。其战歿功臣各加追赠，仍赐谥号。民年八十已上，与免一子役。内外文武职官，并可直言极谏，无有隐讳。贡、选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云、应、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后八军，秋夏税率量与蠲减。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与免杂徭。诸道应有祥瑞，不用闻奏。赦书有所未该，委所司条奏以闻云。是岁，自正月不雨，人心忧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

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袞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其后四十九年，帝破梁军于柏乡，平定赵、魏，至是即位于鄴宫。

是月，以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以行台右丞相卢澄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以前定州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以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兵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以河东掌书记冯道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以魏博、镇冀观察判官张宪为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以权知幽州军府事李绍宏为宣徽使；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以河东军城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以泽潞节度判官任圆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诏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改元城县为兴唐县，贵乡县为广晋县，以太原为西京，以镇州为北都。是时，所管节度一十三，州五十。

闰月丁丑，以李嗣源为检校侍中，依前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蕃汉副总管；以幽州节度使李存审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蕃汉马步总管；以河东节度使硃友谦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安国军节度使符习加同平章事，定州节度使王都加检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夫人崔氏曰昭列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为文景皇帝，庙号献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东节度使、太师、中书令、晋王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诏于晋阳立宗庙，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及懿祖以下为七庙。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时有自郢来者，言节度使戴思远领兵在河上，州城无守兵，可袭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谋曰：“昭义阻命，梁将董璋攻迫泽州，梁志在泽、潞，不虞别有事生，汶阳无备，不可失也。”嗣源以为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骑五千，箝枚自河趋郢。是夜阴雨，我师至城下，郢人不觉，遂乘城而入，郢州平。制以李嗣源为天平军节度使。梁主

闻郢州陷，大恐，乃遣王彦章代戴思远总兵以来拒。时硃守殷守德胜南城，帝惧彦章奔冲，遂幸澶州。

五月辛酉，彦章夜率舟师自杨村浮河而下，断德胜之浮桥，攻南城，陷之。帝令中书焦彦宾驰至杨刘，固守其城；令硃守殷撤德胜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杨刘。是时，德胜军食刍茭薪炭数十万计，至是令人辇负入澶州，事既仓卒，耗失殆半。硃守殷以所毁屋木编筏，置步军于其上。王彦章以舟师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转滩水汇，即中流交斗，流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彼一此，终日百战，比及杨刘，殆亡其半。己巳，王彦章、段凝率大军攻杨刘南城，焦彦宾与守城将李周极力固守。梁军昼夜攻击，百道齐进，竟不能下，遂结营于杨刘之南，东西延袤十数栅。

六月己亥，帝亲御军至杨刘，登城望见梁军，重壕复垒，以绝其路，帝乃选勇士持短兵出战。梁军于城门外，连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士于中，候帝军至，则弓弩齐发，师人多伤矢，不得进。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崇韬请于下流据河筑垒，以救郢州。又请帝日令勇士挑战，旬日之内，寇若不至，营垒必成。帝善之，即令崇韬与毛璋率数千人中夜往博州济河东，昼夜督役，居六日，营垒将成。戊子，梁将王彦章、杜晏球领徒数万，晨压帝之新垒。时板筑虽毕，墙仞低庳，战具未备，沙城散恶，王彦章列骑环城，虐用其人，使步军埋壕登堞。又于上流下巨舰十余艘，扼断济路。自旦至午，攻击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杨刘引军阵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舫舟将渡，梁军遂解围，退保邹家口。

秋七月丁未，帝御军沿河而南，梁军弃邹家口夜遁，委弃锅甲刍粮千计。戊午，遣骑将李绍貽直抵梁军垒，梁益恐。又闻李嗣源自郢州引大军将至，己未夜，梁军拔营而遁，复保于

杨村。帝军屯于德胜。甲子，帝幸杨刘城，巡视梁军故垒。

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绍斌以甲士五千援泽州。初，李继韬之叛也，潞之旧将裴约以兵戍泽州，不徇韬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众攻其城，约拒守久之，告急于帝，故遣绍斌救之。未至而城已陷，裴约被害，帝闻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杨刘归鄴。梁以段凝代王彦章为帅。戊子，凝帅众五万结营于王村，自高陵渡河。帝军遇之，生擒梁前锋军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庚寅，帝御军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领百骑来奔，帝虚怀引见，赐御衣玉带，屏人问之。对曰：“臣窃观汴人兵众不少，论其君臣将校，则终见败亡。赵岩、赵鹄、张汉杰居中专政，缔结宫掖，贿赂公行。段凝素无武略，一朝便见大用；霍彦威、王彦章皆宿将有名，翻出其下。自彦章获德胜南城，梁主亦稍奖使。彦章立性刚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护，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彦章悒悒，形于颜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彦章又献谋，欲数道举军，合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趋石会关以寇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相卫以寇镇定，段凝、杜晏球领大军以当陛下，令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以攻郢州，决取十月内大举。又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东注曹、濮之间，至于汶阳，弥漫不绝，以陷北军。臣在军侧闻此议。臣惟汴人兵力，聚则不少，分则无余。陛下但待分兵，领铁骑五千，自郢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怵然壮之。

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临河南，与帝之骑军接战。是时泽潞叛，卫州、黎阳为梁人所据，州以西、相以南，寇钞日至，编户流亡，计其军赋，不支半年。又王郁、卢文进召契丹南侵瀛、涿。及闻梁人将图大举，帝深忧之，召将吏谋其大计，或曰：“自我得汶阳以来，须大将固守，城门之外，元是

贼疆，细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驰檄告谕梁人，却卫州、黎阳以为郢州，指河为界，约且休兵。我国力稍集，则议改图。

“帝曰：“嘻，行此谋则无葬地矣！”时郭崇韬劝帝亲御六军，直趋汴州，半月之间，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寇，予行计决矣！”又问司天监，对曰：“今岁时不利，深入必无成功。”帝弗听。戊辰，梁将王彦章率众至汶河，李嗣源遣骑军侦视，至递公镇，梁军来挑战，嗣源以精骑击而败之，生擒梁将任钊、田章等三百人，俘斩二百级，彦章引众保于中都。嗣源飞驿告捷，帝置酒大悦，曰：“是当决行渡河之策。”己巳，下令军中将士家属并令归鄴。

庄宗纪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日，皇后刘氏、皇子继岌归鄴宫，帝送于离亭，歔歔而别。诏宣徽使李绍宏、宰相豆卢革、租庸使张宪、兴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郟州。是夜三鼓，渡汶。时王彦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无城守，师既云合，梁众自溃。是日，擒梁将王彦章及都监张汉杰、赵廷隐、刘嗣彬、李知节、康文通、王山兴等将吏二百余人，斩馘二万，夺马千匹。时既获中都之捷，帝召诸将谋其所向，或言且徇兖州，徐图进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趋汴州。段凝方领大军驻于河上，假如便来赴援，直路又阻决河，须自滑州济渡，十万之众，舟楫焉能卒办？此去汴城咫尺，若昼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堰，夷门已为我有矣。臣请以千骑前驱，陛下御军徐进，鲜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军先进。翼日，车驾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将出降。

己卯迟明，前军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门，梁开封尹王瓚请以城降。俄而帝与大军继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门入。梁朝文武官属于马前谒见，陈叙世代唐臣陷在伪廷，今日再睹中兴，虽死无恨。帝谕之曰：“朕二十年血战，盖为卿等家门无足忧矣，各复乃位。”时梁末帝硃𣐣已为其将皇甫麟所杀，获其首，函之以献。是日，赐乐工周匝帛。周匝者，帝之宠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谒见，欣然慰接。周

匡因言梁教坊使陈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荐，请除郡守，帝亦许之。

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于朝堂待罪，诏释之。壬午，段凝所部马步军五万解甲于封丘。凝等率大将先至请死，诏各赐锦袍、御马、金币。帝幸北郊，抚劳降军，各令还本营。丙戌，诏曰：“惩恶劝善，务振纪纲；激浊扬清，须明真伪。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窃，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贪爵禄而但从伪命，或居台铉，或处权衡，或列近职而预机谋，或当峻秩而掌刑宪，事分逆顺，理合去留。伪宰相郑珣等一十一人，皆本朝簪组，儒苑品流。虽博识多闻，备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颇负祖先。昧忠贞而不度安危，专利禄而全亏名节，合当大辟，无恕近亲。朕以纘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务好生之道，在行含垢之恩。汤网垂仁，既矜全族；舜刑投裔，兼贷一身。尔宜自新，我全大体，其为显列，不并庶僚。余外应在周行，悉仍旧贯，凡居中外，咸体朕怀。”乃贬梁宰相郑珣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房州司马，姚顓复州司马，封翹唐州司马，李恠怀州司马，窦梦征沂州司马，崇政院学士刘光素密州司户，陆崇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随州司户，并员外置同正员。

是日，以梁将段凝上疏奏：“梁朝权臣赵严等，并助成虐政，结怨于人，圣政惟新，宜诛首恶。”乃下诏曰：

朕既殄伪庭，显平国患。好生之令，含宏虽切于予怀；惩恶之规，决断难违于众请。况赵严、赵鹄等，自朕收城数日，布惠四方，尚匿迹以潜形，罔悛心而革面，须行赤族，以谢众心。其张汉杰昨于中都与王彦章同时俘获，此际未详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将陈词，群情激怒，往日既彰于僭滥，此时难

漏于网罗，宜置国刑，以塞群论。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疏属仆使，并从释放。敬翔、李振，首佐硃温，共倾唐祚，屠杀宗属，杀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

敬翔虽闻自尽，未豁幽冤，宜与李振并族于市。疏属仆使，并从原宥。硃珪素闻狡蠹，唯务谗邪，斗惑人情，枉害良善，将清内外，须切去除，况众状指陈，亦宜诛戮。契丹实喇鄂博，既弃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怀来，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锡以姓名，兼分符竹之荣，叠被颁宣之渥。而乃辄辜重惠，复背明廷，罔顾欺违，窜归伪室，既同泉豕，难贷刑章，可并妻子同戮于市。其硃氏近亲，赵鹄正身，赵严家属，仰严加擒捕。其余文武职员将校，一切不问。

是日，赵严、张希逸、张汉杰、张汉伦、张汉融、硃珪、敬翔、李振及契丹实喇鄂博等，并其妻孥，皆斩于汴桥下。又诏除毁硃氏宗庙神主，伪梁二主并降为庶人。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时帝欲发梁祖之墓，斫棺燔枢，河南尹张全义上章申理，乞存圣恩，《通鉴》：张全义上言：“硃温虽国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斫，以存圣恩。”帝乃止，令划去阙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诛凶族，于崇元殿立班待罪，诏各复其位。《洛阳缙绅旧闻记》载张全义表云：“伏念臣误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未蒙昭雪。”因下诏雪之。以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郭崇韬权行中书事。己丑，御崇元殿。制曰：

仗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纘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经纶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乱略之际。朕以钦承大宝，显荷鸿休，虽继前修，固惭凉德，誓平元恶，期复本朝，属四海之阽危，允万邦之推戴。近者亲提组练，径扫氛祲，振已坠之皇纲，殄偷安之寇孽。国讎方雪，帝道爰开，

拯编氓覆溺之艰，救率土倒悬之苦。粤自硃温构逆，友贞嗣凶，篡杀二君，隳残九庙，虺毒久伤于宇宙，狼贪肆噬于华夷。剥丧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桡之危。弃德崇奸，穷兵黩武，战士疲劳于力役，蒸民耗竭其膏腴，言念于斯，轸伤弥切。

今则已梟逆竖，大豁群情，睹历数之有归，实神灵之匪昧。得不临深表诚，馭朽为怀，将宏济于艰难，宜特行于赦宥。应伪命流贬责授官等，已经量移者，并可复资，徒流人放归乡里。京畿及诸道见禁囚徒，大辟罪降从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郑瑒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复之限。应扈从征讨将校，及诸官员、职掌节级、马步兵士及河北诸处屯驻守戍兵士等，皆情坚破敌，业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谋，显尔忠勤之节，并据等第，续议奖酬。其有歿于王事未经追赠者，各与赠官；如有子孙堪任使者，并量材录任。应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监押、行营将校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俟别加新命。

理国之道，莫若安民；劝课之规，宜从薄赋。庶遂息肩之望，冀谐鼓腹之谣。应诸道户口，并宜罢其差役，各务营农。所系残欠赋税，及诸务悬欠积年课利，及公私债负等，其汴州城内，自收复日已前，并不在征理之限；其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并放。北京及河北先以袄裋未平，配买征马，如有未请却官本钱，及买马不迨者，可放免。应有本朝宗属及内外文武臣僚，被硃氏无辜屠害者，并可追赠。如有子孙及本身逃难于诸处漂寓者，并令所在寻访，津置赴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量加赈给。或鰥寡惻独，无所告者，仰所在各议拯救。民年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其有先投过伪庭将校官吏等，一切不问云。

甲午，以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太原县男郭崇韬为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监修国史、兼真定尹、成德军节度使，依前枢密使、太原郡侯，仍赐铁券。乙未，诏宰相豆卢革权判吏部上铨，御史中丞李德休权判东西铨事。丙申，滑州留后、检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后，仍赐姓，名继钦。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辉州刺史杜晏球为检校司徒，依前辉州刺史，仍赐姓，名绍虔。诏处斩随驾兵马都监夏彦朗于和景门外。时宦官怙宠，广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韬奏其事，乃斩彦朗以徇。

丁酉，赐百官绢二千匹、钱二百万，职事绢一千匹、钱百万。戊戌，以竭忠启运匡国功臣、天平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蕃汉马步总管副使、陇西郡侯李嗣源为依前检校太傅、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特进，封开国公，加食邑实封，余如故。以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李继岌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东京留守。诏御史台，班行内有欲求外职，或要分司，各许于中书投状奏闻。

己亥，宴勋臣于崇元殿，梁室故将咸预焉。帝酒酣，谓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敌，一旦同会，皆卿前锋之力也。”梁将霍彦威、戴思远等皆伏陛叩头，帝因赐御衣、酒器，尽欢而罢。齐州刺史孟璆上章请死，诏原之。璆初事帝为骑将，天祐十三年，帝与刘鄩莘县对垒，璆领七百骑奔梁，至是来请罪。帝报之曰：“尔当吾急，引七百骑投贼，何面目相见！”璆惶恐请死，帝恕之。未几，移贝州刺史。

庚子，帝畋于汴水之阳。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县见使伪印，望追毁改铸。”从之。以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左金吾上将军兼领左龙武军事、汾州刺史李存渥为滑州节度

使，加特进、同平章事；以杂指挥散员都部署、特进、检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绍荣为徐州节度使；以滑州兵马留后、检校太保李绍钦为兖州节度使。壬寅，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遣使贺收复天下。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硃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令皇子继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挥使、博州刺史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检校太保，赐姓，名继琛。以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为宋州节度使，仍赐姓，名绍安。以许州匡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温韬依前许州节度使，仍赐姓，名绍冲。

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贺。戊申，中书门下上言：“以朝廷兵革虽宁，支费犹阙，应诸寺监各请置卿、少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二员，余官并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属，凡关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应有双曹者，且置一员。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申奏。其停罢朝官，仍各录名衔，具罢任时日，留在中书，候见任官满二十五个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从之。时议者以中兴之朝，事宜恢廓，骤兹自弱，顿失物情。己酉，诏：应随处官吏、务局员僚、诸军将校等，如闻前例，各有进献，直贡章奏，不唯褻黷于朝廷，实且傍滋于诛敛，并宜止绝，以肃化风。又诏：左降均州司马刘岳，有母年逾八十，近闻身故，准故事许归，候三年丧服阙，如未量移，即却赴贬州。

壬子，诏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献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献太庙，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癸未，中书门下奏：“应随驾及在京有带兼官者，并望落下，只守本官。

“从之。乙卯，以特进、检校太傅、开封尹、判六军诸卫事、充功德使王瓚为宣武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丁巳，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赵光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朝散大夫、礼部侍郎韦说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卢文度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以右散骑常侍、充宏文馆学士、判馆事冯锡嘉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翰林学士、守尚书膳部员外郎刘昫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职；以扈銮书制学士、行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左拾遗于峤守本官，充翰林学士。戊午，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豆卢革判租庸使，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新罗王金朴英遣使贡方物。

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兼中书令、河南尹、魏王张全义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余如故；以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渤海王高季兴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余如故。庚申，以工部尚书、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为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使行军司马，知军府事。安义军节度使李继韬入见待罪，诏释之。辛酉，以宣化军留后、检校太傅戴思远权知青州军州事，检校司空、左监门上将军安崇阮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以镇国军留后、检校太傅霍彦威为保义军节度留后；以权知威化军留后、检校司徒高允贞权知镇国军留后；以权知河阳留后、检校太保张继业依前权知河阳留后；以鄜延两镇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高万兴依前鄜、延节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平章事孔勣依前襄州节度使，余如故。以永平军节度使、行大安尹、检校太保张筠为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晋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刘 ，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韩 ，安州节度使、检校太保硃汉宾，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

壬戌，以左金吾卫大将军史敬熔为左街使，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存确为右街使。

甲子，车驾发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车驾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桥具仪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内。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参。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宫副使张宪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诏改取来年二月一日行郊礼。戊寅，诏德胜寨、莘县、杨刘口、通津镇、胡柳陂皆战阵之所，宜令逐处差人收掩战士骸骨，量备祭奠，以慰劳魂。诏改伪梁永平军大安府复为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汴州开封府复为宣武军，华州感化军为镇国军，许州匡国军复为忠武军，华州宣义军复为义成军，陕府镇国军复为保义军，耀州静胜军复为顺义军，潞州匡义军复为安义军，朗州武顺军复为武贞军，延州为彰武军，邓州为威胜军，晋州为建雄军，安州为安远军。淮南杨溥遣使贺登极，称“大吴国主书上大唐皇帝”。《十国春秋·吴世家》云：唐以灭梁来告，始称诏，我国不受，唐主随易书，用敌国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王遣司农卿卢莘献金器二百两、银器三千两、罗锦一千二百疋、龙脑香五斤、龙凤丝 奚一百事于唐。又遣使张景报聘，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己卯，禁屠牛马。

庚辰，御史台上言：“请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访闻唯定州有本朝法书，望下本州写副本进纳。”从之。辛巳，诏贬安义军节度使李继韬为登州长史，寻斩于天津桥下，再谋叛故也。甲申，淮南杨溥、奚首领李绍威并遣使朝贡。乙酉，以翰林学士承旨卢质权知汴州军府事，以礼部尚书崔沂为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以兵部侍郎崔协为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卢文纪为尚书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贤殿学

士、判院事。

丁亥，泽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军变，李继达领兵出城，自刎而死，节度副使李继珂已安抚军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谷于上帝，请奉高祖神尧皇帝配；孟夏雩祀，请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请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请奉献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请奉懿祖昭圣皇帝配。”从之。

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圣祖殿前古桧萎瘁已久再生一枝，图画以进。诏曰：“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国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标史册，以示寰瀛”云。《五代会要》云：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明皇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长二尺余。壬辰，幸伊阙。己巳，以中书舍人崔居俭为刑部侍郎，充史馆修撰、判馆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卫尉卿孔谦为盐铁转运副使。

庄宗纪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寅，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桥。《契丹国志》：时契丹日益强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处卢文进。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率军援幽州。己巳，故宣武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检校太傅王瓚赠太子太师。丁未，诏改朝元殿复为明堂殿，又改崇勋殿为中兴殿。戊申，以振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权知潞州留后；以知保大军军州事高允韬为检校太保。庚戌，以泾原节度使、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李 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依前泾原军节度使，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诏改应顺门为永曜门，太平门为万春门，通政门为广政门，凤明门为韶和门，万春门为中兴门，解卸殿为端明殿。

是日，诏曰：“皇纲已正，紫禁方严，凡事内官，不合更居外地。诏诸道应有内官，不计高低，并仰逐处并家口发遣赴阙，不得辄有停滞。”帝龙潜时，寺人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皆给赐优贍，服玩华侈，委之事务，付以腹心。唐时宦官为内诸司使务、诸镇监军，出纳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国。及帝奄有天下，当知戒彼前车，以为殷

鉴，一朝复兴兹弊，议者惜之。新罗王金朴英遣使朝贡。辛亥，中书门下奏：“准本朝故事，诸王、内命妇、宰臣、学士、中书舍人、诸道节度、防御、团练使、留后官告，即中书帖官告院索绫纸褱轴，下所司书写印署毕，进入宣赐。其文武两班及诸道官员并奏荐将校，并合于所司送纳硃胶绫纸价钱。伏自伪梁，不分轻重，并从官给，今后如非前件事例，请官中不给告敕，其内司大官侍卫将校转官，即不在此限。”从之。壬子，蜀主王衍致书于帝，称有诈为天使，驰报收复汴州者，诏捕之，不获。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献祖、太祖神主于太庙。议者以中兴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杂有国之君以为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别立庙于代州，如后汉南阳故事可也。幽州北面军前奏，契丹还塞，诏李嗣源班师。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上表，请行藩臣之礼，帝优报之。甲寅，帝于中兴殿面赐郭崇韬铁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阙，皇帝合于银台门内奉迎。”诏亲至怀州奉迎。中书奏：“自二十三日散斋内，车驾不合远出。”诏改至河阳奉迎。以礼部尚书、兴唐尹王正言依前礼部尚书，充租庸使。

乙卯，渤海国遣使贡方物。幽州奏，妫州山后十三寨百姓却复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师薛廷珪为检校户部尚书、太子少师致仕；以前太子宾客封舜卿为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宾客李文规为户部侍郎致仕。诏盐铁、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辖。庚申，四方馆上言：“请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文武班三品以上官，可以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以申常礼。”从之。车驾幸河阳，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僚迎于上东门。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县割隶绛州。以太仆卿李纾为宗正卿，以卫尉卿杨遵为太仆卿。西京昭应县华清宫道士张冲虚上言，天尊院枯桧重生枝叶。乙丑，有司上

言：“南郊朝享太庙，旧例亲王充亚献、终献行事。”乃以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丙寅，帝赴明堂殿致斋。丁卯，朝飨于太微宫。戊辰，飨太庙，是日赴南郊。

二月己巳朔，亲祀昊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应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应自来立功将校，各与转官，仍加赏给。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御、刺史、军主、都虞候、指挥使，父母亡歿者，并与追赠；在者各与加爵增封。诸藩镇各赐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号。留后、刺史，官高者加阶爵一级，官卑者加官一资。应本朝内外臣僚，被殊氏杀害者，特与追赠。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禁工人熔钱为铜器，勿令商人载钱出境。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缕。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宜令所在纠察。应有百姓妇女，曾经俘掳他处为婢妾者，一任骨肉识认。男子曾被刺面者，给与凭据，放逐营生。召天下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仰有司速检勘天下户口正额，垦田实数，待凭条理，以息烦苛。”是日，风景和暢，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然自此权臣悞戾，伶官用事，吏人孔谦酷加赋敛，赦文之所原放，谦复刻剥不行，大失人心，始于此矣。

庚午，租庸使孔谦奏：“诸道纲运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请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从之。癸酉，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从之。甲戌，诏曰：“汴州元管开封、浚仪、封丘、雍丘、尉氏、陈留六县，伪庭割许州鄢陵、扶沟，陈州太康，郑州阳武、中牟，曹州考城等县属焉。其阳武、匡城、扶沟、考城四县，宜令且隶汴州，

余还本部。”丙子，以随驾参谋耿瑗为司天监。丁丑，以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李筠为右骑卫上将军。

戊寅，幸李嗣源第，作乐，尽欢而罢。己卯，以河中节度使、冀王李继麟兼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辛巳，以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魏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兼中书令、河阳节度使、河南尹，改封齐王。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秦王李茂贞依前封秦王，余如故，仍赐不拜、不名。《五代会要》：太常礼院奏：“李茂贞封册之命，宜准故襄州节度使赵匡凝之例施行。秦王受册，自备革辂一乘，载册犊车一乘，并本品卤簿鼓吹如仪。”从之。是日，帝幸左龙武军。癸未，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制以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丁亥，以天平军节度使、蕃汉总管副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李嗣源为检校太尉，依前天平军节度使，加实封百户，兼赐铁券；以前安国军节度副使、检校太保、左卫上将军李存义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检校太保、左威卫上将军李存纪为邢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蕃汉马步都虞候兼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硃守殷为振武节度使，加检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龙武军都虞候、守左龙武大将军李绍奇为郑州防御使，以楚州防御使张继孙为汝州防御使。己丑，以振武军节度使、权安义留后、检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为潞州节度使，以捧日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李绍琛为陕州节度使，以成德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右监门卫大将军毛璋为华州节度使。壬辰，枢密使郭崇韬再上表，请退枢密之职，优诏不允。

癸巳，诏曰：“皇太后母仪天下，子视群生，当别建宫闈，显标名号，冀因称谓，益表尊严，宜以长寿宫为名。”枢密使

郭崇韬奏时务利便一十五件，优诏褒美。甲午，奚王李绍威、吐浑李绍鲁皆贡驼马。丁酉，以武安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昭州刺史马希范为永州刺史、检校太保。癸卯，以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行太常卿李燕为特进、检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为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协为御史中丞。

三月甲辰，故河阳节度使王师范赠太尉。乙巳，以沧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符习为青州节度使，以北京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右领军卫大将军李绍斌为沧州节度使。镇州奏，契丹犯塞，诏李嗣源率师屯邢州。丙午，以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渤海王高季兴依前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封南平王；以幽州节度行军司马李存贤依前检校太保，为幽州节度使。中书门下上言：“近以诸州奏荐令录，颇乱规程，请今后节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两人。仍须课绩尤异，方得上闻。防御使止许奏一人，刺史无奏荐之例。”从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为刑部尚书。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是日，诏：“诸军将校，自检校司空已下，宜赐叶谋定乱匡国功臣。自检校仆射、尚书、常侍及谏议大夫，并赐忠果拱卫功臣。初带宪衔者，并赐忠烈功臣。节级长行，并赐扈蹕功臣。”中书门下上言：“州县官在任考满，即具关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官。”从之。《五代会要》：同光二年，中书门下奏：“刺史、县令有政绩尤异，为众所知；或招复户口，能增加赋税者；或辨雪冤狱，能拯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积弊，立利世之新规，有益时政，为众所推者，即仰本处逐件分明闻奏，当议奖擢。或在任贪猥，诛戮生灵，公事不治，为政怠惰，亦加惩罚。其州县官任满三考，即具关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其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授者。”从之。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册

徽号，合服衮冕，御殿前一日，散斋于内殿。”从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权，诏不允。是时伶人景进用事，阉官竞进，故重臣忧惧，拜章请退。癸丑，左谏议大夫窦专上言：“请废租庸使名目，事归三司。”疏奏不报。唐州奏，木连理。诏：“先省员官，除已别授官外，其左散骑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复旧官，太子詹事石戡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将作少监岑保嗣等十四人续敕处分。”丙辰，责授莱州司户郑珣等一十一人并量移近地。尚书户部侍郎、知贡举赵颀卒，以中书舍人裴皞权知贡举。禁用铅锡钱。

丁巳，中书门下奏：“懿祖陵请以永兴为名，献祖陵请以长宁为名，太祖陵请以建极为名。”从之。淮南杨溥遣使贡贺郊天礼物。《十国春秋·吴世家》：王遣右卫上将军许确进贺郊天银二千两、锦绮罗一千二百匹、细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戊午，诏应南郊行事官，并付三铨磨勘，优与处分。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幸左龙武军，以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等军节度使、北平王高万兴可依前延州鄜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北平王。甲子，幸东宅。

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衮冕，受册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军节度行军司马、权知府事任圜为检校右仆射、权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甲戌，以顺义军留后华温琪依前检校太保，充留后。乙亥，以天策上将军、武安等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楚王马殷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诏在京诸道节度使、刺史、令各归本任。丁丑，以前幽州节度使、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存审为宣武军节度使，余如故。

己卯，帝御文明殿，册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庚辰，赐霍

彦威姓，名曰绍真。癸未，以宋州节度使李继安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李继冲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许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孔勍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节度使。甲午，以枢密副使、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为左监门卫将军同正，依前枢密副使；以内客省使、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杨希朗为右监门卫将军同正，依前内客省使；并赐推忠匡佐功臣。车驾幸龙门。丙戌，回鹘遣使贡方物。己丑，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韩洙依前检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灵、盐、威、警、雄、凉、甘、肃等州观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内侍省、兼内局、特进、左监门将军同正李绍宏为右领军卫上将军。癸巳，以静江军节度使、扶风郡王马宾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静江军节度使；以朗州节度使马希振为检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节度使。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薨。

丙申，潞州小校杨立据城叛，以李嗣源为招讨使，陕州留后李绍真为副，率师以讨之。

庄宗纪六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册齐王张全义为太尉。礼毕，全义赴尚书省领事，左谏议大夫窦专不降阶，为御史所劾，专援引旧典，宰相不能诘，寝而不行。庚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与德源皆为宠伶周匝所荐，帝因许除郡，郭崇韬以为不可，伶官言之者众，帝密召崇韬谓之曰：“予已许除郡，经年未行，我惭见二人，卿当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清异录》：同光既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優，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预，尚有传其遗制者。

甲辰，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依前检校太保、兖州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以邠州节度使韩恭依前检校太保、邠州节度使，进封开国伯。丙午，以福建节度使、闽王王审知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福建节度使。戊申，幸郭崇韬第。己酉，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池隍。以西都留守、京兆尹张筠依前检校太保，充西都留守。甲寅，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招讨使，以兖州节度李绍钦为副招讨使，以宣徽使李绍宏为招讨都监，率大军渡河而北，时幽州上言契丹将寇河朔故也。

乙卯，潞州叛将杨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帝令枢密副使宋唐玉赍敕书招抚。幽州上言，契丹营于州东南。丙辰，渤海国王大撰遣使贡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审益为幽州行军司马、蕃汉内外都知兵马使。辛酉，故泽潞节度使丁会赠太师。诏割

复州为荆南属郡。壬戌，以权知凤翔军府事、泾州节度使李严为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乙丑，以权知归义军留后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复潞州。幽州上言，新授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卒。

六月甲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豆卢革加右仆射，余如故；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镇州节度使郭崇韬进爵邑，加功臣号；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赵光允加兼户部尚书；礼部侍郎、平章事韦说加中书侍郎。宋州奏，节度使李绍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将杨立等到阙，并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划平之，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阳已建宗庙，其北京太庙请停。”从之。

甲申，以卫国夫人韩氏为淑妃，燕国夫人伊氏为德妃，仍令所司择日册命。故河东节度副使、守左谏议大夫李袭吉赠礼部尚书；故河东节度副使、礼部尚书苏循赠左仆射；故河东观察判官、检校右仆射司马揆赠司空；故河东留守判官、工部尚书李敬义赠右仆射。丙戌，以顺义军节度使李令锡为许州节度使，以前保义军留后李绍真为徐州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李绍荣为宋州节度使。戊子，汝州防御使张继孙赐死于本郡。继孙即齐王张全义之假子也，本姓郝氏，为兄继业等讼其阴事，故诛之。《册府元龟》载：张继业为河阳两使留后。庄宗同光二年六月，继业上疏称：“弟继孙，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义养为假子，令管衙内兵士。自皇帝到京，继孙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图不轨，兼私家淫纵，无别无义。臣若不自陈，恐累家族。”敕曰：“有善必赏，所以劝忠孝之方；有恶必诛，所以绝奸邪之迹。其或罪状腾于众口，丑行布于近亲，须举朝章，

冀明国法。汝州防御使张继孙，本非张氏子孙，自小丐养，以至成立，备极显荣，而不能酬抚育之恩，履谦恭之道，擅行威福，常恣奸凶，侵夺父权，惑乱家事，纵鸟兽之行，畜泉獍之心，有识者所不忍言，无赖者实为其党。而又横征暴敛，虐法峻刑，藏兵器于私家，杀平人于广陌。罔思悛改，难议矜容，宜窜逐于遐方，仍归还于姓氏，俾我勋贤之族，永除污秽之风。凡百臣僚，宜体朕命。可贬房州司户参军同正，兼勒复本姓。“寻赐自尽，仍籍没资产。”

己丑，以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诏改辉州为单州。庚寅，故左仆射裴枢，右仆射裴贽、崔远并赠司徒；故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赠司空；故吏部尚书陆扈赠右仆射；故工部尚书王溥赠右仆射。裴枢等六人皆前朝宰辅，为梁祖所害于白马驿，至是追赠焉。壬辰，以天平军节度使、蕃汉总管副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嗣源为宣武军节度使、蕃汉马步总管，余如故。甲午，以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张居翰为骠骑大将军、守左骁卫上将军，进封开国伯，赐功臣号。

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男彦超进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书门下奏：“每年南郊坛四祠祭，太微宫五荐献，并宰臣摄太尉行事，惟太庙遣庶僚行事，此后太庙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从之。乙巳，汴州雍丘县大风，拔木伤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丙午，以襄州节度使孔勣为潞州节度使，李存霸为郢州节度使。乙酉，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辛亥，以郢州副使李绍珙为襄州留后，以前泽州刺史董璋为邠州留后。戊午，西川王衍遣伪署户部侍郎欧阳彬来朝贡，称“大蜀皇帝上书大唐皇帝”。庚申，以应州为云州属郡，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媯、儒、武等州为

属郡。壬戌，皇子继岌妻王氏封魏国夫人。幽州奏，契丹安巴坚东攻渤海。

八月己巳，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五代会要》载此诏云：籓方侯伯，内外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营。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检校太傅，增邑，赐功臣号。帝畋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甲戌，以权知汴州军州事、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卢质为兵部尚书，依前翰林学士承旨，仍赐论思匡佐功臣。丙子，以云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以隰州刺史张廷裕为新州威塞军节度留后。丁丑，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请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礼部尚书王正言罢使，守本官。辛巳，诏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并于洛阳修宅一区。中书门下上言：“请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从之。

《五代会要》：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书门下奏：“诸道除节度副使及两使判官除授外，其余职员并军事判官，伏以翘车著咏，笈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已知之荐，成接士之荣，必当备悉行藏，习知才行，允奉幕中之画，以称席上之珍。爰自伪梁，颇乖斯义，皆从除授，以佐籓宣。因缘多事之秋，虑爽得人之选，将期推择，式示更张。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判官两使除授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汴州奏，大水损稼。癸未，租庸使孔谦进封会稽县男，仍赐丰财贍国功臣。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宋州大水，郟、曹等州大风雨，损稼。丁亥，中书门下侍郎奏：“请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

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选司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从之。《五代会要》：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前件格文，本朝创立，检制奸滥，伦叙官资颇谓精详，久同遵守。自乱离之后，巧伪滋多，兼同光元年八月，车驾在东京，权判工部员外郎卢重《本司起请》一卷，并以兴复之始，务切怀来，凡有条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选人，并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余人，铨曹检勘之时，互有援引，去留之际，不绝争论，若又依违，必长讹滥。望差权判尚书省铨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旧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务令简要，可久施行。”从之。癸巳，放朝参三日，以霖雨故也。陕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书门下上言：“诸陵台令丞请停，以本县令知陵台事。”从之。

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安巴坚自渤海国回军。内园新殿成，名曰长春殿。戊申，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裴皞为礼部侍郎，以前郑州防御副使姜宏道为太仆卿。侍中郭崇韬奏：“应三铨注授官员等，内有自无出身入仕，买觅鬼名告敕；今将骨肉文书，揩改姓名；或历任不足，妄称失坠；或假人廕绪，托形势论属，安排参选，所司随例注官。如有人陈告，特议超奖；其所犯人，检格处分；若同保人内有伪滥者，并当驳放。应有人身死之处，今后并须申报本州，于告身上批书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孙。今后铨司公事，至春末并须了毕。”从之。铨综之司，伪滥日久，及崇韬条奏之后，澄汰甚严，放弃者十有七八，众情亦怨之。己酉，司天台请禁私历日，从之。

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鹘、黄头室韦合势侵

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荧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请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罍，兼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从之。甲寅，幸郭崇韬第，置酒作乐。乙卯，以前振武节度使、安北都护马存可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充宁远军节度、容管观察使。存，湖南马殷之弟也。丙辰，黑水国遣使朝贡。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书，磨勘吏部选人，谬滥者焚毁告敕。

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己巳，故安义节度使、赠太尉、陇西郡王李嗣昭赠太师。庚午，正衙命使册淑妃韩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卢革、韦说充册使。辛未，诏：“今后支郡公事，须申本道腾状奏闻。租庸使各有征催祇牒，观察使贵全理体。”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军防御使李存璋赠太尉。郢州奏，清河泛滥，坏庐舍。癸未，畋于石桥。甲戌，河南尹张全义上言：“万寿节日，请于嵩山开琉璃戒坛，度僧百人。”从之。乙亥，故守太师、尚书令、秦王李茂贞追封秦王，赐谥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赐兖州节度使李绍钦汤药。时皇太后行诰命，皇后刘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达藩后，紊乱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郢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仆卿杨邁为大理卿。党项进白驴，奚王李绍威进驼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军节度副使王缄赠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鏐可依前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癸未，幸小马坊阅马。甲申，以两浙兵马留后、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广州刺史钱元璪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两浙节度观察留后，余如故；以镇东军节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讨使、建武军节度、岭南西道观察等使、检校太傅、守侍中、知苏州中吴军军州事、行邕州刺史钱元璪为检校

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辛卯，天平军监军使柴重厚可特进、右领卫将军同正，充凤翔监军使。甲午，以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温、李从璋、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璨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臻可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从温而下，皆李嗣源诸子也。

十一月丙申，灵武奏，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权主国事。吐浑白都督族帐移于代州东南。己亥，幸六宅宴诸弟。壬寅，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崔沂贬麟州司马，吏部侍郎崔贻孙贬朔州司马，给事中郑韬光贬宁州司马，吏部员外卢损贬府州司户。时有选人吴延皓取亡叔告身故旧名求仕，事发，延皓付河南府处死，崔沂已下贬官。宰相豆卢革、赵光允、韦说诣阁门待罪，诏释之。

癸卯，帝畋于伊阙，侍卫金枪马万余骑从，帝一发中大鹿。是日，命从官拜梁祖之陵，物议非之。其夕，宿于张全义之别墅。甲辰，宿伊阙县。乙巳，宿榷涧。时骑士围山，会夜，颠坠崖谷，死伤甚众。丙午，复命卫兵分猎，杀获万计。是夜，方归京城，六街火炬如昼。丁未，赐群臣鹿肉有差。

庚戌，制改节将一十一人功臣号。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为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称贺。以昭仪侯氏为汧国夫人，昭容夏氏为虢国夫人，昭媛白氏为沛国夫人，出使美宣邓氏为魏国夫人，御正楚真张氏为凉国夫人，司簿德美周氏为宋国夫人，侍真吴氏为渤海郡夫人，其余并封郡夫人。丁巳，河中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麟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河中护国军节度使、西平王，仍赐铁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绍荣之第，纵酒作乐。是日，镇州地震；契丹寇蔚州。

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猎。己巳，诏汴州节度使李嗣源归

镇。《通鉴》云：己巳，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御契丹。庚午，帝与皇后刘氏幸张全义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义为养父，全义惶恐致谢，复出珍货贡献。翼日，皇后传制，命学士草谢全义书，学士赵凤密疏，陈国后无拜人臣为父之礼，帝虽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颜为兴州刺史。丙子，诏取来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至夕还宫。壬午，契丹寇岚州。党项遣使贡方物。乙酉，幸龙门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军自宣武军北征。淮南杨溥遣使贡献。己丑，幸龙门。庚寅，诏河南尹张全义为洛京留守，判在京诸军事。是日，日傍有背气，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丙申，诏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备，宜令有司别选园陵改葬，寻以年饥财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诏：“起今后特恩授官及侍卫诸军将校、内诸司等官，其告身官给，旧例硃胶钱、台省礼钱并停，其余合征台省礼钱，比旧数五分中许征一分，特恩者不征。兵、吏部两司逐月各支钱四十贯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监铸钱造印文，今后不得征纳铜炭价直，其料物官给。”庚子，车驾发京师幸鄴。以前许州节度使李绍冲为太子少保；以前邠州节度使韩恭为右金吾大将军，充两街使；以前安州节度使硃汉宾为左龙武统军。庚戌，车驾至鄴。命青州节度使符习修酸枣河堤。先是，梁末帝决河隄，引水东注至郟、濮，以限我军，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节度使李存贤卒。

二月甲子朔，诏：“兴唐府管内有百姓随丝盐钱，每两与减五十文。逐年所入表蚕盐，每斗与减五十文。小菽豆税，每亩与减放三升。都城内所征税丝，永与除放。”丙寅，定州节度使王都来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从臣击球于鞠场。

辛未，许州上言：“襄城、叶县准敕割隶汝州，其扶沟等县请却隶当州。”从之。甲戌，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为幽州节度使，依前检校太保；以大同军留后安元信为沧州节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雁。丙子，李嗣源奏，涿州东南杀败契丹，生擒首领三十人。符习奏，修堤役夫遇雪寒逃散。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辞兼镇。时帝命李绍斌镇幽州，以其时望未重，欲以李嗣源为镇帅，且为绍斌声援，移郭崇韬兼领汴州。召崇韬议之，崇韬奏以为当，因恳辞兼领。庚辰，以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为镇州节度使。辛巳，以皇子继潼、继嵩、继蟾、继晓并检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阁。突厥、渤海国皆遣使贡方物。帝幸近郊射雁。甲申，以枢密使郭崇韬为依前守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加食邑实封。广南刘岩遣使奉书于帝，称“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鸭于郭泊。丙戌，定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王都进封开国公，加食邑实封。戊子，幸近郊射雁。工部尚书崔柅卒，赠右仆射。

三月癸巳朔，赐扈从诸军将士优给，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硃守殷奏，昨修月陂堤，至德宫南获玉玺一纽，献之。诏示百官，验其文，曰“皇帝行宝”四字，方圆八寸，厚二寸，背纽交龙，光莹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庞元英《文昌杂录》云：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一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丙子，寒食节，帝与皇后出近郊，遥飨代州亲庙。庚子，诏取三月十七日车驾归洛京。壬寅，符习奏，修河堤毕功。

戊申，帝召郭崇韬谓曰：“朕思在德胜寨时，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勍敌。终日格斗，战声相闻，安知二年之间，在吾庑下。吾无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兴基构者，良由二三勋德同心辅翼故也。朕有时梦寝，如在戚城，思念曩时挑战麀兵，劳则劳矣，然而扬旌伐鼓，差慰人心，残垒荒沟，依然在目。予欲按德胜故寨，与卿再陈旧事。”崇韬曰：“此去澶州不远，陛下再观战地，益知王业之艰难，岂不韪哉！”己酉，车驾发鄴宫。辛亥，至德胜城。登城四望，指战阵之处以谕宰臣。渡河南观废栅旧址，至杨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乐而罢。壬子，淮南杨溥遣使朝贡。东京副留守张宪奏，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艰食故也。时宫苑使王允平、伶人景进为帝广采宫人，不择良家委巷，殆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累累于路焉。庚辰，车驾至自鄴。辛酉，诏本朝以雍州为西京，洛州为东都，并州为北都。近以魏州为东京，宜依旧以洛京为东都，魏州改为鄴都，与北都并为次府。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丙寅，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诏翰林学士承旨卢质覆试新及第进士。《五代会要》：时以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议，故命卢质覆试。租庸使奏：“时雨久愆，请下诸道州府，依法祈祷。”从之。乙亥，帝与皇后幸郭崇韬第，又幸左龙武统军硃汉宾之第。戊寅，以耀州为团练州，其顺义军额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会节园，遂幸李绍荣之第。辛巳，以旱甚，诏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龙，集巫禱祭。癸未，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为邓州节度使。丁亥，以镇州节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陆转运使，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副。礼部贡院新及第进士四人，其王澈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礼部侍郎裴皞既无黜落，特议宽容。今后新及

第人，候过堂日委中书门下精加详覆。陕州奏，木连理。庚寅，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赵光允卒，废朝三日。

五月壬辰朔，淮南杨溥贡端午节物。丁酉，皇太妃刘氏薨于晋阳，废朝五日，帝于兴安殿行服。时皇太后欲奔丧于晋阳，百官上表请留，乃止。戊戌，以镇州行军司马、知军府事任圜为工部尚书。戊申，幸龙门广化寺祈雨。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贡。戊午，以凤州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昶为泾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己未，诏天下见禁罪人，如无大过，速令疏放。幸太清宫祷雨。

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磧北归帐，达靺因相掩击，其首领裕悦族帐自磧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甲子，太白昼见。丁卯，以沧州节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辛未，以宗正卿李纾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使。壬申，京师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昼夜阴晦，未尝澄霁，江河漂溢，堤防坏决，天下皆诉水灾。丁丑，诏吴越王钱镠将行册礼，准礼文合用竹册，宜令所司修制玉册。时郭崇韬秉政，以为不可，枢密承旨段徊赞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军节度使、管内蕃汉都知兵马使刘承训为天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丙戌，诏曰：“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飧。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辛卯，诏括天下私马，《五代会要》：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将收蜀故也。《三楚新录》：庄宗谓高季兴曰：“今天下负固不服者，惟吴、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

蜀地险阻尤难，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为何如？
“季兴对曰：“臣闻蜀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臣愿陛下释吴先蜀。”时庄宗意亦欲伐蜀，及闻季兴之言，果大悦。

庄宗纪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诏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黄河决。壬寅，皇太后崩于长寿宫，帝执丧于内，出遗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长寿宫成服，百官于长寿宫幕次成服后，于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请听政，不允；表再上，敕旨宜废朝七日。丁未，宏文馆上言：“请依六典，改宏文馆为崇文馆。”从之。时枢密使郭崇韬亡父名宏，豆卢革希崇韬指，奏而改之。《五代会要》：同光三年敕云：崇文馆比与宏文馆并置，今请改称，颇协旧典。盖豆卢革曲为之说也。洛水泛涨，坏天津桥，以舟济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请听政；又请复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书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礼仪使，河南尹张全义充山陵桥道排顿使，孔谦充监护使。壬子，河阳、陕州上言，河溢岸。以礼部尚书王正言为户部尚书，以御史中丞崔协为礼部尚书，以刑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崔居俭为御史中丞，以尚书左丞归霭为刑部侍郎。陕州上言，河涨二丈二尺，坏浮桥，入城门，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涨，恐漂没城池，于州城东西权开壕口，引水入古河。泽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书、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书铨事李琪为吏部尚书，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卢文纪为吏部侍郎；以给事中李光序为尚书右丞。许州、滑州奏，大水。

八月壬戌，诏诸司人吏，不许诸处奏荐，如有劳绩，只许

本司奏闻。诏有司，吴越王印宜以黄金铸成，其文曰“吴越国王之印”。丁卯，帝释服，百官奉慰于长寿宫。戊辰，客省使李严使蜀回。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严峻，不许奇货东出，其许市者谓之“入草物”。严不获珍货，归而奏之，帝大怒曰：“物归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锐矣。庚辰，幸寿安山陵作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滥。癸未，河南县令罗贯长流崖州，寻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顿，处死，坐部内桥道不修故也。及死，人皆冤之。甲申，山陵礼仪使奏：“山陵封城之内，先有丘坟，合令子孙改卜。旧例给其所费，无子孙者官为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礼致祭。”从之。凤翔奏，大水。己酉，中书门下上言：“据礼仪使状，准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谥议，太常卿署定讫，告天地宗庙。伏准礼文：贱不得谥贵，子不得爵母，后必谥于庙者，受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谥，请太常卿署定后，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庙太祖皇帝室，然后差丞郎一人撰册文，别定日，命太尉上谥册于西宫灵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宫、宗庙，如常告之仪。”从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州留后李绍珙为襄州节度使，以邠州留后董璋为邠州节度使。

九月辛卯朔，河阳奏，黄河涨一丈五尺。癸巳，中书上言：“大行皇太后谥议合读于太庙太祖室，其日，集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官，于太庙序立。

“从之。镇州、卫州奏，水入城，坏庐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兴圣宫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继岌为魏王。幸寿安陵。庚子，襄州奏，汉江涨溢，漂溺庐舍。

是日，命大举伐蜀，诏曰：

朕夙荷丕基，乍平伪室，非不欲宠绥四海，协和万邦，庶正朔以遐同，俾人伦之有序。其或地居隘裔，位极骄奢，殊乖

事大之规，但蕴偷安之计，则必征诸典训，振以皇威，爰兴伐罪之师，冀遏乱常之党。蠢兹蜀主，世负唐恩，间者父总藩宣，任君统制，属殊温东离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阳，不务扶持，反怀顾望，盗据剑南之土宇，全亏阃外之忱诚。先皇帝早在并门，将兴霸业，彼既会驰书币，此亦复展谢仪。后又特发使人，专持聘礼，彼则更不回一介之使，答咫尺之书，星岁俄移，欢盟顿阻。朕顷遵遗训，嗣统列藩，追昔日之来诚，继先皇之旧好，累驰信币，皆绝酬还，背惠食言，弃同即异。今观孽竖，绍据山河，委阍宦以持权，凭阻修而僭号。前者，曾上秦王缄札，张皇蜀地声尘，形侮黷之言辞，谤亲贤之勋德。昨朕风驱锐旅，电扫凶渠，复已坠之宗祧，纒中兴之历数。捷音旋报，复命仍稽，使来而尚抗书题，情动而先夸险固。加以宋光葆辄陈狂计，别启奸谋，将欲北顾秦川，东窥荆渚，人而无礼，罪莫大焉。

昨客省使李严奉使铜梁，近归金阙，凡于奏对，备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见之时，于坐上便有言说，先问契丹强弱，次数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见情状。加以疏远忠直，朋比奸雄。内则纵恣轻华，竞贪宠位；外则滋彰法令，蠹耗生灵。既德力以不量，在神祇之共愤。今命兴圣宫使、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命侍中、枢密使郭崇韬充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严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总领阙下诸军，兼西面诸道马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进发。凡尔中外，宜体朕怀。

辛丑，授魏王继岌诸道行营都统，余如故。继岌既受都统

之命，以梁汉颺充中军马步都虞候兼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廷蕴为中军步军都指挥使，牛景章充中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沈斌充中军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卓瑰充中军左厢步军都指挥使，王贇充中军右厢步军都指挥使，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军都监，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衙通谒。诏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参魏王军事。丁未夕，偏天阴云，北方有声如雷，野雉皆鸣，俗所谓“天狗落”。戊申，魏王继岌、枢密使侍中郭崇韬进发西征。太子少师致仕薛廷珪卒，赠右仆射。甲寅，幸寿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后方晴，三辰行度不见。”丁巳，幸尖山射雁。

冬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长寿宫，上大行皇太后谥曰贞简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寿安陵。壬戌，魏王继岌率师至凤翔，先遣使驰檄以谕蜀部。丁卯，奉皇太后尊谥宝册赴西京录座，宰臣豆卢革摄太尉读册文，吏部尚书李琪读宝文，百官素服，班于长寿宫门外奉慰。淮南杨溥遣使进慰礼。己巳，中书上言：“贞简太后陵请以坤陵为名。”从之。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奏议：“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乃于寿安县界别卜是陵。《五代会要》载中书门下奏议云：“人君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洛阳是帝王之宅，四时朝拜，礼须便近，不能远幸代州。今汉朝诸陵，皆近秦雍，国朝陵寝，布列京畿。后魏文帝自代迁洛之后，园陵皆在河南，兼敕功臣之家，不许北葬，今魏氏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为允。”从之。

丙子，以前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冯道依前本官充职。戊寅，西征之师入大散关，《九国志·赵廷隐传》云：自入敌境，即禁兵士焚庐舍，剽财物，蜀人德之。伪命凤州节度使王承捷、故镇屯驻指挥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兵一万二千、军储四十万。

又下三泉，得军储三十余万。自是师无匮乏，军声大振。辛巳，伪兴州刺史王承鉴、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遁去，康延孝大破蜀军于三泉。时王衍将幸秦州，以其军五万屯于利州。闻我师至，遣步骑三万逆战于三泉，延孝与李严以劲骑三千击之，蜀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余众奔溃。王衍闻败，自利州奔归成都，断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贞简皇太后灵驾发引，请车驾不至山陵所。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己丑，魏王继岌至兴州，伪东川节度使宋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来降；武定军使王承肇以达、蓬、璧三州来降；兴元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来降；阶州刺史王承岳纳符印请命；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弃城自扶路奔于西川。《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记》云：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西蕃掳夺，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问之曰：“亲握重兵，何得不战？”曰：“畏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纳款。”曰：“初入蕃部几许人？”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偿万人之命。”遂斩之。

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寿安，号恸于坤陵。戊戌，以振武节度使硃守殷为兖州节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康延孝至利州，修吉柏津浮梁。伪昭武军节度使林思谔来降。辛丑，魏王过利州，帝赐王衍诏，谕以祸福。甲辰，魏王至剑州，伪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以遂、合、渝、泸、忠五州来降。丁未，高丽国遣使贡方物。康延孝、李严至汉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请降，李严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贞简皇太后神主于太庙。

己酉，魏王至绵州，王衍遣使上笺归命。庚戌，皇弟郢州节度使存霸、滑州节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将军晋州节度使存义、邢州节度使存纪，并授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奏，收复归、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阳。伪六军使王宗弼报，王衍举家迁于西宅，宗弼权称西川兵马留后；又报伪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同有异谋，惑乱蜀主，已梟斩讫。《九国志·王宗弼传》：唐师陷凤州，衍遣三招讨屯三泉以拒唐师，未战，三招讨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绵谷而诛三招讨，宗弼遂与三招讨同送款于魏王。乃还成都，斩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迁衍及母妻于西宫。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请降。癸丑，以吴越国马步统军使、检校太傅钱元球为检校太尉、守侍中，充静海军节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降，语在衍传。

丁巳，大军入成都，法令严峻，市不易肆。自兴师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万、兵仗七百万、粮三百五十三万、钱一百九十二万贯、金银共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绫罗五十万，得节度州十、郡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己丑，礼仪使奏：“贞简皇太后升祔礼毕，一应宗庙伎乐及诸祀并请仍旧。”从之。十二月壬戌，以前云州节度使李存敬为同州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以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董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华州节度使毛璋为邠州节度使；以左金吾大将军史敬熔为华州节度使。丁卯，以武宁军节度副使李绍文为兖州观察留后。庚午，宴诸王武臣于长春殿，始用乐。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西山八国云南都招抚等使；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检校吏部尚书、守兴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

副留守、兴唐尹张宪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己卯，以腊辰狩于白沙，皇后、皇子、宫人毕从。庚辰，次伊阙。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龛涧。癸未，还宫。是时大雪苦寒，吏士有冻踣于路者。伊、汝之民，饥乏尤甚，卫兵所至，责其供饷，既不能给，因坏其什器，撤其庐舍而焚之，甚于剽劫。县吏畏恐，窜避于山谷间。甲申，出御札示中书门下，以今岁水灾异常，所在人户流徙，以避征赋，关市之征，抽纳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条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义宁大长公主，长姊孟氏封琼华长公主，第十一妹张氏封瑶英长公主。

闰十二月甲午，赐中书门下诏曰：

朕闻古先哲王，临御天下，上则以无偏无党为至治，次则以足食足兵为远谋，缅惟前修，诚可师范。朕纂承凤历，嗣守鸿图，三载于兹，万机是总，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艰，盖赖卿等寅亮居怀，康济为务，冀尽数舆之理，洞询盍彻之规。今则潜按方区，备聆谣俗，或力役罕均其劳逸，或赋租莫辨于后先，但以督促为名，烦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尝充给，趋朝省者转困支持，州闾之货殖全疏，天地之灾祥屡应。以至星辰越度，旱涝不时，农桑失业于丘园，道殍相望于郊野，生灵及此，寝食宁遑，岂非朕德政未孚，焦劳自拙者耶！

朕昨亲援毫翰，軫念疮痍，一则询尔谋猷，一则表予宵旰，未披来奏，转挠于怀，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虑。咨尔四岳，弼予一人，何不举贤才，裨寡昧。百辟之内，群后之间，莫不有尽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艰陈其力。或草泽有遗逸之士，山林多屈滞之人，尔所不知，吾将安访！卿等位尊调鼎，名显代天，既逢不讳之朝，何吝由衷之说，当宜历告中外，急访英髦。应在仕及前资文武官已下，至草泽之士，有济国治民、除奸革

弊者，并宜各献封章，朕当选择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告谕内外，体朕意焉。

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馈不充，军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采拾于野，殍踏于行路者。州郡飞挽，旋给京师，租庸使孔谦曰于上东门外伫望其来，算而给之。加以所在泥潦，辇运艰难，愁叹之声，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忧之，问所司济贍之术。孔谦比以吏进，故无保邦济民之要务，唯以急刻赋敛为事。枢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见本朝时或遇岁时灾歉，国费不足，天子将求经济之要，则内出硃书御札，以访宰臣，请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即命学士草词，帝亲札以访宰臣，非帝忧民之实也。时宰相豆卢革等依阿徇旨，竟无所陈，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宝甚多，可以给军。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贻圣忧。”中官李绍宏奏曰：“俟魏王旋军之后，若兵额渐多，馈挽难给，请且幸汴州，以便漕挽。”时群臣献议者亦多，大较词理迂阔，不中时病。唯吏部尚书李琪引古田租之法，从权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优诏以奖之。

丁酉，诏伪蜀私署官员等：“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况是遐僻偏方，僭窃伪署，因时乱而滥称名位，归国体而悉合削除。但恐当本朝屯否之时，有历代簪纓之士，既陷彼土，遂授伪官。又虑有曾受本朝渥恩，当时已居班秩，须为升降，不可通同。应伪署官至太师、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已上，并宜降至六尚书，临时更约伪署高低为六行次第。阶至开府、特进、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银青。爵伪署将相已下与开国男，余并不得更称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五代会要》云：其有功臣名号，并宜削去。如是伪署节镇，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

委继岌、崇韬临时奖任。其刺史但许称使君，不得更有检校官。其伪署班行正四品已上，酌此降黜，五品已下，如不曾经本朝授官，若材智有闻，即许于府县中量材任使；如无材智可录，止是蜀地土人，并宜放归田里。如是西班有称统军上将军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孙及将相之嗣，并据人材高下，与诸卫小将军、府率、中郎将，次第授任。如是小将军已下，据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节度使衙前补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归田里。应已前降官，除军前量事迹任使外，余并称前衔，候朝廷续据才行任使。”

庚子，彰武、保大等节度使高万兴卒。甲辰，淮南杨溥遣使朝贡。乙巳，以晋州节度使李存义为鄜州节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确为晋州节度使。丙子，两省谏官上疏，请车驾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继岌奏，遣秦州副史徐蔼赍书招谕南诏蛮。又奏，点到两川马九千五百三十匹。《清异录》：庄宗灭梁平蜀，志颇自逸，命蜀匠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义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确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纪可封雅王。是岁，日傍有背气，凡十三。

庄宗纪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贺，契丹寇渤海。壬戌，诏以去岁因被灾沴，物价腾踊，自今日三日后避正殿，减膳撤乐，以答天谴。应去年遭水灾州县，秋夏税赋并与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残税，及诸色课利，已有敕命放免者，尚闻所在却有征收，宜令租庸司切准前敕处分。应京畿内人户，有停贮斛斗者，并令减价出粜；如不遵行，当令检括。西川王衍父子及伪署将相官吏，除已行刑宪外，一切释放。天下禁囚，除十恶五逆、官典犯赃、屠牛毁钱、放火劫舍、持刀杀人，准律常赦不原外，应合抵极刑者，递降一等。其余罪犯悉与减降；逃背军健，并放逐便。

癸亥，河中节度使李继麟来朝。诸州上言，准宣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灾道场。甲子，魏王继岌杀枢密使郭崇韬于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请复常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营都监李廷安进西川乐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安巴坚遣使贡良马。庚辰，帝异母弟郾州节度使存义伏诛。存义，郭崇韬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祸。是日，以河中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麟为滑州节度使，寻令硃守殷以兵围其第，诛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浑、奚各遣使贡马。镇州上言，部民冻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准宣进花果树栽及抽乐人梅审译赴京。甲申，以郾州节度使、永王存霸为河中节度使，以滑州节度使、申王存渥为郾

州节度使。乙酉，内人景姁上言：“昭宗遇难之时，皇属千余人同时遇害，为三穴瘞于宫城西古龙兴寺北，请改葬。”从之，仍诏河南府监护其事。丙戌，回鹘可汗阿都欲遣使贡良马。镇州上言，平棘等四县部民，饿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诏硃友谦同恶人史武等七人，已当国法，并籍没家产。武等友谦旧将，时皆为刺史，并以无罪族诛。《欧阳史》，丁亥，杀李继麟之将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杨师太、王景、来仁、白奉国，灭其族。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内侍省兼内勾、特进、右领军卫上将军李绍宏为骠骑大将军、守左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充枢密使。甲午，以郑州刺史李绍奇为河阳节度使，以乐人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守御史大夫。进以俳優嬖幸，善采访问巷鄙细事以启奏，复密求妓媵以进，恩宠特厚。魏州钱谷诸务，及招兵市马，悉委进监临。孔谦附之以希宠，常呼为“八哥”。诸军左右无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进者。每入言事，左右纷然屏退，惟以陷害荧惑为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猎。乙未，宰臣豆卢革上言，请支州县官实俸，以责课效。

丙申，武德使史彦琼自鄴驰报称：“今月六日，贝州屯驻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挥使杨仁晟率兵戍瓦桥，至是代归，有诏令驻于贝州。上岁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地震，自是居人或亡去他郡者，每日族谈巷语云：“城将乱矣！”人人惊悚，皆不自安。

十二月，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风病，事多忽忘，比无经治之才。武德使史彦琼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无统摄，奸人得以窥图。洎郭崇

韬伏诛，人未测其祸始，皆云：“崇韬已杀继岌，自王西川，故尽诛郭氏。”先是，有密诏令史彦琼杀硃友谦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史彦琼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诘旦，阖报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骇，讹言云：“刘皇后以继岌死于蜀，已行弑逆，帝已晏驾，故急征彦琼。”其言播于鄴市，贝州军士有私宁亲于都下者，掠此言传于贝州。军士皇甫晖等因夜聚蒲博不胜，遂作乱，劫都将杨仁晟曰：“我辈十有余年为国家效命，甲不离体，已至吞并天下，主上未垂恩泽，翻有猜嫌。防戍边远，经年离阻乡国，及得代归，去家咫尺，不令与家属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邑已乱，将士各欲归府宁亲，请公同行。”仁晟曰：“汝等何谋之过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从驾精兵不下百万，西平巴、蜀，威振华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军人乃抽戈露刃环仁晟曰：“三军怨怒，咸欲谋反，苟不听从，须至无礼。”仁晟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举事，当计万全。”军人即斩仁晟。裨将赵在礼闻军乱，衣不及带，将逾垣而遁，乱兵追及，白刃环之曰：“公能为帅否？否则头随刃落！”在礼惧，即曰：“吾能为之。”众遂呼噪，中夜燔劫贝郡。诘旦，拥在礼趋临清，剽永济、馆陶。五日晚，有自贝州来者，言乱兵将犯都城，都巡检使孙铎等急趋史彦琼之第，告曰：“贼将至矣，请给铠仗，登陴拒守。”彦琼曰：“今日贼至临清，计程六日方至，为备未晚。”孙铎曰：“贼来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机，悔将何及！请仆射率众登陴，铎以劲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击之；贼既挫势，须至离溃，然后可以剪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虑奸人内应，则事未可测也。”彦琼曰：“但训士守城，何须即战。”时彦琼疑孙铎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贼果攻北门，彦琼时以部众在北门楼，闻贼呼噪，即时惊溃。彦琼单

骑奔京师。迟明，乱军入城，孙铎与之巷战，不胜，携其母自水门而出，获免。晡晚，赵在礼引诸军据宫城，署皇甫晖、赵进等为都虞候、斩斫使，诸军大掠。兴唐尹王正言谒在礼，望尘再拜。是日，众推在礼为兵马留后，草奏以闻。帝怒，命宋州节度使元行钦率骑三千赴鄴都招抚，诏征诸道之师进讨。

丁酉，淮南杨溥遣使贺平蜀。己亥，魏王继岌奏，康延孝拥众反，回寇西川。遣副招讨使任圜率兵追讨之。庚子，福建节度副使王延翰奏，节度使王审知委权知军府事。邢州左右步直军四百人据城叛，推军校赵太为留后，诏东北面副招讨使李绍真率兵讨之。辛丑，元行钦至鄴都，进攻南门，以诏书招谕城中，赵在礼献羊酒劳军，登城遥拜行钦曰：“将士经年离隔父母，不取敕旨归宁，上贻圣忧，追悔何及！傥公善为敷奏，俾从浼汗，某等亦不敢不改过自新。”行钦曰：“上以汝辈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诏书谕之。皇甫晖聚众大诟，即坏诏。行钦以闻，帝怒曰：“收城之日，勿遗噍类！”壬寅，行钦自鄴退军，保澶州。甲午，从马直宿卫军士王温等五人夜半谋乱，杀本军使，为卫兵所擒，磔于本军之门。丙午，以右散骑常侍韩彦恽为户部侍郎。丁未，鄴都行营招抚使元行钦率诸道之师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后李绍文为夔州节度使。诏河中节度使、永王存霸归藩。己酉，以枢密使宋唐玉为特进、左威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

庚戌，诸军大集于鄴都，进攻其城，不克。行钦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无赦，昼夜为备。朝廷闻之益恐，连发中使促继岌西征之师。继岌以康延孝据汉州，中军之士从任圜进讨，继岌端居利州，不获东归。是日，飞龙使颜思威部署西川宫人至。辛亥，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严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

齐王张全义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充许州节度使。东川董璋奏，准诏诛遂州节度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马殷奏，福建节度使王审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权知军府事，请降旄节。司天监上言：自二月上旬后，昼夜阴云，不见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终，星辰无变。以右卫上将军硃汉宾知河南府事。

甲辰，命蕃汉总管李嗣源统亲军赴鄴都，以讨赵在礼。帝素倚爱元行钦，鄴城军乱，即命为行营招讨使，久而无功。时赵太据邢州，王景戡据沧州，自为留后，河朔郡邑多杀长吏。帝欲亲征，枢密使与宰臣奏言：“京师者，天下根本，虽四方有变，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将出征，无烦躬御士伍。”帝曰：“绍荣讨乱未有成功，继岌之军尚留巴、汉，余无可将者，断在自行。”枢密使李绍宏等奏曰：“陛下以谋臣猛将取天下，今一州之乱而云无可将者，何也？总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创业已来，艰难百战，何城不下，何贼不平，威略之名，振于夷夏，以臣等筹之，若委以专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宽大容纳，无疑于物，自诛郭崇韬、硃友谦之后，阉宦伶官交相谗谄，邦国大事皆听其谋，繇是渐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闻奏议，乃曰：“予恃嗣源侍卫，卿当择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张全义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则患生，宜令总管进兵。如倚李绍荣辈，未见其功。”帝乃命嗣源行营。是日，延州知州白彦琛奏，绥、银兵士剽州城谋叛。魏王继岌传送郭崇韬父子首函至阙下，诏张全义收瘞之。乙巳，以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以吏部尚书李琪为国计使。

三月丁未朔，李绍真奏，收复邢州，擒贼首赵太等二十一人，徇于鄴都城下，皆磔于军门。庚戌，李绍真自邢州赴鄴都

城下。辛亥，以威武军节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挥使、检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为福建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领军至鄴都，营于西南隅。甲寅，进营于观音门外，下令诸军，诘旦攻城。是夜，城下军乱，迫嗣源为帝。迟明，乱军拥嗣源及霍彦威入于鄴城，复为皇甫晖、赵进等所胁，嗣源以诡词得出，夜分至魏县。时嗣源遥领镇州，诘旦，议欲归藩，上章请罪，安重诲以为不可，语在《明宗纪》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钦部下兵退保卫州，以飞语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数四。帝遣嗣源子从审与中使白从训赉诏以谕嗣源，行至卫州，从审为元行钦所械，不得达。是日，西面行营副招讨使任圜奏，收复汉州，擒逆贼康延孝。

丙辰，荆南高季兴上言，请割峡内夔、忠、万等三州却归当道，依旧管系，又请云安监。初，将议伐蜀，诏高季兴令率本军上峡，自收元管属郡。军未进，夔、忠、万三州已降，季兴数请之，因赂刘皇后及宰臣枢密使，内外叶附，乃俞其请。戊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矣。庚申，诏潞州节度使孔勍赴阙，以右龙虎统军安崇阮权知潞州。是日，忠武军节度使、齐王张全义薨。壬戌，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军变，请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不报。时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库，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棂，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宫中妆奁银盆各二，并皇子满哥三人，谓宰臣曰：“外人谓内府金宝无数，向者诸侯贡献旋供赐与，今宫中有者，妆奁、婴孺而已，可鬻之给军。”革等惶恐而退。癸亥，以伪置昭武军节度使林思谔为阆州刺史。是日，出钱帛给赐诸军，两枢密使及宋唐玉、景进等各贡助军钱帛。是时，军士之家乏食，妇女掇蔬于野，及优给军人，皆

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甲子，元行钦自卫州率部下兵士归，帝幸耀店以劳之。西川辇运金银四十万至阙，分给将士有差。元行钦请车驾幸汴州，帝将发京师，遣中官向延嗣驰诏所在诛蜀主王衍，仍夷其族。

乙丑，车驾发京师。戊辰，遣元行钦将骑军沿河东向。壬申，帝至荥泽，以龙骧马军八百骑为前军，遣姚彦温董之。彦温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时潘瑰守王村寨，有积粟数万，亦奔汴州。是时，李嗣源已入于汴。帝闻诸军离散，精神沮丧，至万胜镇即命旋师。登路旁荒冢，置酒视诸将流涕。俄有野人进雉，因问冢名，对曰：“里人相传为愁台。”帝弥不悦，罢酒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东出关，从驾兵二万五千，及复至汜水，已失万余骑。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塘以步骑三千守关。帝过罍子谷，道路险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皆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继岌又进纳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当尽给尔等。”军士对曰：“陛下赐与大晚，人亦不感圣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对曰：“颁给已尽。”卫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阉竖！”抽刀逐之，或救而获免。容哥谓同党曰：“皇后惜物不散，军人归罪于吾辈，事若不测，吾辈万段，愿不见此祸。”因投河而死。《隆平集》：内臣李承进逮事唐庄宗，太祖尝问庄宗时事，对曰：“庄宗好畋猎，每次近郊，卫士必控马首曰：‘儿郎辈寒冷，望陛下与救援。’庄宗随所欲给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萧墙之祸，由赏赉无节，威令不行也。”太祖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诚儿戏。”

甲戌，次石桥，帝置酒野次，悲啼不乐，谓元行钦等诸将曰：“鄴下乱离，寇盗蜂起，总管迫于乱军，存亡未测，今讹言纷扰，朕实无聊。卿等事予已来，富贵急难，无不共之，今

兹危蹙，赖尔筹谋，而竟默默无言，坐观成败。予在荥泽之日，欲单骑渡河，访求总管，面为方略，招抚乱军，卿等各吐胸襟，共陈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钦等百余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抚养，位极将相，危难之时，不能立功报主，虽死无以塞责，乞申后效，以报国恩。”于是，百余人皆援刀截发，置须于地，以断首自誓，上下无不悲号，识者以为不祥。是日，西京留守张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见于上东门外，晡晚，帝还宫。初，帝在汜水，卫兵散走，京师恐骇不宁，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进名起居。安义节度使孔勣奏，点校兵士防城，准诏运粮万石，进发次。时勣已杀监军使据城，诡奏也。丙子，枢密使李绍宏与宰相豆卢革、韦说会于中兴殿之廊下，商议军机，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将至，车驾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从之。午时，帝出上东门亲阅骑军，诫以诘旦东幸，申时还宫。

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为北都留守，申王存渥为河中节度使。是日，车驾将发京师，从驾马军陈于宽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帝内殿食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自本营率所部抽戈露刃，至兴教门大呼，与黄甲两军引弓射兴教门。帝闻其变，自宫中率诸王近卫御之，逐乱兵出门。既而焚兴教门，缘城而入，登宫墙欢噪，帝御亲军格斗，杀乱兵数百。俄而帝为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绛霄殿之庑下，时年四十三。《琬琰集》载《宋实录·王全斌传》云：同光末，萧墙有变，乱兵逼宫城，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惟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庄宗中流矢，扶掖归绛霄殿，全斌恸哭而去。《东都事略·符彦卿传》云：郭从谦之乱，庄宗左右皆引去，惟彦卿力战，杀十余人。庄宗崩，彦卿恸哭而去。是时，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廓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及明宗入

洛，止得其烬骨而已。

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谥曰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庄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五代史补》：庄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东地狭兵少，思欲百练其众，以取必胜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师，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或步骑前后已定，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其分路并进，期会有处，不得违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斩之。”故三军惧法而戮力，皆一以当百，故殊梁举天下而不能御，卒为所灭，良有以也。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庄宗好猎，每出，未有不蹂践苗稼。一旦至中牟，围合，忽有县令，忘其姓名，犯围谏曰：“大凡有国家者，当视民如赤子，性命所击。陛下以一时之娱，恣其蹂践，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为民父母，岂其若是耶！”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叱退，将斩之。伶官镜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齐进，挽住令，佯为诟责曰：“汝为县令，可以指麾百姓为儿，既天子好猎，即合多留闲地，安得纵百姓耕锄皆遍，妨天子鹰犬飞走耶！而又不能自责，更敢咄咄，吾知汝当死罪。”诸伶亦皆嘻笑继和，于是庄宗默然，其怒少霁，顷之，恕县令罪。《五代史阙文》：庄宗尝因博戏，睹骰子采有暗相轮者，心悦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戏并认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乱，从谦以兵犯兴教门，庄宗御之，中流矢而崩。识者以为暗箭之应。

史臣曰：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虽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图受命，亦无以加也。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

安，忘栲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静而思之，足以为万代之炯诫也。

明宗纪一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讳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讳，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锡姓也，遂编于属籍。四代祖讳聿，皇赠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为孝恭皇帝，庙号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卫国夫人崔氏，追谥为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讳教，皇赠朔州刺史，追尊为孝质皇帝，庙号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赵国夫人张氏，追谥为孝质顺皇后。皇祖讳琰，皇赠蔚州刺史，追尊为孝靖皇帝，庙号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国夫人何氏，追谥为孝靖穆皇后。皇考讳霓，皇赠汾州刺史，追尊为孝成皇帝，庙号德祖，陵曰庆陵；皇妣宋国夫人刘氏，追谥为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岁九月九日，懿皇后生帝于应州之金城县。

初，孝成事唐献祖为爱将，献祖之失振武，为吐浑所攻，部下离散，孝成独奋忠义，解蔚州之围。武皇之镇雁门也，孝成厌代，帝年甫十三，善骑射，献祖见而抚之曰：“英气如父，可侍吾左右。”每从围猎，仰射飞鸟，控弦必中，寻隶武皇帐下。武皇遇上源之难，将佐罹害者甚众，帝时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难，于乱兵流矢之内，独无所伤。武皇镇河东，以帝掌亲骑。时李存信为蕃汉大将，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武皇遂选帝副之，所向克捷。

帝尝宿于雁门逆旅，媪方娠，不时具饌，媪闻腹中兒语云：“大家至矣，速宜进食。”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甚恭；帝

诘之，媪告其故。《北梦琐言》云：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其言。帝既壮，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武皇常试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数缙而出。凡所赐与，分给部下。尝与诸将会，诸将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惭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据振武叛，帝率其属攻之，擒弁以献。

乾宁三年，梁人急攻兗、郓，郓帅硃瑄求救于武皇。武皇先遣骑将李承嗣、史俨援之，复遣李存信将兵三万屯于莘县。闻汴军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骑而往，败汴军于任城，遂解兗州之围。硃瑄见帝，执手涕谢。其年，魏帅罗宏信背盟，袭破李存信于莘县，帝奋命殿军而还，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河间目帝为李横冲。

明年，武皇遣大将军李嗣昭率师下马岭关，将复邢、洺，梁将葛从周以兵应援。嗣昭兵败，退入青山口，梁军扼其路，步兵不战自溃，嗣昭不能制。会帝本军至，谓嗣昭曰：“步兵虽散，若吾辈空回，大事去矣。为公试决一战，不捷而死，差胜被囚。”嗣昭曰：“吾为卿副。”帝率其属，解鞍砺镞，凭高列阵，左右指画，梁人莫之测，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无并命。”即径犯其阵，奋击如神。嗣昭继进，梁军即时退去，帝与嗣昭收兵入关。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药，手赐卮酒，抚其背曰：“吾儿神人也！微吾儿，几为从周所笑。”自青山之战，名闻天下。

天复中，梁祖遣氏叔琮将兵五万，营于洞涡。是时，诸道之师毕萃于太原，郡县多陷于梁，晋阳城外，营垒相望。武皇

登陴号令，不遑饮食。属大雨弥旬，城垒多坏，武皇令帝与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诸营，梁军由是引退；帝率偏师追袭，复诸郡邑。昭宗之幸凤翔也，梁祖率众攻围岐下，武皇奉诏应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师晋、绛，营于蒲县。嗣昭等军，大为梁将硃友宁、氏叔琮所败，梁之追兵直抵晋阳，营于晋祠，日以步骑环城。武皇登城督众，忧形于色。攻城既急，武皇与大将谋，欲出奔云中。帝曰：“攻守之谋，据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数日，溃军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诸门掩袭梁军，擒其骁将游昆仑等。梁军失势，乃烧营而退。

天祐五年五月，庄宗亲将兵以救潞州之围，帝时领突骑左右军与周德威分为二广。帝晨至夹城东北隅，命斧其鹿角，负刍填堑，下马乘城大噪。时德威登西北隅，亦噪以应之。帝先入夹城，大破梁军，是日解围，其功居最。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入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帝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睹之令人胆破。”帝曰：“彼虚有其表耳，冀日当归吾厩中。”庄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帝引钟尽酌，即属鞬挥弭，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都，奋柁舞槊，生挟二骑校而回，飞矢丽帝甲如蝟毛焉。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帝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军大败，以功授代州刺史。庄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后八军，与刘守光爱将元行钦战于广边军，凡八战，帝控弦发矢七中。行钦酣战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复战。行钦穷蹙，面缚乞降，帝酌酒饮之，拊其背曰：“吾子，壮士也！”因厚遇之。

十三年二月，庄宗与梁将刘鄩大战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骑环之，鼓噪奋击，内外合势，鄩军殆尽。帝徇地慈、洺。四月，相州张筠遁走，乃以帝为相州刺史。九月，沧州节度使戴

思远弃城归汴，小将毛璋据州纳款，庄宗命率兵慰抚。既入城，以军府义安报庄宗，书吏误云：“已至沧州，礼上毕。”庄宗省状，怒曰：“嗣源反耶！”帝闻之惧，归罪于书吏，斩之。未几，承制授邢州节度使。

十四年四月，契丹安巴坚率众三十万攻幽州，周德威间使告急，庄宗召诸将议进取之计，诸将咸言：“敌势不能持久，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可也。”帝奏曰：“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愿假臣突骑五千为前锋以援之。”庄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与李存审、阎宝率军赴援，帝为前锋，会军于易州。帝谓诸将曰：“敌骑以马上为生，不须营垒，况彼众我寡，所宜衔枚箝马，潜行溪涧，袭其不备也。”

八月，师发上谷，阴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时晴霁，师循大房岭，缘润而进。翼日，敌骑大至，每遇谷口，敌骑扼其前，帝与长子从珂奋命血战，敌即解去，我军方得前进。距幽州两舍，敌骑复当谷口而阵，我军失色。帝曰：“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徇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因挺身入于敌阵，以北语谕之曰：“尔辈非吾敌，吾当与天皇较力耳。”舞槌奋击，万众披靡，俄挟其队帅而还。我军呼跃奋击，敌众大败，势如席卷，委弃铠仗羊马殆不胜纪。是日，解围，大军入幽州，周德威迎帝，执手歔歔。九月，班师于魏州，庄宗亲出郊劳，进位检校太保。

十八年十月，从庄宗大破梁将戴思远于戚城，斩首二万级。庄宗以帝为蕃汉副总管，加同平章事。

二十年，代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四月，庄宗即位于鄴宫，帝进位检校太傅、兼侍中。寻命帝率步骑五千袭郢州，下之，授天平军节度使。五月，梁人陷德胜南城，围杨刘，以扼出师

之路。帝孤守汶阳，四面拒寇，久之，庄宗方解杨刘之围。九月，梁将王彦章以步骑万人迫郢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长子从珂率骑逆战于递坊镇，获梁将任钊等三百人，彦章退保中都。庄宗闻其捷，自杨刘引军至郢，以帝为前锋，大破梁军于中都，生擒王彦章等。是日，诸将称贺，庄宗以酒属帝曰：“昨朕在朝城，诸君多劝朕弃郢州，以河为界，赖副总管御侮于前，崇韬画谋于内，若信李绍宏辈，大事已扫地矣。”庄宗与诸将议兵所向，诸将多云：“青、齐、徐、兗皆空城耳，王师一临，不战自下。”惟帝劝庄宗径取汴州，语在《庄宗纪》中，庄宗嘉之。帝即时前进，庄宗继发中都。十月己卯，迟明，帝先至汴州，攻封丘门，汴将王瓚开门迎降。帝至建国门，闻梁主已殂，乃号令安抚，回军于封禅寺。辰时，庄宗至，帝迎谒路侧。庄宗大悦，手引帝衣，以首触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寻进位兼中书令。

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庄宗以郊天礼毕，赐帝铁券。四月，潞州小将杨立叛，帝受诏讨之。五月，擒杨立以献。六月，进位太尉，移镇汴州，代李存审为蕃汉总管。十二月，契丹入寇。

三年正月，帝领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镇州节度使。先是，帝领兵过鄴，鄴库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联以行。是岁，庄宗幸鄴，知之，怒甚。无何，帝奏请以长子从珂为北京内衙都指挥使，庄宗愈不悦，曰：“军政在吾，安得为子奏请！吾之细铠，不奉诏旨强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张宪自往取之，左右说谕，乃止。帝忧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

十二月，帝朝于洛阳。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兒贴妇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师，颇为谣言所属，洎硃友谦、郭崇韬无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怀忧惧。诸军马步都

虞候硃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阴谓帝曰：“德业振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

“帝曰：“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

四年二月六日，赵在礼据魏州反，庄宗遣元行钦将兵攻之；行钦不利，退保卫州。初，帝善遇枢密使李绍宏，及帝在洛阳，群小多以飞语谤毁，绍宏每为庇护。会行钦兵退，河南尹张全义密奏，请委帝北伐，绍宏赞成之，遂遣帝将兵渡河。

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赵在礼等登城谢罪，出牲饩以劳师，帝亦慰纳之，营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军乱。从马直军士有张破败者，号令诸军，各杀都将，纵火焚营，欢噪雷动。至五鼓，乱兵逼帝营，亲军搏战，伤痍者殆半，乱兵益盛。帝叱之，责其狂逆之状，乱兵对曰：“昨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闻鄴城平定之后，欲尽坑全军。某等初无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诸军商量，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请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乱兵呼曰：

“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则为他人所有。苟不见几，事当不测！”抽戈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蹙帝足，请诡随之，因为乱兵迫入鄴城。悬桥已发，共扶帝越濠而入，赵在礼等欢泣奉迎。《通鉴》：乱兵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晖逆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赵在礼等率诸校迎拜嗣源。是日，飡将士于行宫，在礼等不纳外兵，军众流散，无所归向。帝登南楼，谓在礼曰：“欲建大计，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招抚诸军。”帝乃得出。夜至魏县，部下不满百人。时霍彦威所将镇州兵五千人独不乱，闻帝既出，相率归帝。诘朝，帝登城掩泣曰：“国家患难，一至于此！来日归藩上章，徐图再举。”安重诲、霍彦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国家付以

阃外之事，不幸师徒逗挠，为贼惊奔。元行钦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闻战声，无故弃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陈，何所不至！若归藩听命，便是强据要君，正堕谗慝之口也。正当星行归阙，面叩玉阶，谗间沮谋，庶全功业，无便于此者也。”帝从之。十一日，发魏县，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始得成军。

元行钦退保卫州，果以飞语上奏，帝上章申理，庄宗遣帝子从审及内官白从训齐诏谕帝。从审至卫州，为行钦所械，帝奏章亦不达。帝乃趋白皋渡，驻军于河上，会山东上供纲载绢数船适至，乃取以赏军，军士以之增气。及将济，以渡船甚少，帝方忧之。忽有木筏数只，沿流而至，即用以济师，故无留滞焉。二十六日至汴州，庄宗领兵至荥泽，遣龙骧都校姚彦温为前锋。是日，彦温率部下八百骑归于帝，具言：“主上为行钦所惑，事势已离，难与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夺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谅吾心，遂致军情至此，宜速赴京师。”既而房知温、杜晏球自北面相继而至。

四月丁亥朔，至罍子谷，闻萧墙衅作，庄宗晏驾，帝恸哭不自胜。诘旦，硃守殷遣人驰报：“京城大乱，燔剽不息，请速至京师。”己丑，帝至洛阳，止于旧宅，分命诸将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见，帝谢之，敛衽泣涕。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硃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当奉大行梓宫山陵礼毕，即归藩矣。”是日，群臣诸将上笺劝进，帝面谕止之。枢密使李绍宏、张居翰、宰相豆卢革、韦说、六军马步都虞候硃守殷、青州节度使符习、徐州节度使霍彦威、宋州节度使杜晏球、兖州节度使房知温等顿首言曰：“帝王应运，盖有天命，三灵所属，当协冥符。福之所钟，不可以谦逊免；道之已丧，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败为功，殷忧启圣，少康重兴于有夏，平王再复于宗周，其命维新，不失旧物。今日庙社无依，人神

乏主，天命所属，人何能争！光武所谓‘使成帝再生，无以让天下’。愿殿下俯徇乐推，时哉无失，军国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优答不从。

壬辰，文武百僚三拜笏，请行监国之仪，以安宗社，答旨从之。既而有司上监国仪注。甲午，幸大内兴圣宫，始受百僚班见之仪。所司议即位仪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数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帝问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号。”帝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历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

“时群臣集议，依违不定，惟吏部尚书李琪议曰：“殿下宗室勋贤，立大功于三世，一朝雨泣赴难，安定宗社，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追感旧君之义，群臣何安！请以本朝言之，则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继，即位枢前，如储后之仪可也。”

“于是群议始定。河中军校王舜贤奏，节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敕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监国事，外安黎庶，内睦宗亲，庶谐敦悖之规，永保隆平之运。昨京师变起，祸难荐臻，至于戚属之间，不测惊奔之所，虑因藏窜，滥被伤痍，言念于兹，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诸道，应诸王眷属等，昨因惊扰出奔，所至之处，即时津送赴阙。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闻。”《北梦琐言》：庄宗诸弟存纪、存确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报安重诲者，重诲曰：“主上以下诏寻访，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令杀之。”果并命于民家。

后明宗闻之，切让重诲，伤惜久之。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以镇州别驾张延朗为枢密副使，以客将范延光为宣徽使，进奏官冯贲为内客省使。

丙申，下敕：“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顷亩五家为保，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人陈告，其田倍征。”己亥，命石敬瑭权知陕州兵马留后，皇子从珂权知河南府兵马留后。庚子，淮南杨溥进新茶。以权知汴州军州事孔循为枢密副使，以陈州刺史刘仲殷为邓州留后，以郑州防御使王思同为同州留后。敕曰：“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遂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载详众状，侧听舆辞，难私降黜之文，合正诛夷之典。宜削夺在身官爵，按军令处分。虽犯众怒，特贷全家，所有田宅，并从籍没。”是日，谦伏诛。敕停租庸名额，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卢革专判。

中书门下上言：“请停废诸道盐运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硃梁制度，仍委节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廩钱物，先被租庸院管系，今据数却还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蚕盐，每年只二月内一度上表散，依夏税限纳钱。夏秋苗税子，除元征石斗及地头钱，余外不得纽配。先遇赦所放逋税，租庸违制征收，并与除放。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诸道准此施行。”从之。是日，宋州节度使元行钦伏诛。壬寅，以枢密副使孔循为枢密使。

明宗纪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兴圣宫赴西宫，文武百僚缟素于位，帝服斩衰，亲奉赞，涂设奠，哭尽哀，乃于枢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衮冕受册讫，百僚称贺。丁未，群官缟素赴西宫临。以枢密使安重诲为检校司空，守左领军大将军，依前充枢密使。宰臣豆卢革等三上表请听政，从之。遣使往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听政于中兴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讨使、工部尚书任圜率步骑二万六千人入见。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停。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减馈送之劳。秋夏税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后只纳正数，其省耗宜停。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租庸司先将系省钱物，与人回图，宜令尽底收纳，以塞幸门云。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朝贡。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张宪赐死，以其失守故也。

五月丙辰朔，帝不视朝，临于西宫。宰相豆卢革进位左仆射，韦说进位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监修国史，并依旧平章事。兖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硃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沧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镇徐州；

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宾客郑珣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节度使李绍真、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洛州刺史李绍能等上言，前朝宠赐姓名，今乞还旧。内李绍虔上言：“臣本姓王，后移杜氏，蒙前朝赐今姓名，乞复本姓。”诏并可之。李绍真复曰霍彦威，李绍英复曰房知温，李绍虔复曰王晏球，李绍奇复曰夏鲁奇，李绍能复曰米君立。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符习加兼侍中，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霍彦威加兼侍中，移镇郢州。丁巳，初诏文武百僚正衙常参外，五日一度内殿起居。《五代会要》：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后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其中书非时有急切公事请开延英，不在此限。麟州奏，指挥使张延宠作乱，焚剽市民，已杀戮讫。

戊午，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加检校太傅，以贝州刺史房知温为兖州节度使，以齐州防御使王晏球为宋州节度使，以洛州刺史米君立为邢州节度使。己未，赐文武百官驴马各一。西都知府张箠进魏王继岌打球马七十二匹。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挥使安金全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张筠加检校太傅，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夔州节度使李绍文为遂州节度使；以前邓州留后戴思远为洋州节度使。丁卯，以金吾将军张实为金州防御使。戊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赵在礼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制下，在礼以军情不顺为辞，不之任。以许州留后陶 为邓州留后，

以诸道马步副都指挥使安审通为齐州防御使。庚午，以权知北京军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为晋州留后，以前陈州刺史刘伸殷为陕州留后。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刘彦琼为同州留后。甲戌，福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王延翰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乙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冯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凤，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端明之职，自此始也。

《五代会要》：明宗初登位，四方书奏，多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不晓文义。于是孔循献议，因唐室侍读之号，即创端明学士之名，命冯道等为之。丙子，诏：“故西道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守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郭崇韬宜许归葬，其世业田宅并还与骨肉。故万州司户硃友谦可复护国军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财产，并还与骨肉。“丁丑，西都衙内指挥使张箠进纳伪蜀主王衍犀玉带各二条、马一百五十匹。初，庄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长安之杀王衍也，旋属萧墙之祸，延嗣藏窜，不知所之，而衍之资装妓乐并为箠所有，复惧事泄，故聊有此献。

戊寅，以枢密使安重诲兼领襄州节度使。制下，重诲之党谓重诲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帅，无宜兼领。”重诲即自陈退，许之。以左金吾大将军张遵诲为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卫尉卿李恹为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张温为振武留后，以左右厢突阵指挥使康义诚为汾州刺史，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尚父、吴越国王钱鏐遣使进金器五百两、银万两，绫万匹谢恩，赐玉册、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册、金印，郭崇韬进议以为不可，而枢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赂，赞成其事，庄宗即允其请，至是故有贡谢。甲申，幽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李绍斌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复姓名为赵德钧。乙酉，诏百官朔望入阁，赐

廊下食。自乱离已前，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于廊下，谓之“廊餐”。乾符之后，百司经费不足，无每日之赐，至是遇入阁即赐之。《五代会要》：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为非故事，请罢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阁赐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仍五日一起居，遂为定式。

六月戊子，前襄州节度使李绍珙起复，依前襄州节度使，仍复本姓名曰刘训。以皇子河中留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百僚表贺。以翰林承旨、兵部尚书、知制诰卢质为检校司空，充同州节度使。己丑，以使部尚书、判太常卿事李琪为御史大夫；以礼部尚书崔协为太常卿、判吏部尚书铨事；以御史中丞崔居俭为兵部侍郎；以太子宾客萧顷为礼部尚书。中书奏：“请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诞日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从之。故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尚书令、齐王张全义赠太师，以前尚书右丞崔沂为尚书左丞。丙申，新州留后张庭裕、云州留后高行珪并正授本军节度使。丁酉，诏曰：“四夷来王，历代故事，前后各因强弱，抚制互有典仪。大蕃须示于威容，即于正衙引对；小蕃但推于恩泽，仍于便殿抚怀。宪府奏论，礼院详酌，皆征故实，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废；内殿恩泽，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准旧仪，于正殿排比铺陈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门引入对见。”时百僚入阁班退后，却引对朝贡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论之，下礼院检讨，而降是命焉。

戊戌，枢密使安重诲加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刘岳为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权为户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赞为工部侍郎。庚子，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加守太尉、兼尚书令，泽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勣加兼侍中。汴州屯驻控鹤指挥使张谏等谋叛伏诛，以枢密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甲辰，枢密使孔

循加检校太保、守秘书监，依前充使。己巳，秘书少监姚顛为左散骑常侍，以太子左谕德陆崇为右散骑常侍，以兵部郎中萧希甫为左谏议大夫，前幽州节度判官吕梦奇为右谏议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孙岳为颍州团练使。诏曰：“古者酌礼以制名，慎废于物；取其难犯而易避，贵便于时。况‘征’‘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朕猥以眇躬，托于人上，止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书门下奏：“京城潜龙旧宅，望以至德宫为名。”从之。

戊申，夏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以延州留后高允韬为延州节度使，以利州节度观察留后张敬询为利州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孟知祥加检校太傅、兼侍中，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璋加检校太傅。壬子，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从严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谋乱指挥使赵虔已下三千人并族诛讫。甲寅，以晋州留后符彦超为北京留守，以镇州副使王建立为镇州留后，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晋州留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上言“夔、忠、万三州，旧是当道属郡，先被西川侵据，今乞却割隶本管。”诏可之。其夔州，伪蜀先曾建节，宜依旧除刺史。《通鉴考异》引《十国纪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请忠、夔、万州及云安监隶本道，庄宗许之。诏命未下，庄宗遇弑。六月壬辰，王表求三州，明宗许之。

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旧宅为积庆宫。庚申，契丹、渤海国俱遣使朝贡。甲子，诏割韩城、郃阳两县属同州。诛滑州左右崇牙及长剑等军士数百人，夷其族，作乱故也。其都校于可

洪等相次到阙，亦斩于都市。丁卯，以伪蜀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晋国公王谐为检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为耀州团练使。辛未，诏：“诸道节度、刺史、文武将吏，旧进月旦起居表，今后除节度、留后、团练、防御使，惟正、至进贺表，其四孟月并且止绝。”甲戌，中书门下上言：“宣旨令进纳新授诸道判官、州县官官告敕牒，只应宣赐。准往例，除将相外，并不赐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并特恩赐。臣等商量，自两使判官令录在京除授者，即于内殿谢恩，便辞赴任，不更进纳官告，判司主簿，不合更许朝对。敕下后，望准旧例处分。”从之。

乙亥，庄宗皇帝梓宫发引，帝缞服临送于楼前。是日，葬庄宗于雍陵。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叛，昨发兵收掩，擒刘殷肇及其党一十三人，见折足勘诘。己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诰杨凝式为给事中，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以伪蜀吏部尚书杨玠为给事中，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升应州为彰德军节度，仍以兴唐军为襄州，隶彰德军。宰相豆卢革贬辰州刺史，韦说贬滁州刺史，仍令所在驰驿发遣，为谏议大夫萧希甫疏奏故也。制略曰：“革则纵田客以杀人，说则侵邻家而夺井，选元亨之上第，改王参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随之务局；或陶熔百里，爰长吏之桑田。咸屈塞于平人，互阿私于爱子。任官匪当，黷货无厌，谋人之国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乱，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牒爰来，谏署奏章叠至，备彰丑迹，深污明庭。是宜约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萧希甫论疏，并宜宣示百僚。”庚辰，赐萧希甫衣段二十四匹、银器五十两，赏疏革、说之罪也。宰相郑珣、任圜再见安重诲，求解革、说，请不复追行后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报。

辛巳，以捧圣严卫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从璋领饶州刺史，充大内皇城使。中书门下奏：“条制，检校官各纳尚书省礼钱，旧例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后减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纳三十千，减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纳二十千，减至一十千；仆射、尚书元纳一十五千，减至七千；员外、郎中元纳一十千，今纳三千四百者。”诏曰：“会府华资，皇朝宠秩，凡沾新命，各纳礼钱。爰自近年，多隳旧制，遂致纪纲之地，遽成废坠之司。况累条流，就从减省，方当提举，宜振规绳。但缘其间，翊卫勋庸，藩宣将佐，自军功而迁陟，示恩泽以奖酬，须议从权，不在其例。其余自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使府副使、行军已下，三司职掌监务官，州县官，凡关此例，并可征纳。其检校官自员外郎至仆射，只初转一任纳钱，若不改呼，不在征纳。仍委尚书省部司专切检举，置历逐月具数申中书门下。”

癸未，诏辰州刺史豆卢革可责授费州司户参军，溱州刺史韦说可责授夷州司户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仍令驰驿发遣。甲申，又诏曰：“责授费州司户参军豆卢革、夷州司户参军韦说等，自居台辅，累换岁华，负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国燮调之理。朕自登宸极，常委钧衡，略无谦逊之辞，但纵贪饕之意。除官受贿，树党徇私，每亏敬于朕前，徒自尊于人上。道路之喧腾不已，谏臣之条疏颇多，罪状显彰，典刑斯举，合从极法，以塞群情。尚缘临御之初，含弘是务，特轸坠泉之虑，爰施解网之仁，曲示优恩，俯宽后命。革可陵州长流百姓，说可合州长流百姓，仍委逐处长知所在。同州长春宫判官、朝请大夫、检校尚书、礼部郎中、赐紫金鱼袋豆卢升，将仕郎、守尚书屯田员外郎、崇文馆学士、赐绯鱼袋韦涛等，各因权势，骤列班行，无才业以可称，窃宠荣而斯久。比行贬谪，以塞尤违。朕

以篡袭之初，含容是务，父既宽于后命，子宜示于特恩，并停见任。”升、涛即革、说之子也。

明宗纪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庄宗庙室酌献，请奏武成之舞。”从之。郢州节度使霍彦威移镇青州。丁亥，庄宗神主祔庙，有司请祧懿祖室，从之。诏：“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等，可并自长流后，纵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豆卢升、韦涛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参，诏天下疏理系囚。甲午，汴州奏，旧管曹州乞却归当道，从之。是日，诏曰：“承前使府奏请判官，率皆随府除移停罢。近年流例，有异前规，使府虽已除移，判官元安旧职。起今后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计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请，即皆随府移罢。旧例藩侯带平章事者，所奏请判官，殿中已上许奏绯，中丞已上许奏紫，今不带平章事亦许同带平章事例处分。如防御、团练使奏请判官，员外郎已下不在奏绯之限。其所奏判官、州县官，并须将历任告身随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称试摄，亦奏状内分明署出。如藩镇留后、权知军州事，并不在奏请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县官，须申本道，请发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请从事，本无官绪，妄结虚衔，不计职位高卑，多是请兼殊紫，不惟紊乱，实启挠求。宜令诸道州府，切准敕命处分。”

丁酉，内出象笏三十四面，赐百官之无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阁，月望如月朔之仪，从新例也。荆南高季兴上言，峡内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边，诏齐

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师御之。辛丑，以前青州节度使符习为郢州节度使，以前华州节度使史敬熔为安州节度使。乙巳，禁熔钱为器，仍估定生铜器价斤二百，熟铜器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者，以盗铸钱论。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亦有州使安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及营私宅，诸县镇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敛人户，不得禀受。州府不得賒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条件，州使如敢犯违，许人陈告，勘诘不虚，量行奖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准此处分。”

新授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奏，处斩新登州刺史王公俨，及同谋拒命指挥使李谨、王居厚等八人讫。初，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赵在礼之据魏州，习奉诏以本军进讨，俄而帝为乱军所劫，习即罢归。希望遣兵邀之，习惧而还。至滑州，帝遣人招之，习至，乃从帝入汴。希望闻魏军乱，遣兵围守习家，欲尽杀之。公俨素受希望奖爱，谓希望曰：“内侍宜分腹心之兵，监四面守陴者，则谁敢异图。”希望从之。公俨乘其无备，围希望之第，擒而杀之。公俨遂与州将李谨等谋据州城，以邀符节，即令军府飞章留己，兼扬言符习在镇，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俨为登州刺史。公俨不时赴任，即以霍彦威代符习，聚兵淄州，以图进取。彦威至淄州，会诏使至青州告谕，公俨即赴所任。彦威惩其初心，遣人擒公俨于北海县，与同党斩于州东。《通鉴》：彦威聚兵淄州，以图进取，公俨惧。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

有司上言：“庄宗祔庙，懿祖祧迁，准例舍故而讳新，懿祖例不讳，忌日不行香。”从之。壬子，襄州节度使刘训加检校太傅，以伪蜀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赵国公张格为太子宾客，充三司副使，从任圜请也。

九月乙卯朔，诏汴州扶沟县复隶许州。以前绛州刺史娄继英为冀州刺史，充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宫，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丰之第。帝尝为太原内牙亲将，建丰为副，至是建丰风疾沈废，故亲幸其第以抚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旧而已。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缙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众近例也。戊辰，以伪蜀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右金吾街使张贻范为兵部尚书致仕。都官员外郎于鄴奏请指挥不得书契券辄卖良人，从之。癸酉，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尚书令、楚王马殷加检校太师、守尚书令。两浙节度留后、静海军节度、岭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瓘加食邑。中吴建武等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璿加开府阶，进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马溉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己卯，以光禄卿罗周敬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辛巳，以前复州刺史袁{山义}为唐州刺史。诏曰：“凤翔节度使李严，世联宗属，任重籓宣，庆善有称，忠勤显著。既在维城之列，宜新定体之文。是降宠光，以隆惇叙，俾焕成家之美，贵崇犹子之亲。宜于本名上加‘从’字。”癸未，文武百僚至张全义私第柩前立班辞，以来月二日葬故也。

冬十月甲申朔，诏赐文武百僚冬服绵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赐近侍执政大臣冬服。帝顾谓判三司任圜曰：

“百僚散未？”圖奏曰：“臣闻本朝给春冬服，遍及百僚。丧乱已来，急于军旅，人君所赐，未能周给。今止近臣而已，外臣无所赐。”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计度。”圖遂与安重诲据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赐，其后遂以为常。右拾遗曹琮上疏，内一件：“百僚朔望入阁，及五日内殿起居，请许三署寺监官轮次转奏封事。”从之。刑部员外郎孔庄上言：“自兵兴以来，法制不一，诸道州县常行枷杖，多不依格律，请以旧制晓谕，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郎卢文纪上言：“请内外文武臣僚，每岁有司明定考校，将相乞回御笔，以行黜陟，疏下中书门下商量，宰臣奏请施行。”从之。丁亥，云南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传能、何华等来朝贡，帝御文明殿对之，百僚称贺。庚寅，以客省使李严领泗州防御使，以河中节度副使李铃为太子宾客。壬辰，邠州节度使毛璋移镇潞州。巴州进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丰遥领洪州节度使。

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将伪署幽州节度使卢文进，率户口归顺，百僚称贺。辛丑，契丹遣使来告哀，言国主安巴坚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诏曰：“朕近缵皇图，恭修帝道，务安夷夏，贵洽雍熙。契丹王世预欢盟，礼交聘问，遽闻凶讣，倍轸悲怀，可辍今月十九日朝参。”丙午，以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卑晚为宁远将军，大渡河山前仰川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邓縻莎为定远将军。丁未，幽州奏，卢文进所率降户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约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卢文纪为御史中丞，时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刘岳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冯道为兵部侍郎，以中书舍人、充端明殿学士赵凤为户部侍郎，并依前充职。壬子，静江军节度使、桂州管内观察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

扶风郡王马宾加食邑实封，澧郎观察使、检校太傅、兼侍中马希振加检校太尉。卢文进至幽州，遣军吏奉表来上。

十一月戊午，以沧州留后王景戡为邢州节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状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国，自安巴坚身死，虽已抽退，尚留兵马在渤海扶余城，今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内契丹次。己未，以翰林学士、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刘 句为中书舍人充职。辛酉，以前秘书少监温辇为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硃罕为颍州团练使。是日，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仗卫如式。礼部侍郎裴皞上言：“诸州刺史经三考方请替移。”诏曰：“有政声者就加恩泽，无课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献芝草。庚午，河阳节度使夏鲁奇移镇许州，留后梁汉颙为邠州节度使。淮南杨溥遣使贡献，贺登极。乙亥，以前振武留后张温为利州昭武军留后，以果州刺史孙铎为汉州刺史，充西川马步军都指挥使。壬午，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等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钱元球加开府阶，进食邑。癸未，镇州奏，准诏卢文进所率归业户口，蠲放租税三年，仍每口给粮五斗。

十二月戊子，卢文进及将吏四百人见，赐鞍马、玉带、衣被、器玩、钱帛有差。诏曰：“朕中兴宝祚，复正皇纲。万国骈罗，俱在照临之内；八紘辽曩，咸居覆载之间。矧彼云南，素归正朔，洎平伪蜀，思锡旧恩，于乃眷以虽深，欲霈覃而未暇。百蛮都首领李卑晚、六姓蛮都首领勿邓縻莎等，天资智勇，世稟忠勤，梯航之道路才通，琛赆之贡输已至。率其种落，竭乃悃诚，备倾向化之心，深奖来庭之意。今则各颁国宠，别进王封。其嵩州刺史李及、大鬼主离吠等，或遥贡表函，或躬趋

朝阙，亦宜特授官资，各迁阶秩。勉敦信义，无坠册书，示尔金石之坚，保我山河之誓。钦承休命，永保厥终。”壬辰，帝狩于近郊，腊故也。甲午，以契丹卢龙军节度使卢文进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节度使。戊戌，诏严禁牟钱。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从荣可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军节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希范为澧州刺史，铁林都知兵马马希杲为衡州刺史。壬寅，颍州刺史孙岳加检校太保，奖能政也。

丙午，中书门下奏：“故事，藩镇节度、观察使带平章事，于都堂上事刊石记壁，合纳礼钱三十贯，以充中书及两省公使。今欲各纳礼钱五百千，于中书立石亭子，镌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余充修葺中书及两省公署部堂什物。”从之。

庚戌，御史台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仆自经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来，凡是死亡，皆是台司左右巡举勘检，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于民家，因事邀胁。臣询访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丧委府县检举，军家委军巡，商旅委户部。然诸司检举后，具事由申台，其间或枉滥情故，台司访闻，即行举勘。如是文武两班官吏之家，即是台司检举。臣请自今已后，并准故事施行者。”诏曰：“今后文武两班及诸道商旅，凡有丧亡，即准台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军士之家，凡死丧及婢仆非理物故，依台司奏，委府县、军巡同检举，仍不得纵其吏卒，于物故之家妄有邀胁。或恐暑月尸枢难停，若待申闻检举，纵无邀胁，亦须经时日。今后仰本家唤四邻检察，若无他故，逐便葬埋。如后别闻枉滥，妄有保证，官中访知，勘诘不虛，本户邻保并行科罪。如闻诸道州府，坊市死丧，取分巡院检举，颇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约京城事例处分。”

明宗纪四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制曰：“王者祇敬宗祧，统临寰宇，必顺体元之典，特新制义之文。朕以眇躬，获承丕构，袭三百年之休运，继二十圣之耿光。馭朽纳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师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则载戢干戈，浑同书轨，荷上穹之眷祐，契兆庶之乐推。检玉泥金，非敢期于薄德；耕田凿井，诚有慕于前王。将陈享谒之仪，即备郊丘之礼，宜更称谓，永耀简编。今改名为亶，凡在中外，宜体朕怀。”宣制讫，百僚称贺，有司告郊庙社稷。

丙辰，诏：“端明殿学士班位宜在翰林学士之上，今后如有转改，只于翰林学士内选任。”先是，端明殿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又如三馆例，官在职上，赵凤转侍郎日，讽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诲奏行此敕，时论便之。癸亥，宰臣郑珣加特进、门下侍郎兼太微宫使；崇文馆大学士任圜加光禄大夫、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冯道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邓州节度使刘 卒，废朝。左拾遗李同言：“天下系囚，请委长吏逐旬亲自引问，质其罪状真虚，然后论之以法，庶无枉滥。”从之。

辛未，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加同平章事。以镇州留后、检校司徒王建立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癸酉，皇第三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从厚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

六军诸卫事。北面副招讨房知温奏，营州界奚陀罗支内附。乙亥，以监门卫大将军傅珪为右武卫上将军。丙子，诏曰：“顷自本朝多难，雅道中微，皆尚浮华，罕持廉让。其有除官兰省，命秩柏台，或以人事相疏，或以私讎见讶，稍乖敬奉，遽至弃捐，盖司长之振威，处君恩而何地。今后应新授官朝谢后，可准例上事，司长不得辄以私事阻滞。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托故请假。”

戊寅，皇子从厚领事于河南府，宰相郑珣已下会送，非例也。己卯，枢密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安重诲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枢密使、检校太保、守秘书监孔循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诏崇文馆依旧为宏文馆。初，同光中，宰相豆卢革以同列郭崇韬父名宏，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复焉。辛巳，诏曰：“乱离斯久，法制多隳，不有举明，从何禁止。起今后三京及州使职员名目，是押衙兵马使，骑马得有暖坐。诸都军将衙官使下系名粮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后不得参杂。兼有富户，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摄贵，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肃奸欺。”

二月壬午朔，新罗遣使朝贡。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继朗为龙武大将军，北京都指挥使李从臻为左卫大将军，捧圣都指挥使李从璨为右监门卫大将军。戊子，以前北面水陆转运招抚使、守冀州刺史乌震领宣州节度使。庚寅，陕州节度使、检校司徒石敬瑭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壬辰，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御使、充西川兵马都监李严，扇摇军众，寻已处斩。以颍州刺史孙岳为耀州团练使。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寻令中使诛之，夷其族，以其首谋大逆以弑庄宗也。以尚书左丞崔沂为太子少保致仕。壬寅，制曰：荆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

可削夺官爵，仍令襄州节度使刘训充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许州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统蕃汉马步四万人进讨，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节度使马殷以湖南全军会合。以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为副招讨使，共领川军下峡州，三面齐进。《通鉴考异》：梓、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东南面者，盖据夔、梓所向言之。

甲辰，兖州节度使房知温加同平章事，宋州节度使王晏球加检校太傅。丁未，以礼部尚书萧顷为太常卿。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为右仆射，以太子宾客李铃为户部尚书，以吏部侍郎李德休为礼部尚书，以前吏部侍郎崔贻孙为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赵凤为兵部侍郎，依前充职。庚戌，诏诸道节度使男及亲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许上闻。河南府新安县宜为次赤，以雍陵在其界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归蔼为户部侍郎。

三月壬子朔，以中书舍人马缙为刑部侍郎。幸会节园，宰相、枢密使及在京节度使共进钱绢，请开宴。癸丑，遣供奉官贾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节度副使李敬周为遂州武信军留后。乙卯，开府仪同三司、司徒致仕赵光逢可太保致仕，仍封齐国公。以武信军节度使李绍文卒废朝。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诸道藩府，请依天复三年已前许贡绫绢金银，随其土产折进马之直。又请选孳生马，分置监牧。”并从之。《五代会要》：任圜奏：三京留守、诸道节度观察、诸州防御使、刺史，每年应圣节及正、至等节贡奉，或讨伐胜捷，各进献马。伏见本朝旧事，虽以献马为名，多将绫绢金银折充马价，盖跋涉之际，护养稍难，因此群方俱为定制。自今后伏乞除蕃部进驼马外，诸州所进马，许依天复三年已前事例，随其土产折进价直，冀贡输之稍易，又诚敬之获申。兼欲于诸处拣孳生马，准旧制分

置监牧，仍委三司使别具制置奏闻。太常丞段颢请国学《五经》博士各讲本经，以申横经齿胄之义，从之。庚申，以前泽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孔勣为河阳节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以大内皇城使、守饶州刺史李从璋为应州节度使。丁卯，诏：“所在府县纠察杀牛卖肉，犯者准条科断。其自死牛即许货卖，肉斤不得过五钱，乡村民家死牛，但报本村所由，准例输皮入官。”癸酉，以户部郎中、知制诰卢詹为中书舍人。

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卢台戍军乱，害副招讨宁国军节度使乌震，寻与安审通斩杀乱兵讫。”帝闻之，废朝一日，赠震太傅。新罗国遣使贡方物。丁亥，以华州留后刘彦琮为本州节度使。是日，幸会节园宴近臣。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俭权知尚书左丞，以户部侍郎王权为兵部侍郎，以礼部侍郎裴皞为户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书舍人李愚为礼部侍郎充职。庚寅，御史台奏：“今月三日廊下餐，百官坐定，两省官方来，自五品下辄起。”诏曰：“每赴廊餐，如对御宴，若行私礼，是失朝仪，各罚半月俸。”《五代会要》：长兴三年五月诏：文武两班，每遇入阁赐食，从前御史台官及诸朝官皆在敷政门外两廊食，惟北省官于敷政门内别坐，既为隔门，各不相见，致行坐不齐，难于肃整。今后每遇入阁赐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门外东廊下设席，以北首为上，待班齐一时就坐。

诏：“卢台乱军龙暉所部鄴都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在营家口骨肉，并可全家处斩。”龙暉所部之众，即梁故魏博节度使杨师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目其都为银枪效节，仅八千人。师厚卒，贺德伦不能制，西迎庄宗入魏，从征河上，所向有功。庄宗一统之后，虽数颁赉，而骄纵无厌。同

光末，自贝州劫赵在礼，据有魏博。及帝缙位，在礼冀脱其祸，潜奏愿赴朝觐，遂除皇子从荣为帅，乃令北御契丹。是行也，不支甲冑，惟帜于长竿表队伍而已，故俯首遄征。在途闻李严为孟知祥所害，以为剑南阻绝，互相煽动。及屯于卢台，会乌震代房知温为帅，转增浮说。震与房知温博于东寨，日亭午，大噪于营外。知温上马出门，为甲士所拥，且曰：“不与兒郎为主，更何处去？”知温给之曰：“马军皆在河西，步卒独何为也！”遂得跃马登舟，济于西岸。安审通戢骑军不动，知温与审通谋，伺便攻之，令乱兵卷甲南行。骑军徐进，部伍严整。叛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迟明，潜令外州军别行，知温等遂击乱军，横尸于野，余众复趋旧寨，至则已焚之矣。翼日，尽戮之，脱于丛草沟媵者十无二三，迨夜窜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败，乃无噍类矣。癸巳，兖州节度使房知温加侍中，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加检校太傅，并赏卢台之功也。

丁酉，伪吴杨溥遣移署右威卫将军雷现贡端午礼币。辛丑，以前利州节度使张敬询为云州节度使。遣枢密使孔循赴荆南城下，时招讨使刘训有疾故也。甲辰，以户部侍郎韩彦恹为秘书监。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诲第。丙午，故振武节度使李嗣恩赠太尉，以司封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阎至为左谏议大夫充职。右谏议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来，军人剽略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伤和气，请许收认。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诏河南、河北旧因兵火掳隔者，并从识认。是日，郢州进白鹤。

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后、检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钧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充福建节度使、琅琊郡王；以太常卿萧顷为吏部尚书。是日，怀州进白鹤。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宾客张格卒废朝。以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诰窦梦征为中书舍人充职。癸亥，遣宣徽使张延朗调发郡县粮运赴荆南城下，

仍以军法从事。以右龙武统军崔公实为左龙武统军，以前复州刺史高行周为右龙武统军。割果州属郡。乙丑，伪吴杨溥贡新茶。沧州进白鹤。庚午，诏罢荆南之师，既而令军士散掠居民而回。诏：“文武臣僚及诸道节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与恩泽。”宰臣任圜表辞三司事，乃以枢密院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

六月壬午，华州、邢州进两歧麦，兖州进三足鸟。丙戌，宰相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为右武卫大将军、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检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准敕合三覆奏。近年已来，全隳此法，伏乞今后决前一日许一覆奏。”从之。壬辰，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刘训责授检校右仆射、守澶州刺史。训南征无功，故有是谴。诏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乙未，户部尚书李铃上言：“请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许荐令录两人，五品官各荐簿尉两人，功过赏罚，与举者同之。”诏从之。其所举人，仍于官告内标所举姓名，或有不公，连坐举主。仍令三品已上各举堪任两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楚王马殷为守太师、尚书令，封楚国王。庚子，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

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节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癸丑，以左金吾将军乌昭远为左卫上将军，充入蛮国信使。中书奏：“马殷封楚国王，礼文不载国王之制，请约三公之仪，用竹册。”从之。壬戌，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孟知祥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东川董璋加爵邑。以左效义指挥使元习为资州刺史，右效义指挥使卢密为雅州刺史。癸亥，幸冷泉宫。甲子，以检校工部尚书谢洪为宿州团练使。夔州刺史西方獮奏，

杀败荆南贼军，收峡内三州。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鄴为节度使。戊辰，诏曰：“顷因本朝亲王，遥领方镇，遂有副大使知节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东川、西川今后落副大使，只云节度使。”庚午，遂州留后李敬周、鄜州留后刘仲殷莘正授本州节度使。壬申，兖州节度使房知温移镇徐州，徐州节度使安元信移镇襄州，沧州节度使赵在礼移镇兖州。以齐州防御使安审通为沧州节度使。是日，诏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等，宜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是日，逐段凝于辽州，刘训于濮州，温韬于德州。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于外地寻医，诏从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曹廷隐为齐州防御使。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谏议大夫孔昭序为给事中，以秘书少监崔慤为右谏议大夫。壬午，以右骁卫大将军刘衡为左领卫上将军；以鄴都副留守赵敬怡为右卫上将军，判兴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牂家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告、缯采、银器放还蕃。丙戌，以御史中丞卢文纪为工部尚书，以左谏议大夫梁文矩为御史中丞。邓州留后陶 贬岚州司马，以其为内乡县令盛归仁所讼，税外科率故也。仍赐归仁绯袍鱼袋。癸巳，幸皇子从荣第，宣禁中伎乐观宴；从荣进马及器币，帝因以伎乐赐之。华州上言，渭河泛滥害稼。丁酉，以吏部郎中、袭文宣公孔邈为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赵熙上言：“应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请委内臣一人抄录，月终送史馆。”诏差枢密直学士录送。青州进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节度使硃守殷加兼侍中，郢州节度使符习加检校太尉。甲辰，皇子从荣娶鄜州节度使刘仲殷女，是夕礼会，百僚表贺。

九月辛亥，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王都加食邑实封。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检校太尉，镇州节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己未，以前云州节度使高行珪为邓州节度使。是日，出御札曰：“历代帝王，以时巡狩，一则遵于礼制，一则按察方区。矧彼夷门，控兹东夏，当先帝戡平之始，为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贞纯，兵怀忠勇。自元臣镇静，庶事康和，兆民咸乐于有年，阖境弥坚于望幸，事难违众，议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亲幸汴州。”庚申，以卫尉卿李延光为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彦超上言：“先父存审，本姓符氏，蒙武皇赐姓，乞却还本姓。”从之。乙丑，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凤翔节度使李从严、朔方节度使韩洙，并加食邑，改赐功臣。以汝州防御使赵延寿为河阳节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诰刘赞为中书舍人，以河阳掌书记程逊为比部员外郎、知制诰，以代州刺史李德珣为蔚州刺史。

丙寅，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襄州夏鲁奇上言，荆南高季兴遣使持书乞修贡奉，诏鲁奇不纳。诏诸州录事参军，不得兼使府宾职。己巳，邓州节度使史敬镕加检校太保，同州节度使卢质加检校司徒。御史台奏：“每遇入阁，旧例只一员侍御史在龙墀边祇候，弹奏公事，或有南班失仪，点检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员，押钟鼓楼位，仍各缀供奉班出入。”从之。以青州节度副使淳于晏为亳州团练使。契丹遣使美棱玛古已下朝贡。戊寅，西川奏：据黎州状，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递至阙下。

冬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贬郴州司户，又贬崖州长流百姓，所在赐自尽。判官乐文纪配祁州，责其违法黷货也。乙酉，驾发西京，诏留宰相崔协以奉祠祭。丁亥，帝宿于荥阳。汴州硃守殷奏，都指挥使马彦超谋乱，

已处斩讫。戊子，次京水，知硃守殷反，帝亲统禁军倍程前进。翼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诛。丙申，磁州刺史药纵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镐至，称制杀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契丹遣使持书求碑石，欲为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诏曰：“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税租，并主持务局败阙课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残欠夏税，并特与除放。笔敝蠹寮裙範任圜之祸，恐人非之，思沛恩于众以掩己过，乃奏曰：“三司积欠约二百万贯，虚系帐额，请并蠲放。”帝重违其意，故有是诏。时议者以蠲隔年之赋，犹或惠民，场院课利一概除之，得不启奸幸之门乎！

己亥，诏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勋旧，曾委重难，既退免于剧权，俾优闲于外地。而乃不遵礼分，潜附守殷，緘题罔避于嫌疑，情旨颇彰于怨望。自收汴垒，备见踪由，若务含宏，是孤典宪。尚全大体，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尽，其骨肉亲情仆使等并皆放罪。”辛丑，诏曰：“后来其苏，动必从于人欲；天监厥德，静宜布于国恩。近者言幸浚郊，暂离洛邑，盖逢岁稔，共乐时康。不谓奸臣，遽彰逆状，为厉之阶既甚，覆宗之祸自贻。俾我生灵，遭兹纷扰，永言轸恻，无辍寐兴。宜覃雨露之恩，式表云雷之泽，应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动，宜放二年屋税；诸处有曾受逆人文字者，随处焚毁。应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杀人放火、劫盗、合造毒药、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屠牛外，罪无轻重，并从释放。应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长者有废疾者，免一丁差役”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为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马进箭一对，贺诛硃守殷，帝却赐彦威箭一对。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癸卯，以权知汴州事、陕州节度使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

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凤翔奏，地震。丙午，威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亶可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国军节度副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诏割施州却属黔南。

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于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从敏为陕州节度使。乙卯，青州霍彦威、郢州符习来朝。以太子詹事温辇为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温为朝。戊午，黔南节度使李绍义加检校太保。庚申，皇子河中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珂，鄴都留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荣，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厚，并加检校太傅，进爵邑。贝州刺史窦廷琬上言：请制置庆州青白两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万石。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以廷琬为使。壬申，诏霍彦威等归藩。诏太宗朝左仆射李靖可册赠太保，郑州仆射陂可改为太保陂。时议者以仆射陂者，后魏孝文帝赐仆射李冲，故因以为名，及是命之降以为李靖，盖误也。契丹遣使摩琳等率其属来乞通和。

十二月戊寅朔，以前凤翔留后高允贞为右监门上将军。诏以施州为夔州属郡，以其便近故也。遣飞胜指挥使于契丹，赐契丹主锦绮、银器等，兼赐其母绣被纓珞。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归阙，帝问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已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帝悦，顾谓左右曰：“须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数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冯道奏曰：“庄宗末年，不抚军民，惑于声乐，遂致人怨国乱。陛下自膺人望，岁时丰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顾居安思危。”帝然之。许州地震。庚辰，皇子鄴都留守从荣移镇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彦超为潞州节度使。乙酉，以彰国军节度使李从璋昧于政理，诏归阙。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

逐年赐钱四十万。己丑，兖州节度使赵在礼来朝。诏出潜龙宅米以赈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齐国公赵光逢卒辍朝。丙申，许州节度使夏鲁奇移镇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义诚私第。甲辰，狩于东郊，腊也。丙午，追尊四庙，以应州旧宅为庙。

明宗纪五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辛亥，前河阳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孔勅以太子太师致仕。癸丑，诏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国子祭酒硃守素卒废朝。丙辰，以镇南军节度使袁建丰卒废朝，诏赠太尉。丁巳，诏曰：“朕闻尧、舜有恤刑之典，贵务好生；禹、汤申罪己之言，庶明知过。今月十七日，据巡检军使浑公兒口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朕初闻奏报，实所不容，率尔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旦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载聆讷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浑公兒诬诬颇甚，石敬瑭详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殁，处朕有过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亲，合施极谏，既兹错误，宜示省循，可罚一月俸。浑公兒决脊杖二十，仍销在身职衔，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不得因循。”百僚进表称贺。

己未，中书门下奏，国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乃诏崔协判之。《五代会要》载原奏云：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须宏雅道，以振时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辛酉，以前潞州节度使毛璋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左骁卫上将军华温琪为右金吾大将军，以春州刺史张虔钊为郑州防御使。契丹方陷平州。癸亥，诏应庙讳

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亏缺点画。契丹遣使托诺巴摩哩等贡献，帝遣指挥使奔托山押国信赐契丹王妻。戊辰，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富州刺史康义诚兼领镇南军节度使；以随驾步军都指挥使、潮州刺史杨汉章遥领宁国军节度使。中书上言：“旧制，遇二月十五日为圣祖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吐蕃伊埒雅逊等六人、回鹘米里都督等四人，并授归德、怀远将军，悉放还蕃。庚午，册赠故瀛州刺史李嗣頔为太尉。壬申，册赠故皇子检校司空从諲为太保。甲戌，制以楚国夫人曹氏为淑妃，以韩国夫人王氏为德妃，仍令所司择日册命。

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阳合亏，既而有云不见，群官表贺。诏巡幸鄴都宜停。庚辰，伪吴杨溥遣使贡献，贺诛硃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连淮夷，不纳其使，遣还。壬午，以光禄卿韦寂卒废朝，赠礼部尚书。癸未，工部尚书卢文纪贬石州司马，员外安置。文纪私讳“业”，时新除于鄴为工部郎中。旧例，僚属名与长官讳同，或改其任。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故中书未议改官。于鄴授官之后，文纪自请连假。鄴寻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纪参告，且言侯鄴回日终请换曹，鄴其夕遂自经而死，故文纪贬官。以仓部郎中何泽为吏部郎中，奖伏阁谏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军节度使郭承丰加检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为左骁卫上将军。诏中外群臣父母亡没者，并与追封赠。癸巳，以礼部尚书崔贻孙卒辍朝。甲午，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都知兵马使李绍鲁为吐浑宁朔府都督。乙未，以枢密使兼东都留守孔循为许州节度使兼东都留守，邓州节度使高行珪移镇安州，应州节度使李从璋移镇滑州，滑州节度使卢文进移镇邓州。丁酉，以责授檀州刺史刘训为右龙武大将军。己亥，回鹘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尔珊等贡献。壬寅，

以左金吾大将军罗周敬为同州节度使。甲辰，以威塞军节度使张廷裕卒废朝，诏赠太保。以耀州团练使孙岳为阆州团练使，以左监门上将军高允贞为右金吾卫大将军，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华温琪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诏文武百辟极言时政得失。丁巳，以邢州节度使王景戡为华州节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从温为邢州节度使。己未，以宰臣郑珣为开府仪同三司、左仆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户。庚申，以前复州刺史翟章为新州威塞军留后。中书奏：“孟夏荐飧，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员，今东都留守孔循带平章事，宜令摄太尉行事。”孔循称：“使相有戎机，不当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复归州。以前郑州刺史杨汉宾为洋州武定军留后。戊辰，以前彰国军节度副使陈皋为凤州武兴军留后，以前蔡州刺史孙汉韶为应州彰国军留后，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为枢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延朗为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娄继英为耀州团练使，以怀州刺史张廷蕴为金州防御使。己巳，命范延光权知镇州军府事。西方鄴奏，于归州杀败荆南贼军数千人。时有太白山道士解元龟自西川至，对于便殿，称年一百一岁。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帝谓侍臣曰：“此人老耄，自远来朝，方期别有异见，反为身名，甚可笑也。”赐号为知白先生，赐紫，放归山。甲戌，册回鹘可汗仁喻为顺化可汗。

夏四月戊寅，以汴州节度使石敬瑭为鄴都留守，充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枢密使、权知镇州军府事、检校太保范延光为镇州节度使兼北面水陆转运使；以司农卿郑绩为太仆卿。壬午，夔州节度使、东南面副招讨使西方鄴加检校太保。

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宁公主，第十三女赵氏封兴平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册命。幽州上言，契丹有书求乐器。乙酉，达靺遣使朝贡。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丙戌，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汴州节度使，判六军如故。丁亥，复州奏，湖南大破淮贼于道人矶。以西川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廷隐兼汉州刺史，从孟知祥之请也。《九国志·赵廷隐传》：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汉州，遣廷隐率兵击破之，擒延孝，槛送阙下。知祥奏加检校司空、汉州刺史，遂留屯成都。洋州上言，重开入蜀旧路三百余里，比今官路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监石知讷贬宪州司户，坐扇惑军镇也。北面副招讨、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以定州节度使王都反状闻。庚子，制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太原王王都削夺官爵。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知定州行军州事；以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兼诸道马军都指挥使；以左散骑常侍萧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枢密使张居翰卒。

五月乙巳朔，回鹘可汗仁喻封顺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河阳节度使赵延寿并加驸马都尉。以右仆射李琪为太子少傅。辛亥，沙州节度使曹义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夺得定州北西二关城。癸丑，湖南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万，生擒将士五百余人。中书上言：“诸道荐人，总与不可，全阻又难。今后节度使每年许荐二人，带使相者许荐三人，团练、防御使各一人，节度、观察判官并听旨授，书记已下即许随府。”从之。以六军判官、尚书司封郎中史圭为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诏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己未，幽州奏，契丹托诺领二千骑西南趋定州。以前同州节度使卢质行兵部尚书，判太常

卿事。辛酉，以天雄军节度副使、判兴唐府事赵敬怡为枢密使。诏曰：“上柱国，勋之极也。近代已来，文臣官阶稍高，便授柱国，岁月未深，便转上柱国。武资初官，便授上柱国。今后凡加勋，先自武骑尉，十二转方授上柱国，永作成规，不令逾越。”丁卯，镇州奏，今月十八日，王师不利于新乐。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贼军及契丹于曲阳，斩获数千人，王都与托诺以数十骑复入于定州。

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将军毛璋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前安州节度使史敬镕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前华州节度使刘彦琮为左武卫上将军。壬午，放内园鹿七头于深山。乙酉，皇子故金枪指挥使、检校左仆射从璟赠太保。己丑，幽州赵德钧奏，杀契丹千余人于幽州东，获马六百匹。壬辰，宰臣冯道率百僚上表，请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诏报不允。丙申，冯道等再上尊号，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张遵诲行京兆尹。

秋七月乙巳，诏故伪蜀主王衍追封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丙午，以前武信军节度使李敬周为邠州节度使。丁未，以沧州节度使安审通卒于师辍朝。壬子，以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废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进攻逆城，将士伤者三千人。时晏球知城中有备，未欲急攻，硃宏昭、张虔钊切于立功，促攻贼垒，晏球不得已而进兵，遂致伤痍者众。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勋卒辍朝。己未，诏弛曲禁，许民间自造，于秋苗上纳征曲价，亩出五钱。时孔循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或献此议，以为爱其人，便于国，故行之。宗正卿李纾除名，刑部侍郎马缟贬绥州司马，刑部员外郎李慎仪贬阶州司户。初，李纾差摄陵台令张保嗣等各虚称试衔，为奉先令王延朗所讼，大理寺断以诈假官论，刑部详覆，称非诈假。大理执之，召两司廷议，

刑部理屈，故有是贬。纒续敕配陇州，徒一年。未几，诏曰：“天下州府，例是摄官，皆结试衔，或因勘穷，便关诈假。已前或有称试衔，一切不问，此后并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贬绥州司户参军，续敕长流宥州，寻赐自尽，坐受本州仓吏钱百缗也。壬戌，齐州防御使曹廷隐以奏举失实，配流永州，续敕赐自尽。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骑来援定州，王师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案：《通鉴》：壬戌，王晏球破契丹于唐河。追至满城，又破之，斩二千级，获马千匹。戊辰，诏福建节度使王延钧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进封闽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掩杀四十里，擒获甚众。故朔方节度使韩洙赠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权、御史中丞梁文矩并为吏部侍郎，以左谏议大夫吕梦奇为御史中丞。

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李恠、刘煦并为户部侍郎充职，以吏部侍郎刘岳守秘书监，以吏部侍郎韩彦晖守礼部尚书，以户部侍郎归蔼守太子宾客，以户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以中书舍人张文宝守刑部侍郎。诏凡有姓犯庙讳者，以本望为姓。丁丑，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守龙武大将军刘训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壬午，幽州赵德钧奏，于府西邀杀契丹败党数千人，生擒首领特哩衮及其属凡五十余人。是时，官军袭杀契丹，属秋雨继降，泥泞莫进，人饥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挺殴杀之。德钧出兵接于要路，惟奇峰岭北有马潜遁脱者数十人，无噍类。帝致书谕其本国。辛卯，以朔方军留后韩璞为朔方军节度使、灵武雄警甘肃等州观察使、检校司徒。帝闻随、邓、复、郢、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长竿遥致粥食而饷之，出嫁女，夫家不遣来省疾，乃下诏委长吏严加禁察。房州奏，新开山路四百里，南通夔州，画图以献。以前洋州节度使戴思远为太子太保致仕。庚子，诏：“今后翰林学

士入院，以先后为班次，承旨一员，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

闰月丁未，两浙节度观察留后、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钱元瓘加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镇东、镇海等军节度使。戊申，赵德钧献戎俘于阙下，其蕃将特哩衮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乙卯，升楚州为顺化军。以明州刺史钱元珣为本州节度使，以吏部尚书萧顷为太子少保。契丹遣使来贡献。契丹平州刺史张希崇上表归顺。乙丑，陕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沧州。以宣徽南院使张延朗为陕州节度使。诏：“在京遇行极法日，宜不举乐，兼减常膳。诸州遇行极法日，禁声乐。”己巳，滑州掌书记孟升匿母服，大理寺断处流，特敕孟升赐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殊其纠察，各行殿罚。襄邑县民闻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特敕处死。是月二十七，大水，河水溢。绛州地震。

九月乙亥，以捧圣左右厢副都指挥使索自通为云州节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馆事李郁为宗正卿。壬午，以晋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左骁卫上将军。甲申，吐蕃、回鹘各遣使贡献。壬辰，宰臣王建立进玉杯，上有文曰“传国万岁杯”。乙未，诏德州流人温韬、辽州流人段凝、岚州司户陶、宪州司户石知讷、原州司马聂屿，并宜赐死于本处，暴其宿恶而诛之也。丙申，以邠州节度使梁汉颢为右威卫上将军。丁酉，河阳节度使、驸马都尉赵延寿为检校司徒。己亥，诏徐州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

冬十月甲辰，制琼华长公主孟氏可册为福庆长公主。丙午，以沧州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招讨使。戊申，帝临轩，命礼部尚书韩彦恉、工部侍郎任赞往应州奉册四庙。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周攻庆州，以刺史窦廷琬拒命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张希

崇已下八十余人见于元德殿，颁赐有差。突厥首领张慕进等来朝贡。甲子，安州节度使高行珪奏，屯驻左神捷、左怀顺军士作乱，已逐杀出城。诏升寿州为忠正军。戊辰，以云州节度使索自通领寿州节度使，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温复为云州节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长丈余，在牛星五度。

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甲戌，捧圣指挥使何福进招收到安州作乱兵士五百人，自指挥使已下至节级四十余人并斩，余众释之。壬午，房知温奏，荆南高季兴卒。中书舍人刘赞奏：“请节度使及文班二品已上谢见通唤。”从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张希崇为汝州刺史，加检校太傅。己丑，中书奏：“今后或有封册，请御正衙。”从之。青州奏，节度使霍彦威卒，辍朝三日。诏宰臣王建立权知青州军州事。庚寅，礼部员外郎和凝奏：“应补斋郎并须引验正身，以防伪滥。旧例，使廕一任官补一人，今后改官须转品即可，如无子，许以亲侄继限，念书十卷，试可则补。”从之。甲午，以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王建立为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谓侍臣曰：“古铁券如何？”赵凤对曰：“帝王誓文，许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朕与郭崇韬、李继麟三人尔，崇韬、继麟寻已族灭，朕之危疑，虑在旦夕。”于是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执信，故不必铭金镂石矣。”吏部郎中何泽奏：“流外官请不试书判之类。”从之。吐蕃遣使朝贡。戊戌，前安州节度副使范延荣并男皆斩于军巡狱，为高行珪诬奏故也。

十二月壬寅朔，诏真定府属县宜准河中、凤翔例升为次畿，真定县升为次赤。甲辰，邠州节度使李敬周奏，收下庆州，刺史窦廷琬族诛。

明宗纪六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诏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孙，能念儒书，备彰家训，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榜。”戊子，放元年应欠秋税。以左卫上将军安崇阮为黔南节度使。壬辰，回鹘入朝使彻伯尔等五人各授怀化司戈放还。以北京副留守冯贇为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虚称试摄衔。西川孟知祥奏：“支属刺史乞臣本道自署。”

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复定州，获王都首级，生擒契丹托诺等二千余人。百僚称贺已毕，乃诏取今月二十四日车驾还东京。辛亥，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为郢州节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沧州节度使李从敏为定州节度使；以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沧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兼侍中。乙卯，以枢密使赵敬怡权知汴州军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伪太子李继陶，已处置讫。辛酉，帝御咸安楼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楼前，礼毕，以王都首级献于太社。王都男四人、第一人，托诺父子二人，并磔于市。《五代会要》：尚书兵部宣露布于楼前，宣讫，尚书刑部侍郎张文宝奏曰：“逆贼王都首级请付所司。”大理卿萧希甫受之以出，献于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将等磔于开封桥。时露布之文，类制敕之体，盖执笔者误，

颇为识者所嗤。枢密使赵敬怡卒，赠太傅。以端明殿学士赵凤权知汴州军州事。甲子，车驾发汴州。丙寅，至郑州。赐左仆射致仕郑珣钱二十万。丁卯，宰相崔协卒，诏赠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奉，至偃师县奉迎。时琪奏章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庚午，车驾至自汴州。

三月甲戌，冯道进表乞命相。丙戌，诏皇城使李从璨贬授房州司户参军，仍令尽命。从璨，帝之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从璨以警大内，从璨因游会节园，酒酣，戏登御榻。安重诲奏之，故置于法焉。壬辰，中书奏：“今后群臣内有乞假覲省者，请量赐茶药。”从之。乙未，以前郢州节度使符习为汴州节度使。丙申，诏鄴都、幽、镇、沧、邢、易、定等州管内百姓，除正税外，放免诸色差配，以讨王都之役，有挽运之劳也。

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钱。壬寅，重修广寿殿成，有司请以丹漆金碧饰之，帝曰：“此殿经焚，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不劳华侈。”湖南奏，败荆南贼军于石首镇。诏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先是，党项诸蕃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及计其馆谷锡赆，所费不可胜纪。计司以为耗蠹中华，遂止之。壬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北京留守；以河阳节度使赵延寿为宋州节度使；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镇南军节度使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契丹寇云州。癸丑，契丹遣纽赫美棱等复率其属来朝贡，称取托诺等骸骨，并斩于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学士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丙辰，谏议大夫致仕、袭文宣公孔邈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带中书直省吏归藩，并追回。壬戌，幽

州节度使赵德钧兼北面行营招讨使，镇州节度使范延光加检校太傅。戊辰，中书奏：“五月一日，应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诸道进奉使，请准贞元七年敕，就位起居，永为恆式。”从之。

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节度使西方鄴卒辍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军节度使索自通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卫上将军硃汉宾为潞州节度使。乙酉，以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夔州节度使，以左骁卫上将军张温为洋州节度使，以黔州留后杨汉宾为本州节度使。中书奏：“太常寺定少帝谥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庙，难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从之。丁亥，以凤州武兴军留后陈皋为武兴军节度使，以新州威塞军留后翟璋为威塞军节度使。壬辰，以权知尚书右丞崔居俭为尚书右丞。诏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从诲乞归顺。云州奏，契丹犯塞。

六月辛丑，以左散骑常侍姚顛为兵部侍郎。壬寅，夔州节度使杨汉章移镇云州，以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兼钦州刺史张敬达为凤州节度使。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张遵诲行卫尉事，充客省使。国子博士田敏请葺四郊祠祭斋室。丙午，以沂州刺史张万进为安北都护，充振武军节度使。戊申，以宿州团练使康思立为利州节度使。登州刺史孙元停任，坐在任无名科率故也。诏鄴都仍旧为魏府。应魏府、汴州、益州宫殿悉去鸱尾，赐节度使为衙署。辛亥，以权知朔方军留后、定难军都知兵马使韩澄为朔方留后。癸丑，以前潞州节度使符彦超为左骁卫上将军。诏：“诸道节度使行军司马，名位虽高，或帅臣不在，其州事宜委节度副使权知。”又诏：“藩郡所请宾幕及主事亲从者，悉以名闻。”丙辰，权知荆南军府事高从海上章首罪，乞修贡贖，仍进银三千两赎罪。壬戌，幸至德宫。诏：“京城

空地，课人盖造。如无力者，许人请射营构。”

秋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张搏为司农卿。壬申，贬前左金吾上将军毛璋为儒州长流百姓，寻赐自尽，以其在藩镇阴蓄奸谋故也。甲戌，御史中丞吕梦奇责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马故也。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赞为左散骑常侍，以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充匭使阎至为工部侍郎充职。遂州进嘉禾，一茎九穗。壬午，以给事中、判大理卿事许光义为御史中丞。史馆上言：“所编修庄宗一朝事迹，欲名为实录，太祖、献祖、懿祖名为纪年录。”从之。《五代会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馆奏：“据左补阙张昭远状：‘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后来，勤王戮力，翦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终平大憝，奄有中原，倘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四年七月，监修国史赵凤奏：“奉敕修懿祖、献祖、太祖、庄宗四帝实录，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进呈。伏以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太祖以上并目为纪年录。”从之。甲申，以前荆南行军司马、检校太傅高从诲起复，授检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丙戌，泾州节度使李从昶移镇华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为泾州节度使。戊子，中书奏：“今后新及第举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约前任资序，与除一官。”从之。壬辰，诏取来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

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见春秋释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庙久旷时祭，请复常祀。”从之。戊戌，中书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进《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伪，是混功

名，望令改撰。”从之。琪，梁之故相，私怀感遇，叙彦威在梁历任，不欲言伪梁故也。辛丑，诏：“乱离已来，天下诸军所掠生口，有主识认，即勒还之。”以前清河县令、袭鄴国公、食邑三千户杨仁矩为秘书丞。御史台奏：“主簿硃颖是前中丞奏请，合随听罢任。”诏曰：“主簿既为正秩，况入选门，显自朝恩，合终考限，宜令仍旧守官。”甲辰，以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礼使，兵部尚书卢质为礼仪使，御史中丞许光义为仪仗使，兵部侍郎姚顛为鹵簿使，河南尹从荣为桥道顿递使，客省使、卫尉卿张遵诲为修装法物使。乙巳，黑水朝贡使郭济等率属来朝，授归德司戈，放还蕃。丁未，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知制诰李愚为兵部侍郎，职如故。以中书舍人卢詹为礼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皞为太子宾客。吐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戊申，帝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以宰臣、监修国史赵凤兼判集贤院事，以左散骑常侍任赞判大理卿事。己未，高丽王王建遣使贡方物。辛酉，诏：“准往例，节度使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并列衔于敕牒，侧书‘使’字。今钱鏐是元帅、尚父，与使相名殊，马殷守太师、尚书令，是南省官资，不合署敕尾，今后敕牒内并落下。”乙卯，党项首领朝贡。甲子，幸金真观，改赐建法大师，赐紫尼智愿为圆惠大师，即武皇夫人陈氏也。丙寅，达靬来朝贡。京城内有南州、北州，乃张全义光启中所筑。至是，诏许人依街巷请射城濠，任使平填，盖造屋宇。

九月丁卯，中书奏：“据宗正寺申，懿祖永兴陵、献祖长宁陵、太祖建极陵并在代州雁门县，皇帝追尊四庙在应州金城县。”诏：“应州升为望州，金城、雁门并升为望县。”辛未，太常博士段颢奏：“切见大祠则差宰相行事，中祠则卿监行事，小祠则委太祝、奉礼，并不差官，今后请差五品官行事。”从

之。癸巳，制天下兵马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钱鏐可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授太师致仕，责无礼也。先是，上将军乌昭遇使于两浙，以朝廷事私于吴人，仍目鏐为殿下，自称臣，谒鏐行拜蹈之礼。及回，使副刘孜具述其事，故停削鏐官爵，令致仕。乌昭遇下御史台，寻赐自尽。后有自浙中使还者，言昭遇无臣鏐之事，为孜所诬，人颇以为冤。乙未，诏诸道通勘两浙纲运进奉使，并下巡狱。

冬十月丙申朔，并吏部三铨为一铨，宜令本司官员同商量注拟，连署申奏，仍不得于私第注官。戊戌，以襄州兵马都监、守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等节度使，灵、威、雄、警、凉等州观察使。时朔方将吏请帅于朝廷，故命福往镇之。庚子，以右金吾上将军史敬熔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左骁卫上将军符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前黔州节度使李承约为右骁卫上将军，以云州节度使张敬询为左骁卫上将军，以前华州节度使王景戡为右骁卫上将军。癸卯，太常少卿萧愿责授太子洗马，夺绯。愿南郊行事，与祠官同饮，诘旦犹醉不能行礼，为御史所劾也。诏新授朔方节度使康福将兵万人赴镇。己酉，制复故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官爵。辛亥，升阆州为保宁军。壬子，以内客省使、左卫大将军李仁矩为阆州节度使。幸七星亭。丙辰，夏州进白鹰，重诲奏曰：“夏州违诏进贡，臣已止约。”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进焉。是日，幸龙门。

十一月丁卯，洛州水暴涨，坏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张文宝为右散骑常侍。己巳，以尚书右丞李光序为刑部侍郎。癸酉，升曹州济阴县为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故也。甲戌，奉国军节度使王延禀加兼侍中，从福建节度使王延钧请也。车驾出近郊，试夏州所进白鹰，戒左右勿令重诲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癸未，秘书少监于峤配振武长流

百姓，永不齿任，为宰臣赵凤诬奏也。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献祖、懿祖、太祖《纪年录》共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赐器帛有差。《五代会要》：监修赵凤、修撰张昭远、吕咸休各赐缙彩、银器等。

十二月丁酉，灵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虫两族三百余帐于方渠，获牛羊三万。”戊戌，诏：“应授官及封赠官诰、举人冬集等所费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书奏：“今后宰臣致斋内，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国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杀公事。大祠致斋内，请不开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请不坐朝。”从之。

明宗纪七

长兴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乙亥，国子监请以监学生束修及光学钱备监中修葺公用，从之。丙子，帝谓宰臣曰：“时雪未降，如何？”冯道曰：“陛下恭行俭德，忧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泽。”是夜，降雪。其夕，右散骑常侍萧希甫封状申枢密称，得河堰衙官状，告本都将校二十余人欲谋不轨，至旦追问无状，斩所告人。是日，幸至德宫。辛卯，中书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内留守。诏以宣徽南院使硃宏昭充。

二月戊戌，幸稻田庄。己亥，黑水国主兀兒遣使贡方物。翰林学士刘煦奏：“新学士入院，旧试五题，请今后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共三道。仍请内赐题目，定字数，付本院召试。”从之。《五代会要》载刘煦原奏云：“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并于当日呈纳。从前每遇召试，多预出五题，潜令宿构，其无党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今请权停诗赋，只试三道，仍内赐题目，兼定字数。”从之。有司奏：“皇帝致斋于明堂，按旧服通天冠、绛纱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只著朝服。”从之。乙巳，中书奏：“皇帝朝献太微宫、太庙，祭天地于圜丘，准礼例亲王为亚献行事，受誓戒。”从之。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壬子，帝宿斋于明堂殿。癸丑，朝献太微宫。是日，宿斋于太庙。诘旦，

请行飨礼。甲寅，赴南郊斋宫。是夜微雨，三鼓后晴明如昼。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礼毕，郊宫受贺。是日，御五凤楼，宣制：改天成五年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恶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终诸道所欠残税及场院欠折，并特放免。群臣职位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并与改乡名里号。朝臣及蕃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沾恩命者，并与恩泽。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微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诸道州府每亩先征曲钱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琼善政闻，诏褒之。

三月丁卯，幸会节园，遂幸河南府。灵武奏，杀戮蕃贼二千人。壬申，凤翔节度使李从 严进封岐国公，移镇汴州。甲戌，延州节度使高允韬移镇邢州。丙子，以宣徽使硃宏昭为凤翔节度使；潞州节度使硃汉宾加检校太傅，移镇晋州；徐州节度使房知温移镇郢州；郢州节度使王晏球移镇青州。宰臣冯道率百僚拜表，请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诏报不允。壬午，许州节度使孔循移镇沧州；陕州节度使张延朗移镇许州，加检校太傅；沧州节度使张虔钊移镇徐州，加检校太保。癸未，诏贬右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萧希甫为岚州司户参军，仍驰驿发遣，坐诬告之罪也。宰臣冯道等再请上尊号，诏允之。丙戌，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为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左武卫上将军刘彦琼为陕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为皇后，仍令择日册命。

夏四月甲午朔，国子司业张溥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丁酉，前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

兼侍中符习加太子太师致仕，进封卫国公。戊戌，遂州节度使夏鲁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进位检校太尉，封开国公。自是诸道节镇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覃庆泽故也。己亥，幸会节园。壬寅，以枢密使安重诲为留守、太尉、兼中书令，使如故。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镇潞州。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奏：“臣今月五日，阅马于黄龙庄，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据城叛，臣寻时诘问，称奉宣命。胡三省《通鉴注》云：枢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臣见在虞乡县。”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等攻之，仍授彦温绛州刺史，冀诱而擒之也。诏从珂赴阙。丁未，以户部尚书李铃为兖州行军司马，坐引淮南戍人贻安重诲宝带也。戊申，宰臣冯道加右仆射，赵凤加吏部尚书。乙酉，以左龙武统军刘君铎卒废朝。

癸丑，索自通、药彦稠等奏，收复河中，斩杨彦温，传首来献。初，彦稠出师，帝戒之曰：“与朕生致彦温，吾将自讯之。”及收城，斩首传送，帝怒彦稠等。时议皆以为安重诲方弄国权，从荣诸王敬事不暇，独忌从珂威名，每于帝前屡言其短，巧作窥图，冀能倾陷。彦温既诛，从珂归清化里第。重诲谓冯道等曰：“蒲帅失守，责帅之义，法当如何？”翼日，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悦，赵凤坚奏：“故事有责帅之义，所以激励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后数日，帝于中兴殿见宰臣，赵凤承重诲意，又再论列，帝默然。翼日，重诲复自论奏，帝极言以拒之，语在《末帝纪》中。帝又曰：“卿欲如何制置？”重诲曰：“于陛下父子之间，臣不合言，一禀圣旨。”帝曰：“从他私第闲坐，何烦奏也！”乃止。以前邢州节度使、检校司徒李从温为左武卫上将军。丙辰，以西京留守、检校司徒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丁巳，云州奏：掩袭契丹，获头口万计。

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册徽号，册曰：“维长兴元年，岁次庚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始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臣冯道，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判集贤院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臣赵凤，及文武百官特进、太子少傅、上柱国、酒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

臣闻天不称高而体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无不载，高无不覆。四时行于内，万物生其间，总神祇之灵，叶帝王之运。日出而星辰自戢，龙飞而雷雨皆行，元气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

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时历多艰。翊太祖以兴邦，佐先皇而定难，拯嗣昭于潞困，救德威于燕危，遏思远而全鄴都，诛彦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业，由四征之功。洎纂鸿图，每敷皇化。去内库而省庖膳，出宫人而减伶官，轻宝玉之珍，却鹰鹵之贡。淳风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极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后，时便有年。遐荒旋毙于戎王，重译径来于蛮子，东巡而守殷墟，北讨而王都歼，破契丹而燕、赵无虞，控灵武而瓜、沙并复。

近以飨上元而荐太庙，就吉土而配昊天，辂已降而雨沾，事欲行而月见。燔柴礼毕，作解恩覃，帝命咸均，人情普悦。非陛下有道有德，至圣至明，动不疑人，静惟恭己，常敦孝礼，每纳忠言，则何以临御五年，澄清四海！时久缠于灾害，民骤见于和平。休征备载于简编，徽号过持于谦让。三年不允，众志成城。天不以上帝自崇，日不以大明自贵，于烝民有惠，于元后同符，列圣皆然，旧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诸侯，

中外同辞，再三沥恳。臣等不胜大愿，谨奉玉宝玉册，上号曰
神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伏惟皇帝陛下，体尧、舜之至道，法日月于太虚，威于夷狄，恩及虫鱼。奉国者继加荣宠，违天者咸就诛锄。典礼当告成之后，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万岁，永混车书。

宰臣冯道之辞也。庚申，以左多吾上将军史敬瑄为邓州节度使，以右金吾上将军符彦超为兖州节度使，以骁卫上将军张敬询为滑州节度使，以阆州防御使孙岳为凤州节度使。诏改凤翔管内应州为匡州，信州为晏州，改新州管内武州为毅州。

五月乙丑，郑州防御使张进、副使咸继威并停任，以盗掠城中居人故也。丙寅，以少府监韦肃为洛州刺史，以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太傅致仕。建立素与安重诲不协，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镇归朝过鄴都，日有扇摇之言，以是罪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兴元节度使刘仲殷权知潞州军州事。戊辰，以安州节度使高行珪卒辍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妇并合奉贺。今未有命妇准例上表称贺。中书诸道节度使但进表上言皇帝，外命妇上皇后贺笺表，进呈讫，无报。应皇亲或有庆贺及起居章表，内中进呈后，只宣示来使，并不合答复。”从之。壬申，以权知昭义军军州事刘仲殷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丁丑，帝临轩，命使册淑妃曹氏为皇后。礼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及六宫及率土妇人庆贺只呼“殿下”，不言“皇后”。中书覆奏，若只呼“殿下”，恐与皇太子无所分别，凡上中宫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寻常只呼“皇后”。从之。癸未，太子少傅萧顷卒，废朝。甲申，回鹘可汗仁喻遣使贡方物。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为太常卿。壬辰，以前滑州节度使李从璋为左骁卫上将军。

六月丁酉，以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贵州刺史安从进为宣州

节度使，充护驾马军都指挥使；以护驾步军都指挥使、澄州刺史药彦稠为寿州节度使兼护驾步军都指挥使。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绪为河阳留后，重诲子也。凤翔奏：“所管良、晏、匡三州并无属县，请却改为县。”从之，仍旧为军镇。前振武节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书门下奏：“详覆到礼部送今年及第进士李飞、樊吉、夏侯珙、吴泐、王德柔、李谷等六人，望放及第。其卢价等七人及宾贡郑朴，望许令将来就试。知贡举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从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从厚移领镇州，以左武卫上将军李从温为许州节度使。

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卫上将军、判三司冯贇为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邓州节度使史敬镕卒废朝。甲戌，以左威卫上将军梁汉颢为邓州节度使，前兖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左骁卫上将军。庚辰，奉国军节度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禀加兼中书令。诏：“诸州得替防御、团练使、刺史并宜于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可随常参官逐日立班。”新例也。辛巳，诏拣年少宫人及西川宫人并还其家，无家可归者，任从所适。甲申，以前齐州防御使孙璋为鄆州节度使。戊子，以右散骑常侍陆崇卒废朝。崇为福建册使，卒于明州，赠兵部尚书。宿州进白兔，安重诲谓其使曰：“丰年为上瑞，兔怀狡性，虽白何为！”命退归。

八月甲午，以前邓州节度使卢文进为左卫上将军。北京奏，吐浑千余帐内附，于天池川安置。禁在京百司影射州县税户。乙未，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密人边彦温并族诛，以其诬告安重诲私出兵仗故也。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为检校太傅、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额，自延朗始也。初，中书覆奏，授延朗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奏入，

宣旨曰：“会计之司，国朝重事，将总成其事额，俾专委于近臣，贵便一时，何循往例，兼移内职，可示新规。张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癸卯，北京奏，生吐浑内附，欲于岚州安族帐。都官员外郎、知制诰张昭远奏：“请依国朝旧以例，选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问风俗，兴利除害。”不报。

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荣封秦王，仍令所司择日册命。《五代会要》：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奏，草定册秦王仪注。博士段颢议曰：据《开元礼》，临轩册命诸王大臣，其日受册者，朝服从第卤簿，与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讫，通事舍人引，不载谒朝还第之仪。自开元以后，册拜诸王皆正衙命使，诣延英进册，皇帝御内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读册，王受册讫，归院，亦无乘辂谒朝之礼。臣按《五礼精义》云：“古者皆因禘尝而颁爵禄，所以示无自专，稟之于祖宗也。”今虽册命，不在烝尝，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慎之道也。今当司欲准《开元礼》，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辂车、备卤簿，与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讫，至应天门外，奉册置于载册之车，秦王升辂，出谒太庙讫，归理所，仪仗卤簿如来时之仪。从之。戊申，兖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杀本州刺史陈宣，焚烧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归国，至沂州。”帝遣使慰纳之。庚戌，正衙命使册福庆长公主孟氏。以前雄武军节度使王思同为左武卫上将军，以前凤州节度使陈皋为右威卫上将军。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册永宁公主石氏。乙卯，以左监门卫上将军陈延福卒废朝。丙辰，皇子镇州节度使从厚封宋王，仍令择日册命。

九月乙丑，阶州刺史王宏贄上言：“一州主客户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丁丑，诏天下诸州府，

不得奏荐著紫衣官员为州县官。戊寅，升尚书右丞为正四品。癸未，利、阆、遂三州奏，东川节度使董璋谋叛，结连西川孟知祥。甲申，以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傅、守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利州、阆州进纳东川檄书，言将兵击利、阆，责以间谍朝廷为名。乙酉，以左骁卫上将军赵在礼为同州节度使兼四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枢密院直学士、守工部侍郎阎至，枢密院直学士、守尚书右丞史圭，并转户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翰林学士、守户部侍郎李恽为尚书右丞；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煦为兵部侍郎；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梦征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中书舍人刘赞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许光义为兵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姚顛为吏部侍郎。丙戌，诏东川节度使董璋可削夺在身官爵，仍征兵进讨。丁亥，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馈使，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兼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遂州节度使夏鲁奇兼东川行营招讨副使。庚寅，以右卫上将军王思同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营马步都虞候。

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废朝。癸巳，以鄜州节度使米君立卒废朝。诏：“凡贖贈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给付。”甲午，正衙命使册兴平公主于宋州节度使、驸马都尉赵延寿之私第。己亥，以左骁卫上将军李从璋为陕州节度使，陕州口度使刘彦琮移镇邠州。尚书博士田敏请依旧典藏冰、颁冰，以销阴阳愆伏之沴，诏从之。《五代会要》载原敕云：“藏冰之制，载在前经，献庙之仪，废于近代，既朝臣之特举，案典礼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献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事久不行，理难备创。其诸侯亦宜准往制藏冰。”乙巳，供奉官张仁晖自利州回，奏董璋攻陷阆州，节度使李仁矩举家遇害。丁未，宫苑使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璋之子也。辛亥，以武安军节度副使、洪鄂道行营副都统、检

校太尉马希声为武安军节度使，加兼侍中。时湖南马殷奏，久病不任军政，乞以男希声为帅，故有是命。中书奏：“吏部流内铨诸色选人，所试判两节，欲委定其等第，文优者超一资，其次者次资，又次者以同类，道理全疏者于同类中少人户处注拟。”从之。

十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册皇子秦王，仗卫乐悬如仪。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子宋王于镇州。是日，幸龙门。翼日，冯道奏曰：“陛下宫中无事，游幸近郊则可矣，若涉历山险，万一马足蹉跌，则貽臣下之忧。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贵为天子，岂可自轻哉！”帝敛容谢之。退令小黄门至中书问道垂堂、倚衡之义，道因注解以闻，帝深纳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赠太子少傅。庚午，应州节度使张敬达移云州，以捧圣都指挥使、守恩州刺史沙彦询为应州节度使；以颍州团练使高行周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壬申，黔南节度使杨汉章弃城奔忠州，为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削夺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节度使罗周敬为左监门上将军。丁丑，故兵部侍郎许光义加赠礼部尚书。辛巳，西面军前奏，今月十三日，阶州刺史王宏贄、泸州刺史冯晖，自利州取山路出剑门关外倒下，杀败董璋守关兵士三千余人，收复剑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丙戌，以给事中郑韬光为左散骑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状，契丹安巴坚男东丹王托云越海来归国。《契丹国志》：时东丹王失职怨望，因率其部四十余人越海归唐。

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节度使、楚国王马殷薨，废朝三日。庚子，以前襄州节度使安元信为宋州节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后秘书丞、袭鄴国公杨仁矩卒辍朝，赠工部郎中。庚戌，湖南节度使马希声起复，加兼中书令。壬子，

以枢密院直学士、户部侍郎阎至为泽州刺史；枢密使直学士、户部侍郎史圭为贝州刺史。甲寅，遣枢密使安重诲赴西面军前。时帝以蜀路险阻，进兵艰难，潼关已西，物价甚贱，百姓挽运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谓侍臣曰：“关西劳扰，未有成功，谁能办吾事者！朕须自行。”安重诲曰：“此臣之责也，臣请行。”帝许之。言讫而辞，翼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马都监、泗州防御使李严赠太傅。丙辰，车驾败于西山，腊也。丁巳，回鹘遣使来朝贡。戊午，故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赠太尉。

明宗纪八

长兴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仪。乙丑，诏曰：“故天策上将军、守太师、尚书令、楚国王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极，无官可赠，宜赐谥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礼葬。”壬申，契丹东丹王托云自渤海国率众到阙，帝慰劳久之，锡赆加等，是日，百僚称贺。丙子，以沙州节度使曹义金兼中书令。丁丑，东丹王托云进本国印三纽。庚辰，以静江军节度使马宾卒废朝，赠尚书令。丙戌，荆南节度使高从诲落起复，加兼中书令。

二月己丑朔，以宋州节度使赵延寿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诏贡院旧以例夜试进士，今后昼试，排门齐入，即日试毕。丁酉，幸至德宫，又幸安元信、东丹王托云之第。辛丑，以鸿胪卿致仕贾馥卒废朝。以枢密院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河中节度使，进封沂国公。己酉，以右威卫上将军陈皋为洋州节度使。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凡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节度使李敬周移镇徐州。诏禁天下不得开发无主坟墓。

三月辛酉，诏渤海国人皇王托云宜赐姓东丹，名慕华，仍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充怀华军节度、瑞镇等州观察等使。其从慕华归国部校，各授怀化、归德将军中郎将。先于定州擒

获蕃将，特哩袞宜赐姓狄，名怀惠，扎古宜赐姓列，名知恩，并授检校右散骑常侍。锡里扎拉宜赐姓原，名知感；裕勒古宜赐姓服，名怀造；奚王副使格斯齐宜赐姓乙，名怀宥，三人并授检校太子宾客。甲子，以前鸿胪卿王琼为太仆卿。丙寅，以皇子从珂为左卫大将军。从珂自河中失守，归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诲出镇河中，帝召见，泣而谓之曰：“如重诲意，尔安得更相见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沧州节度使孔循卒废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权知兴元军府事王思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监聂延祚为殿中监，以前云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安州节度使。乙酉，太师致仕钱缪复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以其子两浙节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进位淑妃。诏钱缪依旧赐不名。诛内官安希伦，以其受安重诲密指，令于内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会节园，宴群臣，因幸河南府。诏罢州县官到任后率敛为地图；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戊戌，诏今年四月禘飨太庙。故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故幽州节度使周德威、故汴州节度使符存审，并配飨庄宗庙廷。己亥，以前徐州节度使张虔钊为凤翔节度使。癸卯，以汴州节度副使药纵之为户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谐为将作监。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卫上将军赵延寿为检校太傅、行礼部尚书，充枢密使。乙巳，潞州节度使刘仲殷移镇秦州。帝幸龙门佛寺祈雨。己酉，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辛亥，以前凤翔节度使硃宏昭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书卢质为河阳节度使。甲寅，以遂州节度使夏鲁奇没于王事废朝。诏曰：“久摠时雨，深疚予心。宜委诸州府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

滥，见禁囚徒，除死罪外，并放。”

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书张延朗为兖州节度使。辛酉，诏：“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宣达君恩，或勾当公事，经由列镇，干挠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示意旨，或显发书题。自今后一切止绝，有所犯者，发荐人贬官，求荐人流配。如逐处长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诣阙上诉，长吏罚两月俸，发荐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旧。”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棣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丁卯，诏：“诸州府城郭内依旧禁曲，其曲官中自造，减旧价之半货卖。应田亩上所征曲钱并放，乡村人户一任私造。”时甚便之。戊辰，中书奏，应朝臣丁忧者，望加颁赙，从之。丁丑，以秘书监刘岳为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汉琼为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三司使。甲申，以权知朗州军州事、守永州刺史马希范为洪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权知桂州军府事、富州刺史马希彝为鄂州节度使、检校司徒。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薄文为晋州留后。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卖与同姓人柳居则，伏罪，大理寺断当大辟，缘经赦减死，追夺见任官，终身不齿。诏：“应见任前资守选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历任告身，并仰送纳，委所在磨勘，换给公凭，只以中兴已来官告，及近受文书叙理。其诸色廕补子孙，如非虚假，不计庶嫡，并宜叙录；如实无子孙，别立人继嗣，已补得身名者，只许叙廕一人。其不合叙使文书，限百日内焚毁须绝。此后更敢将合焚文书参选求仕，其所犯之人并传者，并当极法。应合得资廕出身人，并须依格依令施行。”

闰月庚寅，制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安重诲可

太子太师致仕。是日，重诲男崇绪等潜归河中。以右散骑常侍张文宝为兵部侍郎。夔州节度使安崇阮弃城归阙，待罪于阁门，诏释之。时董璋寇峡内诸州，崇阮望风遁走。壬辰，陕州节度使李从璋移镇河中。癸丑，升庐州为昭顺军。甲午，以衡州刺史姚彦章为昭顺军节度使。丁酉，安重诲奏：“男崇赞、崇绪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阙。”崇绪至陕州，诏令下狱。己亥，诏安重诲宜削夺在身官爵，并妻阿张、男崇赞崇绪等并赐死，其余亲不问。壬寅，以尚书左丞崔居俭为工部尚书，以吏部侍郎王权为尚书左丞。丙午，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宣州节度使安从进为陕州节度使。丁未，以前中书舍人杨凝式为左散骑常侍。戊申，以右龙武统军王景戡为新州节度使。己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壬子，以随驾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为邠州节度使。癸丑，以邠州节度使刘行琮卒废朝，赠太傅。诏有司及天下州县，于律令、格式、《六典》中录本局公事，书于壁，令其遵行。

六月丁巳朔，复置明法科，同《开元礼》。乙丑，以皇子左卫大将军从珂依前检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节度使张温为右龙武统军。甲戌，以魏征八代孙韶为安定县主簿。乙亥，以镇州节度使、宋王从厚为兴唐尹，以石敬瑭为河阳天雄军节度使，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瑛为河阳节度使，依前六军诸卫副使。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亩，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乙卯，定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州节度使，卢质为沧州节度使。庚辰，皇孙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勋员外郎，重真已下六人并授同正将军及检校官。壬午，以前秦州节度使李德珣为定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太原地震。诏天下州府断狱，先于案牘之上坐所该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后

区分。乙酉，以前黔州节度使杨汉宾为羽林统军。诏止绝诸射系省店宅庄园。

秋七月庚寅，以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登州刺史张从实为寿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壬辰，福建王延钧上言：“当境庙七所，乞封王号。”敕：“如诸史传有名，宜封为闽越富义王，其余任自于境内祭享。”乙未，诏：“诸道奏荐州县官，使相先许一年荐三人，今许荐五人；不带使相先许荐二人，今许荐三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先许荐一人，今许荐二人。”诏：“应州县官内，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府，罢任后，准前资朝官宾从别处分。其带省衔，并内供奉里行及诸已出选门者，或降授令录，罢任日，并依出选门例处分，便与除官，更不在赴常调。州县官其间书得十六考者，准格叙加朝散阶，亦准出选门例处分。”三司奏：“先许百姓造曲，不来官场收买。伏恐课额不逮，请复已前曲法，乡户与在城条法一例指挥，仍据已造到曲纳官，量支还麦本。”从之。甲辰，前晋州节度使硃汉宾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剧可久责授登州司户，刑部员外郎裴选责授卫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赞各降一官，罚一季俸，坐断罪失入也。

八月丙寅，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以故镇州节度使、赵王王熔男昭诲为朝议大夫、司农少卿，赐紫金鱼袋，继绝也。辛丑，升虔州为昭信军。癸亥，以太常少卿卢文纪为秘书监，以秘书监马缙为太子宾客，左监门上将军罗周敬为右领军上将军，前怀州刺史娄继英为左监门上将军。乙丑，诏：“大理寺官员，宜同台省官例升进，法直官比礼直官任使。仍于诸道赃罚钱内，每月支钱一百贯文，赐刑部、大理两司，其刑部于所赐钱三分与一分。”丙寅，以武平军节度使马希振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军节度

使。诏：“百官职吏，应选授外官者，考满日，并委本州申奏，追还本司，依旧职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硃汉宾皆上章求归乡里。诏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刘煦守本官，充端明殿学士；以左拾遗、直枢密院李崧充枢密直学士。壬申，以左龙武统军李承约为潞州节度使。癸酉，诏：“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旧，其轮次转对若有封事，许非时上表，朔望入阁，待制候对，一依旧制。”乙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龚梦征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为兵部尚书。己卯，诏不得荐银青阶为州县官。壬午，诏应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营葬，未曾封赠，许追封赠。礼部尚书致仕李德休卒。

九月丙戌，以前兖州节度使符彦超为左龙武统军。己亥，怀化军节度使东丹慕华赐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应有先配诸军契丹并赐姓名。诏天下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各招浮客，不得留占属县编户。辛丑，枢密使、检校太傅、刑部尚书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书舍人封翹为礼部侍郎，礼部侍郎卢澹为户部侍郎。癸卯，许州节度使李从温移镇河东。诏天下州县官，不得与部内富民于公同坐。辛亥，诏五坊见在鹰隼之类，并可就山林解放，今后不许进献。

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冯贇为许州节度使。辛酉，左补阙李详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请遣使臣往彼慰抚，察问疾苦，祭祀山川。”从之。先是，太原留后密奏，无敢言者，及详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赐章服。丙寅，诏：“应在朝臣僚、藩侯、郡守，准例合得追赠者，新授命后，便于所司投状，旋与施行。封妻廕子，准格合得者，亦与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据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赠叙封者，并与施行。其补廕，据资廕合得者，先受官者先与收补，后受官者据月日次

第施行。”从之。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贺。丁酉，以翰林学士、起居郎张 历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充职；以汝州防御使张希崇为灵州两使留后。庚子，以左威卫上将军华温琪为华州节度使。福州节度使王延钧奏，诛建州节度使王延禀及其子继雄。壬寅，诏今后诸道两使判官罢任一年与比拟，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二年，推巡、军事判官并三年后与比拟。仍每遇除授，量与改转官资或阶勋、职次云。以御史中丞刘赞为刑部侍郎，以凤州节度使孙岳充西面阁道使。壬子，郢州奏，黄河暴涨，漂溺四千余户。癸丑，以给事中崔衍为御史中丞。

十二月甲寅朔，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之属，于夏秋田亩上，每亩输农器钱一钱五分。乙卯，畋于西郊。丁巳，以彰武军节度使刘训卒废朝。庚午，以前利州节度使康思立为陕州节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诏三司，所过西川兵士家属，常令贍给。

明宗纪九

长兴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丁亥，陕州节度使安从进移镇延州。己丑，遣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灵武节度使康福率步骑七千往方渠讨党项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吕梦奇为户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国军留后孙汉韶为利州节度使，充西面行营副部署兼步军都指挥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贡。辛丑，秦王从荣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中书令。戊申，诏选人文解不合式样，罪在发解官吏，举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书门下奏：“请亲王官至兼侍中、中书令，则与见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诸亲王居右。如亲王及诸使守侍中、中书令，亦分行居右，其余使相依旧。”从之。渤海、回鹘、吐蕃遣使朝贡。大理正张居禄上言：“所颁诸州新定格式、律令，请委逐处各差法直官一人，专掌检讨。”从之。

二月乙卯，制晋国夫人夏氏追册为皇后。丙辰，幸龙门。诏故皇城使李从璨可赠太保。诏出选门官，罢任后周年方许拟议，自于所司投状磨勘送中书。又诏罢城南稻田务，以其所费多而所收少，欲复其水利，资于民间碾碓故也。秦州奏：“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欲随其便，宜复置陇城、天水二县以隶之。”诏从之。甲子，幸至德宫。以右卫大将军高居贞为右监门卫上将军。庚午，以前华州节度使李从昶为左骁卫大将军，以前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右骁卫大将军，以前新州节度使翟璋为右领军上将军，以右领军上将军罗

周敬为右威卫上将军。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五代会要》：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爱日斋丛钞》云：《通鉴》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曰：“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曰：“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仲言《挥尘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案《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盛行，后人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甲戌，灵武奏，都指挥使

许审环等谋乱伏诛。药彥稠奏，诛党项阿埋等十族，与康福入白鱼谷追袭叛党，获大首领六人、诸羌二千余人、孳畜数千，及先劫掠到回鹘物货。诏彥稠军士，所获并令自收，勿得箕敛。己卯，以前河中节度使索自通为鄜州节度使。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诏司天台，除密奏留中外，应奏历象、云物、水旱，及十曜细行、诸州灾祥，一一并报史馆，以备编修。壬午，药彥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录，为党项所掠，至是得之以献。帝曰：“先诏所获令军士自收，今何进也？”令彥稠却与获者。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贡。灵武军将裴昭隐等二人与进奏官阮顺之隐官马一匹，有司论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马杀三人命。”笞而释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杨广城内掘得宿藏玉四团进纳。赐可洪二百缗、绢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节度使孙璋卒废朝。癸卯，帝顾谓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霁，何也？”冯道对曰：“水旱作沴，虽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广敷恩宥，久雨无妨于圣政也。”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广捷已下指挥改为左右羽林军，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庚戌，帝观稼于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闵之，赐耕牛三头。高丽国遣使朝贡。以右领军上将军翟璋为右羽林统军，以前安州留后周知裕为左神武统军。

夏四月甲寅，诏诸道节度使未带使相及防御、团练使、刺史，班位居检校官高者上为，加检校官同，以先授者为上，前资在见任之下。新罗王金溥遣使贡方物。戊午，中书奏：“准敕重定三京、诸州府地望次第者。旧制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今都洛阳，请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为第二，河东道为第三，余依旧制。其五府，按《十道图》，以凤翔为首，河中、成都、

江陵、兴元为次。中兴初，升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为七州，余依旧制。又天下旧有八大都督府，以灵州为首，陕、幽、魏、扬、潞、镇、徐为次，其魏、镇已升为七府兼具员内，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为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为额，仍据升降次第，以陕为首，余依旧制。《十道图》有大都护，请以安东大都护为首。防御、团练等使，自来升降极多，今具见在，其员依新定《十道图》以次第为定。”从之。契丹累遣使求归扎拉、特哩衮等，幽州赵德钧奏请不俞允。帝顾问侍臣，亦以为不可与。帝意欲归之，会冀州刺史杨檀罢郡至阙，帝问其事，奏曰：“此辈来援王都，谋危社稷，陛下宽慈，贷其生命。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哲尔格锡里随使归蕃，不欲全拒其请也。诏赠皇后曹氏曾祖父母已下为太傅、太尉、太师、国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已下为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国夫人。壬戌，前枢密使、骠骑大将军马绍宏卒。癸亥，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等奏，以为不可。帝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傥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议。甲子，以太子宾客萧遽为户部尚书致仕。乙丑，以天雄军节度使、宋王从厚兼中书令。辛未，以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兼中书令。

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诏禁网罗、弹射、弋猎。丁亥，以二王后前詹事府司直杨延绍为右赞善大夫，仍袭封鄴国公，食邑二千户。丁酉，以太子太师致仕孔勅卒废朝。兴元奏，东、西两川各举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戊申，襄州奏，汉江大涨，水入州城，坏民庐舍。枢密使奏：“近知两川交恶，如

令一贼兼有两川，抚众守险，恐难讨除，欲令王思同以兴元之师伺便进取。”诏从之。

六月壬子朔，幽州赵德钧奏：“新开东南河，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运，舟胜千石，画图以献。”甲寅，以权知高丽国事王建为检校太保，封高丽国王。丁巳，卫州奏，河水坏堤，东北流入御河。戊午，荆南奏：“东川董璋领兵至汉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战，璋大败，得部下人二十余，走入东川城，寻为前陵州刺史王晖所杀，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两川，彼之军众皆我之将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势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无由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贼臣间谍，故兹阻隔，今因而抚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瑰使西川，赍诏以赐知祥。诏以霖雨积旬，久未晴霁，京城诸司系囚，并宜释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参两日。洛水涨泛二丈，庐舍居民有溺死者。以前濮州刺史武延翰为右领军上将军，前阶州刺史王宏贄为左千牛上将军。金、徐、安、颍等州大水，镇州旱。诏应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问。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马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钱鏐薨，废朝三日。丙戌，诏赐诸军救接钱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册高丽国王王建。灵武奏，夏州界党项七百骑侵扰，当道出师击破之，生擒五十骑，追至贺兰山下。己丑，两浙节度使钱元璪起复，加守尚书令。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加兼中书令。秦、凤、兖、宋、亳、颍、邓大水，漂邑屋，损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仆卿郑绩为鸿胪卿，以前兖州行军司马李铃为户部尚书。乙未，福建节度使王延钧进绢表云：“吴越王钱鏐薨，乞封臣为吴越王。湖南马殷官是尚书令，殷薨，请授臣尚书令。“不报。戊戌，太子宾客李光宪以礼部尚书致仕。己亥，以前

灵武节度使康福为泾州节度使。幽州衙将潘杲上言，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竟无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尹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废凤州武兴军节制为防御使，并所管兴、文二州并依旧隶兴元府。丁未，以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赵凤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节度使。诏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麦种及等第赈贷。

八月辛亥，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卒，废朝二日。以利州节度使孙汉韶兼西面行营招讨使。甲寅，以前振武节度使张万进为邓州节度使。己未，以郢州节度使房知温兼中书令，移镇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癸亥，以湖南节度使马希声卒废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贡。

九月壬午，以镇南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马希范为湖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高从诲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壬辰，供奉官李瑰自西川回，节度使孟知祥附表陈叙隔绝之由，并进物，先赐金器等。瑰，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今瑰往焉。瑰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称藩如初，奏福庆长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东川董璋之众于汉州，收下东川。又表立功将校赵季良等五人，乞授节钺；部内刺史令录已下官，乞许墨制补授。帝遣阁门使刘政恩充西川宣谕使。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进马。秦州地震。

冬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瑰使西川，押赐故福庆长公主祭赠绢三千匹，并赐知祥玉带。先是，两川隔远，朝廷兵士不下三万人，至是，知祥上表乞发遣兵士家属入川，诏报不允。知祥所奏两川部内文武将吏，乞许权行墨制除补讫奏，诏许之。知祥所奏立功大将赵季良等五人正授节钺，续有处分。襄州奏，

汉水溢，坏民庐舍。癸丑，以太常卿刘岳卒废朝。己未，以兵部侍郎张文宝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药纵之为兵部侍郎。庚申，幸至德宫，因幸石敬瑭、李从昶、李从敏之第。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闻安危得失，治乱兴亡，诚不系于天时，固非由于地利，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蠹贼伤稼不足惧，此不足惧者五也。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临万国，奄有八纮，荡三季之浇风，振百王之旧典，设四科而罗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轨不物之徒，咸思革面；无礼无仪之辈，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纲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则鸿基与五岳争高，盛业共磐石永固。”优诏奖之。澄言可畏六事，实中当时之病，识者许之。癸酉，湖南马希范、荆南高重悔并进银及茶，乞赐战马，帝还其直，各赐马有差。丁丑，帝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左武卫大将军孟鹄为许州节度使，以前许州节度使冯贇为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汉琼判院事。壬午，史馆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从之。《五代会要》载十一月四日，史馆奏：当馆昨为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

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切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阙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奥坏，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群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癸未，以左仆射致仕郑珣卒废朝。丁亥，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都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时契丹帐族在云州境上，与群臣议择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己丑，枢密使赵延寿加同平章事。诏在京臣僚，不得进奉贺长至马及诸物。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己亥，河中节度使李从璋加检校太傅，以右散骑常侍杨凝式为工部侍郎。庚子，以秘书监卢文纪为工部尚书，以工部尚书崔居俭为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郑韬光为礼部侍郎。乙巳，云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纳喇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赐契丹主银器彩帛。

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徽、仓官田继勋并弃市，坐擅出仓粟数百斛故也。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贿，为人告，帝令御史台征还其钱而后撻之。癸丑，幸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惟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甲寅，以太子宾客归蔼卒废朝。戊午，以前宣徽使硃宏昭为襄州节度使；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顛为尚书左丞，以尚书左丞王权为礼部尚书，以兵部侍郎药纵之为吏部侍郎，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程逊为户部侍郎，依前充职。戊辰，帝畋于近郊，射中

旧五代史

·373·

奔鹿。是冬无雪。

明宗纪十

长兴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秦王从荣加守尚书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刘煦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册故福庆长公主孟氏为晋国雍顺长公主，遣太常卿崔居俭赴西川行册礼。突厥内附。庚子，以前河东节度使李从温为郢州节度使。

二月癸丑朔，帝于便殿问范延光内外见管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愿，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国家养马太多，试计一骑士之费，可贍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臣恐日久难继。”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五代会要》：上问见管马数，枢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万匹。见今西北诸道蕃卖马者往来如市，其邮传之费、中估之直，日以四十五贯，以臣计之，国力十耗其七，马无所使，财赋渐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十月，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给券，具数以闻。丁巳，以虔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马希振为洪州节度使；以鄂州节度使马希广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节度使；以卢州节度使兼武安军副使姚彦章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静江节度副使马

希范为鄂州节度使。故潞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康君立赠太傅。己未，宋州节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濮州进重修河堤图，沿河地名，历历可数。帝览之，愀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于此堤坞间小大数百战。”又指一邱曰：“此吾擐甲台也。时事如昨，奄忽一纪，令人悲叹耳！”癸亥，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封蜀王。三司奏：“当省有诸道盐铁转运使衙职员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子弟，今欲列为三司职名。”从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为兵部侍郎，以右谏议大夫龙敏为御史中丞。

三月己卯，幸龙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奏，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称留后。甲申，镇州奏，行军司马赵瑰、节度判官陆浣、元从押衙高知柔等并弃市，坐受贿枉法杀人也。节度使李从敏罚一季俸。乙酉，以西川节度副使、知武泰军节度兵马留后赵季良为检校太保、黔南节度使；以西川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知武信军节度兵马留后李仁罕为检校太傅、遂州节度使；以西川左厢马步指挥使、知保宁军节度兵马留后赵廷隐为检校太保、阆州节度使；以西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知宁江军兵马留后张知业为检校司徒、夔州节度使；以西川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知昭武军兵马留后李肇为检校太保、利州节度使，从孟知祥之请也。丙戌，赐宰相李愚绢百匹、钱十万、铺陈物一十三件。时愚病，帝令近臣翟光鄴宣问，所居寝室，萧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赐。戊子，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为延州留后，仍命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重益帅师护送从进赴镇。以左卫上将军卢文进为潞州节度使，以右龙武统军张温为云州节度使。庚寅，以凤翔行军司马李彦琼为盐州防御使。时范延光等奏，请因夏州之师制置盐州，故有是命。癸

已，以右威卫上将军安重霸为同州节度使。己亥，以左龙武统军符彦超为安州节度使。诏除放京兆、秦、岐、邠、泾、延、庆、同、华、兴元十州长兴元年二年系欠夏秋税物，及营田庄宅务课利，以其曾犂运供军粮料也。甲辰，故晋国夫人夏氏追册皇后，有司上谥曰昭懿，从之。

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诏除延州留后，已受恩命讫，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任。”帝遣阁门使苏继颜赍诏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刘赞为秘书监、秦王傅。《五代会要》：长兴四年四月，以秘书监刘赞为秦王傅，前忠武军节度判官苏瓚为秦王友，前襄州观察使鱼崇远为秦王府记室参军。时言事者请为秦王置师傅，上顾问近臣，皆以秦王名势隆盛，不敢置议，请自选择，乃降是命。甲寅，前邓州节度使梁汉颢以太子少师致仕，太子宾客裴皞以兵部尚书致仕。戊午，追册昭宗皇后何氏为宣穆皇后，祔飨太庙，百僚进名奉慰，废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骑常侍任赞为户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药纵之为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饷运及攻城之具，守芦关兵士退守全明镇。

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寅，皇子凤翔节度使从珂封潞王。新授户部侍郎任赞改刑部侍郎，赞诉以所授官是丁忧阙，故改正。皇子从益封许王，郢州节度使李从温封兗王，河中节度使李从璋封洋王，镇州节度使李从敏封泾王。甲申，帝避暑于九曲池，既而登楼，风毒暴作，圣体不豫，翼日而愈。《北梦琐言》云：上圣体乖和，冯道对寝膳之间，动思调卫，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见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风虚之疾，冯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讽悟上意。丙戌，契丹遣使朝贡。丁酉，安从进奏，大军已至夏州，攻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灵武留后张希崇为本州节度使。辛丑，

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壬寅，以前晋州留后薄文为本州节度使。

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冯道等拜章，请于尊号内加“广运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诏允之。诏宫西新园宜名永芳园，其间新殿宜名和庆殿。丙辰，秦王从荣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二千户。丁巳，以右骁卫上将军李从昶为左龙武统军，以前邢州节度使高允韬为右龙武统军，以右骁卫上将军罗周敬为左羽林统军，以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为金州刺史。戊午，宋王从厚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一千户。壬戌，以前泾州节度使李金全为沧州节度使。癸亥，诏御史中丞龙敏等详定《大中统类》。甲子，第十四女封寿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乐公主。戊辰，以前利州节度使孙汉韶为洋州节度使。壬申，永宁军节度使、容州管内观察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马存加食邑实封。甲戌，帝复不豫。

秋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为左拾遗，直史馆。国朝旧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馆，今用谏官自拙始，从监修李愚奏也。己卯，东岳三郎神赠威雄大将军。初，帝不豫，前淄州刺史刘遂清荐泰山僧一人，云善医，及召见，乃庸僧耳。问方药，僧曰：“不工医，尝于泰山中亲睹岳神，谓僧曰：‘吾第三子威灵可爱，而未有爵秩，师为我请之。’”宫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识者嫉遂清之妖佞焉。诏应台官出行，须令人诃引，使军巡职掌等规避。壬午，诏安从进班师，时王师攻夏州无功故也。乙酉，以许州节度使孟鹄卒废朝，赠太傅。诏赐在京诸军将校优给有差。时帝疾未痊，军士有流言故也。丁亥，两浙节度使、检校太傅、守中书令钱元瓘封吴王。

八月戊申，帝被袞冕，御明堂殿受册，徽号曰圣明神武广运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礼毕，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除之。己酉，赐侍卫诸军优给有差。时月内再有颁给，自兹府藏无余积矣。辛亥，以晋州节度使薄文卒废朝。丁巳，以右龙武统军李从昶为许州节度使。戊午，以秘书监高辂卒废朝。辛酉，以太子太师致仕符习卒废朝，赠太师。辛未，秦王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加食邑万户，实封三千户；以右羽林统军翟璋为晋州节度使；以太子宾客马镐为户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宫。

九月甲戌，以户部尚书李铃为兵部尚书，以前户部尚书韩彦恹为户部尚书。丙子，幸至德宫。戊寅，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并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书奏：“元帅仪注，诸道节度使以下带兵权者，阶下具军礼参见；其带使相者，初见亦展一度公礼。天下军务公事，元帅府行帖指挥，其判六军诸卫事则公牒往来，其官属军职，委元帅府奏请。”从之。癸未，以兵部侍郎卢詹为吏部侍郎。丙戌，宰臣冯道加左仆射，李愚加吏部尚书，刘煦加刑部尚书。戊子，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张虔钊并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冯贲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贲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为同二品。壬戌，永宁公主石氏进封魏国公主，兴平公主赵氏进封齐国公主；皇孙重光、重哲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节度使梁汉颢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龙武统军高允韬为滑州节度使，以韶州刺史、检校司空王万荣为华州节度使。万荣，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枢密使赵延寿为汴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硃宏昭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时范延光、赵延寿相继辞退枢密务，及硃宏昭有枢密之命，又面辞诉，帝叱之曰：“尔辈皆欲离朕左右，怕在眼前，素养尔辈，将何用也！”宏昭退谢，不复敢言。吏部侍郎张文宝卒。

庚子，清海军节度使钱元璠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钱元璠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以前滑州节度使李赞华遥领虔州节度使。辛丑，诏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从荣班位在宰臣之上。《五代会要》：秦王从荣加兼中书令，与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为天下兵马元帅。敕曰：“秦王位隆将相，望重磐维，委任既崇，等威合异，班位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营都指挥使、易州刺史杨檀为振武军节度使。

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节度使赵在礼为襄州节度使。丁未，以前滑州节度使张敬询卒废朝。以刑部侍郎任赞为兵部侍郎，充元帅府判官。戊午，以前凤翔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庚申，以枢密使范延光为镇州节度使，以三司使冯赟为枢密使。辛酉，以前潞州节度使李承约为左龙武统军；以前威塞军节度使王景戡为右龙武统军；以左骁卫上将军安崇阮为左神武统军；以右监门上将军高允贞为右神武统军。壬戌，以权知夏州事、检校司空李彝超为夏州节度使、检校司徒。丙寅，诏在朝文武臣僚并与加恩，以受册尊号也。戊辰，以前安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兖州节度使，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徐州节度使。庚午，以前兖州节度使张延朗为秦州节度使。壬申，秦州节度使刘仲殷移镇宋州。

十一月丙子，以前沧州节度使卢质为右仆射。庚辰，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升洮州为保顺军。辛巳，以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鲍君福为保顺军节度、洮鄯等州观察等使；以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为昭化军节度、慎瑞司等州观察使。乙酉，以前汴州节度使李从严为郢州节度使，以郢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定州节度使。丙戌，新授右仆射卢质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准旧例，左右仆射上事仪注所费极多，欲从权务简，只取尚书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属僚及

两省官送上，亦不敢辄援往例，有费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废前规，他时任行旧制。”从之。

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渐，自广寿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后，帝自御榻蹶然而兴，顾谓知漏宫女曰：“今夜漏几何？”对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数片，便溺升余。六宫皆至，庆跃而奏曰：“官家今日实还魂也。”已进粥一器，侍医进汤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帅、守尚书令、兼侍中、秦王从荣领兵阵于天津桥，内出禁军拒之。从荣败奔河南府，遇害。帝闻之，悲骇，几落御榻，气绝而苏者再，由是不豫有加。癸巳，冯道率百僚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惭见卿等！”百僚皆泣下沾襟。甲午，赐宰臣、枢密使御衣玉带，康义诚已下锦帛鞍马有差。遣宣徽使孟汉琼召宋王于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孙岳为乱兵所害废朝。丁酉，敕秦王府官属，除谏议参军高辇已处斩外，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配武州，秘书监兼秦王傅刘赞配岚州，河南少尹刘陟配均州，并为长流百姓，纵逢恩赦，不在放还。河南少尹李萇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诩配宁州，秦王友苏瓚配莱州，记室参军鱼崇远配庆州，河南府推官王说配随州，并为长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諲，六军巡官董裔、张九思，河南府巡官张沆、李潮、江文蔚并勒归田里。应长流人并除名。六军判官、殿中监王居敏责授复州司马，六军推官郭峻责授坊州司户，并员外置，所在驰驿发遣。时宰相、枢密使共议任赞等已下罪，冯道等曰：“任赞前在班行，比与从荣无旧，除官未及月余，便逢此祸，王居敏、司徒诩疾病请假，将近半年，近日之事，计不同谋。从荣所款昵者高辇、刘陟、王说三人，昨从荣称兵指阙之际，沿路只与刘陟、高辇并辘耳语，至天津桥南，指日影谓诸判官曰：

‘明日如今，已诛王居敏矣。’则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从坐。”硃宏昭意欲尽诛任赞已下，冯贇力争之乃已。戊戌，帝崩于大内之雍和殿，寿六十七。

十二月癸卯朔，迁梓宫于二仪殿，宋王从厚自鄴都至。是日发哀，百僚缟素于位，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煦宣遗制，宋王从厚于枢前即帝位，服纪以日易月，一如旧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卢文纪上谥议曰圣智仁德钦孝皇帝，庙号明宗，宰臣冯道议请改“圣智仁德”四字，为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宰臣刘煦撰谥册文，宰臣李愚撰哀册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五代史补》：明宗之在位也，一日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罪，其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仓粮加耗，自此始也。《五代史阙文》：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史臣曰：明宗战伐之勋，虽高佐命，潜跃之事，本不经心。会王室之多艰，属神器之自至，谅由天赞，匪出人谋。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倘使重诲得房、杜之术，从荣有启、诵之贤，则宗祧未至于危亡，载祀或期于绵远矣。惜乎！君亲可辅，臣子非才，遽泯烝尝，良可深叹矣！

闵帝纪

闵帝，讳从厚，小字菩萨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岁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于晋阳旧第。帝髻髻好读《春秋》，略通大义，貌类明宗，尤钟爱。

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十一月，加检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节度使。四年，移镇河东。长兴元年，改授镇州节度使，寻封宋王。二年，加检校太尉、兼侍中，移镇鄴都。三年，加中书令。秦王从荣，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宫，恆忧其祸，然善于承顺，竟免闲隙。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诛。翼日，明宗遣宣徽使孟汉琼驰驿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二月癸卯朔，发丧于西宫，帝于枢前即位。丁未，群臣上表请听政，表再上，诏允。己酉，中外将士给赐有差。庚戌，帝缞服见群臣于广寿门之东庑下，宰臣冯道进曰：“陛下久居哀毁，臣等咸愿一睹圣颜。”硃宏昭前举帽，群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楼存问军民。辛亥，赐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以前镇州节度使、泾王从敏权知河南府事，寻以卢质代之。乙卯，赐司仪康氏死，事连王氏也。丙辰，以天雄军节度判官唐洎为谏议大夫，掌书记赵彖为起居郎，元从都押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丁巳，以左仆射、平章事冯道为山陵使，户部尚书韩彦晖为副，

中书舍人王延为判官，礼部尚书王权为礼仪使，兵部尚书李铃为鹵簿使，御史中丞龙敏为仪仗使，右仆射、权知河南府卢质为桥道顿递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琼为右骁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禄卿、充三司副使王玫为三司使。癸亥，故检校太尉、右卫上将军、充三司使孙岳赠太尉、齐国公。丁卯，帝释纓服，群臣三上表，请复常膳，御正殿，从之。辛未，帝御中兴殿，群臣列位，冯道升阶进酒。帝曰：“比于此物无爱，除宾友之会，不近樽罍。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饮啖！”命彻之。

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广寿殿视朝，百僚诣阁门奉慰。时议者云，月首以朝服临，不视朝可也。乙亥，契丹遣使朝贡。《辽史·太宗纪》：天显九年闰月戊午，唐遣使来告哀，即日遣使祭吊。丁丑，以太常卿崔居俭为秘书监，以前蔡州刺史张继祚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山陵桥道顿递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卫如仪，宫悬乐作，群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长兴五年为应顺元年。时议者以梓宫在殡，宫县乐作，非礼也，悬而不作可也。回鹘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故可汗仁裕进遗留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马衣带分赐藩位。

庚辰，宰臣冯道加司空，李愚加右仆射，刘煦加吏部尚书，余并如故。壬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甲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宁国军节度使安彦威为河中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军节度使张从宾为泾州节度使，并加检校太傅；以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钦州刺史硃洪实为宁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岩州刺史皇甫遇为中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戊子，枢密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硃宏昭，枢密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赞并加兼中书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

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石敬瑭加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赵德钧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枢密使冯贇表坚让中书令，制改兼侍中，封邠国公。庚寅，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加兼侍中；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房知温加检校太师。辛卯，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李恽为工部尚书，以秘书监卢文纪为太常卿，充山陵礼仪使。壬辰，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高从诲封南平王；湖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马希范封楚王。甲午，两浙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吴王钱元瓘进封吴越王；前洛州团练使皇甫立加检校太保，充鄜州节度使；前彰义军节度使康福加检校太傅，充邠州节度使；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蜀王孟知祥加检校太师。制下，知祥辞不受命。丙申，镇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赵延寿，并加检校太师。戊戌，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张虔钊，襄州节度使赵在礼，并加检校太尉，辛丑，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北都护杨檀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都虞候，充北面马军都指挥使。

闰月壬寅朔，群臣赴西宫临。癸卯，御文明殿入阁。以前右仆射、权知河南府事卢质为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谏议大夫唐洎、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义并为给事中，充枢密院直学士。《通鉴》：洎以文学从帝，历三镇在幕府。及即位，将佐之有才者，殊、冯皆斥逐之。洎性迂疏，殊、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乃引洎于密近，以其党陈义监之。宣徽南院使、骠骑大将军、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孟汉琼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忠贞扶运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军节度使刘仲殷为右卫上将军，邢州节度使赵凤加爵邑。自是诸藩镇文武臣僚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泽也。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崔暹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给事中张鹏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龙敏为兵部侍郎，以太仆少卿窦维为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册皇太妃王氏。集贤院上言：“准敕书修创凌烟阁，寻奉诏问阁高下等级。谨按凌烟阁，都长安时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面，阁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诸侯王，隔外面次第图画功臣题赞。自西京板荡，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并已沦丧，集贤院所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都洛后废职。今将起阁，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数，请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监兴功，次序间架修建。”乃诏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余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节度使符彦超为部曲王希全所害，废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军节度使、安北都护高行周为彰武节度使。辛酉，以前郢州口使范政为少府监。丙寅，幸至德宫。车驾至兴教门，有飞鸢自空而坠，僵于御前。是日大风晦冥。

二月乙亥，以前镇州节度使、泾王从敏为宋州节度使。己卯，以前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李敬周为安州节度使。是日，宣授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为权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权知镇州军州事；以镇州范延光权知鄴都留守事；以前河中节度使、洋王从璋权知凤翔军军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拒命。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营都部署；以前邠州节度使药彦稠为副部署。以河中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兵马都监，以前定州节度使李德珪为权北京留守。山陵使奏：“伏睹御札，皇帝亲奉灵驾至园陵。伏见累朝故事，人君无亲送葬之仪，请车驾不行。”不从。乙未，枢密使冯贲起复视事，时贲丁母忧也。己亥，以司农卿张铎为殿中监。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监取亳州团练使李重吉至宋州，系于军院。重吉，潞王之长子，及幽

于宋州，帝犹以金帛赐之，及闻西师咸叛，方遣使杀之。

三月甲辰，以前太仆少卿魏仁锷为太仆卿。兴元节度使张虔钊奏，会合讨凤翔。丙午，以右领卫上将军武延翰为郢州刺史。丁未，洋州孙汉韶奏，至兴元与张虔钊同议进军。己酉，以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依前检校太师、兼侍中，行兴唐尹，充天雄军节度使、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其真定尹、充镇州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节度使李德瓌为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使。许王从益加检校太保，前河中节度使、洋王从璋加检校太傅。诏：“籓侯带平章事以上薨，许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带平章事及刺史，准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制撰，不在奏闻。”乙卯，兴元张虔钊奏，自镇将兵赴凤翔，收大散关。宗正寺奏：“准故事，诸陵有令、丞各一员，近例更委本县令兼之。缘河南洛阳是京邑，兼令、丞不便。”诏特置陵台令、丞各一员。己未，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

庚申，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军进攻凤翔。十六日，严卫右厢都指挥使尹晖引军东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引军西面入城，山南军溃。”帝闻之，谓康义诚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间，必无榛梗。诸公大计见告，朕独难违，事至于此，何方转祸？朕当与左右自往凤翔，迎兄主社稷；朕自归籓，于理为便。”

“硃宏昭、冯贇不对，义诚曰：“西师惊溃，盖由主将失策。今驾下兵甲尚多，臣请自往关西，振其兵威，扼其冲要。”义诚又累奏请行，帝召侍卫都将以宣曰：“先皇帝弃万国，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一旦被召主丧，便委社稷，岐阳兄长，果致猜嫌。卿等顷从先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宁不痛心！今

据府库，悉以颁赐，卿等勉之！”乃出银绢钱厚赐于诸军。是时方事山陵，复有此赐，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其骄诞无畏如是。辛酉，幸左藏库，视给将士金帛。是日，诛马军都指挥使硃洪实，坐与康义诚忿争故也。

癸亥，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余如故。以王思同为副招讨使；以安从进为顺化军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诏左右羽林军四十指挥改为严卫，左右龙武、神武军改为捧圣。甲子，陕州奏，潞王至潼关，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宣谕西面行营将士，俟平凤翔日，人赏二百千，府库不足，以宫闱服玩增给。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京城巡检。是日，从进已得潞王书檄，潜布腹心矣。丁卯，潞王至陕州。戊辰，帝急召孟汉琼，不至；召硃宏昭，宏昭惧，投于井。安从进寻杀冯贇于其第。是夜，帝以百骑出元武门，谓控鹤指挥使慕容迁曰：“尔诚有马，控鹤从予。”及驾出，即阖门不行。迁乃帝素亲信者也，临危如是，人皆恶之。

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卫州东七八里，遇骑从自东来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镇州节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于路，帝下马恸哭，谕以“潞王危社稷，康义诚以下叛我，无以自庇，长公主见教，逆尔于路，谋社稷大计。”敬瑭曰：“卫州王宏贇宿旧谄事，且就宏贇图之。”敬瑭即驰骑而前，见宏贇曰：“主上播迁，至此危迫，吾戚属也，何以图全？”宏贇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将相、国宝、法物，所以军长瞻奉，不觉其亡也。今宰职近臣从乎？宝玉、法物从乎？”询之无有。宏贇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今以五十骑奔窜，无将相一人拥从，安能兴复大计！所谓蛟龙失云雨者也。今六军将士总在潞邸矣，公纵以戚藩念旧，

无奈之何！”遂与宏贇同谒于驿亭，宣坐谋之。敬瑭以宏贇所陈以闻，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谓敬瑭曰：“主上即明宗爱子，公即明宗爱婿，富贵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谋于戚藩，欲期安复，翻索从臣、国宝，欲以此为辞，为贼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亲将陈晖捍之，守荣与晖单战而死，洪进亦自刎。是日，敬瑭尽诛帝之从骑五十余辈，独留帝于驿，乃驰骑趋洛。

四月三日，潞王入洛。五日，即位。七日，废帝为鄂王。遣弘贇子殿直王峦之卫州，时宏贇已奉帝幸州廨。九日，峦至，帝遇鸩而崩，时年二十一。是日辰时，白虹贯日。皇后孔氏在宫中，及王峦回，即日与其四子并遇害。晋高祖即位，谥曰闵，与秦王及末帝子重吉并葬于徽陵域中，封才数尺，路人观者悲之。

史臣曰：闵帝爰自冲年，素有令问，及征从代邸，入践尧阶，属轩皇之弓箭初遗，吴王之几杖未赐，遽生猜间，遂至奔亡。盖辅臣无安国之谋，非少主有不君之咎。以至越在草莽，失守宗祧，斯盖天命之难忱，土德之将谢故也。

末帝纪上

末帝，讳从珂，本姓王氏，镇州人也。母宣宪皇后魏氏，以光启元年岁在乙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为武皇骑将，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掳之，帝时年十余岁，明宗养为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谨重寡言，及壮，长七尺余，方颐大体，材貌雄伟，以骁果称，明宗甚爱之。在太原，尝与石敬瑭因击球同入于赵襄子之庙，见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负。及从明宗征讨，以力战知名，庄宗尝曰：“阿三不惟与我同齿，敢战亦相类。”庄宗与梁军战于胡柳陂，两军俱挠，帝卫庄宗夺土山，摧骁阵，其军复振。时明宗先渡河，庄宗不悦，谓明宗曰：“公当为吾死，渡河安往？”明宗待罪，庄宗以帝从战有功，由是解愠。

天祐十八年，庄宗营于河上，议讨镇州。留守符存审在德胜寨未行，梁人谓庄宗已北，乃悉众攻德胜，庄宗命明宗、存审为两翼以抗之，自以中军前进。梁军退却，帝以十数骑杂梁军而退，至垒门大呼，斩首数级，斧其望橧而还。庄宗大噓曰：“壮哉，阿三！”赐酒一器。

同光元年四月，从明宗袭破郢州。九月，庄宗败梁将王彦章于中都，急趋汴州。明宗将前军，帝率劲骑以从，昼夜兼行，率先下汴城。庄宗劳明宗曰：“复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

二年，以帝为卫州刺史。时有王安节者，昭宗朝相杜让能之宅吏也。安节少善贾，得相术于奇士，因事见帝于私邸，退

谓人曰：“真北方天王相也，位当为天子，终则我莫知也。”

三年，明宗奉诏北御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为北京内衙指挥使；庄宗不悦，以帝为突骑都指挥使，遣戍石门。

四年，魏州军乱，明宗赴洛，时帝在横水，率部下军士由曲阳、孟县趋常山，与王建立会，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军声大振。

天成初，以帝为河中节度使。明年二月，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检校太傅。长兴元年，加检校太尉。先是，帝兴枢密使安重诲在常山，因杯盘失意，帝以拳击重诲脑，中其栝，走而获免。帝虽悔谢，然重诲终衔之。及帝镇河中，重诲知其出入不时，因矫宣中旨，令牙将杨彦温遇出郭则闭门勿纳。是岁四月五日，帝阅马于黄龙庄，彦温闭城拒帝，帝闻难遽还，遣问其故，彦温曰：“但请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

“帝止虞乡以闻，明宗诏帝归阙。遣药彦稠将兵讨彦温，令生致之，面要鞠问。十一月收城，彦温已死，明宗以彦稠不能生致彦温，甚怒之。后数日，安重诲以帝失守，讽宰相论奏行法，明宗不悦。重诲又自论奏，明宗曰：“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卿欲行朝典，朕未晓其意，卿等可速退，从他私第闲坐。”遂诏归清化里第，不预朝请。帝尚惧重诲多方危陷，但日讽佛书阴祷而已。

二年，安重诲得罪，帝即授左卫大将军。未几，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三年，进位太尉，移凤翔节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

闵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宫，帝方忧不测。应顺元年二月，移帝镇太原，是时不降制书，唯以宣授而已。帝闻之，召宾佐将吏以谋之，皆曰：“主上年幼，

未亲庶事，军国大政悉委硃宏昭等，王必无保全之理。”判官马裔孙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焉。诸君凶言，非令图也。”是夜，帝令李专美草檄求援诸道，欲诛君侧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师来讨。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九国志·李彦琦传》：潞王守岐下，诸道将急攻其垒，彦琦时在围中，罄家财以给军用。十六日，大将督众攻城，帝登城垂泣，谕于外曰：“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树立得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恸哭，闻者哀之。时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谓众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军自西门入，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亦引军自东门而入，外军悉溃。十七日，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是日，帝整众而东。二十日，次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二十三日，次灵口，诛王思同。二十四日，次华州，收药彦稠系狱。二十五日，次阆乡，王仲皋父子迎谒，命诛之。二十六日，次灵宝，河中节度使安彦威来降，待罪，宥之，遣归镇。陕州节度使康思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陕州，下令告谕京城。二十八日，康义诚军前兵士相继来降，义诚诣军门请罪，帝宥之。驾下诸军毕至，诛宣徽南院使孟汉琼于路左。是夜，闵帝与帐下亲骑百余出元武门而去。

夏四月壬申，帝至蒋桥，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俟会于至德宫，时六军勋臣及节将内职已累表劝进。是日，帝入谒太后、太妃，至西宫，伏梓宫恸哭，宰相与百僚班见致拜，帝答拜。冯道等上笺劝进，帝立谓群臣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当俟主上归阙，园陵礼终，退守籓服。诸公言遽及此，信无谓也。”卫州刺史王宏贄奏，闵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闵帝为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诞膺天眷，光绍帝图，明诚动于三灵，德泽

被于四海，方期偃革，遽叹遗弓。自少主之承祧，为奸臣之擅命，离间骨肉，猜忌磐维，既辄易于籓垣，复骤兴于兵甲。遂致轻离社稷，大挠军民，万世鸿基，将坠于地。皇长子潞王从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难，有战伐之大功；缙绍丕图，有夹辅之盛业。今以宗祧乏祀，园寝有期，须委亲贤，俾居监抚，免万机之壅滞，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是日，监国在至德宫，宰臣冯道等率百官班于宫门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诸人何罪，请复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栉风沐雨，平定华夷，嗣洪业于艰难，致苍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权，作福作威，不诚不信，离间骨肉，猜忌磐维。鄂王轻舍宗祧，不克负荷，洪基大宝，危若缀旒，须立长君，以绍丕构。皇长子潞王从珂，日跻孝敬，天纵聪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宽仁之伟略。先朝经纶草昧，廓静寰区，辛勤有百战之劳，忠贞赞一统之运，臣诚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抚士，率土之讴歌有属，上苍之眷命攸临。一日万机，不可以暂旷；九州四海，不可以无归。况因山有期，同轨斯至，永言嗣守，属任元良，宜即皇帝位。”

乙亥，监国赴西宫，枢前告奠即位。摄中书令李愚宣册书曰：

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僚，特进、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臣冯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兴运，天地同符，河出图而洛出书，云从龙而风从虎。莫不恢张八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保无疆之祚。人谣再洽，天命显归，须登宸极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资仁智，神助机权，奉庄宗于多难之

时，从先帝于四征之际，凡当决胜，无不成功。洎正皇纲，每严师律，为国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遗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轨，亲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飧，激朝野以归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顺，天象至明。聚东井以呈祥，拱北辰而应运。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群贤，至于比屋之伦，尽祝当阳之位。今则承太后慈旨，守先朝远图，抚四海九州，享千龄万祀。臣等不胜大愿，谨上宝册，禀太后令，奉皇帝践祚。臣等诚庆诚忭，谨言。

帝就殿之东楹受群臣称贺。先是，帝在凤翔日，有瞽者张濛自言知术数，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时崔浩庙也。时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于神，即传吉凶之言，帝亲校房嵩酷信之。一日，濛至府，闻帝语声，骇然曰：“非人臣也。”嵩询其事，即传神语曰：“三珠并一珠，驴马没人驱，岁月甲庚午，中兴戊己土。”嵩请解释，曰：“神言予不知也。”长兴四年五月，府廨诸门无故自动，人颇骇异。遣嵩问濛，濛曰：“衙署小异勿怪，不出三日，当有恩命。”是夜报至，封潞王。及帝移镇河东，甚惧，问濛，濛曰：“王保无患。”王思同兵至，又诘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独力，朝廷兵来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请王致之麾下，以质臣心。”帝乃以濛摄馆驿巡官。至是，帝受册，册曰：“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视房嵩曰：“张濛神言甲庚午，不亦异乎！”帝令嵩共术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驴马没人驱，失位也。”帝即位之后，以濛为将作少监同正，仍赐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凤翔日，有何叟者，年逾七十，暴卒，见阴官凭几告叟曰：“为我言于潞王，来年三月当为天子，二十三年。”叟既苏，惧不敢言。逾月复卒，阴官见而叱之曰：“安得违吾旨，

不达其事，再放汝还。”退见廊庑下簿书，以问主者，曰：“朝代将易，此即升降人爵之籍也。”及苏，诣帝亲校刘延朗告之。帝召而问之，叟曰：“请质之，此言无征，戮之可也。”后人云：“二十三，盖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杲通善天文，帝召问之，曰：“王贵不可言，若举动，宜以乙未年。”及举兵，又问之，杲通曰：“今岁筮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来岁入朝，则福祚永远矣。”其后皆验。夫如是，则大宝之位，必有冥数，可轻道哉！

丙子，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丁丑，又诏预借居民五个月房课，不问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轻财好施，自岐下为诸军推戴，告军士曰：“候入洛，人赏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匮，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绝者相继。己卯，卫州奏，此月九日鄂王薨。庚辰，以宰臣刘煦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询自经而卒。令询，鄂王在藩时都押牙也，故至于是。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于内园，群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宫中衣服器用，以助赏军。

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僚朝服就位，宣制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琼为宣徽南院使，权判枢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以随驾牙将宋审虔为皇城使，刘延朗为庄宅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允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观察判官马裔孙为翰林学士；掌书记李专美为枢密院直学士。戊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伏诛。是日，诏曰：枢密使硃宏昭、冯贇、宣徽南院使孟汉琼、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共相朋煽，妄举干戈，互兴离间之谋，几构倾亡之祸，宜行显戮，以快群情，仍削夺官爵云。

庚寅，凤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称大蜀，年号明德。有司上

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献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则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质明行礼华，御殿在旦后，请比例行之。”诏曰：“日出御殿，举祀事无妨，宜依常年例。”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允、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辛卯，以左谏议大夫卢损为右散骑常侍。壬辰，诏赐禁军及凤翔城下归命将校钱帛各有差。《通鉴》云：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初，帝离岐下，诸军皆望以不次之赏，及从至京师，不满所望，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其无厌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丁酉，奉神主于太庙。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上表纳政，不允。

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贺。乙巳，以左龙武指挥使安审琦为左右捧圣都指挥使，以右千牛上将军符彦饶为左右严卫都指挥使。丙午，以端明殿学士韩昭允为枢密使；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以权知枢密事房嵩为宣徽北院使；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驸马都尉赵延寿进封鲁国公。

戊申，中书门下奏，太常礼院状，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祔庙，宰臣摄太尉行事。缘冯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斋，刘煦又奏判三司免祀事，《五代会要》：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刘煦奏：“中书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斋内，唯祀事得行，其余悉断。又，宰臣行事致斋内，不押班，不赴内殿起居，不知印。臣缘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国忌、行香，伏乞特免。”从之。诏礼

官参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齐内。诸私忌日，遇大朝会入阁宣召，皆赴朝参。今祔庙事大，忌日属私，请比大朝会宣召例。”从之。以陕府节度使康思立为邢州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安重霸为西京留守，以羽林右第一军都指挥使、春州刺史杨思权为邠州节度使。己酉，左监门卫将军孔知艱、右骁卫将军华光裔并勒停见任。时差知艱应州告庙，称疾辞命，改差光裔，复称马坠伤足，故俱罢之。

庚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节度使；以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封齐国公；郢州节度使李从严为凤翔节度使。辛亥，以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为齐州防御使。甲寅，以侍卫马军都指挥、顺化军节度使安从进为河阳节度使，典军如故。太常卿卢文纪奏：“明宗一室，酌献舞曲，请名《雍熙之舞》。”从之。丁巳，以皇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重美为检校司徒、守左卫上将军。自是，诸道节度使、刺史、文武臣僚，相继加检校官，或阶爵封邑，以帝登位覃庆也。戊午，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陕州节度使。初，帝以檄书告藩邻，惟金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故以节镇奖之。宣徽北院使、检校工部尚书房嵩加检校司空，行左威卫大将军，使如故；以枢密使、左谏议大夫韩昭允为刑部尚书，使如故。

己未，太白昼见。以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大将军，职如故。庚申，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李愚加特进，充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余如故。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判三司刘煦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判三司。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军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骁卫大将军郝琼为左骁卫上将军，职如故；以前义州刺史张承祐为武胜军留后。戊

辰，以前右龙武统军王景戡为右骁卫上将军。

六月庚午朔，改侍卫捧圣军为彰圣，改严卫军为宁卫。壬申，封吴岳成德公为灵应王，礼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祚，故有是报。《五代会要》载中书门下奏：天宝十载正月，封吴山成德公，与沂山、会稽、医巫闾同封。至德二载十二月，改吴山为岳，祠享官属一同五岳。今国家欲祈祷灵应，宜示殊礼，臣等商量，请加封为灵应王。从之。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进封北平王，青州节度使房知温进封东平王。癸酉，以前鄜州节度使索自通为右龙武统军。甲戌，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丁丑，诏天下见禁罪人，委所在长吏躬亲虑问，疾速疏决。庚辰，幸至德宫，因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从敏第。壬午，以检校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为检校太尉、兼侍中、郢州节度使；以前宋州节度使安元信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潞州节度使。

癸未，三司使刘煦奏：“天下户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税，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诣阙诉田不均，累行蠲放，渐失税额，望差朝臣一概检视。”不报。甲申，帝为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长女尼惠明大师幼澄举哀行服，群臣诣阁门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为闵帝所害。乙酉，以户部侍郎韩彦恽为绛州刺史，以左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单州刺史。丙戌，襄州节度使赵在礼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胜军留后张承祐为华州节度使；以皇城使宋审虔为寿州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以右卫上将军刘仲殷为宋州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寿州节度使皇甫遇为邓州节度使；以前华州节度使华温琪为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统军周知裕卒，赠太傅。是月，京师大旱，热甚，渴死者百余人。

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癸卯，凤翔进伪蜀孟知祥来书，称“大蜀皇帝献书于大唐皇帝”，且言“见迫群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郑琮为右卫上将军。甲辰，幸龙门佛寺祷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团练使重吉赠太尉，仍于宋州置庙。丁未，凤翔节度使李从严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刘煦因论公事，于政事堂相诟，辞甚鄙恶，帝令枢密副使刘延朗宣谕曰：“卿等辅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后不得更然。”辛亥，以太常卿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是日，中书门下三上章请立中宫，从之。丁巳，制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陈皋卒。乙丑，史官张昭远以所撰庄宗朝列传三十卷上之。

八月庚午，诏蠲放长兴四年十二月已前天下所欠残税。辛未，以前尚书左丞姚顛为中书侍郎、平章事。诏应曾受御署官逐撮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选。徐无党《五代史注》云：御署官，疑是废帝初举兵时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须有旨方得选。荆南奏，伪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伪位。壬申，以尚书礼部侍郎郑韬光为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礼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御使娄继英为右神武统军，以右神武统军高允贞为左神武统军。乙亥，以翰林学士承旨、工部尚书、知制诰李恹为太常卿；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程逊为学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龙敏为吏部侍郎，以秘书监崔居俭为工部尚书。乙酉，以右武卫上将军张继祚为右卫上将军；以右骁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卫上将军；以右领卫上将军刘卫为左武卫上将军；以右千牛上将军王陟为右领军上将军；以司农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王景崇为鸿胪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丁亥，右龙武统军索自通卒。辛卯，礼部尚书致仕李光宪卒。甲午，以太子少傅卢质为太子少师。乙未，以前邢

州节度使赵凤为太子太保。诏：“文武百官差使，宜令依伦次，中书置簿，不得重叠。若当使者自缘有事，或不欲行者，注簿便当一使。自长兴三年正月后已曾奉使者，便为簿首；已后差者，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妇上笺无答教。”从之。丙申，御文明殿册皇后，命使摄太尉、宰臣卢文纪，使副摄司徒、右谏议大夫卢损指皇后宫，行礼毕，恩赐有差。

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营都城门，告宗庙社稷。辛丑，夜有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长数丈，屈曲如龙形。又众星乱流，不可胜数。京师大雨，雹如弹丸。曹州刺史药纵之卒。甲辰，以霖霖甚，诏都下诸狱委御史台宪录问，诸州县差判官令录亲自录问，画时疏理。壬子，中书门下举行长兴三年敕，常年荐送举人，州郡行乡饮酒之时，帖太常草定仪注奏闻。甲寅，以前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卢文进为安州节度使。己未，云州奏，契丹寇境。

冬十月辛未，有雉金色，止于中书政事堂。中书门下奏：“请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诞庆日为千春节。”从之。戊寅，宰臣李愚、刘煦罢相，以愚守左仆射，煦守右仆射。契丹寇云、应州，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顛奏：“吏部三铨，近年并为一司，望令依旧分铨。”从之。辛卯，以左卫上将军李宏元卒废朝，赠司徒。癸巳，以礼部郎中、知制诰吕琦守本官，充枢密院直学士。

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郑韬光为尚书右丞，以光禄少卿乌昭远为少府监。秦州节度使张延郎奏，率师伐蜀。中书门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陛下初遇忌辰，不同常岁，请于忌辰前后各一日不坐朝。”从之。御史台奏：“前任节度使、刺史、行军副使，虽每日于便殿起居，每遇五日起居，亦合缀班。”

从之。丙午，以前兴州刺史冯晖配同州衙前安置。晖为兴州刺史，屯乾渠，蜀人来侵，晖自屯所奔归凤翔，故有是责。丁未，诏振武、新州、河东西北边经契丹蹂践处，放免三年两税差配，时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华州节度使王万荣为左骁卫上将军致仕。甲寅，以振武节度使杨光远充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兵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将军穆延晖为右武卫上将军。壬戌，以礼部侍郎杨凝式为户部侍郎。甲子，以中书舍人卢导为礼部侍郎。

十二月丁卯朔，诏修奉本朝诸帝陵寝。己巳，以北面马军都指挥使、易州刺史安叔千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以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军节度使。庚午，诏葬庶人从荣。有司上言：“依贞观中庶人承乾，以公礼葬。”从之。乙亥，以秦州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五代会要》：二年三月，宰臣张延朗奏：“臣判三司公事，每日内殿祇候，其合辍前班押班，伏乞特免。”从之。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卢文纪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姚顛兼集贤院大学士；以前邠州节度使康福为秦州节度使。丙戌，夜有白气，东西亘天。庚寅，幸龙门祈雪，自九月至是无雨雪故也。

末帝纪中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乙巳，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应州、曹州诸陵，望差本州府长官朝拜。《五代会要》载宗正寺原奏云：北京永兴、长宁、建极三陵，应州遂、衍、奕三陵，准曹州温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从之。己酉，北京奏，光禄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进天王甲。帝在藩时，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及即位，选军士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因诏诸道造此甲而进之。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云州节度使张温移镇晋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为云州节度使。

二月庚午，定州节度使王从温移镇兖州；振武军节度使杨檀移镇定州，兼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甲戌，以定州节度使李周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汴州节度使；皇子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军节度使，余如故。辛巳，以右谏议大夫卢损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张鹏为刑部侍郎。壬午，宁远军节度使马存加兼侍中，镇南军节度使马希振加兼中书令。诏顺义军节度使姚

彦璋加兼侍中。己丑，宰臣卢文纪等上皇妣鲁国太夫人尊谥，曰宣宪皇太后，请择日册命。从之。

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赵凤赠太傅。辛丑，以前汴州节度使赵延寿为许州节度使兼枢密使；以夏州行军司马李彝殷为本州节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静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安南都护钱元球为留守太保，余如故。丙午，以给事中赵光辅为右散骑常侍。戊申，皇妹魏国夫人石氏封晋国长公主，齐国公主赵氏封燕国长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宪皇后未及山陵，权于旧陵所建庙。”从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丙辰，以右龙武统军李德瓌为泾州节度使。庚申，以镇州节度使、知军府事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壬戌，以左右彰圣都指挥使、富州刺史安审琦领楚州顺化军节度使，军职如故。审琦受闵帝命西征，至凤翔而降，故有是命。

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具员，枉耗国力。逢陛下惟新之运，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请应内外所管军人，凡胜衣甲者，请宣下本部大将一一考试武艺短长，权谋深浅。居下位有将才者便拔为大将，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其东班臣僚，请内出策题，下中书令宰臣面试。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约如此。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悻，故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请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书覆奏亦驳其错误。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史在德

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诏曰：

左补阙刘涛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书门下驳奏，未奉宣谕，乞特施行，分明黜陟。

朕常览贞观故事，见太宗之治理，以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无得而名。而陕县丞皇甫德参辄上封章，恣行讪谤，人臣无礼，罪不容诛，赖文贞之弥缝，恕德参之狂瞽。魏征奏太宗曰：“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所陈，若所言不中，亦何损于国家。”朕每思之，诚要言也。遂得下情上达，德盛业隆，太宗之道弥光，文贞之节斯著。朕惟寡昧，获奉宗祧，业业兢兢，惧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简拔时材。怀忠抱直之人，虚心渴见，便佞诡随之说，杜耳恶闻。史在德近所献陈，诚无避忌，中书以文字纒繆，比类僭差，改易人名，触犯庙讳，请归宪法，以示戒惩。盖以中书既委参详，合尽事理，朕纒承前绪，诱劝将来。多言数穷，虽圣祖之所戒，千虑一得，冀愚者之可从。因览文贞之言，遂宽在德之罪，已令停寝，不遣宣行。

刘涛等官列谏垣，宜陈说议，请定短长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征则请赏德参，今涛等请黜在德，事同言异，何相远哉！将议允俞，恐亏开纳。方朝廷粗理，俊乂毕臻，留一在德不足为多，去一在德未足为少，苟可惩劝，朕何忧焉！但缘情在倾输，理难黜责，涛等敷奏，朕亦优容，宜体含宏，勉思竭进，凡百在下，悉听朕言。

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张延朗奏：“州县官征科条格，其令录在任征科，依限了绝，一年加阶，两年与试衔，三年皆及限了绝，与服色。摄任者一年内了绝，仍摄，二年三年内皆及限，与真命。其主簿同县令条。本判官一年加阶，二年改试

衔，三年转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绝，与试衔。诸节级三年内并了绝者，与赏钱三十贯。其责罚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施行。

“从之。癸未，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编为三十卷。其不中选者，各令所司封闭，不得行用。诏其新编敕如可施行，付御史台颁行。以宰相卢文纪兼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姚顛加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张延朗兼集贤殿大学士。以枢密使韩昭允为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乙酉，以前武胜军节度使张万进为鄜州节度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以司天监耿瓌为太府卿；以伪蜀右卫上将军胡杲通为司天监；以宣徽北院使房勣为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以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乙巳，诏：“天下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烧舍、持仗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并见欠省钱外，罪无轻重，一切释放。”庚戌，诏不得贡奉宝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物。中书奏：“准敕，凡庙讳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减少点画。今定州节度使杨檀、檀州、金坛等名，酌情制宜，并请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阙点画，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请改名。”诏曰：“偏旁文字，音韵悬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杨檀赐名光远，余依旧。”甲寅，以户部侍郎杨凝式为秘书监，以尚书礼部侍郎，卢导为尚书右丞，以尚书右丞郑韬光为尚书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学士李专美为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学士李崧为户部侍郎，以翰林学士马裔孙为礼部侍郎，以礼部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品琦为给事中，并充职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赠尚书右仆射，以顺化军节度使兼彰圣都指挥使、北面行营排阵使安审琦为邢州节度使。庚申，以兵部尚书李铃为太常卿，

以礼部尚书王权为户部尚书，以太常卿李恹为礼部尚书。癸亥，以六军诸卫判官、给事中张允为右散骑常侍。

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宪皇太后陵请以顺从为名，从之。振武奏，契丹二万骑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硃汉宾卒废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实录。契丹寇应州。以新州节度使杨汉宾为同州节度使，以前晋州节度使翟璋为新州节度使。庚辰，北面招讨使赵德钧奏，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定州节度使杨光远，行营排阵使、邢州节度使安审琦帅本军至易州，见进军追袭契丹次。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奏，边军乏刍粮，其安重荣巡边兵士欲移振武就粮。从之。寻又奏，怀、孟租税，请指挥于忻、代州输纳。朝廷以边储不给，诏河东户民积粟处，量事抄借，仍于镇州支绢五万匹，送河东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转运副使刘福配镇州百姓车子一千五百乘，运粮至代州。时水旱民饥，河北诸州困于飞挽，逃溃者甚众，军前使者继至，督促粮运，由是生灵咨怨。辛巳，诏诸州府署医博士。丙戌，以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昶为右龙武统军，以前彰国军节度使沙彦珣为右神武统军。

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斩挟马都指挥使李晖等三十六人，以谋乱故也。时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军士喧噪，遽呼万岁，乃斩挟晖等以止之。《契丹国志》：契丹屡攻北边，时石敬瑭将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段希尧请诛其倡者，敬瑭命刘知远斩三十六人以殉。潞王闻，益疑之。御史中丞卢损奏：“准天成二年七月敕，每月首、十五日入阁，罢五日起居。臣以为中旬排仗，有劳圣躬，请只以月首入阁，五日起居依旧。又准天成三年五月、长兴二年七月敕，许诸州节度使带使相岁荐僚属五人，余荐三人，防御、团练使荐二人，今乞行厘革。又长兴二年八月

敕，州县佐官差充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绝，依旧衙前选补。”诏曰：“今后藩臣带使相许荐三人，余荐二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荐一人，余并从之。”丁酉，回纥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西京弓弩指挥使任汉权奏，六月二十一日与川军战于金州之汉阴，王师不利，其部下兵士除伤痍外，已至凤翔。先是，整啡镇将刘赆引军入川界，为蜀将全师郁所败。金州都监崔处讷重伤，诸州屯兵溃散。金州防御使马全节收合州兵，固守获全。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军节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统军沙彦珣权知云州。乙巳，以徐州节度使张敬达充北面行营副总管。时契丹入边，石敬瑭屡请益兵，朝廷军士多在北鄙，俄闻忻州诸军呼噪，帝不悦，乃命敬达为北军之副，以减敬瑭之权也。丁巳，宰臣卢文纪等上疏，其略曰：

臣近蒙召对，面奉天旨：“凡军国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尽言者。”臣等谬处台衡，奉行制敕，但缘事理，互有区分，军戎不在于职司，钱谷非关于局分，苟陈异见，即类侵官。况才不济时，职非经远，因五日起居之例，于两班旅见之时，略获对扬，兼承顾问。卫士周环于阶陛，庶臣罗列于殿庭，四面聚观，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短，此时安敢敷陈。韩非昔惧于说难，孟子亦忧于言责。臣窃奉本朝故事，肃宗初平寇难，再复寰瀛，颇经涉于艰难，尤勤劳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及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自上元年后，于长安东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议，圣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闻。对御之时，只奉冕旒，旁无侍卫。献可替否，得曲尽于讨论；舍短从长，故无虞于漏泄。君臣之际，情理坦然。伏望圣慈，俯循故事，或有事关军国，谋系否臧，未果决于圣怀，要询访于臣辈，则请依延英故事，前一日传宣。或臣等有所听闻，切关利害，难形文字，须面敷扬，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

请开延英。当君臣奏议之时，只请机要臣僚侍立左右。兼乞稍霁威严，恕臣荒拙，虽乏鹰鹞之效，庶尽葵藿之心。

诏曰：“卿等济代英才，镇时硕德，或缔构于兴王之日，或经纶于纘圣之时，盐梅之任俱崇药石之言并切，请复延英之制，以伸议政之规。而况列圣遗芳，皇朝盛事，载详征引，良切叹嘉。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范，俟百僚之俱退，召四辅以独升，接以温颜，询其理道，计此时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获嗣承，切思遵守，将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旧，寻常公事，亦可便举奏闻。或事属机宜，理当秘密，量事紧慢，不限隔日，及当日便可于阁门祇候，具榜子奏闻。请面敷扬，即当尽屏侍臣，端居便殿，伫闻高议，以慰虚怀。朕或要见卿时，亦令当时宣召，但能务致理之实，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讨论，有言足可以陈述，宜以沃心为务，勿以逆耳为虞。勉罄谋猷，以裨寡昧。”帝性仁恕，听纳不倦，尝因朝会谓卢文纪等曰：“朕在藩时，人说唐代为人主端拱而天下治，盖以外特将校，内倚谋臣，故端拱而事办。朕荷先朝鸿业，卿等先朝旧臣，每一相见，除承奉外，略无社稷大计一言相救，坐视朕之寡昧，其如宗社何！”文纪等引咎致谢，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诏。

八月庚午，滑州节度使高允韬卒。壬申，以右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卫上将军，以右神武统军娄继英为右卫上将军。己卯，以西上阁门使、行少府少监兼通事舍人苏继颜为司农卿，职如故。辛巳，以权知云州、右神武统军沙彦珣为云州节度使。鄴都杀人贼陈延嗣并母、妹、妻等并弃市。延嗣父子相承，与其妹、妻于诸州郡诱人杀之，而夺其财，前后被杀者数百人，至是事泄而诛之。癸未，以前潞州行军司马陈元为将作监，以元善医，故有是命。丁亥，以洛州团练使李彦舜为义武军节度使、

检校太傅。太原奏，达靺部族于灵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远卒废朝。庚寅，以前兖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左神武统军，以前邢州节度使康思立为右神武统军。潞州奏，前云州节度使安重霸卒。

九月己亥，以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为襄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宋州节度使。癸卯，以忠正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宋审虔为河阳节度使，典军如故。己酉，礼部贡院奏：“进士请夜试，童子依旧表荐，重置明算道举。举人落第后，别取文解。五科试纸，不用中书印，用本司印。”并从之。以宣徽南院使房勣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宣徽南院使，充枢密副使。丙辰，以左仆射李愚卒废朝。

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宫、甘泉亭。己巳，以左卫上将军李顷为左领军上将军。北面行营总管石敬瑭奏，自代州归镇。庚午，以晋州节度使张温卒废朝。甲戌，幸赵延寿、张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李专美为秘书监，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谏议大夫唐洎为左散骑常侍。

十一月庚子，以左骁卫上将军郝琼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光禄卿王玟为太子宾客。以徐州节度使张敬达为晋州节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国等军兵马副总管。丁未，以秘书少监丁济为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御使马全节为沧州留后。《通鉴》：刘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群议沸腾。帝闻之，以为横海留后。渤海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戊辰，禁用铅钱。壬申，以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充枢密使韩昭允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为将作监致仕。丁丑，故武安军州节度使、累赠太傅刘建峰赠太尉，从湖南之请也。戊寅，太常奏：“来

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依礼大祠不朝。”诏曰：“祀事在质明前，仪仗在日出后，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

“壬午，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程遂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崔暹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凝为工部侍郎，并依前充职。乙酉，以前秘书监杨凝式为兵部侍郎。己丑，以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司空，以尚书右仆射刘煦为左仆射，以太子少师卢质为右仆射，以兵部侍郎马缙兼国子祭酒。

末帝纪下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乙未，百济遣使献方物。戊戌，幸龙门佛寺祈雪。癸卯，以给事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吕琦为端明殿学士；以六军诸卫判官、尚书工部郎中薛文遇为枢密院直学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张灯，帝微行，置酒于赵延寿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重美封雍王。己未，以前司农卿王彦谿为太仆卿。

二月戊辰，吐浑宁朔两府留后李可久加检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赐姓。庚午，监修国史姚顛，史官张昭远、李祥、吴承范等修撰《明宗实录》三十卷上之。《五代会要》：同修撰官中书舍人张昭远、李祥，直馆左拾遗吴承范，右拾遗杨昭俭等各颁赉有差。以大理卿窦维为光禄卿，以前许州节度判官张登为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铃为兵部尚书，以兵部尚书梁文矩为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节度使皇甫立为潞州节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晖为左威卫上将军，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义节度使安元信卒废朝。

三月庚子，中书门下奏：“准阁门分析内外官辞见谢规例：诸州判官、军将进奉到阙，旧例门见门辞；今后只令朝见，依旧门辞。新除诸道判官、书记以下无例中谢，并放谢放辞，得替到京无例见；今后两使判官许中谢，赴任即门辞，其书记以下并依旧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旧例中谢，其以下无例对谢；今请依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并许中谢。诸道都

押衙、马步都指挥、虞候、镇将、诸色场院，无例谢辞，并进榜子放谢放辞，得替到阙，无例入见。在京盐曲税官、两官巡即许中谢，新除令、录并中谢，次日门辞，兼有口敕诫励。文武两班所差吊祭使及告庙祠祭，只正衙辞，不赴内殿。诸道进奏官到阙，见，得假，进榜子门辞。”从之。辛丑，权知福建节度使王昶奏，节度使王延钧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时延钧父子虽僭窃于闽岭，犹称藩于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统军杨汉章为彰武军节度使。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裔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学士吕琦为御史中丞。案《通鉴》：吕琦与李崧建和亲契丹之策，为薛文遇所沮，改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戊午，御史中丞卢损责授右赞善大夫，知杂侍御史韦税责授太仆寺丞，侍御史魏逊责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责授司农寺主簿。初，延州保安镇将白文审闻兵兴岐下，专杀郡人赵思谦等十余人，已伏其罪，复下台追系推鞠，未竟。会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恶五逆、放火杀人外并放。卢损轻易即破械释文审，帝大怒，收文审诛之。台司称奉德音释放，不得追领祇证。中书诘云，德音言“不在追究枝蔓”，无“不得追领祇证”六字，擅改敕语。大理断以失出罪人论，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斗于师子门外，鼠生而蛇死。

夏四月己未朔，以左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神武统军，以右领军上将军李顷为华清宫使。戊辰，以太子詹事卢演为工部尚书致仕。辛未，以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张昭远为礼部侍郎；以前沧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右领军上将军。是月，有熊入京城捕人。

五月辛卯，以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郢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以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宋审

虔为河东节度使。甲午，以前晋州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副总管张敬达充西北面蕃汉马步都部署，落副总管。乙未，诏：“诸州两使判官、畿赤令有阙，取省郎、遗补、丞博、少列官僚，选择擢任。”以忠正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彦琪为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彰圣都指挥使、饶州刺史符彦饶为忠正军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丙申，以雍王重美与汴州节度使范延光结婚，诏兖王从温主之。丁酉，以国子祭酒马缟卒废朝。

戊戌，昭义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以鸿胪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王景崇为卫尉卿，充引进使。壬寅，削夺石敬瑭官爵，便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寻改为招讨使；以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彦琪为太原四面马步军都指挥使；以邢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太原四面马军都指挥使；以陕州节度使相里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为太原四面兵马副部署、兼马步都虞候，寻改为太原四面副招讨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兼排阵使。初，帝疑河东有异志，与近臣语及其事，帝曰：“石郎与朕近亲，在不疑之地，流言毁誉，朕心自明，万一失欢，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对。翼日，欲移石敬瑭于郢州，房嵩等坚言不可，司天监赵延义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静，由是稍缓其事。会薛文遇独宿于禁中，帝召之，谕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闻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国家利害，断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帝喜曰：“闻卿此言，豁吾愤气。”先是，有人言国家明年合得一贤佐主谋，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贤佐者属在文遇，即令手书除目，子夜下学士院草制。翼日，宣制之际，两班失

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輿情，宜推令辟。许王先朝血绪，养德皇闈，徬循当璧之言，免负闕墙之议。”帝览奏不悦，手攘抵地，召马裔孙草诏报曰：“父有社稷，传之于子；君有祸难，倚之于亲。卿于鄂王，故非疏远。往岁卫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许王之言，人谁肯信！英贤立事，安肯如斯”云。

戊申，张敬达奏，西北面先锋都指挥使安审信率雄义左第二指挥二百二十七骑，并部下共五百骑，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军已至太原城下。诏安审信及雄义兵士妻男并处斩，家产没官。先是，雄义都在伏州屯戍，其指挥使安元信谋杀伏州刺史张朗，事泄，戍兵自溃，奔安审信军，审信与之入太原。太常奏，于河南府东权立宣宪太后寝宫，从之。己酉，振武节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检使安重荣驱掠戍兵五百骑叛入太原。以新授河东节度使宋审虔为宣州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壬子，鄴都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据城叛。翼日，令昭召副使边仁嗣已下逼令奏请节旄。

六月辛酉，天雄军节度使刘延皓削夺官爵，勒归私第。癸亥，以天雄军守御、右捧圣第二军都虞候张令昭为检校司空，行右千牛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书崔居俭奉宣宪皇太后宝册于寝宫。时陵园在河东，适会兵兴，故权于京城修奉寝宫上谥焉。己巳，以西上阁门副使、少府监兼通事舍人刘颀为鸿胪卿，职如故。庚午，诏曰：“时雨稍愆，颇伤农稼，分命朝臣祈祷。”辛未，工部尚书致仕许寂卒。以权知魏府事、右千牛将军张令昭为齐州防御使，以捧圣右第三指挥使邢立为德州刺史，以捧圣第五指挥使康福进为郑州刺史。甲戌，以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副招讨使兼兵马都监。

诏河东将佐节度判官赵莹以下十四人并籍没家产。

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领军至鄴都攻城。己丑，诛右卫上将军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时重英等匿于民家井中，获而诛之，并族所匿之家。奚首领达罕军遣通事介老奏，奚王李素姑谋叛入契丹，已处斩讞，达喇罕权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诛都指挥使石敬德，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潞州节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抚排阵使；以潞州节度使皇甫立为华州节度使。丁酉，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奏，此月二日夜，步军指挥使桑迁作乱，以兵围子城，彦珣突围出城，就西山据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诛乱军，军城如故。辛丑，以将作监丞、介国公宇文颀为汝州襄城令。乙巳，以卫尉卿聂延祚为太子宾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复鄴都，群臣称贺。己酉，以礼部侍郎张昭远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吕琦为礼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庚戌，中书奏：“刘延皓宾佐等，帅臣既已削夺，其行军司马李延筠、副使边仁嗣以下，望命放归田里。”奏入，帝大怒，诏大理曰：“帅臣失守，已行削夺，其僚佐合当何罪？”既而竟依中书所奏。壬子，诏范延光诛张令昭部下五指挥及忠锐、忠肃两指挥。继范延光奏，追兵遣袭张令昭部下败兵至邢州沙河，斩首三百级，并献张令昭、邢立、李贵等首级。又奏，获张令昭同恶捧圣指挥使米全以下诸指挥使都头凡十三人，并磔于府门。癸丑，左卫上将军仇晖卒。洺州奏擒获魏府作乱捧圣指挥使马彦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获乱兵，并送京师。彰圣指挥使张万迪以部下五百骑叛入太原，诏诛家属于怀州本营。

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摩哩入朝。己未，以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以西京留守李周为汴

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应州奏，契丹三千骑迫城。诏端明殿学士吕琦往河东忻、代诸屯戍所犒军。以左龙武大将军袁 义为右监门上将军，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马都部署。己巳，云州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让勋送夏衣到州，纵酒凌轹军都行，劫杀兵马都监张思殷、都指挥使党行进，其李让勋已处斩讫。张敬达奏，造五龙桥攻太原城次。戊寅，以镇州节度使董温琪充东北面副招讨使。己卯，洺州献野茧二十斤。辛巳，张敬达奏，贼城内出骑军三十队、步卒三千人冲长连城，高行周袭杀入壕，溺死者大半，擒贼将安小喜以下百余人，甲马一百八十四匹。

九月甲辰，张敬达奏，此月十五日，与契丹战于太原城下，王师败绩。时契丹主自率部族来援太原，高行周、符彦卿率左右厢骑军出斗，蕃军引退。巳时后，蕃军复成列，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等阵于贼城西北，倚山横阵，诸将奋击，蕃军屡却。至晡，我骑军将移阵，蕃军如山而进，王师大败，投兵仗相藉而死者山积。是夕，收合余众，保于晋祠南晋安寨，蕃军堑而围之，自是音闻阻绝。朝廷大恐。是日，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率兵屯河阳，诏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趋榆次，诏幽州赵德钧由飞狐路出敌军后，辉州防御使潘环合防戍军出慈、隰以援张敬达。以前绛州刺史韩彦恠为太子宾客。契丹主移帐于柳林。乙巳，诏取二十二日幸北面军前。戊申，帝发京师，路经徽陵，帝亲行谒奠。夕次河阳，召群臣议进取，卢文纪劝帝驻河桥。庚戌，枢密使赵延寿先赴潞州。辛亥，幸怀州。召吏部侍郎龙敏访以机事，敏劝帝立东丹王赞华为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忧，不能久驻汉地矣。帝深以为然，竟不行其谋。《辽史·义宗传》云：“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倍密报太

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是东丹王实启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阴谋，故龙敏之说不行。帝自是酣饮悲歌，形神惨沮。臣下劝其亲征，则曰：“卿辈勿说石郎，使我心胆堕地！”其怯惫也如此。

冬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虚危，长尺余。壬戌，诏天下括马，又诏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备。《契丹国志》：唐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民间大扰。戊辰，代州刺史张朗超授检校太保，以其屡杀敌众，故以是命奖之。癸酉，幽州赵德钧以本军三千骑与镇州董温琪由吴兒谷趋潞州。

十一月戊子，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刘延朗副之。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吕琦尝佐幽州幕，乃命赉都统官告以赐德钧，兼犒军士。琦至，从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钧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奏请与延光会合。帝以诏谕延光，延光不从。丁酉，延州上言，节度使杨汉章为部众所杀，以前坊州刺史刘景严为延州留后。庚子，赵德钧奏，大军至团柏谷，前锋杀蕃军五百骑。范延光奏，军至榆次，蕃军退入河东川界。潘环奏，隰州逐退蕃军。壬寅，赵德钧奏，军出谷口，蕃军渐退，契丹主见驻柳林寨。时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制，帝怒曰：“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德钧闻之，不悦。

闰月丙辰，日南至，群臣称贺于行宫，帝曰：“晋安寨内将士，应思家国矣。”因泣下久之。丁巳，以岢岚军为胜州。辛酉，以右龙武统军李从昶为左龙武统军，以前邠州节度使杨思权为右龙武统军。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询停任，配流邓州。

时承询奉诏率义军赴延州义军乱，承询奔鄜州，故有是责。甲子，太原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杀招讨使张敬达于晋安寨，以兵降契丹。时契丹围寨，自十一月以后刍粮乏绝，军士毁居屋茅、淘马粪、削松甌以供秣饲，马尾鬣相食俱尽。杨光远谓敬达曰：“少时人马俱尽，不如奋命血战，十得三四，犹胜坐受其弊。”

敬达曰：“更少待之。”一日，光远伺敬达无备，遂杀之，与诸将同降契丹。时马犹有五千匹，契丹主以汉军与石敬瑭，其马及甲仗即赍驱出塞。丁卯，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改元为天福。契丹与晋高祖南行，赵德钧父子与诸将自团柏谷南奔，王师为蕃骑所蹙，投戈弃甲，自相腾践，挤于岩谷者不可胜纪。

己巳，帝闻晋安寨为敌所陷，诏移幸河阳，时议以魏府军尚全，契丹必惮山东，未敢南下，车驾可幸鄴城。帝以李崧与范延光相善，召入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帝变色，崧蹶文遇足，乃出。帝曰：“我见此物肉颤，适拟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误大事，刺之益丑。”崧因请帝归京。壬申，车驾至河阳。甲戌，晋高祖与契丹至潞州，契丹遣蕃将大详袞率五千骑送晋高祖南行。丁丑，车驾至自河阳。时左右劝帝固守河阳。居数日，符彦饶、张彦琪至，奏帝不可城守。是日晚，至东上门，小黄门鸣鞘于路，索然无声。己卯，帝遣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率千余骑至白马坡，言踏阵地，时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堪交战，谁人肯立于此？”审虔乃请帝还宫。庚辰，晋高祖至河阳。辛巳辰时，帝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元武楼。晋高祖入洛，得帝烬骨于火中，来年三月，诏葬于徽陵之封中。帝在位共二年，年五十二。《五代史阙文》：晋高祖引契丹围晋安寨，降杨光远。清泰帝至自覃怀，京师父老迎帝于上东门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

幸蜀以图进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两川节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称尊矣，吾何归乎！”因恸哭入内，举族自焚。

史臣曰：末帝负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由寻戈而践阼，惭德应深；及当宁以居尊，政经未失。属天命不祐，人谋匪臧，坐俟焚如，良可悲矣！稽夫衽金甲于河 需之际，斧眺楼于梁 垒之时，出没如神，何其勇也！及乎驻革辂于覃怀之日，绝羽书于汾晋之辰，涕泪沾襟，何其怯也！是知时之来也，雕虎可以生风；运之去也，应龙不免为醢。则项籍悲歌于帐下，信不虚矣！

列传一

后妃

武皇帝贞简皇后曹氏，庄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嫔于武皇。姿质闲丽，性谦退而明辨，雅为秦国夫人所重。常从容谓武皇曰：“妾观曹姬非常妇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内宠，乾宁初，平燕蓟，得李匡侑妻张氏，姿色绝代，嬖幸无双。时姬侍盈室，罕得进御，唯太后恩顾不衰。武皇性严急，左右有过，必峻于谴罚，无敢言者，唯太后从容救谏，即为解颜。及庄宗载诞，体貌奇杰，武皇异而怜之，太后益宠贵，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内助，左右称之。

武皇薨，庄宗嗣晋王位，时李克宁、李存颢谋变，人情危惧。太后召监军张承业，指庄宗谓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儿，如闻外谋，欲孤付托，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沛，幸矣。”承业因诛存颢、克宁，以清内难。庄宗善音律，喜伶人谑浪，太后常提耳诲之。天祐七年，镇、定求援，庄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齿渐衰，儿但不坠先人之业为幸矣，何事栲风沐雨，离我晨昏！”庄宗曰：“禀先王遗旨，须灭仇讎。山东之事，机不可失。”及发，太后饯于汾桥，悲不自胜。庄宗平定赵、魏，驻于鄴城，每一岁之内，驰驾归宁者数四，民士服其仁孝。

太后初封晋国夫人，庄宗即位，命宰臣卢损奉册书上皇太

后尊号。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阳，令皇弟存渥、皇子继岌就太原迎奉。庄宗亲至怀州，迎归长寿宫，太后素与刘太妃善，分诀之后，悒然不乐。俄闻太妃寝疾，尚医中使，问讯结轍。既而谓庄宗曰：“吾与太妃恩如伯仲，彼经年抱疾，但见吾面，差足慰心，吾暂至晋阳，旬朔与之俱来。”庄宗曰：“时方暑毒，山路崎岖，无烦往复，可令存渥辈迎侍太妃。”乃止。及凶问至，太后恸哭累旬，由是不豫，寻崩于长寿宫。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谥曰贞简皇太后，葬于寿安陵。

太妃刘氏，武皇之正室也。案：《刘太妃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晋王李克用妻刘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驿有变，晋王愤恨，欲回军攻之。夫人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退。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晋王危惧，与李存信议，欲出保云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何也？王顷岁避难塞外，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晋王止行。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代会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册为皇太妃。《欧阳史》云：庄宗即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而以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往谢太后，太后有惭色。太妃曰：“愿吾兒享国无穷，使吾获没于地以从先君幸矣。复何言哉！”庄宗灭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归洛，居长寿宫，而太妃独留晋阳。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魏国夫人陈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宫嫔也。乾宁二年，武皇奉诏讨王行瑜，驻军于渭北，昭宗降硃书御札，出陈氏及内妓四人以赐武皇。陈氏素知书，有才貌，武皇深加宠重。及光

化之后，时事多难，武皇常独居深念，嫔媵鲜得侍谒，唯陈氏得召见。陈氏性既静退，不以宠侍自侈，武皇常呼为阿媪。及武皇大渐之际，陈氏侍医药，垂泣言：“妾为王执扫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万一不幸，妾将何托！既不能以身为殉，愿落发为尼，为王读一藏佛经，以报平昔。”武皇为之流涕。及武皇薨，陈氏果落发持经，法名智愿，后居于洛阳佛寺，庄宗赐号建法大师。天成中，明帝幸其院，改赐圆惠大师。晋天福中，卒于太原。追谥光国大师，塔以惠寂为名也。

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案：《刘后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刘叟诣鄴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时，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篋，令继岌相随，以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及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悲，笞继岌。然为太后不礼，复以韩夫人居正，无以发明。大臣希旨请册刘氏为皇后，议者以后出于寒贱，好兴利聚财，初在鄴都，令人设法稗贩，所鬻樵苏果茹亦以皇后为名。正位之后，凡贡奉先入后宫，惟写佛经施尼师，他无所赐，阙下诸军困乏，以至妻子饥殍，宰相请出内库表给，后将出妆具银盆两口、皇子满喜等三人，令鬻以贍军。一旦作乱，亡国灭族，与夫褒姒、妲己无异也。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扑扶捆搭，竟为鬻妇

恶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刘氏以囊盛金合犀带四，欲于太原造寺为尼，沿路复通皇弟存渥，同箠而寝，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考《欧阳史》，作裨将袁建丰得后，纳之晋宫，而《北梦琐言》作内臣刘建丰，亦传闻之异辞也。

淑妃韩氏，庄宗正室。案：《韩淑妃传》，原本阙佚，考《五代会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册，以宰臣豆卢革、韦说为册使，出应天门，登路车，卤簿鼓吹前导，至于永福门降车，入右银台门，至淑妃宫，受册于内，文武百官立班称贺。

德妃伊氏，庄宗次室。案：《伊德妃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又言夫人夏氏，后嫁李赞华，所谓东丹王，即安巴坚长子，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家，后为尼也。《欧阳史·家人传》：明宗立，悉放庄宗时宫人。虢国夫人夏氏，归夏鲁奇家，后嫁李赞华。与《北梦琐言》微异。《辽史》又以夏氏为庄宗皇后，疑误。又案《五代会要》：庄宗朝内职，又有昭仪侯氏封汧国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国夫人，出使美宣邓氏封翊国夫人，御正楚真张氏封凉国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国夫人，侍真吴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韩氏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张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马氏封扶风郡夫人，并同光二年十一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及闵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为晋国夫人。长兴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从贵之义，乃下制曰：“故晋国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信睦宗亲，尝施内助之方，不见中兴之盛，予当御极，子并为王，有鹊巢之高，无翠衣之贵，贞魂永逝，懿范常存，考本朝之文，沿追册之制，将慰怀于九族，冀叶庆于四星。宜

追册为皇后，兼定懿号。”既而有司上谥曰昭懿。

和武显皇后曹氏。案：《曹后传》，原本阙佚。考《五代会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册为淑妃，长兴元年五月十四日，册为皇后；应顺元年闰正月，册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闰十二月，随末帝崩于后楼。晋高祖使人护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册曰和武显皇后。

宣宪皇后魏氏，案：《魏后传》原本阙佚。据《通鉴考异》引《唐废帝实录》云：宣宪皇后魏氏，镇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东，留戍平山，得魏后。又云：明宗为裨将，性阔达，不能治生，曹后亦疏于画略，生计所资，惟宣宪而已。《五代会要》云：初封鲁国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臣闻汉昭帝承祚御历，奉尊谥于云阳；魏明帝继体守文，思外家于甄馆，而皆追崇微号，祔飨庙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爱亲之道。臣等又览国史，窃见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窦氏，代宗皇帝母曰章敬太后吴氏，始媵硃邸，俄闋幽宫，鸿图既属于明君，尊号咸追于圣母。伏以鲁国夫人发祥沙麓，貽庆河洲。三后最贤，周母允成于天统；四妃有子，唐宫先启于帝基，仰惟当宁之情，弥軫寒泉之思。久虚殷荐，虑损皇猷。臣等谨上尊谥曰宣宪皇太后，请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择日备礼册命。又，臣等伏闻先太后旧陵未祔先祠，则都下难崇别庙，既追尊谥，合创闕宫。按汉朝故事，园寝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寝祠。今商量上谥后，权立同庙，以申告献，配祠之礼，请俟他年。”从之。据《欧阳史》云：议建陵寝，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师河南府东立寝宫。又案：《五代会要》所载明宗时内职，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册立，长兴二年四月进号淑妃，应顺元年闰正月十三日册为太妃，至周广顺元年四月追谥贤妃。昭仪王氏封齐国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国夫人，昭媛刘氏封赵国夫

人，孙氏封楚国夫人，御正张氏封曹国夫人，司宝郭氏封魏国夫人，司赞于氏封郑国夫人，尚服王氏封卫国夫人，司记崔氏封蔡国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国夫人，司醢吴氏封莒国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顺御硃氏封吴郡夫人，司饰聊氏封颍川郡夫人，司衣刘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药孟氏封咸阳郡夫人，梳篦张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栉篦傅氏封颍川郡夫人，知客张氏赐号尚书，故江氏追封济阳郡夫人。以上皆长兴三年九月敕。其名号皆中书门下按《六典》内职仿而行之。内人李氏封陇西县君，崔氏封清河县君，李氏封成纪县君，田氏封咸阳县君，白氏封南阳县君，并长兴四年二月敕。前代内职，皆无封君之礼，此一时之制。

闵帝哀皇后孔氏。案：《孔后传》，原本阙佚。据《通鉴》云：孔循阴遣人结王德妃，求纳其女；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妃，帝许之。庚寅，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五代会要》云：初封鲁国夫人，应顺元年四月，为末帝所害。晋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谥为哀皇后。

末帝刘皇后，应州人也。天成中，封为沛国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请立中宫，遂立为皇后。后性强戾，末帝甚惮之，故其弟延皓，自凤翔牙校环岁之间历枢密使，出为鄴都留守，皆由后内政之力也。及延皓为张令昭所逐，执政请行朝典，后力制之，止从罢免而已。晋高祖入洛。后与末帝俱就燔焉。

史臣曰：昔三代之兴亡，虽由于帝王，亦系于妃后。故夏之兴也以涂山，及其亡也以妹嬉；商之兴也以简狄，及其亡民以妲己；周之兴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观夫贞简之为人也，虽未偕于前代，亦无亏于懿范。而刘后以牝鸡之晨，皇业斯坠，则与夫三代之兴亡同矣。余无进贤辅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案：《五代史》无《外戚传》。据《五代会要》，武皇长

女琼华长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瑶英长公主，降张延钊，同光三年十二月封。明宗长女永宁公主，降晋高祖。第十三女兴平公主，降赵延寿，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长兴四年九月改封齐国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进封燕国长公主。第十四女寿安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乐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今考《会要》所载，亦多舛互，如琼华公主，《十国春秋》诸书作太祖弟克让之女，《会要》以为武皇长女，此传闻之异辞也。庄宗女义宁公主，降宋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晋初为汜水关使，张从宾之叛，战死。见《东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渥神道碑》云：母义宁公主，天福中，晋祖以尝事庄宗，有旧君之礼，每贵主入见，听其不拜。时兵戎方炽，经费不充，惟公主之家，赐予甚厚，尽而复取，亦无倦色。一日，晋祖从容谓贵主曰：“朕于主家无所爱惜，但朝廷多事，府库甚虚，主所知矣。今辇毂之下，桂玉为忧，可命渥分司西京，以丰就养。”因厚遣之，且敕留司具晨昏伏腊之用，至于醯醢，率有备焉。《会要》不载庄宗女几人，是其阙略也。惟明宗诸女记之，稍详，然考薛史《赵延寿传》，其娶明宗小女为继室。《欧阳史》亦云有耶律德光为延寿娶从益妹，是为永安公主。而《五代会要》不载，则其阙漏者亦多矣。

列传二

宗室

克让，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骑射，以勇悍闻。咸通中，从讨庞勋，以功为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征兵，克让率师奉诏，贼平，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初，懿祖归朝，宪宗赐宅于亲仁坊，自长庆以来，相次一人典卫兵。武皇之起云中，杀段文楚，朝议罪之，命加兵于我，惧，将逃归，天子诏巡使王处存夜围亲仁坊捕克让。诘旦兵合，克让与纪纲何相温、安文宽、石的历十余骑弯弧跃马，突围而出。官军数千人追之，比至渭桥，死者数百。克让自夏阳掠船而济，归于雁门。明年，武皇昭雪，克让复入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以部下六七骑伏于南山佛寺，夜为山僧所害。

克让既死，纪纲浑进通冒刃获免，归于黄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关讨贼，屯沙苑。黄巢遣使米重威赍赂修好，因送浑进通至，兼擒送害克让僧十人。武皇燔伪诏，还其使，尽诛诸僧，为克让发哀行服，悲恸久之。

克修，字崇远，武皇从父弟也。父德成，初为天宁军使，从献祖讨庞勋，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马，从父征讨，所至立功，武皇节制雁门，以克修为奉诚军使，从入关为前锋，破黄揆于华阴，败尚让于梁田坡，蹙黄巢于光顺门，每战皆捷，

勇慑诸军。贼平，授检校刑部尚书，为左营军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将安居受来乞师，请复昭义军，武皇遣大将贺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从。与孟方立战于铜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将兵继进。是月，平潞州，斩其刺史李殷锐，乃表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光启二年九月，克修出师山东，收复邢、洛。十一月，拔故镇。孟方立遣将吕臻来援，战于焦岗，大败之，擒吕臻，俘斩万计，进拔武安、临洛诸属县，乘胜进围邢州。方立求援于镇州，王镕出师三万援之，克修军退。及李罕之来归，武皇授以泽州刺史，与克修合势进攻河阳，连岁出师，以苦怀、孟。十月，孟方立遣将奚忠信将兵三万袭我辽州，克修设伏于辽之东山，大败贼军，擒忠信以献。龙纪元年，武皇大举以伐邢、洛，及班师，因抚封于上党。克修性俭嗇，不事华靡，供帐饔膳，品数简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诟之，克修惭愤发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时年三十一。庄宗即位，追赠太师。

克修子二人，长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泽州刺史，历昭义、横海节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赵，陷涿郡，《辽史·太祖纪》：十二月癸亥，围涿州，有白兔缘垒而上，是日破其郭。嗣弼举家被俘，迁于幕庭。

嗣肱，少有胆略，屡立战功，夹城之役，从周德威为前锋。时兄嗣弼为昭义副使，与嗣昭守城，兄弟内外奋战，忠力威壮，感动三军。潞围既解，以功授检校左仆射，入为三城巡检，知衙内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灵、夏，党项阻道，音驿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应接德威，与党项转战数十里，合德威军。柏乡之战，嗣肱为马步都虞候。明年，从庄宗会硃友谦于猗氏，改教练使，与存审援河中，败汴军于胡壁堡，获将庞让。十年，与存审屯赵州，击汴人于观津。时梁祖新屠枣强，其将贺德伦急攻蓼县，率师五万合势营于蓼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骑

三百，薄晚与梁之樵刍者相杂，日既晡，入梁军营门，诸骑相合，大噪，弧矢星发，虓阚驰突。汴人不知所为，营中扰，既暝，敛骑而退。是夜，梁祖烧营而遁，解蓼县之围。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从平刘守光。十二年，改应州刺史，累迁泽、代二州刺史、石岭以北都知兵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进兵定劾、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团练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时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诸弟也。龙纪中，为决胜军使。大顺初，潞帅李克修卒，克恭代为昭义节度使。性骄横不法，未闲军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简正，恶克恭之恣纵，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离心。时武皇初定邢、洛三州，将有事于河朔，大搜军实。潞州有后院军，兵之雄劲者，克恭选其五百人献于武皇，军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悦。克恭令裨校李元审、安建、纪纲、冯霸部送太原，行次铜鞮县，冯霸劫众谋叛，杀都将刘杲、县令戴劳谦，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众三千。武皇令李元审将兵击之，与霸战于沁水，不利，元审战伤，收军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视元审于孔目吏刘崇之第。是日，州将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风纵火，克恭、元审并遇害，州民推居受为留后。初，孟方立之乱，居受以泽、潞归于武皇，至是孟迁以邢、洛纳降，复任为牙将，居受惧其图己，乃叛，杀克恭以结汴人。居受遣人召冯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惧，将奔归朝廷，至长子，为野人所杀，传首冯霸军。霸乃引军据潞州，自称留后，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讨之，汴将葛从周来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军夜遁，获霸等诛之，武皇乃以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

克宁，武皇之季弟也。初从起云中，为奉诚军使，赫连铎之攻黄花城也，克宁奉武皇及诸弟登城，血战三日，力尽备竭，

杀贼万计。燕军之攻蔚州，克宁昆仲婴城拒敌，昼夜辍寝食者旬余。后从达靺入关，逐黄寇。凡征行无不卫从，于昆弟之间，最推仁孝，小心恭谨，武皇尤友爱之。及镇太原，授辽州刺史，累至云州防御使。乾宁初，改忻州刺史，从入关讨王行瑜，充马步军都将，以功授检校司徒。天祐初，授内外都制置、管内蕃汉都知兵马使、检校太保，充振武节度使，凡军政皆决于克宁。

五年正月，武皇疾笃，克宁等侍疾，垂泣辞诀。克宁曰：“王万一不讳，后事何属？”因召庄宗侍侧，谓克宁、张承业曰：“亚子累公等。”言终弃代。将发哀，克宁纪纲军府，中外无哗。初，武皇奖励军戎，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各有部曲，朝夕聚谋，皆欲为乱。庄宗英察，惧及于祸，将嗣位，让克宁曰：“儿年孤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大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且请制置军府，候儿有立，听季父处分。”克宁曰：“亡兄遗命，属在我儿，孰敢异议者！儿但嗣世，中外之事，何忧不办。”视事之日，率先拜贺。庄宗嗣位，军民政事，一切委之，权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颢者，以阴计干克宁曰：“兄亡弟及，古今旧事，委父拜侄，理所未安，富贵功名，当宜自立，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托，我亦何求！公无复言，必斩尔首以徇。”克宁虽慈爱因心，而日为凶徒惑乱。群凶之妻复以此言干克宁妻孟夫人，说激百端，夫人惧事泄及祸，屡让克宁，由是愈惑。会克宁因事杀都虞候李存质，又请兼领大同节度，以蔚、朔为属郡，又数怒监军张承业、李存璋；由是知其有贰。近臣史敬镕素与存颢善，尽知其事。敬镕告贞简太后曰：“存颢与管内太保阴谋叛乱，俟嗣王过其

第即擒之，并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窃发有日矣。”庄宗召张承业、李存璋谓曰：“季父所为如此，无犹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鱼肉，吾即避路，则祸乱不作矣。”承业曰：“老夫亲承遗托，言犹在耳。存顥辈欲以太原降贼，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讨除，亡无日矣。”因令吴珙、存璋为之备。二月二十日，会诸将于府第，擒存顥、克宁于坐。庄宗垂泣数之曰：“儿初以军府让季父，季父不忍弃先人遗命。今已事定，复欲以儿母子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宁泣对曰：“盖谗夫交构，吾复何言！”是日，与存顥俱伏法。克宁仁而无断，故及于祸。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嗣昭，国昌有子四人：克恭、克俭、克用、克柔。是书《李嗣昭传》云：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为武皇母弟。《新唐书·沙陀传》：武皇有弟克勤，《通鉴》引《纪年录》有兄克俭，而是书俱无传，疑有阙文。

史臣曰：昔武皇发迹于阴山，庄宗肇基于河朔，虽奄有天下，而享国日浅，眷言枝属，空秀棣华，固未及推帝尧敦叙之恩，广成王封建之义。自克让而下，不获就鲁、卫之封，懋间、平之德也。况天横相继，亦良可悲哉！

列传三

宗室

永王存霸，武皇子，庄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为军卒所杀。《欧阳史》云：存霸历昭义、天平、河中三军节度使，居京师食俸禄而已。赵在礼反，乃遣存霸于河中，庄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鉴》云：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从兵稍散，存霸亦率众千人弃镇奔晋阳。又云：存霸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存霸削发僧服谒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进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

邕王存美，武皇子，庄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不知所终。《通鉴》云：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

薛王存礼，武皇子，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不知所终。

申王存渥，庄宗第四弟，《欧阳史》，存渥与存霸、存纪皆庄宗同母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为部下所杀。《通鉴》云：存渥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风谷，为其下所杀。

睦王存义，庄宗第五弟，同光三所封。案，以下原阙。历鄆州节度使，后以郭崇韬婿为庄宗所杀。《北梦琐言》云：庄宗异母弟存义，以郭崇韬女婿伏诛。先是，郭崇韬既诛之后，朝野骇惋，议论纷然。庄宗令阍人察访外事，言存义于诸将坐

上诉郭氏之无罪，其言怨望。又于妖术人杨千郎家饮酒聚会，攘臂而泣。杨千郎者，魏州贱民，自言得墨子术于妇翁，能役使阴物，帽下召食物果实之类。又菹瓜博必胜，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说炼丹乾汞，易人形，破肩钥。贵要间神奇之，官至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义常朋淫于其家，至是与存义并罹其祸。

通王存确，庄宗第六弟，雅王存纪，庄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并为霍彦威所杀。《梁纪》，太祖有子廷鸾、落落；《卢文进传》，庄宗又有弟存矩。今《宗室传》皆不载。

魏王继岌，庄宗子也。庄宗即位于魏州，以继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镇州为北都，又命为留守。《五代会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为魏王。三年，伐蜀，以继岌为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十月戊寅，至凤州，武兴军节度使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镇，康延孝收兴州。时伪蜀主王衍率亲军五万在利州，令步骑亲军三万逆战于三泉，康延孝、李严以劲骑三千犯之，蜀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余皆奔溃。王衍闻其败也，弃利州奔归西川，断吉柏津，浮梁而去。己丑，继岌至兴州，伪蜀东川节度使宋光葆以梓、潼、剑、龙、普等州来降；武定军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兴元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阶州王承岳纳符印；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弃城而遁。辛丑，继岌过利州。戊申，至剑州。己酉，至绵州，王衍遣使上笺乞降。丁巳，入成都。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师回，至渭南，闻庄宗败。师徒溃散，自缢死。《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录》云：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鄴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

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人？”

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

“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间李嗣源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矣。

继潼、继嵩、继蟾、继晓并庄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未封。庄宗败，并不知所终。《清异录》：唐福庆公主下降孟知祥。长兴四年，明宗晏驾，唐室乱。庄宗诸儿削发为苾刍，间道走蜀。时知祥新称帝，为分主厚待犹子，赐予千计。

从审，明宗长子，性忠勇沈厚，摧坚陷阵，人罕偕焉。从庄宗于河上，累有战功，庄宗器赏之，用为金枪指挥使。明宗在魏府为军士所逼，庄宗诏从审曰：“尔父于国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为乱兵所劫，尔宜自去宣朕旨，无令有疑。”从审行至中途，为元行钦所制，复与归洛下。庄宗改其名为继璟，以为己子，命再往，从审固执不行，愿死于御前，以明丹赤。从庄宗赴汴州，明宗之亲旧多策马而去，左右或劝从审令自脱，终无行意，寻为元行钦所杀。天成初，赠太保。

秦王从荣，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践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使。四年，入为河南尹。一日，明宗谓安重诲曰：“近闻从荣左右有诈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余比以从荣方幼，出临大籓，故先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儇之言，岂朕之所望屯。”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难处，且望严诫。”遂止。

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

长兴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从荣乃请以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数百骑从行，出则张弓挟矢，驰骋盈巷。既受元帅之命，即令其府属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试《檄淮南书》一道，陈己将廓清宇内之意。初，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明宗顾问近臣，执政以从荣名势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从荣乃奏刑部侍郎刘赞为王傅，又奏翰林学士崔颢为元帅府判官。明宗曰：“学士代予诏令，不可拟议。”从荣不悦，退谓左右曰：“既付以元帅之任，而阻予请僚佐，又未谕制旨也。”复奏刑部侍郎任赞，从之。《宋史·赵上交传》：秦王从荣开府兼判军卫，以上交为虞部员外郎，充六军诸卫推官。李澣、张沆、鱼崇远皆白衣在秦府，悉与上交友善。累迁司封郎中，充判官。从荣素豪迈，不遵礼法，好昵群小，上交从容言曰：“王位尊严，当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为此，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从荣怒，出之。历泾、秦二镇节度判官。从荣及祸，僚属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后举兵犯宫室，败死，废为庶人。《通鉴·明宗纪》云：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硃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窥之，见硃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搥之，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从荣走归府，僚佐皆窜

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以其首献。丙申，追废从荣为庶人。《五代会要》云：清泰元年，葬以公礼。从之。《五代史补》：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高辇知其谋，因劝秦王托疾：“此辈须来问候，请大王伏壮士，出其不意皆斩之，庶几免祸矣。”从荣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无危乎？”辇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尔；不然，则悔无及矣。”从荣犹豫不决，未几及祸，高辇弃市。初，从荣之败也，高辇窜于民家，且落发为僧。既擒获，知训以其毁形难认，复使巾帻著绯，验其真伪，然后用刑。辇神色自若，属声曰：“殊衣才脱，白刃难逃。”观者笑之。

从璨，明宗诸子。性刚直，好客疏财，意豁如也。天成中，为右卫大将军，时安重诲方秉事权，从璨亦不之屈，重诲尝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从璨为大内皇城使。一日，召宾友于会节园，酒酣之后，戏登于御榻。安重诲奏请诛之。诏曰：“皇城使从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内。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于予行从之园，频恣歌欢之会，仍施峻法，显辱平人，致彼喧哗，达于闻听。方当立法，固不党亲，宜贬授房州司户参军，仍令尽命。”长兴中，重诲之得罪也。命复旧官，仍赠太保。

许王从益，明宗之幼子也。宫嫔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尝谓左右曰：“惟此儿生于皇宫，故尤所钟爱。”长兴末，封许王。晋高祖即位，以皇后即其姊也，乃养从益于宫中。晋天福中，以从益为二王后，改封郇国公，食邑三千户。其后与母

归洛阳。及开运末，契丹主至汴，以从益遥领曹州节度使，后封许王，与王妃寻归西京。会契丹主死，其汴州节度使萧翰谋归北地，虑中原无主，军民大乱，则己亦不得按辔徐归矣；乃诈称契丹主命，遣人迎从益于洛阳，令知南朝军国事。从益与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从益于崇元殿见群官。萧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群官趋于殿下，乃伪署王松为左相，赵上交为右丞相。李式、翟光鄴为枢密使，王景崇为宣徽使，余官各有署置。又以北来燕将刘祚为权侍卫使，充在京巡检。翰北归，从益饯于北郊。及汉高祖将离太原，从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汉高祖，行周等不从，且奏其事。汉高祖怒，车驾将至阙，从益与王妃俱赐死于私第，时年十七；时人哀之。《五代史阙文》：汉高祖自太原起军建号，至洛阳，会郭从义先入京师，受密旨杀王淑妃与许王从益。淑妃临刑号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为契丹所立，非敢与人争国，何不且留吾儿，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饭洒明宗陵寝。”闻者无不泣下。

重吉，末帝长子，为控鹤都指挥使。闵帝嗣位，出为亳州团练使。末帝兵起，为闵帝所害。《通鉴》云：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责其家财。清泰元年，诏赠太尉，仍令宋州选隙地置庙。《明宗纪》：闵帝有子重哲，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欧阳史·家人传》不载。

雍王理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晋兵入，与末帝俱自焚死。《通鉴》云：洛阳自闻兵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又云：皇后积薪欲烧宫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将安用之。”

乃止。

史臣曰：继岌以童騃之岁，当统帅之任，虽功成于剑外，寻求死于渭滨，盖运尽天亡，非孺子之咎也。从审感厚遇之恩，无苟免之意，死于君侧，得不谓之忠乎！从荣以狂躁之谋，贾覆亡之祸，谓为大逆，则近厚诬。从璨为权臣所忌，从益为强敌所胁，俱不得其死，亦良可伤哉！重美听洛民之奔亡，止母后之燔蕪，身虽烬于戏焰，言则耀乎青编。童年若斯，可谓贤矣！

列传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进通，不知族姓所出。《欧阳史》云：本姓韩氏，汾州大谷县民家子。少事克柔，颇谨愿，虽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胆略，沉毅不群。初嗜酒好乐，武皇微伸傲戒，乃终身不饮。少从征伐，精练军机。乾宁初，王珂、王珙争帅河中，珙引陕州之军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将兵援之，败珙军于猗氏，获贼将李璠等。四年，改衙内都将，复援河中，败汴军于胡壁堡，擒汴将滑礼，以功加检校仆射。及王珂请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礼于太原，以嗣昭权典河中留后事。

李罕之袭我潞州也，嗣昭率师攻潞州，与汴将丁会战于含口，俘获三千，执其将蔡延恭；代李君庆为蕃汉马步行营都将，进攻潞州，遣李存质、李嗣本以兵扼天井关。汴将泽州刺史刘妃弃城而遁，乃以李存璋为刺史。梁祖闻嗣昭之师大至，召葛从周谓曰：“并人若在高平，当围而取之，先须野战，勿以潞州为敌。”及闻嗣昭军韩店，梁祖曰：“进通扼八议路，此贼决与我斗，公等临事制机，勿落奸便。”贺德伦闭壁不出，嗣昭日以铁骑环城，汴人不敢刍牧，援路断绝。八月，德伦、张归厚弃城遁去，我复取潞州。

光化三年，汴人攻沧州，刘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师邢、己以应之。嗣昭遇汴军于沙河，击败之，获其将胡礼。进攻洺州，下之，获其郡将硃绍宗。九月，梁祖自率军三万至临洺，葛从

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闻梁祖至，敛军而退，从周伏兵发，为其所败，偏将王郃郎、杨师悦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镇、定，王郃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师，下太行，击怀、孟。汴将侯信守河阳，不意嗣昭之师至，既无守备，驱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门，破其外垣，俄而汴将阎宝救军至，乃退。

天复元年，河中王珂为汴人所掳，河中晋、绛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瑋谋叛，纳款于汴；嗣昭讨之，三日而拔，斩瑋。是月，汴人初得蒲、绛，乃大举诸道之师来逼太原。汴将葛从周陷承天军，氏叔琮营洞涡驿。太原四面，汴军云合，武皇忧迫，计无从出。嗣昭朝夕选精骑分出诸门，排击汴营，左俘右斩，或燔或击，汴军疲于奔命；又属霖雨，军多足肿腹疾，粮运不继。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骑追之，汴军委弃辎重兵仗万计。六月，嗣昭出师阴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礼、张瑰。是时，天子在凤翔，汴人攻围，有密诏征兵。十一月，嗣昭出师晋、绛，屯吉上堡，遇汴将王友通于平阳，一战擒之。

明年正月，嗣昭进兵蒲县。十八日，汴将硃友宁、氏叔琮将兵十万来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军至平阳，嗣昭之师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贯周德威之营，候者云不利，宜班师。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营，汴军十余万列阵四合，德威、嗣昭血战解之，乃保军而退，汴军因乘之。时诸将溃散，无复部伍，德威引骑军循西山而遁，硃友宁乘胜陷慈、隰、汾等州。武皇闻其败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应接，复为汴军所击。汴军营于晋祠，嗣昭、德威收合余众，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营栅相望。时镇州、河中皆为梁有，孤城无援，师旅败亡。武皇昼夜登城，忧不遑食，召诸将欲出保云州，嗣昭曰：“王勿为此谋，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

势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别图进取。硃温兵师百万，天下无敌，关东、河北受他指挥，今独守危城，兵亡地蹙，倘彼筑室反耕，环堑深固，则亡无日矣！”武皇将从之，嗣昭亟争不可，犹豫未决，赖刘太妃极言于内，武后且止。数日，亡散之众复集。嗣昭昼夜分兵四出，斩将搴旗，汴军保守不暇。二十一日，硃友宁烧营退去，嗣昭追击，复收汾、慈、隰等州。五月，云州都将王敬晖据城叛，振武石善友亦为部将契苾让所逐，嗣昭皆讨平之。

天祐三年，汴人攻沧、景，刘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军三万进攻潞州，降丁会，武皇乃以嗣昭为昭义节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党有占者，见一人家舍上常有气如车盖，视之，但一贫媪而已。占者谓媪：“有子乎？”曰：“有，见为军士，出戍于外。”占者心异之，以为其子将来有土地之兆也。未几，丁会既降，嗣昭领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驻于是舍。丁会既归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为帅，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气寻息，闻者异之。

四年六月，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潞州，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嗣昭抚循士众，登城拒守，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其伪诏，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军民乏绝，含盐炭自生，以济贫民。嗣昭尝享诸将，登城张乐，贼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众心。五年五月，庄宗败汴军，破夹城。嗣昭知武皇弃世，哀恸几绝。时大兵攻围历年，城中士民饥死大半，廛里萧条。嗣昭缓法宽租，劝农务穡，一二年间，军城完集，三面邻于敌境，寇钞纵横，设法枝梧，边鄙不聳。

胡柳之战，周德威战没，师无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万登无石山，我军惧形于色。或请收军保营，诘旦复战。嗣昭

曰：“贼无营垒，去临濮地远，日已晡晚，皆有归心，但以精骑逗挠，无令返旆，晡后追击，破之必矣。我若收军拔寨，贼人入临濮，俟彼整齐复来，即胜负水决。”庄宗曰：“非兄言，几败吾事！”军校王建及又陈方略，嗣昭与建及分兵于土山南北为犄角，汴军惧，下山，因纵军击之，俘斩三万级，由是庄宗之军复振。

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权幽州军府事。九月，以李绍宏代，嗣昭出蓟门，百姓号泣请留，截鞍惜别，嗣昭夜遁而归。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胜归藩，庄宗帐饯于戚城。庄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灵，十年馈挽，引领鹤望，俟破汴军。今兵赋不充，寇孽犹在，坐食军赋，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难之地，每一念此，寝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谨守，惠养士民。臣归本藩，简料兵赋，岁末春首，即举众复来。”庄宗离席拜送，如家人礼。是月，汴将刘鄩攻同州，硃友谦告急，嗣昭与李存审援之。九月，破汴军于冯翊，乃班师。

十九年，庄守亲征张文礼于镇州。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嗣昭从庄宗击之，敌骑围之数十重，良久不解。嗣昭号泣赴之，引三百骑横击重围，驰突出没者数十合，契丹退，翼庄宗而还。是时，阎宝为镇人所败，退保赵州，庄宗命嗣昭代宝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处球之兵出自九门，嗣昭设伏于故营，贼至，伏发，击之殆尽；余三人匿于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为贼矢中脑，嗣昭箠中矢尽，拔贼矢于脑射贼，一发而殪之。嗣昭日暮还营，所伤血流不止，是夜卒。

嗣昭节制泽、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书令。庄宗即位，赠太师、陇西郡王。长兴中，诏配飨庄宗庙庭。

嗣昭有子七人，长曰继侁，泽州刺史；次继韬、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皆夫人杨氏所生。杨氏治家善积聚，设法贩

鬻，致家财百万。

继韬，小字留得，少骄狻无赖。嗣昭既卒，庄宗诏诸子扶丧归太原襄事，诸子违诏，以父牙兵数千拥丧归潞。庄宗令李存渥驰骑追谕，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获免。继韬兄继侁，嗣昭长嫡也。当袭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苦庐，继韬诈令三军劫己为留后，囚继侁于别室，以事奏闻。庄宗不得已，命为安义军兵马留后。时军前粮饷不充，租庸计度请潞州转米五万贮于相州；继韬辞以经费不足，请转三万。有幕客魏琢、牙将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摭阴事报继韬云：“朝廷无人，终为河南吞噬，止迟速间耳。”由是阴谋叛计。内官张居翰时为昭义监军，庄宗将即位，诏赴鄴都。潞州节度判官任圜时在镇州，亦奉诏赴鄴。魏琢、申蒙谓继韬曰：“国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继远，年十五六，谓继韬曰：“兄有家财百万，仓储十年，宜自为谋，莫受人所制。”继韬曰：“定哥以为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胜河南，不如与大梁通盟，国家方事之殷，焉能讨我？无如此算。”乃令继远将百余骑诈云于晋、绛擒生，遂至汴。梁主见之喜，因令董璋将兵应接，营于潞州之南，加继韬同平章事，改昭义军为匡义军。继韬令其爱子二人入质于汴。

及庄宗平河南，继韬惶恐，计无所出，将脱身于契丹；会有诏赦之，乃赍银数十万两，随其母杨氏诣阙，冀以赂免。将行，其弟继远曰：“兄往与不往，利害一也。以反为名，何面更见天下！不如深沟峻壁，坐食积粟，尚可苟延岁月，往则亡无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国，主上季父也，宏农夫人无恙，保获万全。”及继韬至，厚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称：“留后本无恶意，奸人惑之故也。嗣昭亲贤，不可无嗣。”杨夫人亦于宫中哀祈刘皇后，后每于庄宗前泣言先人之功，

以动圣情，由是原之。在京月余，屡从畋游，宠待如故。李存渥深诋之，继韬心不自安，复赂伶阍，求归本镇，庄宗不听。继韬潜令纪纲书谕继远，欲军城更变，望天子遣己安抚。事泄，斩于天津桥南。二子韶年质于汴，庄宗收城得之，抚其背曰：“尔幼如是，犹如能佐父造反，长复何为！”至是亦诛。乃遣使往潞州斩继远，函首赴阙，命继侁权知军州事，继达充军城巡检。

未几，诏继侁赴阙。时继侁以继韬所畜婢仆玩好之类悉为己有，每日料选算校，不时上路。继达怒谓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诛死，大兄不仁，略无动怀，而便烝淫妻妾，诘责货财，惭耻见人，生不如死！”继达服纆麻，引数百骑坐于戟门，呼曰：“为我反乎！”即令人斩继侁首，投于戟门之内。副使李继珂闻其乱也，募市人千余攻于城门。继达登城楼，知事不济，启子城东门，至其第，尽杀其孥，得百余骑，出潞城门，将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溃，自刭于路隅。

天成初，继能为相州刺史，母杨氏卒于太原，继能、继袭奔丧行服。继能笞掠母主藏婢，责金银数，因笞至死。家人告变，言聚甲为乱，继能、继袭皆伏诛。嗣昭诸子自相屠杀，几于湮尽，惟继忠一人仅保其首领焉。

裴约，潞州之旧将也。初事李嗣昭为亲信，及继韬之叛，约方戍泽州，因召民泣而谕之曰：“余事故使，已余二纪，每见分财享土，志在平讎，不幸薨歿。今郎君父丧未葬，即背君亲，余可俾刃自杀，不能送死与人。”众皆感泣。继而梁以董璋为泽州刺史，率众攻城，约拒久之，告急于庄宗。庄宗知其忠恳，谓诸将曰：“朕于继韬何薄，于裴约何厚？裴约能分逆顺，不附贼党，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鸱枭！”乃顾李绍斌曰：“尔识机便，为我取裴约来，朕不藉泽州弹丸之地。”即遣绍

斌率五千骑以赴之。绍斌自辽州进军，未至，城已陷，约被害，时同光元年六月也。帝闻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门人，本姓张。父准，铜冶镇将。嗣本少事武皇，为帐中纪纲，渐立战功，得补军校。乾宁中，从征李匡侔为前锋，与燕人战，得居庸关，以功为义儿军使，因赐姓名。从讨王行瑜，授检校刑部尚书，改威远、宁塞等军使。五年，讨罗宏信于魏州，嗣本为前锋，师还，改马军都督。从李嗣昭讨王晖于云州，论功加检校司空。汴将李思安之围潞州也，从周德威军于余吾，嗣本率骑军日与汴人转斗，前后献俘千计，迁代州刺史。六年，从攻晋、绛，为蕃汉副使都校。及武皇丧事有日，嗣本监护其事，改云中防御使、云蔚应朔等州都知兵马使，加特进、检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讨刘守光，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得纳降军使卢文进、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献。幽州平，论功授振武节度使，号“威信可汗”。十二年，庄宗定魏博，刘鄩据莘县，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从破刘鄩于故元城，收洛、磁、卫三郡。六月，还镇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坚倾塞犯边，其众三十万攻振武，嗣本婴城拒战者累日。契丹为火车地道，昼夜急攻，城中兵少，御备罄竭，城陷，嗣本举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刚烈，有节义，善战多谋，然治郡民，颇伤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恩，本姓骆。《欧阳史》：嗣恩本吐谷浑部人。年十五，能骑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镇太原，补铁林军小校。从征王行瑜，奉表献捷，加检校散骑常侍，渐转突阵指挥使，赐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怀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围，加检校司空，充左厢马军都督。战王景仁有功，加检校司徒。救河中府，与梁人接战，应弦毙者甚众，而槊中其口；及退，庄宗亲视其伤，深

加慰勉，转内衙马步都将、辽州刺史。十二年，从庄宗入魏，击刘鄩有功，转天雄军都指挥使。刘鄩之北趣乐平也，嗣恩袭之，倍程先入晋阳。时城中无备，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闻其先过，乃遁。莘之战，以功转代州刺史，充石岭关以北都知兵马使，稍迁振武节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旧勋，诏赠太尉。

有子二人，长曰武八，骑射推于军中。尝有时辈臂饥鹰，矜其搏击，武八持鸣镝一只，赌其狩获，暮乃多之。战契丹于亲州，歿焉。幼曰从郎，累为行军司马。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劳，佐经纶之业，终没王事，得以为忠，然其后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盖货殖无穷，多财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遗子孙，安有斯祸哉！裴约以偏裨而效忠烈，尤可贵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效，参再造之功，故可附于兹也。

列传五

李存信，本姓张，父君政，回鹘部人也。大中初，随怀化郡王李思忠内附，因家云中之合罗川。存信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初为献祖亲信，从武皇入关平贼，始补军职，赐姓名。大顺中，累迁至马步都校，与李存孝击张浚军于平阳。时存孝骁勇冠绝，军中皆下之，惟存信与争功，由是相恶，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领节度，既而康君立授旄钺，存孝怒，大剽潞民，烧邑屋，言发流涕，疑存信篡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洛，武皇与之节钺。存孝虑存信离间，欲立大功以胜之，屡请兵于武皇，请兼并镇、冀，存信间之，不时许。大顺二年，武皇大举略地山东，以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校，存孝闻之怒，武皇令存质代之，存孝乃谋叛。既诛，以存信为蕃汉都校。从讨李匡侑，降赫连铎、白义诚，以功检校右仆射，从入关讨王行瑜，加检校司空，领郴州刺史。

乾宁三年，兖、郓乞师于武皇，武皇遣存信营于莘县，与硃瑄合势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谏罗宏信曰：“河东志在吞食河朔，回军之日，贵道堪忧。”而存信戢兵无法，稍侵魏之刍牧，宏信怒，翻然结于梁祖，乃出兵三万以攻存信。存信敛众而退，为魏人所薄，委弃輜重，退保洛州，军士丧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师攻魏博，屠陷诸邑。五月，存信军于洹水，汴将葛从周、氏叔琮来援魏人，存信与铁林都将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为陷马坎以待之，存信战败，落落被擒。九

月，存信败葛从周于宗城，乘胜至魏州之北门。明年，闻兗、郓皆陷，乃班师。八月，从讨刘仁恭，师次安塞，为燕军所败。武皇怒谓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贼至，公不辨耶！古人三败，公姑二矣。”存信惧，泥首谢罪，几至不测。自光化已后，存信多称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为右校而已。天复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晋阳，时四十一。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新唐书》：存孝，飞狐人。少于俘囚中得隶纪纲，给事帐中。及壮，便骑射，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从武皇救陈、许，逐黄寇，及遇难上源，每战无不克捷。

张浚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冯霸杀其帅李克恭以城叛。时汴将硃崇节入潞州，梁祖令张全义攻泽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骑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泽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轻绝大国，今张相公围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无穴自处，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闻其言不逊，选精骑五百，绕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尔肉馐军，可令肥者出斗！”汴将有邓季筠者，亦以骁勇闻，乃引军出战。存孝激励部众，舞槊先登，一战败之，获马千匹，生擒季筠于军中。是夜，汴将李说收军而遁，存孝追击至马牢山，俘斩万计，遂退攻潞州。

时朝廷命京兆尹孙揆为昭义节度使，令供奉官韩归范送旌节至平阳，揆乃仗节之潞；梁祖与揆牙兵三千为纪纲，时揆为张浚副招讨，所部万人。八月，自晋、绛逾刀黄岭趋上党。存孝引三百骑伏于长子西崖间。揆褰衣大盖，拥众而行，俟其军前后不属，存孝出骑横击之，擒揆与归范及俘囚五百，献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从周弃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为潞帅。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

潞州之师，围张浚于平阳，营于赵城。华州韩建遣壮士三百夜犯其营，存孝谍知，设伏以击之，尽殪；进压晋州西门，获贼三千，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去，张浚、韩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晋、绛，以功授汾州刺史。

大顺二年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入汴军，武皇令存孝定邢、洛，因授之节钺。时幽州李匡威与镇州王镕屡弱中山，将中分其疆土。定州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镇、赵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审率师出井陘以会之，并军攻临城、柏乡。李匡威救至，且议旋师。李存信与存孝不协，因构于武皇，言存孝望风退衄，无心击贼，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战功，郁郁不平，因致书通王镕，又归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将逼真定，存孝面见王镕陈军机。武皇暴怒，诛先获汴将安康八方旋师。七月，复出师讨存孝，自缚马关东下，攻平山，渡滹水，击镇州四关城。王镕惧，遣使乞平，请以兵三万助击存孝，许之。《新唐书》：王镕失幽州助，因乞盟，进币五十万，归粮二十万，请出兵助讨存孝。武皇蒐于栾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营，奉诚军使孙考老被获，存信军乱。武皇进攻邢州，深沟高垒以环之，旋为存孝冲突，沟塹不成。有军校袁奉韬者，密令人谓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归太原，如塹垒未成，恐无归志。尚书所畏惟大王耳，料诸将孰出尚书右。王若西归，虽限以黄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洫，安能阻尚书锋锐哉！”存孝然之，纵兵成塹。居旬日，深沟高垒，飞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败，城中食尽。乾宁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诉于武皇曰：“儿蒙王深恩，位至将帅，苟非谗慝离间，曷欲舍父子之深恩，附仇讎之党！儿虽褊狭设计，实存信构陷至此，若得生见王面，一言而死，诚所甘心。

“武皇愍之，遣刘太妃入城慰劳。太妃引来谒见，存孝泥首请罪曰：“儿立微劳，本无显过，但被人中伤，申明无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尔与王镕书状，罪我万端，亦存信教耶！”紩归太原，车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临大敌，被重铠囊弓坐槊，仆人以二骑从，阵中易骑，轻捷如飞，独舞铁槊，挺身陷阵，万人辟易，盖古张辽、甘宁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视事旬日，私憾诸将久之。

李存进，振武人，本姓孙，名重进。《欧阳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父拴，世吏单于府。重进初仕岚州刺史汤群为部校，献祖诛群，乃事武皇。从入关，还镇太原，署牙职。景福中，为义儿军使，赐姓名。从讨王行瑜，以功授检校常侍，与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云中，改永安军使、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天复初，破氏叔琮前军于洞涡。三年，授石州刺史。庄宗初嗣位，入为步军右都检校司空，师出井陘，授行营马军都虞候，破汴军于相乡，论功授邠州刺史，转检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营招讨使，出师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军都巡按使。时魏人初附，有银枪效节都，强杰难制，专谋骚动。存进沈厚果断，犯令者梟首尸于市，诸军无不惕息，靡然向风。十四年，擢蕃汉马步副总管，从攻杨刘，战胡柳。

十六年，以本职兼领振武节度使。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杨村渡在上流。汴人运洛阳竹木，造浮桥以济军。王师以船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吏曰：“河桥须竹竿大杙，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石，窃虑难成。”存进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竿，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缆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条直，人皆服其勤智。庄宗举酒曰：“存进，吾之杜预也。

“赐宝马御衣，进检校太保，兼魏博马步都将。与李存审固守德胜。

十九年，汴将王瓚率众逼北城，为地穴火车，百道进攻。存进随机拒应，或经日不得食。汴军退，加检校太傅。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阎宝、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进代嗣昭为招讨，进营东垣渡，夹滹沱为垒，沙土散恶，垣壁难成。存进斩伐林树，版筑旬日而就，贼不能寇。九月，王处球尽率其众，乘其无备，奄至垒门。存进闻之，得部下数人出斗，驱贼于桥下。俄而贼大至，后军不继，血战而歿，时年六十六。同光时，赠太尉。存进行军出师，虽无奇迹，然能以法绳其骄放，营垒守战之备，特推精力，议者称之。

有子四人，长曰汉韶。

汉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风仪峻整。初事庄宗，为定安军使，迁河东牢城指挥使。时孟知祥权知太原军府事，会契丹侵北鄙。表令汉韶率师进讨，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检校右仆射。同光中，为蔡州刺史。天成初，复姓孙氏，寻授彰国军留后，累加检校太保。长兴中，为洋州节度使。《九国志》：闵帝嗣位，加特进，汉韶以其父名上表让之，改检校左仆射。制曰：“改会稽之字，抑有前闻；换瑰宝之文，非无故事。”末帝之起于凤翔也，汉韶与兴元张虔钊各帅部兵会王师于岐山下，及西师俱叛，汉韶逃归本镇。闻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与张虔钊各举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汉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国志》：汉韶与知祥叙汾上旧事，及洛中更变，相对感泣。知祥曰：“丰沛故人，相遇于此，何乐如之！”于是赐第宅金帛，供帐什物，悉官给之。伪命永平军节度使，孟昶嗣伪位，历兴元、遂州两镇连帅，累伪官至中书令，封乐安郡王。年七十余，卒于蜀。

李存璋，字德璜，云中人。武皇初起云中，存璋与康君立、薛志勤等为奔走交，从入关，以功授国子祭酒，累管万胜、雄威等军。从讨李匡侔，改义兒军使。光化二年，授泽州刺史，入为牢城使。从李嗣昭讨云州叛将王晖，平之，改教练使、检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笃，召张承业与存璋授遗顾。存璋爱立庄宗，夷内难，颇有力焉。改河东马步都虞候，兼领盐铁。初，武皇稍宠军士，籓部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庄宗初嗣位，锐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抚弱，诛其豪首，期月之间，纪纲大振，弭群盗，务耕稼，去奸宄，息幸门，当时称其材干。从破汴军于夹城，转检校司徒。柏乡之役，为三镇排阵使。十一年，从盟硃友谦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将尹皓攻慈州，逆战败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军入城固守，授大同防御使、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秋，契丹攻蔚州，安巴坚遣使驰木书求赂，存璋斩其使。契丹逼云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铁车，乃熔为兵仗，以给军士。敌退，以功加检校太傅、大同军节度使、应蔚等州观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云州府第。同光初，追赠太保、平章事。晋天福初，追赠太师。

有子三人，彦球为裨校，战歿于镇州。

李存贤，字子良，本姓王，名贤，许州人。祖启忠，父恽。贤少遇乱，入黄巢军；武皇破贼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兒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天祐三年，从周德威赴援上党，营于交口。五年，权知蔚州刺史，以御吐浑。六年，权沁州刺史。先是，州当贼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据险立栅为治所，已历十余年矣。存贤至郡，乃移复旧郡，划辟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庄宗嘉之，转检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无备，来攻其城，存贤击退之。十一年，授武

州刺史、山北团练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将尹皓攻州城，存贤督军拒战，汴军攻击百端，月余遁去。十八年，河中硃友谦来求援，命存贤率师赴之。十九年，汴将段凝军五万营临晋，蒲人大恐，咸欲归汴。或问于存贤曰：“河中将士欲拘公降于汴。”厚贤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军退，以功加检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卫上将军。十一月，入觐洛阳。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审疾笃，求入觐，议择帅代之。方内宴，庄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尽，所残者存审耳。今复衰疾，北门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贤曰：“无易于卿。”即日授特进、检校太保，充幽州卢龙节度使。五月，到镇。时契丹强盛，城门之外，烽尘交警，一日数战。存贤性忠谨周慎，昼夜戒严，不遑寝食，以至忧劳成疾，卒于幽州，时年六十五。诏赠太傅。

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初，庄宗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抵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博，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会鹿走于中原，期龙战于大泽，蓄骁果之士，以备鹰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锡姓以结其心，授任以责其效。与夫董卓之畜吕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军而长万夫，苟不为叛臣，则可谓良将矣。

列传六

王镒，其先回鹘部人也。远祖没诺干，唐至德中，事镇州节度使王武俊为骑将。武俊嘉其勇干，畜为假子，号王五哥，其后子孙以王为氏。四代祖廷凑，事镇帅王承宗为牙将。长庆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宏正为成德军节度使。既而镇人杀宏正，推廷凑为留后，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钺授之。廷凑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寿安公主。元逵卒，子绍鼎立。绍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袭镇州节度使，并前史有传。景崇位至太尉、中书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

镒即景崇之子也，年十岁，三军推袭父位。大顺中，武皇将李存孝既平邢、洛，因献谋于武皇，欲兼并镇、定，乃连年出师以扰镇之属邑。镒苦之，遣使求救于幽州。《旧唐书》云：时天子蒙尘，九州鼎沸，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虎视山东，方谋吞据。镒以重赂结纳，请以修和好。晋军讨孟方立于邢州，镒常奉以刍粮。及方立平，晋将李存孝侵镒于南部，镒求援于幽州。自是燕帅李匡威频岁出军，以为镒援。时匡威兵势方盛，以镒冲弱，将有窥图之志。

景福二年春，匡威率精骑数万，再来赴援，会匡威弟匡侑夺据兄位，匡威退无归路，镒乃延入府第，馆于宝寿佛寺。镒以匡威因己而失国，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镒谒匡威于其馆，匡威阴遣部下伏甲劫镒，抱持之。镒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国为晋人所侵，垂将覆灭，赖公济援之力，幸

而获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并辔归府舍。镒军拒之，竟杀匡威。镒本疏瘦，时年始十七，当与匡威并辔之时，电雨骤作，屋瓦皆飞。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见镒，镒就之，遽挟于马上，肩之而去。翼日，镒但觉项痛头偏，盖因为有力者所挟，不胜其苦故也。既而访之，则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赏之。《太平广记》引《刘氏耳目记》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镒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洒酒，大犒于藁城，犂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侑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国，又见赵王之幼，乃图之。遂伏甲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先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匆匆，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大雨雷电，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王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赵王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

镒既失燕军之援，会武皇出师以逼真定，镒遣使谢罪，出绢二十万匹，及具牛酒犒军，自是与镒俱修好如初。洎梁祖兼

有山东，虎视天下，镒卑辞厚礼，以通和好。《新唐书》：罗绍威讽镒绝太原，共尊全忠，镒依违，全忠不悦。光化三年秋，梁祖将吞河朔，乃亲征镇、定，纵其军燔镇之关城。镒谓宾佐曰：“事急矣，谋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辩，出见梁祖。梁祖盛怒，逆谓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违盟爽信，敝赋业已及此，期于无舍！”式曰：“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反欲穷兵黩武，天下其谓公何！”《新唐书》：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将击走之，得镒与嗣昭书，全忠怒，引军攻镒。周式请见全忠，全忠即出书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与和者，息人锋镝间耳。况继奉天子诏和解，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太原与赵本无恩，嗣昭庸肯入耶！”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戏之耳！”即送牛酒货币以犒军。式请镒子昭祚及大将梁公儒、李宏规子各一人往质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称帝，镒不得已，行其正朔。

其后梁祖常虑河朔悠久难制，会罗绍威卒，因欲除移镇、定。先遣亲军三千，分据镒深、冀二郡，以镇守为名。又遣大将王景仁、李思安率师七万，营于柏乡。镒遣使告急庄宗，庄宗命周德威率兵应之；镒复奉唐朝正朔，称天祐七年。及破梁军于高邑，我军大振，自是遣大将王德明率三十七都从庄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预其功，然镒未尝亲军远出。八年七月，镒至承天军，与庄宗合宴同盟，奉觞献寿，以申感概。庄宗以镒父友，曲加敬异，为之声歌，镒亦报之，谓庄宗为四十六舅。中饮，庄宗抽佩刀断衿为盟，许女妻镒子昭诲。因兹坚附于庄宗矣。

镒自幼聪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于下，特以作藩数世。专制四州，高屏尘务，不亲军政，多以阍人秉权，出纳决断，悉听所为。皆雕靡第舍，崇饰园池，植奇花异木，递相夸尚。

人士皆衰衣博带，高车大盖，以事嬉游，藩府之中，当时为盛。镠宴安既久，惑于左道，专求长生之要，常聚缙黄，合炼仙丹，或讲说佛经，亲受符篆。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观，镠增置馆宇，雕饰土木。道士王若讷者，诱镠登山临水，访求仙迹，每一出，数月方归，百姓劳弊。王母观石路既峻，不通舆马，每登行，命仆妾数下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有阉人石希蒙者，奸宠用事，为镠所嬖，恆与之卧起。

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镠自西山回，宿于鹞营庄，将归府第，希蒙劝之他所。宦者李宏规谓镠曰：“方今晋王亲当矢石，栉沐风雨，王殫供军之租赋，为不急之游盘，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虚府第，远出游从，如乐祸之徒，翻然起变，拒门不纳，则王欲何归！”镠惧，促归。希蒙谮宏规专作威福，多蓄猜防，镠由是复无归志。宏规闻之怒，使亲事偏将苏汉衡率兵擐甲遽至镠前，露刃谓镠曰：“军人在外已久，愿从王归。”宏规进曰：“石希蒙说王游从，劳弊士庶，又结构阴邪，将为大逆。臣已侦视情状不虚，请王杀之，以除祸本。”镠不听。宏规因命军士聚噪，斩希蒙首抵于前。镠大恐，遂归。是日，令其子昭祚与张文礼以兵围李宏规及行军司马李蔼宅，并族诛之，诬误者凡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部下偏将下狱，穷其反状，亲军皆恐，复不时给赐，众益惧。文礼因其反侧，密谕之曰：“王将坑尔曹，宜自图之。”众皆掩泣相谓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夜，亲事军十余人，自子城西门逾垣而入，镠方焚香受篆，军士二人突入，断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烟焰亘天，兵士大乱。镠姬妾数百，皆赴水投火而死。军校有张友顺者，率军人至张文礼之第，请为留后。遂尽杀王氏之族。镠于昭宗朝赐号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赵王，梁祖加尚书令。初，镠之遇害，不获

其尸，及庄宗攻下镇州，镠之旧人于所焚府第灰间方得镠之残骸。庄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莹。

镠长子昭祚，乱之翼日，张文礼索之，斩于军门。次子昭诲。当镠被祸之夕，昭诲为军人携出府第，置之地穴十余日，乃髡其发，被以僧衣。属湖南纲官李震南还，军士以昭诲托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岳寺僧习业，岁给其费。昭诲年长思归，震即赍送而还。时镠故将符习为汴州节度使，会昭诲来投，即表其事曰：“故赵王王镠小男昭诲，年十余岁遇祸，为人所匿免，今尚为僧，名崇隐，谨令赴阙。”明宗赐衣一袭，令脱僧服。顷之，昭诲称前成德军中军使、检校太傅，诣中书陈状，特授朝议大夫、检校考功郎中、司农少卿，赐金紫。符习因以女妻之。其后，累历少列，周显德中，迁少府监。

王处直。《王处直传》，原本止存王都废立之事，而处直事阙佚。今考《旧唐书》列传云：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帅，乃权知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藩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硃温使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仍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校左仆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归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刘，小字云郎，中山隆邑人也。初，有妖人李应之得于村落间，养为己子。及处直有疾，应之以左道医之，

不久病间，处直神之，待为羽人。始假幕职，出入无间，渐署为行军司马，军府之事，咸取决焉。处直时未有子，应之以都遗于处直曰：“此子生而有异。”因是都得为处直之子。其后应之阅白丁于管内，别置新军，起第于博陵坊，面开一门，动皆鬼道。处直信重日隆，将校相虑，变在朝夕，谋先事为祸。会燕师假道，伏甲于外城，以备为不虞，昧旦入郭，诸校因引军以围其第，应之死于乱兵，咸云不见其尸，众不解甲。乃逼牙帐请杀都，处直坚靳之，久乃得免。翼日赏劳，籍其兵于卧内，自队长已上记于别簿，渐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别簿之记，略无子遗。都既成长，总其兵柄，奸诈巧佞，生而知之。处直爱养，渐有付托之意，时处直诸子尚幼，乃以都为节度副大使。

王郁者，亦处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阙文。

天祐十八年十二月，庄宗亲征镇州，败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胜追敌，过定州，都马前奉迎，庄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爱女，十余岁，庄宗与之论婚，许为皇子继岌妻之。自是恩宠特异，奏请无不从。同光三年，庄宗幸鄴都，都来朝覲，留宴旬日，锡赆钜万，迁太尉、侍中。时周元豹见之曰：“形若鲤鱼，难免刀匕。”及明宗嗣位，加中书令，然以其夺据父位，深心恶之。

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将校为之，不进户口，租赋自贍本军，天成初仍旧。既而安重诲用事，稍以朝政厘之。时契丹犯塞，诸军多屯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屡废迎送，渐成猜间。和昭训为都筹画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势易离，可图自安之计。”会硃守殷据汴州反，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不协，心怀怨嫉。都阴知之，乃遣人说建立谋叛，建立伪许之，密以状闻。都又与青、徐、岐、潞、

梓五帅蜡书以离闻之。

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节度使王晏球率师讨之。都急与王郁谋，引契丹为援。洎王师攻城，契丹将托诺率骑万人来援，都与契丹合兵大战于嘉山，为王师所败，惟托诺以二千骑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为诺王，屈身沥恳，冀其尽力。孤垒周年，亦甚有备，诸校或思归向，以其访察严密，杀人相继，人无宿谋，故数构不就。

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时都校马让能降于曲阳门，都巷战而败，奔马归于府第，纵火焚之，府库妻孥，一夕俱烬，惟擒托诺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献于行在。

李继陶者，庄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养于宫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诲知其本末，付段徊养之为儿；徊知其不称，许其就便。王都素蓄异志，潜取以归，呼为庄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装，时俾乘墉，欲惑军士，人咸知其伪，竞诟辱之。城陷，晏球获之，拘送于阙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

史臣曰：王镕据镇、冀以称王，治将数世；处直分易、定以为帅，亦既重侯。一则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则嬖孽子而失其国，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察祸于未萌，相继败亡，又谁咎也！

列传七

康君立，蔚州兴唐人，世为边豪。乾符中，为云州牙校，事防御使段文楚。时群盗起河南，天下将乱，代北仍岁阻饥，诸部豪杰，咸有啸聚邀功之志。会文楚稍削军人储给，戍兵咨怨。君立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谋曰：“段公懦人，难与共事。方今四方云扰，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时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虽权系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沙陀部，复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君立等乃夜谒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乱，天子付将臣以边事，岁偶饥荒，便削储给，我等边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异议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举事当有朝典，公等勿轻议。予家尊远在振武，万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机已泄，迟则变生，曷俟千里咨稟！”众因聚噪，拥武皇。比及云州，众且万人，师营斗鸡台，城中械文楚以应武皇之军。既收城，推武皇为大同军防御留后。众状以闻，朝廷不悦，诏征兵来讨。俄而献祖失振武，武皇失云州。朝廷命招讨使李钧、幽州李可举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从击可举之师屡捷，及献祖入达靼，君立保感义军，武皇授雁门节度，以君立为左都押牙，从入关，逐黄孽，收长安。武皇还镇太原，授检校工部尚书、先锋军使，

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阳，来归于武皇，且求援焉，乃以

君立充南面招讨使，李存孝副之，帅师二万，助罕之攻取河阳。三月，与汴将丁会、牛存节战于浚河。临阵之次，骑将安休休叛入汴军，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顺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讨平之，授检校左仆射、昭义节度使。自武皇之师连岁略地于邢、洛，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泽潞之师以为犄角。

景福初，检校司徒，食邑千户。二年，李存孝据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讨之，以功加检校太保。乾宁初，存孝平，班师。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诸将无解愠者。初，李存信与存孝不叶，屡相倾夺，而君立素与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会诸将酒博，因语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时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赐鸩而殁，时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旧之故，诏赠太傅。

薛志勤，蔚州奉诚人，小字铁山。初为献祖帐中亲信，乾符中，与康君立共推武皇定云州，以功授右牙都校；从入达靼，武皇授节雁门，志勤领代北军使；从入关，收京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河东右都押牙、先锋右军使。从武皇救陈、许，平黄巢。武皇遇难于上源驿，汴将杨彦洪连车树栅，遮绝巷陌，时骑从皆醉，宴席既阑，汴军四面攻传舍。志勤虓勇冠绝，复酒胆激壮，因独登驿楼大呼曰：“硃仆射负恩无行，邀我司空图之，吾三百人足以济事！”因弯弧发射，矢无虚发，汴人毙者数十。志勤私谓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属无遗类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桥，志勤以其属血战击败之，得侍武皇还营，由是恩顾益厚。大顺初，张浚以天子之师来侵太原。十月，大军入阴地，志勤与李承嗣率骑三千抗之，败韩建之军于蒙坑，进收晋、绛，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从讨镇州，收天长、临城，志勤皆先登陷阵，勇敢

无前。王晖据云州叛，讨平之，以志勤为大同军防御使、检校司空。乾宁初，代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潞，时年六十二。

史建瑭，字国宝。父敬思，雁门人，仕郡至牙校。武皇节制雁门，敬思为九府都督，从入关，定京师。及镇太原，为裨将。中和四年，从援陈、许，为前锋，败黄巢于汴上，追贼至徐、兖，常将骑挺身酣战，勇冠诸军。是时，天下之师云集，军中无不推伏。六月，卫从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驿，是夕，为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兴，操弓与汴人斗，矢不虚发，汴人死者数百。夜分冒雨方达汴桥，左右扶武皇决围而去。敬思后拒，血战而歿。武皇还营，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建瑭以父廕少仕军门。光化中，典昭德军。与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将李瑋以献，授检校工部尚书。李思安之围上党也，建瑭为前锋，与总管周德威赴援。时汴人夹城深固，援路断绝，建瑭日引精骑，设伏擒生，夜犯汴营，驱斩千计，敌人不敢刍牧。汴将王景仁营于柏乡，建瑭与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战，日已晡晚，汴军有归志，建瑭督部落精骑先陷其阵，夹攻魏、滑之间，遂长驱追击。夜入柏乡，俘斩数千计，论功加检校左仆射。师还，留戍赵州。汴将氏延赏数犯赵之南鄙，建瑭设伏柏乡，获延赏，献之。

九年，梁祖亲攻蓆县。时王师并攻幽州，声言汴军五十万，将寇镇、定。都将符存审谓建瑭曰：“梁军倘以五十万来，我等何以待之？”裨将赵行实曰：“走入土门为上策。”存审曰：“事未可知，但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徐图。”不旬日，杨师厚围枣强，贺德伦围蓆县，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审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坐滋贼势。何以为谋。老贼若不下蓆、阜，必西攻深、冀，与公

等料阅骑军，侦视贼势。”乃选精骑八百趋信都，存审扼下博桥，建瑋与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骑为五军，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掠梁军之刍牧者还，会下博桥。翼日，诸军皆至，获刍牧者数百人，聚而杀之，缓数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军大至矣！”梁军震恐。明日，建瑋、嗣肱为梁军服色，与刍牧者相杂，晡晚，及贺德伦寨门，杀守门者，纵火大噪，俘斩而去。是夜，梁祖烧营而遁，比至贝州，迷失道略，委弃兵仗，不可胜计。

十二年，魏博归款，建瑋与符存审前军屯魏县。十三年，败刘鄩于元城，收澶州，以建瑋为刺史、检校司空、外衙骑军都将。寻历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胜。十八年，与阎宝讨张文礼，为马军都将。八月，收赵州，获刺史王钅延。进逼镇州，为流矢所中，卒于军，时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雁门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补右职。中和二年，从武皇讨贼关辅，为前锋。王师之攻华阴，黄巢令伪客省使王汀会军机于黄揆，承嗣擒之以献。贼平，以功授汾州司马，改榆次镇将。光启初，从讨蔡贼于陈、许。上源之难，遣承嗣奉表行在，陈诉其事。观军容田令孜馆而慰谕，令达情于武皇，姑务叶和，仍授以左散骑常侍。硃玫之乱，遣承嗣率军万人援鄜州，至渭桥迎扈车驾。王行瑜既杀硃玫，承嗣会鄜、夏之师入定京城，获伪相裴彻、郑昌图，函送硃玫、襄王首献于行在。驾还宫，赐号迎銮功臣、检校工部尚书、守岚州刺史，赐犒军钱二万贯。

时车驾初还，三辅多盗，承嗣按兵警御，犇轂义安。及还屯于鄜，留别将马嘉福五百骑宿卫。孟方立之袭辽州也，武皇遣承嗣设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发伏，击其归兵，大败之，获其将奚忠信，以功授洛州刺史。及张浚之加兵于太

原也，时凤翔军营霍邑，承嗣率一军攻之，岐人夜遁，追击至赵城，合大军攻平阳，旬有三日而拔。师还，改教练使、检校司徒。

乾宁二年，兖、郓为汴人所攻，势渐危蹙，遣使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承嗣率三千骑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时李存信屯于莘县，既而罗宏信背盟，掩击王师，因兹隔绝。及瑄、瑾失守，承嗣与硃瑾、史俨同入淮南。承嗣、史俨皆骁将也，淮人得之，军声大振。《十国春秋·吴列传》：太祖署为淮南行军副使。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赵岳间道使于淮南，请归承嗣等；杨行密许之，遣使陈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将庞师古、葛从周出师，将收淮南，硃瑾率淮南军三万，与承嗣设伏于清口，大败汴人，生获庞师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检校太尉，领镇海军节度使。天祥九年，淮人闻庄宗有柏乡之捷，乃以承嗣为楚州节度使，以张犄角。十七年七月，卒于楚州，时年五十五。

史俨，代州雁门人。以便骑射给事于武皇。为帐中亲将，骁果绝众，善擒生设伏，望尘揣敌，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辅，诛黄巢，每出师皆从。乾宁中，从讨王行瑜，师次渭北，遣俨率五百骑护驾石门。时京城大扰，士庶多散布南山。俨分骑警卫，比驾还京，盗贼不作，以功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屯于三桥者累月，昭宗宠锡优异。明年，与李承嗣率骑渡河援兖、郓。时汴军雄盛，自青、徐、兖、郓，栅垒相望。俨与骑将安福顺等，每以数千骑直犯营垒，左俘右斩，汴军为之披靡。及硃瑾失守，与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军，不闲骑射，既得俨等，军声大振，寻挫汴军于清口。其后并钟传，擒杜洪，削钱镠，成行密之霸迹者，皆俨与承嗣之力也。淮人馆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俨等尽其死力。《十国春秋》云：俨累

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卒于广陵。

盖寓，蔚州人。祖祚，父庆，世为州之牙将。武皇起云中，寓与康君立等推毂佐佑之，因为腹心。武皇节制雁门，署职为都押牙，领岚州刺史。洎移镇太原，改左都押牙、检校左仆射。武皇与之决事，言无不从，凡出征伐，靡不卫从。《通鉴》：光启二年，驾幸兴元，大将盖寓说克用曰：“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今不诛硃玫，黜李煜，无以自湔洗。”克用从之。又，《通鉴考异》引《纪年录》云：伪使至太原，太祖诘其事状，曰：“皆硃玫所为。”将斩之以徇，大将盖寓等言云云。太祖燔伪诏，械其使，驰檄喻诸镇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伪诏及硃玫文字，云：‘田令孜胁迁銮驾，播越梁、洋，行至半涂，六军变扰，遂至苍皇而晏驾，不知弑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无主，昨四镇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册毕，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赘疣，名污藩邸，智昏菽麦，识昧机权。李符掳之以塞辞，硃玫卖之以为利。吕不韦之奇货，可见奸邪；萧世诚之土囊，期于匪夕。近者，当道径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现驻巴、梁，宿卫比无骚动。而硃玫胁其孤驂，自号台衡，敢首乱阶，明言晏驾，荧惑藩镇，凌弱庙朝”云云。乾宁二年，从入关讨王行瑜，特授检校太保、开国侯，令邑一千户，领容管观察经略使。光化初，车驾还京，授检校太傅，封成阳郡公。

寓性通黠，多智数，善揣人主情。武皇性严急，左右难事，无委遇者，小有违忤，即置于法，惟寓承颜希旨，规其趋向，婉辞顺意，以尽参裨。武皇或暴怒将吏，事将不测，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责之，武皇怡然释之。有所谏诤，必征近事以为喻，自武皇镇抚太原，最推亲信，中外将吏，无不景附，朝廷藩邻，信使结托，先及武皇，次入寓门；既总军中大柄，其名振主，梁祖亦使奸人离间，暴扬于天下，言盖寓已代李，闻者

寒心，武皇略无疑间。初，武皇既平王行瑜，还师渭北，暴雨六十日，诸将或请入觐，且云：“天颜咫尺，安得不行觐礼。”武皇意未决，寓白曰：“车驾自石门还京，寝未安席，比为行瑜兄弟惊骇乘舆，今京师未宁，奸宄流议，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复动宸情。君臣始终，不必朝觐，但归藩守，姑务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盖寓尚阻吾入觐，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师。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笃，武皇日幸其第，手赐药饵。初，寓家每事珍膳，穷极海陆，精于府馔，武后非寓家年献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归，恩宠之洽，时我与比；及其卒也，哭之弥恸。庄宗即位，追赠太师。

伊广，字言，原本阙一字。元和中右仆射慎之后。广，中和未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乱，乃委质于武皇。广襟情洒落，善占对，累历右职，授汾州刺史。时武皇主盟，诸侯景附，军机缔结，聘遗旁午，广奉使称旨，累迁至检校司徒。乾宁四年，从征刘仁恭，武皇之师不利于成安寨，广歿于贼。

有女为庄宗淑妃。子承俊，历贝、辽二州刺史。

李承勋者，与广同为牙将，善于奉使，名闻军中。承勋累迁至太原少尹。刘守光之僭号也，庄宗遣承勋往使，问其衅端。承勋至幽州，见守光，如藩方聘问之礼。谒者曰：“燕王为帝矣，可行朝礼。”承勋曰：“吾大国使人，太原亚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闻之不悦，拘留于狱，数日而出，诘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君能臣我王，则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会王师讨守光，承勋竟歿于燕。

史敬镠，太原人。事武皇为帐中纲纪，甚亲任之。庄宗初嗣晋王位，李克宁阴构异图，将害庄宗，事发有日矣，克宁密引敬镠，以邪谋谕之。既而敬镠白，贞简太后惶骇，召张承业、

李存璋等图之。克宁等伏诛，以功累历郡。同光初，为华州节度使，移镇安州。天成中，入为金吾上将军。期年，复授邓州，至镇数月卒。赠太尉。

列传八

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人也。初事武皇为帐中骑督，骁勇，便骑射，胆气智数皆过人。久在云中，谙熟边事，望烟尘之警，悬知兵势。乾宁中，为铁林军使，武皇讨王行瑜，以功加检校左仆射，移内衙军副。

光化二年三月，汴将氏叔琮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虓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陈章尝乘驄马硃甲以自异。武皇戒德威曰：“我闻陈夜叉欲取尔求郡，宜善备之。”德威曰：“陈章大言，未知鹿死谁手！”他日致师，戒部下曰：“如阵上见陈夜叉，尔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战，部下伪退，陈章纵马追之，德威背挥铁楯击堕马，生获以献，由是知名。

天复中，我师不利于潘县，汴将硃友宁、氏叔琮来逼晋阳。时诸军未集，城中大恐，德威与李嗣昭选募锐兵出诸门，攻其垒，擒生斩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与李嗣昭合燕军攻潞州，降丁会，以功加检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为蕃汉都将。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军于余吾。时汴军十万筑夹城，围潞州，内外断绝，德威以精骑薄之，屡败汴人，进营高河，令游骑邀其刍牧。汴军闭壁不出，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树栅以通夹城，德威之骑军，倒墙堙塹，日数十战，前后俘馘，不可胜纪。梁有骁将黄角鹰、方骨仑，皆生致之。

五年正月，武皇疾笃，德威退营乱柳，武皇厌代。四月，

命德威班师。时庄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颇有浮议，内外忧之。德威既至，单骑入谒，伏灵柩哭，哀不自胜，由是群情释然。是月二十四日，从庄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军营横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雾晦暝，王师伏于三垂岗下。翼日，直趋夹城，斩关破垒，梁人大败，解潞州之围。初，德威与李嗣昭有私憾，武皇临终顾谓庄宗曰：“进通忠孝不负我，重围累年，似与德威有隙，以吾命谕之，若不解重围，殁有遗恨。”庄宗达遗旨，德威感泣，由是励力坚战，竟破强敌，与嗣昭欢爱如初。以功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节度使。

七年，岐人攻灵夏，遣使来求助，德威渡河以应之；师还，授蕃汉马步总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据深、冀，汴将王景仁军八万次柏乡，镇州节度使王镕来告难，帝遣德威率前军出井陘，屯于赵州。十二月，帝亲征。二十五日，进薄汴营，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上。汴将韩勅率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缙绮，金银炫耀，望之森然，我军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结阵而来，观其形势，志不在战，欲以兵甲耀威耳。我军人乍见其来，谓其锋不可当，此时不挫其锐，吾军不振矣！”乃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儿，皆屠沽佣贩，虚有表耳，纵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资。”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贼百余人，贼渡河而退。德威谓庄宗曰：“贼骄气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庄宗曰：“我提孤军，救难解纷，三镇乌合之众，利在速战，卿欲持重，吾惧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镇、定之士，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我师破贼，惟恃骑军，平田广野，易为施功。今压贼营，令彼见我虚实，则胜负未可必也。”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德威患之，谓监军张承业曰：“王欲速战，将乌合之徒，欲当剧贼，所谓不量力也。去贼咫尺，限此一渠

水，彼若早夜以略约渡之，吾族其为俘矣。若退军郾邑，引贼离营，彼出则归，复以轻骑掠其刍饷，不逾月，败贼必矣。”承业入言，庄宗乃释然。德威得降人问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桥数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军保郾邑。

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骑军致师于柏乡，设伏于村坞间，令三百骑以压汴营。王景仁悉其众结阵而来，德威转战而退，汴军因而乘之，至于郾邑南。时步军未成列，德威阵骑河上以抗之。亭午，两军皆阵，庄宗问战时，德威曰：“汴军气盛，可以劳逸制之，造次较力，殆难与敌。古者师行不逾一舍，盖虑粮饷不给，士有饥色。今贼远来决战，纵挟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后，饥渴内侵，战阵外迫，士心既倦，将必求退。乘其劳弊，以生兵制之，纵不大败，偏师必丧。以臣所筹，利在晡晚。”诸将皆然之。时汴军以魏、博之人为右广，宋、汴之人为左广，自未至申，阵势稍却，德威麾军呼曰：“汴军走矣！”“尘埃涨天，魏人收军渐退。庄宗与史建瑭、安金全等因冲其阵，夹攻之，大败汴军，杀戮殆尽；王景仁、李思安仅以身免，获将校二百八十人。

八月，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骑三万出飞狐，与镇州将王德明、定州将程严等军进讨。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刘知温。五月七日，刘守光令骁将单廷珪督精甲万人出战，德威遇于龙头岗。初，廷珪谓左右曰：“今日擒周阳五。”既临阵，见德威，廷珪单骑持枪躬追德威，垂及，德威侧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奋槁南坠其马，生获廷珪，贼党大败，斩首三千级，获大将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进军良乡、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夺气。德威之师，屡收诸郡，降者相继。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德威性忠孝，感武皇奖遇，尝思临难忘身。十二月，汴将刘鄩自洹水乘虚将寇太原，德威在幽州闻之，径以五百骑驰入土门，闻鄩军至乐平不进，德威径至南宫以候汴军。初，刘鄩欲据临清以扼镇、定转饷之路，行次陈宋口，德威遣将擒数十人，皆傅刃于背，縶而遣之。既至，谓刘鄩曰：“周侍中已据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骑扼临清，刘鄩乃入贝州。是时德威若不至，则胜负不可知也。

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阳。《辽史·太祖纪》：神册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兵拒战于居庸关之西，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级。又，《通鉴》：契丹主帅众三十万，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敌众攻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抚循士众，昼夜乘城，竟获保守。十五年，我师营麻口渡，将大举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军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次胡柳陂。诘旦，骑报曰：“汴军至矣！”庄宗使问战备，德威奏曰：“贼倍道而来，未成营垒，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贼疆，须决万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贼之家属，尽在其间，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国为念？以我深入之众，抗彼激愤之军，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必胜。王但按军保栅，臣以骑军疲之，使彼不得下营，际晚，粮饷不给，进退无据，因以乘之，破贼之道也。”庄宗曰：“河上终日挑战，恨不遇贼，今款门不战，非壮夫也！”乃率亲军成列而出，德威不获已，从之。谓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庄宗与汴将王彦章接战，大败之。德威之军在东偏，汴之游军入我辎重，众骇，奔入德威军，因纷扰无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战歿。先是，镇星犯上将，星占者云，不利大将。是夜收军，德威不至，庄宗恸哭谓诸将曰：“丧我良将，吾之咎也！”

德威身长面黑，笑不改容，凡对敌列阵，凜凜然有肃杀之风。中兴之朝，号为名将。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赠太师。天成中，诏与李嗣昭、符存审配飨庄宗庙廷。晋高祖即位，追封燕王。

子光辅，历汾、汝州刺史。

符存审，字德详，陈州宛邱人，《欧阳史·义兒传》，惟符存审不在其列，别自为传。盖存审子彦卿有女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旧名存。父楚，本州牙将。存审少豪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盗起，存审鸠率豪右，庇捍州里。会郟人李罕之起自群盗，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为蔡寇所逼，弃郡投诸葛爽；存审从至河阳，为小校，屡战蔡贼有功。诸葛爽卒，罕之为其部将所逼，出保怀州，部下分散，存审乃归于武皇。武皇署右职，令典义兒军，赐姓名。

存审性谨厚，宠遇日隆，自是武皇西征，存审常从，所至立功。从讨赫连铎，冒刃死战，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疮，日夕临问。乾宁初，讨李匡侔，存审前军拔居庸关。明年，从讨邠州，时邠之劲兵屯龙泉寨，四面悬崖，石壁险固，存审奋力拔之。师还，授检校左仆射。副李嗣昭讨李瑋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厢步军都指挥使。天祐三年，授蕃汉马步副指挥使，与李嗣昭降丁会于上党，从周德威破贼于夹城，加检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领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七年，加检校太保，充蕃汉副总管。庄宗击汴人于柏乡，留存审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赵州。九年，梁祖攻蓼县，存审与史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桥，汴人惊乱，烧营而遁，以功遥领邢、洛、磁团练使。

十二年，魏博归款于庄宗，遣存审率前锋据临清，以俟进取。庄宗入魏，存审屯魏县以抗刘鄩。六月，鄩营莘县，存审与镇、定之师营莘西三十里，一日数战。八月，率师攻张源德

于贝州。十三年二月，刘鄩自莘悉众来袭我魏州，存审以大军踵其后，战于故元城，大败汴人，从收澶、卫、磁、洛等州。秋，邢州阎宝降，授存审安国军节度、邢洛磁等州观察使。十月，戴思远弃沧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审检校太傅、横海军节度使，兼领魏博马步军都指挥使。明年，就加平章事。

十四年八月，将兵援周德威于幽州，败契丹之众。冬，破汴将安彦之于杨刘，诸军进营麻口。时梁将谢彦章营行台村，庄宗勇于接战，每以轻骑当之，遇窘者数四。存审每俟其出，必叩马谏曰：“王将复唐宗社，宜为天下自爱，搴旗挑战，一剑之任，无益圣德，请责效于臣。古人不以贼遗君父，臣虽不武，敢不代君之忧。”庄宗及时回驾。十二月，战于胡柳。晡晚之后，存审引所部银枪效节军，败梁军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间，周德威战歿，一军逗挠，梁军四集，存审与其子彦图冒刃血战，出没贼阵，与庄宗军合。午后，师复集，击败汴人。

十六年春，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于德胜口筑南北城以据之。七月，汴将王瓚自黎阳渡河寇澶州，存审拒战，瓚退，营于杨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与交锋，对垒经年，大小凡百余战。

十七年，汴将刘鄩攻同州，硃友谦求援于我，遣存审与李嗣昭将兵赴之。九月，次河中，进营朝邑。时河中久臣于梁，众持两端，及诸军大集，刍粟暴贵，嗣昭惧其翻覆，将急战以定胜负。居旬日，梁军逼我营。会望气者言，西南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存审曰：“我方欲决战，而形于气象，得非天赞欤！”是夜，阅其众，诘旦进军。梁军来逆战，大败之，追斩二千余级。自是梁军保垒不出。存审谓嗣昭曰：“吾初惧刘鄩据渭河。偏师既败，彼若退归，惧我踵之；穷兽搏人，勿谓无事。可开其归路，然后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马于沙苑，

刘鄩、尹皓知之，保众退去，《欧阳史》：鄩以为晋军且懈，乃夜遁去。存审追击于渭河，又大败之。遂解同州之围。存审略地至奉先，谒诸帝陵，乃班师。

十八年，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李嗣昭、李存进相次战歿。十九年，遣存审率师进攻叛帅于城下，文礼之将李再丰阴送款于存审，我师中夜登城，擒文礼之子处球等，露布以献。镇州平，以功加检校太傅、兼侍中。

二十年正月，师还于魏州，庄宗出城迎劳，就第宴乐。无何，契丹犯燕蓟，郭崇韬奏曰：“汴寇未平，继韬背叛，北边捍御，非存审不可。”上遣中使谕之，存审卧病羸瘠，附奏曰：“臣效忠稟命，靡敢为辞，但疴恙缠绵，未堪祗役。”既而诏存审以本官充幽州卢龙节度使，自镇州之任。同光初，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食邑千户，赐号忠烈扶天启运功臣。

十月，平梁，迁都洛阳。存审以身为大将，不得预收复中原之功，旧疾愈作，坚求入觐寻医，以情告郭崇韬。时崇韬自负一时，佐命之功，无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审之下，权势既隆，人士辐凑，不欲存审加于己上，每有章奏求觐，即阴沮之。存审妻郭氏泣诉于崇韬曰：“吾夫于国，粗效驱驰，与公乡里亲旧，公忍令死弃北荒，何无情之如是！”崇韬益惭懣。明年春，疾甚，上章恳切，乞生觐天颜，不许。存审伏枕而叹曰：“老夫历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远夷极塞，皆得面觐彤墀，射钩斩祛之人，孰不奉觞丹陛，独予壅隔，岂非命哉！”渐增危笃，崇韬奏请许存审入觐。四月，制授存审宣武军节度使、诸道蕃汉马步总管。诏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时年六十三，遗命葬太原。存审遗奏陈叙不得面觐，词旨凄惋。庄宗震悼久之，废朝三日，赠尚书令。

存审少在军中，识机知变，行军出师，法令严明，决策制胜，从无遗憾，功名与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将也。常戒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剑而违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屯危患难，履锋冒刃，入万死而无一生，身方及此，前后中矢仅百余。”乃出镞以示诸子，因以奢侈为戒。

存审微时，尝为俘囚，将就戮于郊外，临刑指危垣谓主者曰：“请就戮于此下，冀得坏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为移次焉。迁延之际，主将拥妓而饮，思得歌者以助欢。妓曰：“俘囚有符存审者，妾之旧识，每令击节，以赞歌令。”主将欣然，驰骑而舍之；岂非命也！

彦超，存审之长子也。少事武皇，累历牙职。存审卒，庄宗以彦超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军乱，诏彦超赴北京巡检。先是，朝廷令内官吕、郑二人在太原，一监兵，一监仓库。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单骑奔河东，与吕、郑谋杀彦超与留守张宪。彦超觉之，密与宪谋，未决，部下大噪，州兵毕集，张宪出奔。是夕，军士杀吕、郑、存霸于衙城。诘旦，闻洛城祸变，彦超告谕三军。《宋史·张昭传》云：昭为张宪推官，庄宗及难，闻鄴中兵士推戴明宗，宪部将符彦超合戍将应之。宪死，有害昭者，执之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无得害之。”又逼昭为榜，安抚军民。明宗又令其弟龙武都虞候彦卿驰骑安抚。六月，彦超入觐，明宗召见抚谕，寻授晋州留后。未行，会其弟前曹州刺史彦饶平宣武乱军，明宗喜，召彦超谓之曰：“吾得尔兄弟力，余更何忧，尔为我往河东抚育耆旧。”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义节度使。四年，授骁卫上将军，改金吾上将军。长兴元年，授泰宁军节度使，寻移镇安州。

彦超厮养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书计，委主货财，

岁久耗失甚多，彦超止于诃谴而已。应顺元年正月，佛留闻朝廷多事，因与任货兒等谋乱。一夕，扣门言朝廷有急递至，彦超出至 事，佛留挟刃害之。诘旦，本州节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杀之，余众奔淮南，擒彦超部将赵温等二十六人诛之。彦超赠太尉。

存审次子彦饶，《晋史》有传。次彦卿，皇朝前凤翔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阳。次彦能，终于楚州防御使。次彦琳，仕皇朝为金吾上将军，卒于任。

列传九

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也。父宏正。崇韬初为李克修帐下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修卒，武皇用为典谒，奉使凤翔称旨，署教练使。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恳辞要职。先是，中门使吴珙、张虔厚忠而获罪。知祥惧，求为外任，妻璠华公主泣请于贞简太后。庄宗谓知祥曰：“公欲避路，当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乃署知祥为太原军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韬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

十八年，从征张文礼于镇州。契丹引众至新乐，王师大恐，诸将咸请退还魏州，庄宗犹豫未决。崇韬曰：“安巴坚只为王都所诱，本利货财，非敦邻好，苟前锋小衄，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驱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济否，亦有天命。”庄宗从之，王师果捷。明年，李存审收镇州，遣崇韬阅其府库，或以珍货赂遗，一无所取，但市书籍而已。

庄宗即位于魏州，崇韬加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充枢密使。是时，卫州陷于梁，澶、相之间，寇钞日至，民流地削，军储不给，群情恟恟，以为霸业终不能就，崇韬寝不安席。俄而王彦章陷德胜南城，敌势滋蔓，汴人急攻杨刘城。明宗在郓，音驿断绝。庄宗登城四望，计无所出。崇韬启曰：“段凝阻绝津路，苟王师不南，郓州安能保守！臣请于博州东岸立栅，以

固通津，但虑汴人侦知，径来薄我，请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战，如三四日间。贼军未至，则栅垒成矣。”崇韬率毛璋等万人夜趋博州，视矛戟之端有光，崇韬曰：“吾闻火出兵刃，破贼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筑，昼夜不息。崇韬于葭苇间据胡床假寝，觉裤中冷，左右视之，乃蛇也，其忘疲励力也如是。居三日，梁军果至，城垒低庳，沙土散恶，战具不完，汴将王彦章、杜晏球率众攻击，军不得休息。崇韬身先督众，四面拒战，有急即应，城垂陷，俄报庄宗领亲军次西岸，梁军闻之退走，因解杨刘之围。

未几，汴将康延孝来奔，崇韬延于卧内，讯其军机。延孝曰：“汴人将四道齐举，以困我军。”庄宗忧之，召诸将谋进取之策。宣徽使李绍宏请弃郢州，与汴人盟，以河为界，无相侵寇。庄宗不悦，独卧帐中，召崇韬谓曰：“计将安出？”对曰：“臣不知书，不能征比前古，请以时事言之。自陛下十五年起义图霸，为雪家雠国耻，甲冑生虬虱，黎人困输挽。今纂崇大号，河朔土庶，日望荡平，才得汶阳尺寸之地，不敢保守，况尽有中原乎！将来岁赋不充，物议咨怨，设若划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以来，昼夜筹度，料我兵力，算贼事机，不出今年，雌雄必决。闻汴人决河，自滑至郢，非舟楫不能济。又闻精兵尽在段凝麾下，王彦章日寇郢境，彼既以大军临我南鄙，又凭恃决河，谓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复汶阳，此汴人之谋也。臣谓段凝保据河需，苟欲持我，臣但请留兵守鄴，保固杨刘；陛下亲御六军，长驱倍道，直指大梁，汴城无兵，望风自溃。若使伪主授首，贼将自然倒戈，半月之间，天下必定。如不决此计，傍采浮谭，臣恐不能济也。今岁秋稼不登，军粮才支数月，决则成败未知，不决则坐见不济。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成败天也，在陛下

独断。”庄宗蹶然而兴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掳，行计决矣！”即日下令军中，家口并还魏州。庄宗送刘皇后与兴圣宫使继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别，曰：“事势危蹙，今须一决，事苟不济，无复相见。”乃留李绍宏及租庸使张宪守魏州，大军自杨刘济河。是岁，擒王彦章，诛梁氏，降段凝，皆崇韬赞成其谋也。

庄宗至汴州，宰相豆卢革在魏州，令崇韬权行中书事。俄拜侍中兼枢密使，及郊礼毕，以崇韬兼领镇、冀州节度使，进封赵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崇韬既位极人臣，权倾内外，谋猷献纳，必尽忠规，士族朝伦，颇亦收奖人物，内外翕然称之。初收汴、洛，稍通赂遗，亲友或规之，崇韬曰：“余备位将相，禄赐巨万，但伪梁之日，赂遗成风，今方面藩侯，多梁之旧将，皆吾君射钩斩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为吾人，坚拒其请，得无惧乎！藏余私室，无异公帑。”及郊裡，崇韬悉献家财，以助赏给。时近臣劝庄宗以贡奉物为内库，珍货山积，公府赏军不足。崇韬奏请出内库之财以助，庄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时天下已定，寇仇外息，庄宗渐务华侈，以逞己欲。洛阳大内宏敞，宫宇深邃，宦官阿意顺旨，以希恩宠，声言宫中夜见鬼物，不谋同辞。庄宗骇异其事，且问其故。宦者曰：“见本朝长安大内，六宫嫔御，殆及万人，椒房兰室，无不充牣。今宫室大半空闲，鬼神尚幽，亦无所怪。”由是景进、王允平等于诸道采择宫人，不择良贱，内之宫掖。

三年夏，雨，河大水，坏天津桥。是时，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庄宗曰：“予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即令宫苑使经营之，犹虑崇韬有所谏止，使

谓崇韬曰：“今年恶热，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恆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陛下顷在河上，汴寇未平，废寝忘食，心在战阵，祁寒溽暑，不介圣怀。今寇既平，中原无事，纵耳目之玩，不忧战阵，虽层台百尺，广殿九筵，未能忘热于今日也。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营造，崇韬复奏曰：“内中营造，日有糜费，属当灾谨，且乞权停。”不听。

初，崇韬与李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大失所望，泣涕愤郁。崇韬乃置内勾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勾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快怅不已。崇韬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后，权位熏灼，恐为人所倾夺，乃谓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为群邪排毁，吾欲避之，归镇常山，为菟裘之计。”其子廷说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势，便是神龙去水，为蝼蚁所制，尤宜深察。”门人故吏又谓崇韬曰：“侍中勋业第一，虽群官侧目，必未能离间。宜于此时坚辞机务，上必不听，是有辞避之名，塞其谗慝之口。魏国夫人刘氏有宠，中宫未正，宜赞成册礼，上心必悦。内得刘氏之助，群阍其如余何！”崇韬然之，于是三上章坚辞枢密之位，优诏不从。崇韬乃密奏请立魏国夫人为皇后，复奏时务利害二十五条，皆便于时，取悦人心；又请罢枢密院事，各归本司，以轻其权，然宦官造谤不已。

三年，坚乞罢兼领节钺，许之。《册府元龟》云：同光中，崇韬再表辞镇，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枢要，常处重难。或迟疑未决之机，询诸先见；或忧挠不定之事，访自必成。至于赞朕丕基，登兹大宝，众兴异论，卿独坚言，天命不可违，唐祚

必须复，请纳家族，明设誓文，及其密取汶阳，兴师入不测之地；潜通河口，贡谋占必济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迨中都啸聚，群党窥陵，朕决议平妖，兼收浚水，虽云先定，更审前筹，果尽赞成，悉谐沈算，斯即何须冒刃，始显殊庸。况常山陆梁，正虞未复，卿能抚众，共定群心，惟朕知卿，他人宁表。所以赏卿之宠，实异等伦；沃朕之心，非虚渥泽。今卿再三谦逊，重叠退辞，始纳常阳，请归上将，又称梁苑，不可兼权。如此周身，贵全名节，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览坚辞，难沮来表。其再让汴州，所宜依允。”

会客省使李严使西川回，言王衍可图之状，庄宗与崇韬议讨伐之谋，方择大将。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慈管当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北面须藉大臣，全倚总管镇御。臣伏念兴圣宫使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俾成其威望。”庄宗方爱继岌，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奏，庄宗曰：“无逾于卿者。”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是岁九月十八日，率亲军六万，进讨蜀川。崇韬将发，奏曰：“臣以非才，谬当戎事，仗将士之忠力，凭陛下之威灵，庶几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择帅，如信厚善谋，事君有节，则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帅授之。如宰辅阙人，张宪有披榛之劳，为人谨重而多识。其次李琪、崔居俭，中朝士族，富有文学，可择而任之。”庄宗御嘉庆殿，置酒宴征西诸将，举酒属崇韬曰：“继岌未习军政，卿久从吾战伐，西面之事，属之于卿。”

军发，十月十九日入大散关，崇韬以马箠指山险谓魏王曰：“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今岐下飞挽，才支旬日，必须先取凤州，收其储积，方济吾事。”乃令

李严、康延孝先驰书檄，以谕伪凤州节度使王承捷。及大军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军储四十万。次至故镇，伪命屯驻指挥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军储三十余万。自是师无匮乏，军声大振。其招怀制置，官吏补置，师行筹画，军书告谕，皆出于崇韬，继岌承命而已。庄宗令内官李廷安、李从袭、吕知柔为都统府纪纲，见崇韬幕府繁重，将吏辐辏，降人争先赂遗，都统府唯大将省谒，牙门索然，由是大为诟耻。及六军使王宗弼归款，行赂先招讨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韬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选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韬，求为蜀帅，崇韬许之。又与崇韬子廷诲谋，令蜀人列状见魏王，请奏崇韬为蜀帅。继岌览状谓崇韬曰：“主上倚侍中如衡、华，安肯弃元老于蛮夷之地，况余不敢议此。”《九国志·王宗弼传》：宗弼送款于魏王，乃还成都，尽辇内藏之宝货，归于其家。魏王遣使征犒军钱数千万，宗弼辄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师至，令其子承班赍玩用直百万，献于魏王，并赂郭崇韬，请以己为西川节度使。魏王曰：“此吾家之物，焉用献为！”魏王入城，翼日，数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斩之于市。李从袭等谓继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难测，王宜自备。”由是两相猜察。

庄宗令中官向延嗣赍诏至蜀，促班师，诏使至，崇韬不郊迎，延嗣愤愤。从袭谓之曰：“魏王，贵太子也，主上万福，郭公专弄威柄，旁若无人。昨令蜀人请己为帅，郭廷诲拥徒出入，贵拟王者，所与狎游，无非军中骁果，蜀中凶豪，昼夜妓乐欢宴，指天画地，父子如此，可见其心。今诸军将校，无非郭氏之党，魏王悬军孤弱，一朝班师，必恐纷乱，吾属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还具奏，皇后泣告庄宗，乞保全继岌。庄宗复阅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银，不知其数，

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问蜀人，知蜀中宝货皆入崇韬之门，言崇韬得金万两，银四十万，名马千匹，王衍爱妓六十，乐工百，犀玉带百。廷诲自有金银十万两，犀玉带五十，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他财称是。魏王府，蜀人赂不过遣匹马而已。”庄宗初闻崇韬欲留蜀，心已不平，又闻全有蜀之妓乐珍玩，怒见颜色。即令中官马彦珪驰入蜀视崇韬去就，如班师则已，如实迟留，则与继岌图之。彦珪见皇后曰：“祸机之发，间不容发，何能数千里外复禀圣旨哉！”皇后再言之，庄宗曰：“未知事之实否，讵可便令果决？”皇后乃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时蜀土初平，山林多盗，孟知祥未至，崇韬令任圜、张筠分道招抚，虑师还后，部曲不宁，故归期稍缓。

四年正月六日，马彦珪至军，决取十二日发成都赴阙，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彦珪出皇后教以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将发，他无衅端，安得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从袭等泣曰：“圣上既有口敕，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为患转深。”继岌曰：“上无诏书，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杀招讨使！”从袭等巧造事端以间之，继岌既英断，僂俛从之。诘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入，左右梏杀之。崇韬有子五人，廷信、廷诲随父死于蜀，廷说诛于洛阳，廷让诛于魏州，廷议诛于太原，家产籍没。明宗即位，诏令归葬，仍赐太原旧宅。延诲、廷让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获免，崇韬妻周氏，携养于太原。

崇韬服勤尽节，佐佑王家，草昧艰难，功无与伦，西平巴蜀，宣畅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议者以崇韬功烈虽多，事权太重，不能处身量力，而听小人误计，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祸愈速。性复刚戾，遇事便发，既不知前代之成败，又未体当时之物情，以天下为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权倾

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

“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尝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及征蜀之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尝从容白继岌曰：“蜀平之后，王为太子，待千秋万岁，神器在手，宜尽去宦官，优礼士族，不唯疏斥阉寺，驸马不可复乘。”内则伶官巷伯，怒目切齿；外则旧僚宿将，戟手痛心。掇其族灭之祸，有自来矣。复以诸子骄纵不法，既定蜀川，辇运珍货，实于洛阳之第，籍没之日，泥封尚湿。虽庄宗季年为群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终，亦崇韬自贻其灾祸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时，功不可以不图，名不可以不立。

（以下缺）

列传十

赵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岭南节度使。祖存约，兴元府推官。父隐，右仆射。光逢与弟光裔，皆以文学德行知名。《旧唐书》：光裔，光启三年进士擢第，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季述废立之后，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光逢幼嗜坟典，动守规检，议者目之为“玉界尺”。僖宗朝，登进士第。逾月，辟度支巡官，历官台省，内外两制，俱有能名，转尚书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门，光逢不从，昭宗遣内养戴知权诏赴行在，称疾解官。驾在华州，拜御史中丞。时有道士许岩士、瞽者马道殷出入禁庭，骤至列卿宫相，因此以左道求进者众，光逢持宪纪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颇息。改礼部侍郎、知贡举。光化中，王道浸衰，南北司为党，光逢素惟慎静，虑祸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绝交游，凡五六年。门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入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累转左仆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爱其才，征拜司空、平章事。无几以疾辞，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同光初，弟光允为平章事，时谒问于私第，尝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清静寡欲端默如此。

尝有女冠寄黄金一镒于其室家，时属乱离，女冠委化于他土。后二十年，金无所归，纳于河南尹张全义，请付诸宫观，其旧封尚在。两登廊庙，四退邱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绅咸仰以为名教主。天成初，迁太保致仕，封齐国公，卒于洛阳。诏赠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新旧《唐书》俱云：赵隐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为后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系误。俱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旧唐书》云：大顺二年，进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驾部郎中。光允仕梁，历清显，伯仲之间，咸以方雅自高，北人闻其名者，皆望风钦重。及庄宗平定汴、洛，时卢程以狂妄免，郭崇韬自勋臣拜，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当武皇为晋王时，尝因为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当时咸谓宜处台司。郭崇韬采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华无相业；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与韦说并拜平章事。

光允生于季末，渐染时风，虽欲跃鳞振翮，仰希前辈，然才力无余，未能恢远，朝廷每有礼乐制度、沿革拟议，以为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见其浮谭横议，莫之测也。豆卢革虽凭门地，在本朝时，仕进尚微，久从使府，朝章典礼，未能深悉。光允每有发论，革但唯唯而已。后革奏议或当，光允谓群官曰：“昨有所议，前座一言粗当，近日差进，学者其可已乎！”其自负如此。

先是，条制：“权豪强买人田宅，或陷害籍没，显有屈塞者，许人自理。”内官杨希朗者，故观军容使复恭从孙也，援例理复恭旧业。事下中书，光允谓崇韬曰：“复恭与山南谋逆，显当国法，本朝未经昭雪，安得论理？”崇韬私抑宦者，因具

奏闻。希朗泣诉于庄宗，庄宗令自见光允言之。希朗陈诉：“叔祖复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复恭为张浚所构，得罪前朝，当时强臣掣肘，国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诛，德音昭洗，制书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谄练故事，安得谓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彦博，洎诸昆仲，监护军镇，何途得进！”渐至声色俱厉。光允方恃名德，为其所折，悒然不乐。又以希朗幸臣，虑摭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赠左仆射。

郑珣，昭宗朝宰相繁之侄孙。父徽，河南尹张全义判官。光化中，登进士第，《欧阳史》云：珣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珣属有司，乃得及第。历弘文馆校书、集贤校理、监察御史，入梁为补阙、起居郎，召入翰林，累迁礼部侍郎充职。珣文章美丽，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张全义皆有力焉。贞明中，拜平章事。庄宗入汴，责授莱州司户，未几，量移曹州司马。张全义言于郭崇韬，将复相之，寻入为太子宾客。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诲不欲圜独拜宰辅，共议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珣贞明时久在中书，性畏慎而长者，美词翰，好人物，重诲即奏与任圜并命为相。有顷，珣以老病耳疾，不任中书事，四上章请，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仍赐郑州庄一区。明宗自汴还洛阳，遣中使抚问，赐钱二十万，食羊百口。长兴初卒。赠司空。

初，珣应进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为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时亦异之。

子邁，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崔协，字思化。远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后魏为太子洗马，因为清河小房，至唐朝盛为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书。父彦融，楚州刺史。彦融素与崔莛善，尝为万年令，莛谒于县，彦融未出，见案上有尺题，皆赂遗中贵人，莛知其

由径，始恶其为人。及除司勋郎中，堯为左丞，通刺不见，堯谓曰：“郎中行止鄙杂，故未见。”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诫其子曰：“世世无忘堯。”故其子弟常与堯仇。

协即彦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进士第，释褐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馆，历三署，入梁为左司郎中、万年令、给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与中书舍人崔居俭相遇于幕次，协厉声而言曰：“崔堯之子，何敢相见！”居俭亦报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宪司举奏，多以文字错误，屡受责罚。协器宇宏爽，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天成初，迁礼部尚书、太常卿，因枢密使孔循保荐，拜平章事。

初，豆卢革、韦说得罪，执政议命相，枢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郑珣素与琪不协，孔循亦恶琪，谓安重诲曰：“李琪非无艺学，但不廉耳。朝论莫若崔协。”重诲然之，因奏择相。明宗曰：“谁可？”乃以协对。任圜奏曰：“重诲被人欺卖，如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谓之‘没字碑’。臣比不知书，无才而进，已为天下笑，何容中书之内，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韦肃，人言名家，待我尝厚，置于此位何如？肃苟未可，则冯书记是先朝判官，称为长者，与物无竞，可以相矣。”道尝为庄宗霸府书记，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枢密使休于中兴殿之庑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则任圜，二则任圜，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居此位。”重诲私谓圜曰：“今相位缺人，协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而逸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蛄蜣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重诲与循同职，循日言琪之短、协之长，故重诲竟从之。而协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

朝廷以国庠事重，命协兼判祭酒事，协上奏每岁补监生二百为定，物议非之。《北梦琐言》：明宗问宰相冯道：“卢质近日吃酒否？”对曰：“质曾到臣居，亦饮数爵，臣劝不令过度，事亦如酒，过则患生。”崔协强言于坐曰：“臣闻‘食医心镜’，酒极好，不加药饵，足以安心神。”左右见其肤浅，不觉哂之。四年春，驾自夷门还京，从至须水驿，中风暴卒。诏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恭靖。

子頌、頌、寿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谏议大夫，终于鄜州行军司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愷，天宝末，礼部尚书、东部留守。安禄山陷东都，遇害，累赠太尉，谥曰忠懿。愷孙棗，元和朝，位至给事中。棗子敬方，文宗朝，谏议大夫。敬方子穀，广明中，为晋公王铎都统判官，以收复功为谏议大夫。

琪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词赋诗颂，大为王铎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铎召穀宴于公署，密遣人以《汉祖得三杰赋》题就其第试之，琪援笔立成。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铎览而骇之，曰：“此儿大器也，将擅文价。”《太平广记》：琪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洪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蚤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手也。”时年十四。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然糠照薪，俾夜作画，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

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

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天复初，应博学弘词，居第四等，授武功县尉，辟转运巡官，迁左拾遗、殿中侍御史。自琪为谏官宪职，凡时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论列，文章秀丽，览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进士第，才藻富赡，兄弟齐名，而尤为梁祖所知，以珽为崇政学士。琪自左补阙入为翰林学士，《北梦琐言》：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琪藏迹于荆、楚间，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寂寞，每临流踞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快怅，而投叶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泽、潞，出师燕、赵，经略四方，暂无宁岁，而琪以学士居帐中，专掌文翰，下笔称旨，宠遇逾伦。是时，琪之名播于海内。琪重然诺，怜才奖善，家门雍睦。贞明、龙德中，历兵、礼、吏侍郎，受命与冯锡嘉、张充、郗殷象同撰《梁太祖实录》三十卷，迁御史中丞，累擢尚书左丞、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琪与萧顷同为宰相，顷性畏慎深密，琪倜傥负气，不拘小节，中书奏覆，多行其志，而顷专倚摭其咎。会琪除吏是试摄名衔，改“摄”为“守”，为顷所奏，梁帝大怒，将投诸荒裔，而为赵岩辈所援，罢相，为太子少保。

庄宗入汴，素闻琪名，因欲大任。同光初，历太常卿、吏部尚书。三年秋，天下大水，国计不充，庄宗诏百僚许上封事，陈经国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闻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穷而莫救，下情不得上达，群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灾，军食乏阙，焦劳罪己，迫切疚怀，避正殿以责躬，

访多士而求理，则何思而不获，何议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择其善者。

臣闻古人有言曰：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谷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已前，不可详记。自尧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时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一千三百余万，定垦地约九百二十万顷，最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百乘，戎马四百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世，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余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以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

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户既以减耗，古制犹以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千二百余万，垦田亦八百万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后，则农夫少于军众，战马多于耕牛，供军须夺于农粮，秣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余万。洎隋文之代，两汉比隆，及炀帝之年，又三分之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尧、舜，又极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农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不可轻徭，两税之余，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

官，又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耗加纳，犹应感悦，未至流亡。况今东作是时，羸牛将驾，数州之地，千里运粮，有此差徭，必妨春种，今秋若无粮草，保以贍军。

臣伏思汉文帝时，欲人务农，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赎罪，景帝亦如之。后汉安帝时，水旱不足，三公奏请，富人入粟，得关内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纵不欲入粟授官，愿明降制旨下诸道，合差百姓转仓之处，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师，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迁授，欠选者便与放选。千石以上至万石，不拘文武，明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斯亦救民转仓贍军之一术也。

庄宗深重之，寻命为国计使，垂为辅相，俄遇萧墙之难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卢革、韦说得罪，任圜陈奏，请命琪为相，为孔循、郑珏排沮，乃相崔协。琪时为御史大夫，安重诲于台门前专杀殿直马延。虽曾弹奏，而依违词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托疾，三上章请老；朝旨不允，除授尚书左仆射。自是之后，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贼”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贼，李琪罚一月俸。”又尝秦敕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中书奏曰：“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诏从之。多此类也。

琪虽博学多才，拙于遵养时晦，知时不可为，然犹多岐取进，动而见排，由己不能镇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长兴中，卒于福善里第，时年六十。子贞，官至邑宰。琪以在内署时所制诏，编为十卷，目曰《金门集》，大行于世。

萧顷，字子澄，京兆万年人。故相仿之孙，京兆尹廩之子。顷聪悟善属文，昭宗朝擢进士第，历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补阙。时国步艰难，连帅倔强，率多奏请，欲立家庙于本镇，顷上章论奏，乃止。累迁吏部员外郎。先是，张浚自中书出为右仆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廩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称无例，浚曲为行之，指挥甚急，吏徒惶恐。顷判云：“仆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挥公事，且非南宫旧仪。”浚闻之，惭悚致谢，顷由是知名，梁祖亦奖之。顷入梁，历给谏、御史中丞、礼部侍郎、知贡举，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琪同辅梁室，事多矛盾。庄宗入汴，顷坐贬登州司户，量移濮州司马。数年，迁太子宾客。天成初，为礼部尚书、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时年六十九。辍朝一日，赠太子少师。

史臣曰：夫相辅之才，从古难得，盖文学政事，履行谋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数君子者，皆互有所长，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齐公之明节，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绅，笙簧典诰，陟之廊庙，宜无愧焉！

列传十一

丁会，字道隐，寿州寿春人。父季。会幼放荡纵横，不治农产，恆随哀挽者学紼讴，尤嗜其声。既长，遇乱，合雄兒为盗，有志功名。黄巢渡淮，会从梁祖为部曲，梁祖镇门，会历都押衙。自梁祖诛宗权，并时溥，屠硃瑄，走硃瑾，会恆以兵从，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怀州刺史，历滑州留后、河阳节度使、检校司徒。自河阳以疾致政于洛阳。梁祖季年猜忌，故将功大者多遭族灭，会阴有避祸之志，称疾者累年。天复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晋、绛，乃起会为昭义节度使。昭宗幸洛阳，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弑，哀问至，会三军缟素，流涕久之。时梁祖亲讨刘守文于沧州，驻军于长芦。三年十二月，王师攻会，居旬日，会以潞州归于武皇。《北梦琐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谓敬翔曰；“吾梦丁会在前祇候，吾将乘马欲出，圉人以马就台，忽为丁会跨之以出，时梦中怒，叱喝数声，因惊觉，甚恶之。”是月，丁会举潞州军民归河东矣。引见，会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旧将，臣虽蒙保荐之恩，而不忍相从，今所谓吐盗父之食以见王也。”武皇纳之，赐甲第于太原，位在诸将上。五年，汴将李思安围潞州，以会为都招讨使、检校太尉。

庄宗嗣王位，与会决谋，破汴军于夹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大原。庄宗即位，追赠太师。有子七人，知沆为梁祖所诛，余皆历内职。

阎宝，字琼美，郢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宝少事硃瑾为牙将，瑾之失守于兖也，宝与瑾将胡规、康怀英归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陈师河朔，争霸关西，宝与葛从周、丁会、贺德伦、李思安各为大将，统兵四出，所至立功，历洛、随、宿、郑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宝为邢洛节度使、检校太傅。庄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卫、洛、磁，下之，宝独保邢州，城孤援绝。八月，宝以邢州降，庄宗嘉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领天平国节度使、东南面招讨等使，待以宾礼，位在诸将上，每有谋画，与之参决。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宝与李存审从明宗击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围而还。胡柳之役，诸军逗挠，汴军登无石山，其势甚盛。庄宗望之，畏其不敌，且欲保营。宝进曰：“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王彦章骑军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归志。我尽锐击之，败走必矣。今若引退，必为所乘，我军未集，更闻贼胜，即不战而自溃也。凡决胜料情，情势已得，断在不疑。今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胜，设使余众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庄宗闻之耸听，曰：“微公几失计。”即引骑大噪，奋槊登山，大败汴人。十八年，张文礼杀王镕叛，宝帅师进讨。八月，收赵州，进渡滹水，擒贼党张友顺以献。九月，进逼真定，结营西南隅。掘堑栅以环之，决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万来援镇州，前锋至新乐，众心忧之。宝见庄宗，指陈方略，军情乃安。敌退，加检校侍中。三月，城中饥，王处瑾之众出城求食，宝纵其出，伏兵截击之。饥贼大至，诸军未集，为贼年乘；宝乃收军退保赵州，因惭愤成疾，疽发背而卒，时年六十。同光初，追赠太师；晋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

有子八人，宏伦、宏儒皆位至郡守。

符习，赵州昭庆县人。少从军，事节度使王镕，积功至列校。自庄宗经略河朔，与镕连衡，常令习率师从庄宗征讨。镕为张文礼所害，时习在德胜寨，文礼上书请习等归镇。习雨泣诉于庄宗曰：“臣本赵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尝授臣一剑，俾臣平荡凶寇。自闻变故，徒怀冤愤，欲以自刳，无益于营魂。且张文礼乃幽、沧叛将，赵王知人不尽，过意任使，致被反噬。臣虽不武，愿在霸府血战而死，不能委身于凶首。”庄宗曰：“尔既怀旧君之爱，可复仇乎？吾当助你。”习等举身投地，号恸感激，谢曰：“王必以故使辅翼之劳，雪其冤耻，臣不敢期师旅为助，但悉本军可以诛其逆竖。”庄宗即令阎宝、史建瑭助习讨文礼，乃以习为成德军兵马留后。及文礼诛，将正授节钺，习不敢当其任，辞曰：“臣缘故使未葬，又无嗣息，臣合服斩纛，候臣礼制毕听命。”及庄宗兼领镇州，乃割相、卫二州置义宁军，以习为节度使。习奏曰：“魏博六州，见系霸府，不宜遽有割隶。但授臣河南一镇，臣自攻取。”乃授天平军节度、东南面招讨使。

习有器度，性忠壮，自庄宗十年沿河战守，习常以本军从，心无顾望，诸将服其为人。同光初，以习为邢州节度。明年，移镇青州。四年二月，赵在礼盗据魏州，习受诏以淄、青之师进讨；至则会军乱，习乃退军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习不时而至。既至，谒明宗于胙县。霍彦威谓习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犹豫乎！”习乃从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归本镇。属青州守将王公俨拒命，复授天平军节度使。《宋史·颜衍传》：天成初，为邹平令。符习初镇天平，习武臣之廉慎者，以书告属邑，毋聚敛为献贺。衍未领书，以故规行之，寻为吏所讼，习遽召衍笞之，幕客军吏，咸以为辱及正人，习甚悔焉，即表为观察判官，且塞前事。四年，移

汴州节度使。安重诲素不悦习，会汴人言习厚赋民钱，以代纳藁，及纳军租，多收加耗，由是罢归京师。《通鉴》：习自恃宿将，议论多抗安重诲，故重诲求其过，奏之。授太子太师致仕，求归故里，许之，乃归昭庆县。明宗以其子令谦为赵州刺史。习飞扬痛饮，周游田里，不集朋徒，不过郡邑，如此累年，中风而卒。赠太师。

子蒙嗣，位至礼部侍郎。

乌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乡校。弱冠从军，初为镇州队长，以功渐升部将，与符习从征于河上，颇得士心。闻张文礼弑王镕，志复主讎，雪泣请行。兵及恆阳，文礼执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诱之，不回，攻城日急。文礼忿之，咸割鼻断腕，不绝于肤，放至军门，观者皆不忍正视。震一恸而止，愤激奋命，身先矢石。镇州平，以功授震深、赵二州刺史。其性纯质，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独有政声，移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陆转运、招抚等使。契丹犯塞，渔阳路梗，震率师运粮，三入蓟门，擢为河北道副招讨，遥领宣州节度使，代房知温军于卢台。及至军，会戍兵龙晖所部鄴都奉节等军数千人作乱，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闻之，废朝一日，诏赠太傅。震略涉书史，尤嗜《左氏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及其遇祸，燕、赵之士皆叹惜之。

王瓚，故河中节度使重盈之诸子也。天复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旧恩，辟瓚为宾佐。梁祖即位，历诸卫大将军、兖华两镇节度使、开封尹。贞明五年，代贺瑰统军驻于河上。时李存审筑垒于德胜渡。秋八月，瓚率汴军五万，自黎阳渡河，将掩击魏州，明宗出师拒之。瓚至顿丘而旋，于杨村夹河筑垒，架浮航，自滑馈运相继。瓚严于军法，令行禁止，然机略应变，则非所长。十一月，瓚率其众观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锋击之，

获其将李立。十二月，逻骑报汴之馈粮千计，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庄宗遣徒兵五千，设伏以待之，使骑军循河南岸西上，俘获馈役数千。瓚结阵河曲，以待王师，既而兵合，一战败之。瓚众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仅免。是日，获马千余匹，俘斩万级，王师乘胜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远代还。

及王师袭汴，时瓚为开封府尹。梁主闻王师将至，自登建国门楼，日夜垂泣，时持国宝谓瓚曰：“吾终保有此者，系卿耳。”令瓚阅市人散徒，登城为备。洎明宗至封丘门，瓚开门迎降。翼日，庄宗御元德殿，瓚与百官待罪及进币马，诏释之，仍令收梁主尸，备槥椁权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数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权者赵岩等，并助成虐政，结怨于人，圣政惟新，宜诛首恶，以谢天下。”于是张汉杰、张汉融、张汉伦、张希逸、赵毅、硃珪等并族诛，家财籍没。瓚闻诸族当法，忧悸失次，每出则与妻子诀别。郭崇韬遣人慰譬之，诏授宣武军节度副使，知府事，检校太傅如故。《欧阳史》云：瓚伏地请死，庄宗劳而起之曰：“朕与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为主耳，复何罪邪！”因以为开封尹，迁宣武军节度使。瓚心忧疑成疾，十二月卒。赠太子太师。

瓚虽为治严肃，而惨酷有家世风。自历守蕃镇，颇能除盗，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爱婿牙将辛廷蔚，曲法纳贿，因缘为奸。初，汴人驻军于河上，军计不足，瓚请率汴之富户，出助军钱，赋取不均，人靡控诉，至有雉经者，又有富室致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归田里。然瓚能优礼搢绅，抑挫豪猾，故当时士流皆称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称唐中宗朝中书令、南阳郡王恕己之后。曾祖进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贵，累赠左仆射。祖忠义，忠武军节度判官，累赠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赠

司徒、驸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开平中，追封长公主。贞明中，追封万安大长公主。

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宽厚，不忤于物，幼遇乱，慨然有忧时之意。象先尝射一水鸟，不中，箭落水中，下贯双鲤，见者异之。梁祖镇夷门，象先起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检校左省常侍，迁检校工部尚书，充元从马军指挥使兼左静边都指挥使。乾宁五年，再迁检校右仆射、左领军卫将军同正，充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光化二年，权知宿州军州事。天复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团练、埇桥镇遏都知兵马使。会淮寇大至，围迫州城，象先膂力御备，时援兵未至，颇怀忧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楼堞之上，恍然若寝，梦人告曰：“我陈璠也，尝板筑是城，旧第犹在，今为军舍，可为我立庙，即助公阴兵。”象先纳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垒，梯冲角进，是日州城几陷。顷之，有大风雨，居民望见城上兵甲无算，寇不能进，即时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为之立祠，至今里人祷祝不辍。三年，权知洺州军州事。天祐三年，授陈州刺史、检校司空。是岁，陈州大水，民饥，有物生于野，形类蒲萄，其实可食，贫民赖焉。梁开平二年，授左英武军使，再迁左神武、右羽林统军。三年，转右卫上将军，封汝南县男。四年，权知宋州留后，到任五月，改天平军两使留后。时郟境再饥，户民流散，象先即开仓赈恤，蒙赖者甚众。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为镇定东南行营都招讨应接副使，进封开国伯。领兵攻彦县，不克而还。俄奉诏自郟赴阙，郟人遮留，毁石桥而不得进，乃自他门而逸。寻授左龙武统军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乾化三年，与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合谋，诛硃友珪于洛阳。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遥领洪州节度使、行开封尹、判在京马步诸军，进封开国公。

四年，授青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未几，移镇宋州，加检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

初，梁祖领四镇，拥兵十万，威震天下，关东藩守，皆其将吏，方面补授，由其保荐，四方輿金辇璧，骏奔结辙，纳赂于其庭。如是者十余年，寢成风俗，藩侯牧守，下逮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培敛剥下，以事权门。象先恃甥舅之势，所至藩府，侵刻诛求尤甚，以此家财巨万。庄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觐，辇珍币数十万，遍赂权贵及刘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内外翕然称之。

初，梁将未复官资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韬奏曰：“河南征镇将吏，昭洗之后，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书名姓，未颁纶制，必负忧疑。”即日，复以象先为宋、亳、耀、辉、颍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尉、平章事，仍赐姓，名绍安，寻令归镇。明年，以郊礼，象先复来朝。是时，制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因侍宴，庄宗谓象先曰：“归德之名，无乃著题否？”象先拜谢而退，即命归镇。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册赠太师，周广顺中，赠中书令，追封楚国公。

象先二子，长曰正辞，历衢、雄二州刺史。次曰{山义}，至周显德中，终于沧州节度使。

张温，字德润，魏州魏县人也。始仕梁祖为步直小将，改崇明都校。贞明初，蒋殷以徐州叛，从刘鄩讨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挥使。庄宗伐邢台，获之，用为永清都校，历武州刺史、山后八军都督。从庄宗袭契丹于幽州，收新州，历银枪效义都指挥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妫、儒、檀、顺、平、蓟六州，武州独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历振武、昭武留后，寻授利州节度使，入为右卫上将军。无几，授洋州节度使、右龙武统军，改云州节制。清泰初，屯兵雁门，逐契丹出塞，

移镇晋州，婴疾而卒。诏赠太尉。

李绍文，郢州人，本姓张，名从楚。少事硃瑄为帐下，瑄败，归于梁祖，为四镇牙校，累典诸军。天祐八年，从王景仁战，败于柏乡，绍文与别将曹儒收残众，退保相州。王师之攻魏州也，绍文率众自黎阳将渡河。时汴人大恐，河无舟楫，绍文惧为王师所逼，乃剽黎阳、临河、内黄至魏州，归于庄宗。庄宗嘉纳之，赐姓名，分其两将三千人为左右匡霸军旅，仍令绍文、曹儒分将之。从周德威讨刘守光，进检校司空，移将匡卫军。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预破刘鄩于故元城，历贝、隰、代三郡刺史，领天雄军马步副都将，屯于德胜。从阎宝讨张文礼，为马步军都虞候。明宗收郢州，以绍文为右都押衙、马步军都将，从破王彦章于中都。同光中，历徐、滑二镇副使，知府事。三年，从郭崇韬讨西川，为洋州节度留后，领镇江军节度。天成初，为武信军节度使，寻卒于镇。

史臣曰：昔丁会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祸将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然食人之禄，岂合如是哉！阎宝再降于人，夫何足贵焉。符习雪故主之沉冤，享通侯之贵位，乃赵之奇士也。乌震不悯其亲，仁斯鲜矣，虽慕乐羊之迹，岂事文侯之宜。瓚泊象先而下，皆降将也，又何足以讥焉！

列传十二

李袭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后，父图，为洛阳令，因家焉。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及王重荣代，不喜文士，时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袭吉访旧至太原，武皇署为府掾，出宰榆社。光启初，武皇遇难上源，记室歿焉，既归镇，辟掌奏者，多不如旨。或有荐袭吉能文，召试称旨，即署为掌书记。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难，与梁祖不协，乾宁末，刘仁恭负恩，其间论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三年，迁节度副使，从讨王行瑜，拜右谏议大夫。及师还渭北，武皇不获入觐，为武皇作违离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昭宗览之嘉叹。洎袭吉入奏，面诏谕之，优赐特异。《北梦琐言》：袭吉从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谏议大夫，使上事北省以荣之。其年十二月，师还太原，王珂为浮梁于夏阳渡，袭吉从军，时竿断航破，武皇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

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

一别清德，十有余年，失意杯盘，争锋剑戟。山长水阔，难追二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之赐。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行，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

倾向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今则皆登贵位，尽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劳用壮。今公贵先列辟，名过古人。合纵连衡，本务家邦之计；拓地守境，要存子孙之基。文王贵奔走之交，仲尼谭损益之友，仆顾惭虚薄，旧忝眷私，一言许心，万死不悔，壮怀忠力，犹胜他人，盟于三光，愿赴汤火。公又何必终年立敌，愆意相窥，徇一时之襟灵，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众，明日下其危墙，弊师无遗镞之忧，邻壤抱剥床之痛。又虑悠悠之党，妄渎听闻，见仆韬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误致窥觐。

且仆自壮岁已前，业经陷敌，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及其首陟师坛，躬被公竟，天子命我为群后，明公许我以下交，所以敛迹爱人，蓄兵务德，收燕蓟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况五载休兵，三边校士，铁骑犀甲，云屯谷量。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鹞峰宫阙，咸作京坻。问年犹少于仁明，语地幸依于险阻，有何觐睹，便误英聪。

况仆临戎握兵，粗有操断，屈伸进退，久贮心期。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长驱席卷，反首提戈。但虑隳突中原，为公后患，四海群谤，尽归仁明，终不能见仆一夫，得仆一马。锐师傥失，则难整齐，请防后艰，愿存前好。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文靖求始毕之众，元海征五部之师，宽言虚词，犹或得志。今仆散积财而募勇辈，犂宝货以诱义戎，征其密亲，陷以美利，控弦跨马，宁有数乎！但缘荷位天朝，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识鄙怀，洞回英鉴，论交释憾，虑祸革心，不听浮谭，以伤霸业。夫《易》惟忌满，道贵持盈，傥恃勇以丧师，如擎盘而失水，为蛇刻鹤，幸赐徊翔，

仆少负褊心，天与直气，间谋诡论，誓不为之。唯将药石之谭，愿托金兰之分。傥愚衷未豁，彼抱犹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穷九流之辩，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执简吐诚，愿垂保鉴。

仆自眷私睽隔，翰墨往来，或有鄙词，稍侵英听，亦承嘉论，每赐骂言。叙欢既罢于寻戈，焚谤幸蠲其载笔，穷困尚口，乐贵和心，愿祛沉阨之嫌，以复顷簏之好。今者卜于嚙分，不欲因人，专遣使乎，直诣铃阁。古者兵交两地，使在其间，致命受辞，幸存前志。昔贤贵于投分，义士难于屈讎，若非仰恋恩私，安可轻露肝膈，凄凄丹慙，炳炳血情，临纸向风，千万难述。

梁祖览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谓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又读至“马邑儿童”、“阴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谓敬翔曰：“李太原残喘余息，犹气吞宇宙，可诟骂之。”及翔为报书，词理非胜，由是袭吉之名愈重。《通鉴考异》引《唐末见闻录》载全忠回书云：前年洹水，曾获贤郎；去岁青山，又擒列将。盖梁之书檄，皆此类也。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唐新纂》云：郑准，士族，未第时，佐荆门上欲莲幕，飞书走檄，不让古人，秉直去邪，无惭往哲，考准为成汭书记，汭封上谷郡王。凤翔有王超，《北梦琐言》：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笺奏文檄，恣意翱翔。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

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风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赠礼部尚书。

王緘，幽州刘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笔直记室，仁恭假以幕职，令使凤翔。还经太原，属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坚辞复命，书词稍抗，武皇怒，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推官，历掌书记。《契丹国志·韩延徽传》：延徽自契丹奔晋，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遂复入契丹，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緘之谗耳。”从庄宗经略山东，承制授检校司空、魏博节度使。緘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緘后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骤达。燕人马郁，有盛名于乡里，而緘素以吏职事郁。及郁在太原，谓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谓避风之鸟，受赐于鲁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从征幽州，既获仁恭父子，庄宗命緘为露布，观其旨趣。緘起草无所辞避，义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随辎重前行，歿于乱兵。际晚，卢质还营，庄宗问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问至，庄宗流涕久之，得其丧，归葬太原。

李敬义，本名延古，太尉卫公德裕之孙。初随父炜贬连州，遇赦得还。尝从事浙东，自言遇涿道士，谓之曰：“子方厄运，不宜仕进。”敬义悚然对曰：“吾终老贱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圣王大任，子其志之。”敬义以为然，乃无心仕宦，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和，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

初，德裕之为将相也，大有功于王室，出藩入辅，绵历累朝；及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

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洎巢、蔡之乱，洛都灰烬，全义披榛而创都邑，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置于家园。敬义知之，泣谓全义曰：“平泉别业，吾祖戒约甚严，子孙不肖，动违先旨。”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他日宴会，全义谓监军曰：“李员外泣告，言内侍得卫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回遗否？”监军忿然厉声曰：“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全义始受黄巢伪命，以为诟己，大怒曰：“吾今为唐臣，非巢贼也。”即署奏笞毙之。

昭宗迁都洛阳，以敬义为司勋员外郎。柳璨之陷裴、赵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趋竞成风，乃有卧邀轩冕，视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图、李敬义三度除官，养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劝事君者。”翌日，诏曰：“司勋史外郎李延古，世荷国恩，两叶相位，幸从筮仕，累忝宠荣，多历岁时，不趋班列。而自迁都卜洛，纪律载张，去明庭而非遥，处别墅而无惧，罔思报效，姑务便安。为臣之节如斯，贻厥之谋何在！须加惩戒，以肃朝伦，九寺勾稽，尚谓宽典，可责授卫尉寺主簿。司空图亦追停前诏，任从闲适。图，唐史有传。《旧唐书·哀帝纪》：六月戊申，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九月壬寅，敕前大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司空图放还中条山。盖延古与司空图同时被劾，其降敕则有先后也。时全义既不能庇护，乃密托杨师厚，令敬义潜往依之，因挈族客居卫州者累年，师厚给遗周厚。

十二年，庄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乡，敬义谒见。是岁，上遣使迎至魏州，置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书，奉使王镕。

敬义以远祖赵郡，见镕展维桑之敬，镕遣判官李翥送《赞皇集》三卷，令谒前代碑垆，使还，归职太原。监军张承业尤不悦本朝宰辅子孙，待敬义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过恶，敬义不得志，郁愤而卒。同光二年，赠右仆射。《五代史阙文》：司空图，字表圣，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威通中，一举登进士第。雅好为文，躁于进取，颇臬矜伐，端士鄙之。初，从事使府，及登朝，骤历清要。巢贼之乱，车驾播迁，图有先人旧业在中条山，极林泉之美，图自礼部员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诗酒自娱。属天下板荡，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奖，由是声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户部侍郎征至京师。图既负才慢世，谓己当为宰辅，时要恶之，稍抑其锐，图愤愤谢病，复归中条。与人书疏，不名官位，但称知非子，又称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禊貽溪，溪上结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为记云。臣谨案：图，河中虞乡人，少有文彩，未为乡里所称。会王凝自尚书郎出为州绛刺史，图以文谒之，大为凝所赏叹，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知贡举。擢图上第。顷之，凝出为宣州观察使，辟图为从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图监察，下诏追之。图感知己之恩，不忍轻离幕府，满百日不赴阙，为台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征拜礼部员外郎，俄知制诰，故集中有文曰：恋恩稽命，点系洛师，于今十年，方忝纶阁，此岂躁于进取者耶！旧史不详，一至于此。图见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乱，即弃官归中条山。寻以中书舍人征，又拜礼部、户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迁华下，图以密迩乘舆，即时奔问，复辞还山，故诗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谁怜借笏赵朝参”，此岂有意于相位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图撰碑，得绢数千匹，图致于虞乡市心，恣乡人所取，一日而尽。是时盗贼充斥，独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图避难，全者甚众。昭宗东迁，又

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为柳璨所阻，一谢而退。梁祖受禅，以礼部尚书征，辞以老疾，卒时年八十有奇。臣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晓、杨涉等，皆唐朝旧族，本当忠义立身，重侯累将，三百余年，一旦委质殊梁，其甚者赞成弑逆。惟图以清直避世，终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图小瑕以泯大节者，良有以也。

卢汝弼，《宣和书谱》：汝弼字子谐，祖纶，唐贞元年有诗名。父简求，为河东节度使。汝弼少力学，不喜为世胄，笃志科举，登进士第，文彩秀丽，一时士大夫称之。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昭宗自秦迁洛，时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时梁祖凌弱唐室，殄灭衣冠，惧祸渡河，由上党归于晋阳。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许承制授将吏官秩。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长吏皆表授。及庄宗嗣晋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内官吏，考课议拟，奔走盈门，颇以贿赂闻，士论少之。洎帝平定赵、魏，汝弼每请谒迎劳，必陈说天命，颀俟中兴，帝亦以宰辅期之。建国前，卒于晋。《宣和书谱》：赠兵部尚书。

李德休，字表逸，赵郡赞皇人也。祖绛，山南西道节度使，唐史有传。父璋，宣州观察使。德休登进士第，历盐铁官、渭南尉、右补阙、侍御史。天祐初，两京丧乱，乃寓迹河朔，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辟为从事。庄宗即位于魏州，征为御史中丞，转兵部、吏部侍郎，权知左丞，以礼部尚书致仕。卒时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

苏循，父特，陈州刺史。循，咸通中登进士第，累历台阁。昭宗朝，再至礼部尚书。循性阿谀，善承顺苟容，以希进取。昭宗自迁洛之后，梁祖凶势日滋，唐室旧臣，阴怀主辱之愤，名族之胄，往往有违祸不仕者，唯循希旨附会。及梁祖失律于

淮南，西屯于寿春，要少帝欲授九锡。朝臣或议是非，循扬言云：“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当时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违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禅，循为册礼副使。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举酒曰：“朕夹辅日浅，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群公推崇之意也。”杨涉、张文蔚惭惧失对，致谢而已。循与张祚、薛贻矩因盛陈梁祖之德业，应天顺人之美。循自以奉册之劳，旦夕望居宰辅，而敬翔恶其为人，谓梁祖曰：“圣祚维新，宜选端士，以镇风俗。如循等辈，俱无士行，实唐冢之鸱枭，当今之狐魅，彼专卖国以取利，不可立维新之朝。”

初，循子楷，乾宁二年登进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进士二十余人，侥幸者半，物论以为不可。”昭宗命学士陆扆、冯渥重试于云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诏云：“苏楷、卢贻等四人，诗句最卑，芜累颇甚，曾无学业，敢窃科名，洩我至公，难从滥进，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举场。”楷以此惭愧，长幸国家之灾。昭宗遇弑，辉王嗣位，国命出于硃氏，楷始得为起居郎。

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无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以为不可。柳璨惧梁祖之毒，乃归过于枢，故裴、赵罹白马之祸。楷因附璨，复依廷范。时有司初定昭宗谥号，楷谓廷范曰：“谥者所以表行实，前有司之谥先帝为昭宗，所谓名实不副。司空为乐卿，余忝史职，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乱以审污隆；祀享配天，资谥号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俭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亏。然而否运莫兴，至理犹郁，遂致四方多事，万乘播迁。始则宦竖凶狂，受幽辱于东内；终则嫔嬙悖乱，罹夭阏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敢言溢美，似异直书。今

郊裡有日，袷祭惟时，将期允惬列圣之心，更在详议新庙之称，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圣上无私之明。”《旧唐书》云：苏楷目不识书，仅能执笔，其文罗衮作也。太常卿张廷范奏议曰：“昭宗初实彰于圣德，后渐减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贞劫幸于后，虽数拘厄运，亦道失始终。违陵寝于西京，徙兆民于东洛，轲辇辘未逾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宫闈。谨闻执事坚固之谓恭，乱而不损之谓灵，武而不遂之谓庄，在国逢难之谓闵，因事有功之谓襄。今请改谥曰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辉王答诏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会幸灾也如是。

及梁祖即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载一时，敬翔深鄙其行。寻有诏云：“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等，人才寝陋，不可尘秽班行，并勒归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惧以前过获罪，乃退归河中依硃友谦。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时百官多缺，乃求访本朝衣冠，友谦令赴行台。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时将吏未行蹈舞礼，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抃，泣而称臣，庄宗大悦。翼日，又献大笔三十管，曰“画日笔”，庄宗益喜。承业闻之怒，会卢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为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伤寒而卒。同光二年，赠左仆射，以楷为员外郎。天成中，累历使幕，会执政欲纠其驳谥之罪，竟以忧惭而卒。

史臣曰：昔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搢绅旧族，咸登贵仕，谅亦宜哉！唯苏循赞梁祖之强禅，苏楷驳昭宗之旧谥，士风臣节，岂若是乎！斯盖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列传十三

安金全，代北人。世为边将，少骁果，便骑射。武皇时为骑将，屡从征讨。庄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战功，累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将王檀率师三万，乘庄宗在鄴，来袭并州。时城无备兵，敌军奄至，监军张承业大恐，计无所出，阅诸司丁匠，登陴御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谓承业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军事。然吾王家属在此，王业本根之地，如一旦为敌所有，大事去矣。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备寇。”承业即时授之。金全被甲跨马，召率子弟及退闲诸将，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贼于羊马城内，梁人惊溃，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军退走。微金全之奋命，城几危矣。庄宗性矜伐，凡大将立功，不时行赏，故金全终庄宗世，名位不进。明宗与之有旧，及登极，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军节度使。在任二年，治民为政非所长，诏赴阙，俄而病卒。废视朝二日。初，南北对垒，汴之游骑每出，必为金全所获，故梁之侦逻者咸惧，目之为“安五道”，盖比鬼将有五道之名也。

子审琦等，皆位至方镇，别有传。

审通，金全之犹子也。幼事庄宗，累有战功，转先锋指挥使。同光初，为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屯奉化军。四年春，赴明宗急诏，军趋夷隤，为前锋。天成初，授单州刺史，改齐州防御使，兼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奉诏北征，从房知温营于卢台。会龙睡部下兵乱，审通脱身酒筵，夺般以济，促骑士

介马，及乱兵南行，尽戮之，以功授检校太傅、沧州节度使。围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为飞石所中而卒。赠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顺琳，为降野军使。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射，幼事武皇，从平巢、蔡。光启中，吐浑赫连铎寇云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败于居庸关。武皇性严急，元信不敢还，遂奔定州；王处存待之甚厚，用为突骑都校。乾宁中，处存子郜嗣位。时梁军攻河朔三镇，奔命不暇，梁将张存敬军奄至城下，既无宿备，郜惧，挈其族奔太原，元信从之；武皇待之如初，用为铁林军使。梁将氏叔琮之攻河东也，别将葛从周自马岭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锋。梁将李思安之攻上党也，王师将壁高河，为梁军所逼。别将秦武者，尤为难敌，元信与斗，毙之。由是梁军解去，城垒得立。武皇赐所乘马及细铠仗，迁突阵都将。庄宗嗣晋王位，元信从救上党，破夹寨，复泽、潞，以功授检校司空、辽州刺史，赐玉鞭名马。柏乡之役，日晚战酣，元信重伤，庄宗自临傅药。其年，改检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内衙副都指挥使、山北诸州都团练副使。从庄宗定魏博，移为博州刺史。与梁对垒德胜渡，元信为右厢排阵使。未几，为大同军节度使。庄宗平定河南，移授横海军节度使。时契丹犯边，元信与霍彦威从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对明宗以成败勇怯戏侮彦威，彦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当氏叔琮围太原，公有何勇！今国家运兴，致我等富贵。”元兴乃起谢，不复以彦威为戏。明宗即位，以元信尝为内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移镇徐州。王师之讨高季兴，襄帅刘训逗挠军期，移授元信山南东道节度使以代训。岁余，改归德军节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即位，授潞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镇，时年七十四。赠太师。晋高祖即位，以元

信宿望，令礼官定谥曰忠懿。

有子六人，长曰友权，历诸卫大将军。次曰友亲，仕皇朝为滁州刺史，卒于任。

安重霸，云州人也。性狡谲，多智算。初，自代北与明宗俱事武皇，因负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蜀后主王衍，幼年袭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与成都尹韩昭内外相结，专采择声色，以固宠幸。武臣宿将，居常切齿。重霸谄事承休，特见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夺取秦、成、阶等州，重霸说承休求镇秦州。仍于军中选山东骁果，得数千人，号龙武都，以承休为军帅，重霸副焉，俱在天水。岁余，承休欲求旄钺，乃以陇西花木入献，又称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请后主临幸，而韩昭赞成之。《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录》云：承休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愿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众数万，由剑阁将出兴、凤，以游秦州；至兴州，遇魏王继岌军至，狼狈而旋。承休遽闻东师入讨，大恐，计无从出，问于重霸。对曰：“开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万，咫尺之险，安有不济，纵东军尽如狼虎，岂能入剑门！然国家有患，开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无虞得失，重霸愿从开府赴阙。”承休素信以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赂群羌，买由州山路归蜀。承休拥龙武军及招置仅万人从行，令重霸权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军亦列部队。承休登乘，重霸马前辞曰：“国家费尽事力，收获陇西，若从开府南行，陇州即时疏失，请开府自行，重霸且为国守藩。”

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闻明宗起河北，即时遣使以秦、成等州来降。天成初，用为阆州团练使。未几，召还为左卫大将军。常以奸佞揣人主意，明宗尤爱之。长兴末，明宗谓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归国，其功不细，酬以团练防御，恐非怀来之道。”范延光曰：“将校内有自河东、河北从陛下龙飞故人，尚有未及团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镇，恐为人窃议。”明宗不悦。未几，竟以同州节钺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间，令长设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谓之“捣蒜”。及重霸之镇长安，亦为之，故秦人目重霸为“捣蒜老”。其年冬，改云州节度。居无何，以病求代，时家寄上党，及归而卒。重霸善悦人，好赂遗，时人目之为俊。

弟重进，尤凶恶。事庄宗，以试剑杀人，奔淮南。《玉堂闲话》：安重进，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后携剑南驰，投于梁祖，梁祖壮之，俾隶淮之镇戍。复以射杀掌庖吏，逃窜江湖，淮帅得之，擢为裨将。重霸在蜀，闻之蜀主，取之于吴，用为裨将。随重霸为龙武小将，戍长道，又杀人，奔归洛阳。《太平广记》云：蜀破，重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

重霸之子曰怀浦，晋天福中，为禁军指挥使。契丹寇澶州，以临阵忸怩，为景延广所诛。

刘训，字遵范，隰州永和人。出身行间，初事武皇为马军队长，渐至散将。属河中王氏昆仲有寻戈之役，训从史俨攻陕州。武皇讨王行瑜，以训为前锋，后隶河中，为隰州防御都将。居无何，杀陕州刺史，以郡归庄宗，历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监卫大将军。三年，授襄州节度使。四年四月，洛阳有变，训以私忿害节度副使胡装，族其家，闻者冤之。天成中，荆南高季兴叛，诏训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时，湖

南马殷请以舟师会，及王师至荆渚，殷军方到岳州。仍传意于训，许助军储弓甲之类，久之，略无至者。案《通鉴》：刘训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荆渚地气卑湿，渐及霖潦，粮运不继，人多疾疫。训本无将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献竹龙之术，及造竹龙二道，傅于城下，竟无所济。遂罢兵，令将士散略居民而回。诏训赴阙，寻责授檀州刺史，续敕濮州安置，未几，起为龙武大将军，寻授建雄军节度使，移镇延平。卒赠太尉。

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世为振武军牙校。祖仲阮，历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武皇为牙将。敬询当武皇时，专掌甲坊十五年，以称职闻。复以女为武皇子存霸妻，益见亲信。庄宗即位，以为沁州刺史，秩满，复用为甲坊使。庄宗经略山东，敬询从军，历博、泽、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团练使。郭崇韬之征蜀也，以敬询善督租赋，乃表为利州留后。明宗即位，正授昭武军节度使。天成二年，诏还京师，复授大同节度使，至镇，招抚室韦万余帐。四年，征为左骁卫上将军。明年，授滑州节度使。以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三年，秩满归京，卒。辍视朝一日。

刘彦琮，字比德，云中人也。事武皇，累从征役。先是，绛州刺史王瓚叛，武皇言于彦琮，意欲致之。无几，从略于汾、晋之郊，彦琮奔绛，瓚以为附己，待之甚厚，因命为骑将。会瓚出猎，于驰驱之际，彦琮刃瓚之首来献，武皇甚奇之。从庄宗解上党之围。同光初，稍迁至铁林指挥使、磁州刺史。后明宗赴难京师，授华州留后，寻正授节旄。天成三年，改左武卫上将军。未几，改陕州节度使，寻移镇邠州，卒于镇，时年六

十四。赠太傅。

袁建丰，武皇破巢时得于华阴，年方九岁，爱其精神爽俊，俾收养之。渐长，列于左右，复习骑射，补铁林都虞候。从破邠州王行瑜，以功迁左亲骑军使，转突骑指挥使。从庄宗解围上党，破柏乡阵，累功迁右仆射、左厢马军指挥使。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建丰为副。北讨刘守光，常身先士伍，转都教练使，权蕃汉副总管。庄宗入鄴，以心腹干能，选为魏府都巡检使。从征刘鄩，下卫、磁、洛有功，加检校司空，授州洛州刺史。于临洛西败梁将王迁数千人，生获将领七十余人，俄拜相州刺史。征赴河上，豫战于胡柳陂。建丰领相州军士，行营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抚驭，指挥使孟守谦据城以叛，建丰引兵讨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风痺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贰之旧，诏赴洛下，亲幸其第，抚问隆厚，加检校太傅，遥授镇南节度使，俾请俸自给。后卒于洛阳，年五十六。废朝一日，赠太尉。

子可钧，仕皇朝，位至诸卫大将军。

西方鄴，定州满城人也。父再遇，为州军校。鄴居军中，以勇力闻。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见用，复归。庄宗以为孝义军指挥使，累从征伐皆有功。同光中，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州，南渡河，时庄宗东幸汴州。汴州节度使孔循怀二志，使北门迎明宗，西门迎庄宗，凡供帐委积悉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责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杀之恩，奈何欲纳总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争，以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时方在汴，欲杀之以坚人心。循知其谋，取之藏其家，鄴无如之何。乃将麾下兵五百骑西迎庄宗，见于汜水，呜咽泣下，庄宗亦为之嘘唏，使以兵为先锋。庄宗还洛阳，遇弑。明宗入洛，鄴请死于马前，明宗嘉叹久之。明年，荆南

高季兴叛，明宗遣襄州节度使刘训等招讨，而以东川董璋为西南招讨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峡。已而训等无功见黜，诸将皆罢，璋未尝出兵，惟鄴独取夔、忠、万三州，乃以夔州为宁江军，拜鄴节度使。已而又取归州，数败季兴之兵。鄴，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数以谏鄴，鄴怒，遣人告善达受人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遂死于狱中。鄴病，见善达为祟，卒于镇。

张遵诲，魏州人也。父为宗城令，罗绍威杀牙军之岁，为梁军所害。遵诲奔太原，武皇以为牙门将。庄宗定山东，遵诲以典客从，历幽、镇二府马步都虞候。同光中，为金吾大将军。明宗即位，任圜保荐，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为客省使、守卫尉卿。及将有事于南郊，为修仪仗法物使。初，遵诲自以历位尹正，与安重诲素亦相款，衷心有望于节钺。及郊禋毕，止为绛州刺史，郁郁不乐。离京之日，白衣乘马于隼之下，至郡无疾，翌日而卒。

孙璋，齐州历城人。出身行间，隶梁将杨师厚麾下，稍补奉化军使。庄宗入鄴，累迁澶州都指挥使。明宗镇常山，擢为裨校。鄴兵之变，从明宗赴难京师。天成初，历赵、登二州刺史，齐州防御使。王都之据中山，璋为定州行营都虞候，贼平，加检校太保。长兴初，授鄴州节度使，罢镇，卒于洛阳，年六十一。赠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则帝王于是龙飞；云雷构屯，则王侯以之蝉蜕。良以适遭乱世，得奋雄图，故金全而下，咸以军旅之功，坐登籓闼之位，垂名简册，亦可贵焉。惟重霸以奸险而仗旄钺，盖非数子之俦也。

列传十四

孟方立，《欧阳史》云邢州人，《通鉴》云汧州人。中和二年，为泽州天井关戍将。时黄巢犯关辅，州郡易帅，有同博奕。先是，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方立见潞帅交代之际，乘其无备，率戍扶径入潞州，自称留后。以邢为府，以审诒知潞州。案：此二句上下有脱文。今无可复考。六月，李存孝下洛、磁两郡，方立遣马溉、袁奉韬尽率其众，逆战于琉璃陂。存孝击之尽殪，生获马溉、奉韬。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围累旬，夜自巡城慰谕，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饮鸩而卒。

其从弟洛州刺史迁，素得士心，众乃推为留后，求援于汴。时梁祖方攻时溥，援兵不出。《通鉴》云：全忠命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间道入邢州共守。大顺元年，迁执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案《孟方立传》，原本阙佚。考《新唐书》列传云：孟方立，邢州人。始为泽州天井戍将，稍迁游奕使。中和元年，昭义节度使高郢击黄巢，战石桥，不胜，保华州，为裨将成邻所杀。还据潞州，众怒，方立率兵攻邻，斩之。自称留后，擅裂邢、洛、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潞人请监军使吴全勳知兵马留后。时王铎领诸道行营都统，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勳，以书请铎，愿得儒臣守潞。铎使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知昭义留事，欲遂为帅。僖宗自用旧宰相王徽领节度。

时天子在西，河、关云扰，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窥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让昌图。昌图治不三月辄去。方立更表李殷锐为刺史，谓潞险而人悍，数贼大帅为乱，欲销懦之，乃徙治龙冈州，豪杰重迁，有怨言。会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昭义监军祁审诲乞师求复昭义军；克用遣贺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将击潞州，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败之，杀殷锐，遂并潞州，表克修为节度留后。初，昭义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东三州为昭义，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克修，字崇远，克用从父弟。精驰射，常从征伐，自左营军使擢留后，进检校司空。方立倚硃全忠为助，故无用击邢、洛、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光启二年，克修击邢州，取故镇，进攻武安，方立将吕臻、马爽战焦冈，为克修所破，斩首万级，执臻等，拔武安、临洛、邯郸、沙河。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州刺史招抚之。方立丐兵于王镕，镕以兵三万赴之，克修还。后二年，方立督部将奚忠信兵三万攻辽州，以金啖赫连铎与连和。会契丹攻铎师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险，忠信前军没，既战，大败，执忠信，余众走脱，归者才十二。龙纪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击邢，攻磁、洛，方立战琉璃陂，大败，禽其二将，被斧钋质，徇邢垒，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斩其首者，假三州节度使。”方立力屈，又属州残堕，人心恐，性刚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偃告劳，自顾不可复振，乃还，引鸩自杀。从弟迁，素得士心，众推为节度留后，请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时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数百赴之，假道罗宏信，不许，乃趋间入邢州。大顺元年，存孝复攻邢，迁挈邢、洛、磁三州降，执王虔裕三百人献之；遂迁太原，表安金俊为邢、洛、磁团练使，以迁为汾州刺史。《欧阳史》云：天复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晋，出天

井关，迁开门降，为梁兵乡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军还过潞，以迁归于梁。梁太祖恶其反覆，杀之。

张文礼，燕人也。初为刘仁恭裨将，性凶险，多奸谋，辞气庸下，与人交言，癖于不逊，自少及长，专蓄异谋。及从刘守文之沧州，委将偏师。守文省父燕蓟，据城为乱。及败，奔于王镕。察镕不亲政事，遂曲事当权者，以求銜达。每对镕自言有将才，孙、吴、韩、白，莫己若也。镕赏其言，给遗甚厚，因录为义男，赐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将兵。自柏乡战胜之后，常从庄宗行营。素不知书，亦无方略，惟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将，言甲不知进退，乙不识军机，以此军人推为良将。

初，梁将杨师厚在魏州，文礼领赵兵三万夜掠经、宗，因侵贝郡。师厚先率步骑数千人，设伏于唐店。文礼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束兵，夜凯歌，行至唐店，师厚伏兵四面围合，杀戮殆尽，文礼单骑仅免。自尔犹对诸将大言，或让之曰：“唐店之功，不须多伐。”文礼大惭。在镇州既久，见其政荒人僻，常蓄异图；酒酣之后，对左右每泄恶言，闻者莫不寒心。惟王镕略无猜间，渐为腹心，乃以符习代其行营，以文礼为防城使，自此专伺间隙。及镕杀李宏规，委政于其子昭祚。昭祚性逼戾，未识人间情伪，素养名持重，坐作贵人，既事权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来附势之徒，无不族灭。

初，李宏规、李蔼持权用事，树立亲旧，分董要职，故奸宄之心不能摇动，文礼颇深畏惮。及宏规见杀，其部下五百人惧罪，将欲奔窜，聚泣偶语，未有所之。文礼因其离心，密以奸辞激之曰：“令公命我尽坑尔曹，我念尔十余年荷戈随我，为家为国，我若不即杀尔，则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负尔辈。”众军皆泣。是夜作乱，杀王镕父子，举族灰灭，惟留王昭祚妻硃氏通梁人；寻间道告于梁曰：“王氏丧于乱军，普宁

公主无恙。”文礼徇贼帅张友顺所请，因为留后，于潭城视事。以事上闻，兼要节旄，寻亦奉笺劝进，庄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请。

文礼比厮役小人，骤居人上，行步动息，皆不自安。出则千余人露刃相随，日杀不辜，道路以目，常虑我师问罪，奸心百端。南通硃氏，北结契丹，往往擒获其使，庄宗遣人送还，文礼由是愈恐。是岁八月，庄宗遣阎宝、史建瑋及赵将符习等率王镕本军进讨。师兴，文礼病疽腹，及闻史建瑋攻下赵州，惊悸而卒。其子处瑾、处球秘不发丧，军府内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寝宫问安。处瑾与其腹心韩正时参决大事，同谋奸恶。初，文礼疽未发时，举家咸见鬼物，昏瞑之后或歌或哭，又野河色变如血，游鱼多死，浮于水上，识者知其必败。

十九年三月，阎宝为处瑾所败，庄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为流矢所中，寻卒于师，命李存进继之。存进亦以战歿，乃以符存审为北面招讨使，攻镇州。是时，处瑾危蹙日甚。昭义军节度判官任圜驰至城下，谕以祸福，处瑾登陴以诚告，乃遣牙将张彭送款于行台。俄而符存审师至城下。是夜，赵将李再丰之子冲投缢以接王师，故诸军登城，迟明毕入，获处瑾、处球、处琪，并其母及同恶人等，皆折足送行台，镇人请醢而食之。又发文礼之尸，磔之于市。

董璋，本梁之骁将也。幼与高季兴、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为童仆。李初名让，常以厚贿奉梁祖，梁祖宠之，因畜为假子，赐姓硃，名友让。璋既壮，得隶于梁祖帐下，后以军功迁为列校。梁龙德末，潞州李继韬送款于梁。时潞将裴约方领兵戍泽州，不徇继韬之命，据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泽州，遂授泽州刺史。是岁，庄宗入汴，璋来朝，庄宗素闻其名，优以待之。寻令却赴旧任，岁余代归。时郭崇韬当国，待璋尤厚。同

光三年夏，命为邠州留后，三年秋，正授旄钺。九月，大举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时郭崇韬为招讨使，凡有军机，皆召璋参决。是冬，蜀平，以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天成初，加检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是时安重诲当国，采人邪谋，言孟知祥必不为国家使，惟董璋性忠义，可特宠任，令图知祥。又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朝结托势援，争言璋之善，知祥之恶。恩宠既优，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东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时明宗将议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赍诏示谕两川，又遣安重诲驰书于璋，以征贡奉，约以五十万为数。既而璋诉以地狭民贫，许贡十万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设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侦之，仁矩方拥倡妇与宾友酣饮于驿亭。璋大怒，遽领数百人，执持戈戟，骤入驿中，令洞开其门。仁矩惶骇，走入阁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阶下，戟手骂曰：“当我作魏博都监，尔为通引小将，其时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为藩侯，尔衔君命，宿张筵席，比为使臣，保敢至午不来，自共风尘耽酗，岂于王事如此不恭！只如西川解斩客省使李严，谓我不能斩公耶！”因目肘腋，欲令执拽仁矩，仁矩涕泪拜告，仅而获免。璋乃驰骑入衙，竟彻饌而不召。泊仁矩复命，益言璋不法。未几，重诲奏以仁矩为阆州团练使，寻升为节镇。

长兴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礼毕，加璋检校太尉。时两川刺史尝以兵为牙军，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间，及闻除仁矩镇阆州，璋由是谋反乃决。仍先与其子光业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制，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尔见枢要道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则吾必反，与汝决矣！”光业以书呈枢密承旨李虔徽。会朝廷再发中使荀咸义将兵赴阆州，光业谓虔徽曰：“咸义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虑劳朝廷征发。请停

咸义之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诲不从，咸义未至，璋已擅追绵州刺史武虔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诲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传檄于利、阆、遂等州，责以间谍朝廷。寻率其兵陷阆州，擒节度使李仁矩、军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且言为朝廷猜忌，将有替移，去则丧家，住亦致讨，地狭兵少，独力不任，愿以小兒结婚爱女。时知祥亦贰于朝廷，因许以为援。既而知祥出师以围遂州，故璋攻阆州得恣其毒焉。

其年秋，诏削夺璋在身官爵，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招讨使，率师以讨之。璋之子宫苑使光业并其族，并斩于洛阳。及石敬瑭率师进讨，以粮运不接，班师。明宗方务怀柔，乃放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归本道，别无诏旨，只云“两务求安”。时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师者俱无恙焉，因遣使报璋，欲连表称谢。璋怒曰：“西川存得弟侄，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孙已入黄泉，何谢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构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九国志·赵廷隐传》：董璋袭广汉，将攻成都，时东川廩藏充实，部下多敢死之士，其来也，众皆畏之。知祥亲督诸将，与璋战鸡纵桥前，颇为所挫。廷隐伪遁，璋逐之，知祥与张公铎继进，璋军乱不成列，廷隐整阵，与知祥合击之，璋军大败。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晖为璋所邀，寓于东川，至是因璋之败，率众以害之，传其首于西川。

列传十五

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初名居言，赐名全义，梁祖改为宗爽；庄宗定河南，复名全义。祖珽，父诚，世为田农。全义为县啬夫，尝为令所辱。乾符末，黄巢起冤句，全义亡命入巢军。巢入长安，以全义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巢败，依诸葛爽于河阳，累迁至裨校，屡有战功，爽表为泽州刺史。光启初，爽卒，其子仲方为留后。部将刘经与李罕之争据洛阳，罕之败经于圣善寺，乘胜欲攻河阳，营于洛口。经遣全义拒之，全义乃与罕之同盟结义，反攻经于河阳，为经所败，收合余众，与罕之据怀州，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泽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进攻河阳，刘经、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领河阳，表全义为河南尹。

全义性勤俭，善抚军民，虽贼寇充斥，而劝耕务农，由是仓储殷积。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王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王又于麾下选书计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户至数千。王命农隙，选丁夫授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户。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闲弓矢、枪剑者二万余人。有贼盗即时擒捕之，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

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罕之贪暴不法，军中乏食，每取给于全义。二人初相得甚欢，而至是求取无厌，动加凌轹，全义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军寇晋、绛，全义乘其无备，潜兵袭取河阳，全义乃兼领河阳节度。《洛阳缙绅旧闻记》云：罕之镇三城，知王专以教民耕织为务，常宣言于众曰：“田舍翁何足惮。”王闻之，蔑如也。每飞尺书于王，求军食及缣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宾客咸以为不可与，王曰：“第与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晓。罕之谓王畏己，不设备。因罕之举兵收怀、泽，王乃密召屯兵，潜师夜发，迟明入三城。罕之乃逃遁投河东，朝廷即授王兼镇三城。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复遣兵攻败河阳，会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会守河阳，全义复为河南尹、检校司空。全义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从其制。

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全义善于抚纳，课部人披榛种艺，且耕且战，以粟易牛，岁滋垦辟，招复流散，待之如子。每农祥劝耕之始，全义必自立畎亩，饷以酒食，政宽事简，吏不敢欺。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乃筑垒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阳缙绅旧闻记》：王每喜民力耕织者，某家今年蚕麦善，去都城一舍之内，必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丈夫遗之布裤，妇人裙衫，时民间尚衣青，妇人皆青绢为之。取其新麦新茧，对之喜动颜色，民间有窃言者曰：“大王见好声妓，等闲不笑，惟见好蚕麦即笑尔。”其真朴皆此类。每观秋稼，见田中无草者，必下马命宾客观之，召田主慰劳之，赐之衣物。若见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众决责之。若苗荒地生，诘之，民诉以牛疲或阙人耕锄，则田

边下马，立召其邻件责之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之。”邻件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阳之民无远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妇，相劝以耕桑为务，是以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王诚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汤沐，素食别寝，至祠祭所，俨然若对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祷未雨，左右必曰：“王可开塔”，即无畏师塔也，在龙门广化寺。王即依言而开塔，未尝不澍雨，故当时俚谚云：“王祷雨，买雨具。”

梁祖迫昭宗东迁，命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阳，梁祖将图禅代，虑全义心有异同，乃以判官韦震为河南尹，遂移全义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东平王。《洛阳搢绅旧闻记》：齐王与梁祖互为中书令、尚书令，及梁祖兼四镇，齐王累表让兼镇，盖潜识梁祖奸雄，避其权位，欲图自全之计。梁祖经营霸业，外则干戈屡动，内则帑庾俱虚，齐王悉心尽力，倾竭财资助之。其年八月，昭宗遇弑，辉王即位。十月，复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梁祖建号，以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封魏王。开平二年，册拜太保、兼陕虢节度使、河阳尹。四年，册拜太傅、河南尹、判六军，兼郑、滑等州节度使。乾化元年，册拜太师。二年，硃友珪篡逆，以全义为守太尉、河南尹、宋亳节度使兼国计使。梁末帝嗣位于汴，以全义为洛京留守，兼镇河阳。未几，授天下兵马副元帅。

末帝季年，赵、张用事，段凝为北面招讨使，骤居诸将之右。全义知其不可，遣使启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顾，蒙陛下委以副元帅之名。臣虽迟暮，尚可董军，请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进，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败乱国政。”不听。全义托硃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将，欲害全义者数四，全义单身曲事，悉以家财贡奉。洎梁祖河朔丧师之后，

月献铠马，以补其军；又以服勤尽瘁，无以加诸，故竟免于祸。全义妻储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乡失律后，连年亲征河朔，心疑全义，或左右谗间，储氏每入宫，委曲伸理。有时怒不可测，急召全义，储氏谒见梁祖，厉声言曰：“宗爽种田叟耳，三十余年，洛城四面，开荒鬪棘，招聚军赋，资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指景待尽，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谓曰：“我无恶心，姬勿多言。”《洛阳搢绅旧闻记》云：梁祖猜忌王，虑为后患，前后欲杀之者数四，夫人储氏面请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纳齐王之女。

庄宗平梁，全义自洛赴觐，泥首待罪。庄宗抚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赐尽欢，诏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趋洛，将祀于圆丘。时王师攻下杨刘，徇地曹、濮，梁末帝惧，急归于汴，其礼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义乃奏曰：“请陛下便幸洛阳，臣已有郊礼之备。”翌日，制以全义复为尚书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礼毕，以全义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改封齐王，兼领河阳。先是，硃梁时供御所费，皆出河南府，其后孔谦侵削其权，中官各领内司使务，或豪夺其田园居第，全义乃悉录进纳。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尚书令。会赵在礼据魏州，都军进讨无功。时明宗已为群小间谍，端居私第。全义以卧疾闻变，忧惧不食，薨于洛阳私第，时年七十五。天成初，册赠太师，谥曰忠肃。

全义历守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封王，邑万三千户。凡领方镇洛、郢、陕、滑、宋，三莅河阳，再领许州，内外官历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极人臣，善保终吉者，盖一人而已。全义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

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极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数者，人以为难。自庄宗至洛阳，趋向者皆由径以希恩宠，全义不改素履，竭诚而已。言事者以梁祖为我世讎，宜斫棺燔柩，全义独上章申理，议者嘉之。

刘皇后尝从庄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乱，失父母，欲拜全义为义父。”许之。全义稽首奏曰：“皇后万国之母仪，古今未有此事，臣无地自处。”庄宗敦逼再三，不获已，乃受刘后之拜。既非所愿，君子不以为非。然全义少长军中，立性朴滞，凡百姓有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又尝怒河南县令罗贯，因凭刘后譖于庄宗，俾贯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门，冤枉之声，闻于远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

《五代史阙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义私第。甲辰，归大内。梁史称：“上不豫，厌秋暑，幸宗爽私第数日，宰臣视事于仁政亭，崇政诸司并止于河南府廨署。”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割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讳国恶也。臣谨案，《春秋》庄二年，《经》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曰：“书奸也。”夫《经》言会者，讳恶，礼也；《传》书奸者，暴其罪以垂诫也。又《庄》二十二年，《传》书：陈完饮桓公酒，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岂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数日，奸乱萌矣。况全义本出巢贼，败依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爽用为泽州刺史，及爽死，全义事爽子仲方，即与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帅河阳，全义为河南尹，未几，又逐罕之，自据河阳，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殊梁，斫丧唐室，惟勤劝课，其实敛民附贼，以固恩

宠。梁时，月进铠马，以补军实。及梁祖为友珪所弑，首进钱一百万，以助山陵。庄宗平中原，全义合与敬翔、李振等族诛，又通赂于刘皇后，乘庄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费用。夫全义匹夫也，岂能自殖财赋，其剥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证明宗，欲为子孙之福，师方渡河，鄴都兵乱，全义忧憾不食，终以饿死。未死前，其子继业讼弟汝州防御使继孙，庄宗贬房州司户，赐自尽。其制略曰：“侵夺父权，惑乱家事，继鸟兽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无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罗贯，方正文章之士，事全义稍慢，全义怒告刘皇后，毙贯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阳监军使尝收得李太尉平泉庄醒酒石，全义求之，监军不与，全义立杀之，其附势作威也又如此。盖乱世贼臣耳，得保首领，为幸已多。晋天福中，其子继祚谋反伏诛，识者知余殃在其子孙也。臣读《庄宗实录》，见史官叙《全义传》，虚美尤甚，至今负俗无识之士，尚以全义为名臣，故因补阙文，粗论事迹云。

硃友谦，字德光，许州人，本名简。祖岩，父琮，世为陈、许小校。广明之乱，简去乡里，事澠池镇将柏夔为部隶。尝为盗于石壕、三乡之间，剽劫行旅。后事陕州节度使王珙，积劳至军校。珙性严急，御下无恩，牙将李璠者，珙深所倚爱，小有违忤，暴加箠击，璠阴衔之。光化元年，珙与弟河中节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寻，珙兵屡败，部伍离心。二年六月，璠杀珙，归附汴人，梁祖表璠为陕州节度使。璠亦苛惨，军情不叶，简复攻璠，璠冒刃获免，逃归于汴。三年，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九月，天子授以旄钺。车驾在凤翔，梁祖往来，简事之益谨，奏授平章事。天复末，昭宗迁都洛阳，驻蹕于陕。时朝士经乱，簪裳不备，简献上百副，请给百官，朝容稍备。以迎奉功，迁检校侍中。简与梁祖同宗，乃陈情于梁祖曰：“仆位崇将相，

比无勋劳，皆元帅令公生成之造也。愿以微生灰粉为效，乞以姓名，肩随宗室。”梁祖深赏其心，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于己子。友谦亦尽心叶赞，功烈居多。

梁祖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及硃友珪弑逆，友谦意不怿，虽勉奉伪命，中怀怏怏。友珪征之，友谦辞以北面侵轶，谓宾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维城，恩逾父子，论功校德，何让伊人，讵以平生附托之恩，屈身于逆竖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将牛存节、康怀英、韩勅攻之，友谦乞师于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于平阳，大破之。《欧阳史》：晋王出泽潞以救之，追怀英于解县，大败之。追至白迳岭，夜秉炬击之，怀英又败。因与友谦会于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敦盟约，庄宗欢甚。友谦乘醉鼾寝于帐中，庄宗熟视之，谓左右曰：“冀王真贵人也，但憾其臂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籓，行其正朔。

天祐十七年，友谦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帅，请节钺于梁，不获。友谦即请之于庄宗，令幕客王正言以节旄赐之，梁将刘鄩、尹皓攻同州，友谦来告急，庄宗遣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赴之，败汴军于滑北，解围而还。初，刘鄩兵至蒲中，仓储匮乏，人心离贰，军民将校，咸欲归梁。友谦诸子令锡等亦说其父曰：“晋王虽推心于我，然悬兵赴援，急维相应，宁我负人，择福宜重。请纳款于梁，候刘鄩兵退后，与晋王修好。”友谦曰：“晋王亲赴予急，夜半秉烛战贼，面为盟誓，不负初心。昨闻吾告难，命将星行，助我资粮，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谓邓祁侯云‘人将不食吾余’也。”及破梁军，加守太尉、西平王。

同光元年，庄宗灭梁，友谦觐于洛阳。庄宗置宴飨劳，宠

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既归藩，请割慈、隰二郡，依旧隶河中，不许，诏以绛州隶之。又请解县两池榷盐，每额输省课，许之。及郊礼毕，以友谦为守太师、尚书令，进食邑至万八千户。三年，赐姓，名继麟，编入属籍，赐之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为许州节度使。一门三镇，诸子为刺史者六七人，将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

庄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预国事。时方面诸侯皆行赂遗，或求赂于继麟，虽僂俛应奉，不满其请。且曰：“河中土薄民贫，厚赋难办。”由是群小咸怨，遂加诬构。郭崇韬讨巴、蜀，征师于河中，继麟令其子令德率师赴之。伶官景进与其党构曰：“昨王师初起，继麟以为讨己，颇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国家有急，必为后患。”郭崇韬既诛，宦官愈盛，遂构成其罪，谓庄宗曰：“崇韬强项于蜀，盖与河中响应。”继麟闻之惧，将赴京师，面诉其事。其部将曰：“王有大功于国，密迩京城，群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职，谗邪自销，不可轻行。”继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尚为人构陷，吾若得面天颜，自陈肝膈，则流言者获罪矣。”四年正月，继麟入觐。景进谓庄宗曰：“河中人有告变者，言继麟与崇韬谋叛，闻崇韬死，又与李存义构松逆，当断不断，祸不旋踵。”群阉异口同辞，庄宗骇惑不能决。是月二十三日，授继麟滑州节度使。是夜，令硃守殷以兵围其第，擒之，诛于徽安门外；诏继岌诛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吴缜《纂误》云：《伶官史彦琼传》，友谦有子建徽被杀。传中未载。命夏鲁奇诛其族于河中。初，鲁奇至，友谦妻张氏率其家属二百余口见鲁奇曰：“请疏骨肉名字，无致他人横死。”将刑，张氏持先赐铁券授鲁奇曰：“皇帝所赐也。”是时，百口涂地，冤酷之声，行

路流涕。

先是，河中衙城阍者夜见妇人数十，袿服靓妆，仆马炫耀，自外驰骋，笑语趋衙城。阍者不知其故，不敢诘，至门排骑而入，既而扃锁如故，复无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继麟登逍遥楼，闻哭声四合，诘日讯之，巷无丧者，隔岁乃族诛。及明宗即位，始下诏昭雪焉。

史臣曰：全义一逢乱世，十领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庄宗之厚遇，虽由恭顺，亦系货财。《传》所谓“货以藩身”者，全义得之矣。友谦向背为谋，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纯臣。然全族之诛，祸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恶满乎！

列传十六

霍彦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将霍存得之于村落间，年十四，从征讨。存怜其爽迈，养为己子。存，梁史有传。彦威未弱冠，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渐升戎秩，亟立战功。尝中流矢，眇其一目。开平二年，自开封府押衙、右亲从指挥使、检校司空授右龙骧军使。三年，自右监门卫将军授左天武军使，迁右监门上将军。乾化三年，与袁象先同诛硃友珪，梁末帝授洛州刺史，转河阳留后。乾化末，邠州留后李保衡背李茂贞以城归梁，梁以彦威为邠州节度使。其年五月，茂贞遣将刘知俊率大军攻之，彦威固守逾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怀其惠，遂无侵扰。转滑州节度使。移镇郢州，兼北面行营招讨，总大军于河上。师徒屡败，降授陕州留后。庄宗入汴，彦威自陕驰至请罪，诏释之。一日，庄宗于崇元殿宴诸将，彦威与段凝、袁象先等预会。酒酣，庄宗举酒属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岁之劲敌也，一旦与吾同宴，盖卿前锋之效也。”彦威等伏陛谢罪，庄宗曰：“与卿话旧，无足畏也。”因赐御衣、器币，尽欢而罢。寻放归藩。

明年，从明宗平潞州，授徐州节度使。契丹犯塞，庄宗以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命彦威为副。彦威善言论，颇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赵太叛于邢州，奉诏讨平之。时赵在礼据魏州，与明宗会兵于鄴下，大军夕乱，明宗为其所逼，彦威从入魏州。皇甫晖等尤忌彦威，欲杀之，彦威机辩开说，竟免。及出，彦

威部下兵士独全，卫护明宗至魏县。时明宗欲北趋常山，彦威与安重诲恳请赴阙。从至洛阳，彦威首率卿相劝进于至德宫。旬日之间，内外机事，皆决于彦威。擅收段凝、温韬下狱，将置于法。安重诲曰：“温、段罪恶，负于梁室，众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内艰，冀安万国，岂为公报仇耶！”至天成初，除郢州节度使。值青州王公俨拒命，改平卢军节度，至镇，擒公俨，斩之。明年冬，赐觐于汴州，明宗待遇甚厚，累官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三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闻奏讣，掩泣归宫，辍朝三日，至月终不举乐。《五代会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勋名显著，宅兆已营，度遵定谥之规，俾议送终之制，宜以三公礼葬。”册赠太师、晋国公，谥曰忠武。子承训，弟彦珂，累历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庙于洛州，诏以彦威配飨庙庭。

王晏球，字莹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乱，为蔡贼所掠，汴人杜氏畜之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断，倜傥不群。梁祖之镇汴也，选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帐下，号曰“子都”。《清异录》：宣武子都，尤勇悍，其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晋人极畏此。晏球预选，从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迁子都指挥使。梁开平三年，自开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挥使，授右千牛卫将军，军职如故。硃友珪之篡位也，怀州龙骧守御军作乱，欲入京城。已至河阳，友珪命晏球出骑迎战击乱军，获军使刘重遇，以功转左龙骧第一指挥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为龙骧四军都指挥使。

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将李霸等作乱，纵火焚剽，攻建国门，梁末帝登楼拒战。晏球闻乱，先得龙骧马五百屯于鞠场，俄而乱兵以竿竖麻布沃油焚建国楼，势将危急。晏球隔门窥乱兵，见无甲冑，即出骑击之，奋力血战，俄而群

贼散走。梁末帝见骑军讨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晏球奏曰：“乱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尽戮乱军，全营族诛，以功授单州刺史。寻领军于河上，为行营马军都指挥兼诸军排阵使。

庄宗入汴，晏球率骑军入援。至封丘，闻梁末帝殂，即解甲降于庄宗。明年，与霍彦威北捍契丹，授齐州防御使、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仍赐姓氏，名绍虔。鄴之乱，明宗入赴内难，晏球时在瓦桥，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骑从至京师，以平定功授宋州节度使，上章求还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营副招讨，以兵戍满城。是岁，王都据定州，《通鉴》：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王晏球，晏球不从，乃以金遗晏球帐下，使图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状闻。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契丹遣托诺率骑千余来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军保曲阳。王都、托诺出军拒战，晏球督厉军士，令短兵击贼，戒之曰：“回首者死。”符彦卿以龙武左军攻军其左，高行周以龙武右军攻其右，奋剑挥槊，应手首落，贼军大败于嘉山之下，追袭至于城门。俄而契丹首领特哩衮率勇骑五千至唐河。是时大雨，晏球出师逆战，特哩衮复败，追至易州，河水暴涨，所在陷没，俘获二千骑而还。特哩衮以余众北走幽州，赵德钧令牙将武从谏以骑邀击。德钧分扼诸要路，旬日之内，尽获特哩衮已下酋长七百余，契丹遂弱。晏球围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贼垒坚峻，但食三州租税，抚恤黎民，爱养军士彼自当鱼溃。”帝然其言。

晏球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饌，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未几，移镇青州，就加兼中书令。

长兴三年，卒于镇，时年六十。赠太尉。

子彻，位至怀州刺史。

戴思远，本梁之故将也。初事梁祖，以武干知名。开平元年，自右羽林统军加检校司徒，出为晋州刺史。二年，授右监门上将军，寻改华州防御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复授右羽林统军。郢王友珪篡位，授洛州团练使。贞明中，为邢州留后，迁本州节度使。属燕将张万进杀沧州留后刘继威，以城归梁，末帝命思远镇之。庄宗平定魏博，以兵临沧、德，思远弃镇渡河归汴，累迁天平军节度使兼北面招讨使，将兵与庄宗对垒。久之，庄宗讨张文礼于镇州，契丹来援，庄宗追袭契丹至幽州。思远闻之，总兵以袭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骑军适至，思远乃涉洹水，陷成安，复归杨村寨，尽率其众，攻德胜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审昼夜乘城以拒之。庄宗自蓟五日驰至魏州，思远闻之解去。及明宗袭下郢州，思远罢军权，降授宣化军留后。其年，庄宗入汴，思远自邓州入朝，复令归镇。明宗即位，移授洋州节度使。及西川俱叛，思远以董璋故人，避嫌请代，征入朝宿卫，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硃汉宾，字绩臣，亳州谯县人也。父元礼，始为郡将。梁太祖闻其名，擢为军校，从庞师古渡淮，战没于淮南。汉宾少有膂力，形神壮伟，胆气过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选置帐下，编入属籍。梁祖之攻克郢也，硃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颊，立为“雁子都”。梁祖闻之，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号为“落雁都”。署汉宾为军使，当时目为“硃落雁”。后与诸将破蔡贼有功，天复中，授右羽林统军。入梁，历天威军使、左羽林统军，出为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后、毫曹二州刺史、安州节度使。庄宗至洛阳，汉宾自镇入觐，复令还镇。明年，

授左龙武统军。庄宗尝幸汉宾之第，汉宾妻进酒上食，奏家乐以娱之，自是汉宾颇蒙宠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硃友谦入朝，明宗居洛阳，以友谦故人，置酒于第。庄宗诸弟在席，友谦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汉宾以大觥奉友谦曰：“公虽名位高，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仆与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发单函候问，略无报复，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钦恐其纷然，为解之方止。不数日，友谦赤族。赵在礼据魏州，元行钦率军进讨，诏汉宾权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汉宾为右卫上将军，枢密使安重诲方当委重，汉宾密令结托，得为婚家。天成末，为潞州节度使，移镇晋州。重诲既诛，汉宾复为上将军。明年秋，汉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时年六十四。

汉宾少勇健，及晚岁饮啖过人，其状貌伟如也。凡所履历，不闻逾法。梁时，尝领军屯魏州莘县，适值连帅去郡，诸军咸以利见诱，请自为留后，汉宾则斩其言者，拒而不从，闻者赏焉。在曹日，飞蝗去境，父老歌之。临平阳遇旱，亲斋洁禱龙子祠，逾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为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东还亳郡，见乡旧亲戚沦没者，有莹兆未办，则给以棺敛；有婚嫁未毕，则助以资币，受其惠者数百家，郡人义之。寻还洛阳，有第在怀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层屋连甍，修木交干，笙歌罗绮，日以自娱，养彼太和，保其余齿，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将也。晋高祖即位，赠太子少傅，谥曰贞惠。

子四人，长曰崇勛，官至左武卫将军。

孔勛，字鼎文，兖州人，后徙家宿州。少便骑射，为军中校，事梁祖渐至郡守，累迁齐州防御使、唐邓节度使。梁贞明中，王球据襄州叛，勛讨平之，因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庄宗至洛阳，勛自镇来朝，复令归镇，寻移昭义节度使。同光季年，

监军杨继源与都将谋据潞州，事泄，劾诛之。明宗即位之岁，诏还京师，授河阳节度使。未几，以太子太师致仕，卒年七十九。赠太尉。

刘 ，汴州雍邱人也。世为宣武军牙将。少负壮节，梁祖镇汴州，求自试，补队长。从梁祖征伐，所至有功，迁为牙将，历滑、徐、襄三州都指挥使。开平中，襄帅王班为帐下所害，乱军推 为留后， 谗从之，翌日受贺，衙庭享士，伏甲幕下，尽斩其乱将。以功历复、毫二州刺史，征为侍卫都将，出为安州刺史。贞明中，为晋州留后。庄宗至汴， 来朝。在晋州八年，日与上党、太原之师交斗于境上。庄宗见而劳之曰：“刘侯无恙，控我晋阳之南鄙，岁时久矣，不早相见。”顿首谢罪。复命归镇，正授节旄，移镇安州。明宗即位，迁邓州节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镠代之。 还京师，卒。赠侍中。

有子师道，仕皇朝，为右赞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问，幽州人也。少事燕帅刘仁恭为骑将，表为妣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刘守光既平沧州，乃以其幼子继威为留后，大将张万进与知裕佐之。继威冲幼，宣淫于万进之家，万进杀之。诘旦，召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署知裕为景州刺史。会万进纳款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军士自河朔归梁者，皆隶于部下。梁与庄宗交战于河，摧坚挫锐，惟恃归化一军，然岁将一纪，位不及郡守。同光初，庄宗入汴，知裕随段凝军解甲封丘。明宗时为总管，受降于郊外，见知裕甚喜，遥相谓曰：“周归化今为吾人，何乐如之！”因令诸子以兄事之。庄宗抚怜尤异，而诸校心妒之。有壮士唐从益者，因猎射之，知裕遁而获免。庄宗遂诛从益，出知裕为房州刺史。魏王继岌伐蜀，召为前锋骑将。明宗即位，移刺绛州，改淄州刺史、

宿州团练使。知裕老于军旅，勤于稼穡，凡为郡劝课，皆有政声，朝廷喜之，迁安州留后。淮上之风恶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亲省视，甚者避于他室；或时问讯，即以食物揭于长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恶之，召乡之顽很者诘诘教导，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由是弊风稍革。长兴末，入为右神武统军。清泰初，卒于官。赠太傅。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彦威而下，昔为梁臣，不亏亮节；洎归唐祚，亦无丑声，盖松贞不变于四时，玉粹宁虞其烈焰故也。况彦威之辅明宗也，有翊戴之绩；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数公，尤为优矣。

列传十七

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兒军，及赐姓名。天祐七年，改匡卫军都校。柏乡之役，汴将韩勅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镇、定兵扼桥道，韩勅选精兵先夺之。庄宗登高而望，镇、定兵将衄，谓建及曰：“如贼过桥，则势不可遏，卿计若何？”建及于部选士二百，挺枪大噪，御汴军，却之于桥下。二月，王师攻魏，魏人夜出犯我营，建及设伏待之，扼其归路，尽殪之。刘鄩之营莘县，月余不出，忽一旦纵兵攻镇、定之营，军中腾乱，建及率银枪劲兵千人赴之，击败汴军，追奔至其垒。元城之战，建及首陷其阵，授天雄军教练使。八月，迁辽州刺史。十四年，从击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从攻杨刘，自寅至午，汴军婴城拒守，建及自负葭苇堙堑，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军逗挠，际晚，汴军登土山，建及一战夺之。庄宗欲收军，诘朝合战。建及横槊当前，曰：“贼大将已亡，乘此易击，王但登山，观臣破贼！”即引银枪效节大呼奋击，三军增气，由是王师复振，以功授检校司空、魏博内外衙都将。

十六年，汴将贺瑰攻德胜南城，以战船十余艘，竹竿维之，扼断津路，王师不得渡。城中矢石将尽，守城将氏延赏危急，庄宗令积帛军门，召能破贼船者。津人有马破龙者，能水游，乃令往见延赏，延赏言：“危窘极矣，所争晷刻。”时棹船满

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铠，执槊呼曰：“岂有一衣带水，纵贼如此！”乃以二船实甲士，皆短兵持斧，径抵梁之战舰，斧其竿；又令上流具囊，积薪其上，顺流纵火，以攻其舰。须臾，烟焰腾炽，梁军断缆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贺瑰解围而去。其年十二月，与汴将王瓚战于戚城，建及伤手，庄宗解御衣金带赐之。

建及有胆气，慷慨不群，临阵鞠旅，意气横壮，自庄宗至魏州，建及都总内外衙银枪效节帐前亲军，善于抚御，所得赏赐，皆分给部下，绝甘分少，颇洽军情。又累立战功，雄勇冠绝，雌劣者忌谗之。时宦官韦令图监建及军，每于庄宗前言：“建及以家财骤施，其趋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庄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荃，虽知谗构，不改其操。

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与李存审赴河中，解同州之围。建及少遇祸乱，久从战阵，矢石所中，肌无完肤，后有功见疑，私心愤郁。是岁，卒于太原，时年五十七。

石君立，赵州昭庆人也，亦谓之石家财。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后隶李嗣昭为牙校，历典诸军。夹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战，坏汴军栅垒，俘擒而还。八年，与汴军战于龙化园，败之，获其大将卜渥以献。嗣昭每出征，俾君立为前锋，敌人畏之。王檀之逼晋阳也，城中无备，安金全驱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时庄宗在魏博，救应不暇，人心危惧，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骑，自上党朝发暮至。王檀游军扼汾桥，君立一战败之，径至城下，驰突斩击，出入如神，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是夜入城，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杀于外，迟明，梁军败走。十七年，将兵屯德胜。时汴军自滑州转饷以给杨村寨，庄宗亲率骑军于河外，循岸而上，邀击之。汴人距杨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张村筑垒以贮军储，庄宗令诸军攻之。汴人设伏于要路，逆战

伪败，王师乘之，蹙入垒门，梁伏兵起，因与血战。君立与镇州大将王钊陷入贼垒，时诸将部校陷贼者十余人，君立被执，送于汴。梁祖素知其骁勇，欲用之为将，械而下狱。久之，梁主遣人诱之，君立曰：“败军之将，难与议勇，如欲将我，我虽真诚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为仇人哉！”既而诸将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庄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杀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与弟行周俱有武艺，初仕燕为骑将，骁果出诸将之右。燕帅刘守光僭逆不道，庄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惧，以行珪为武州刺史，令张犄角之势。时明宗将兵助德威平燕，俄闻行珪至，率骑以御之。明宗谕以逆顺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将元行钦在山北，闻行珪有变，即率部下军众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将兵援之。明宗破行钦于广边军，行钦亦降。寻以行珪为朔州刺史，历忻、岚二郡，迁云州留后。天成初，授邓州节度使，寻移镇安州。行珪性贪鄙，短于为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刚直，累为宾职，及佐行珪，睹其贪狠，因强谏之，行珪不从。后延策因入奏，献封章于阙下，事有三条：一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一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一述藩侯之弊，请敕从事明谏诤之，不从，令诸军校列班廷诤。行珪闻之，深衔之。后因戍兵作乱，诬奏延策与之同谋，父子俱戮于汴，闻者冤之。未几，行珪以疾卒。诏赠太尉。

张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云中，从平黄巢，讨王行瑜，自行间渐升为小将。庄宗定魏，补天雄军左厢马步都虞候，历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节度使。塞上多事，廷裕无控制之术，边鄙常耸。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诏赠太保。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历瀛、平、儒、檀、营五州刺史。思同母即刘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为帐下军校。会刘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归太原，时年十六，武皇命为飞腾指挥使。从庄宗平定山东，累典诸军。

思同性疏俊，粗有文，性喜为诗什，与人唱和，自称蓟门战客。魏王继岌待之若子。时内养吕知柔侍兴圣宫，颇用事，思同不平之。吕为终南山诗，末句有“头”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拟冲霄汉，赖有青天压著头。”其所为诗句，皆此类也。每从征，必在兴圣帐下，然同光朝，位止郑州刺史。明宗在军时，素知之，即位后，用为同州节度使，未几，移镇陇右。思同好文士，无贤不肖，必馆接贿遗，岁费数十万。在秦州累年，边民怀惠，华戎宁息。长兴元年，入朝，见于中兴殿。明宗问秦州边事，对曰：“秦州与吐蕃接境，蕃部多违法度。臣设法招怀，沿边置寨四十余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因手指画秦州山川要害控扼处。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岂及此耶！”时两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卫将军。八月，授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九月，迁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为先锋指挥使。石敬瑭入大散关。思同恃勇先入剑门，大军未相继，复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师，思同以曾获剑门之功，移镇山南西道。

三年，两川交兵，明宗虑并在一人，则朝廷难制，密诏思同相度形势，即乘间用军，事未行而董璋败。八月，复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时潞王镇凤翔，与之邻境，及潞王不禀朝旨，致书于秦、泾、雍、梁、邠诸帅，言：“贼臣乱政，属先帝疾笃，谋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权柄，以致残害骨肉，摇动藩垣。惧先人基业，忽焉坠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侧，事济之后，谢病归藩。然藩邸素贫。兵力俱困，欲希国士，共济急难。”

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弦技见思同，因欢讽动，又令军校宋审温者，请使于雍，若不从命，即独图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硃延义以书檄起兵。会副部署药彦稠至，方宴，而妓、使适至，乃击之于狱。彦稠请诛审温，拘送昭赴阙。时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为凤翔行营都部署，起军营于扶风。

三月十四日，与张虔钊会于岐下，梯冲大集。十五日，进收东西关城，城中战备不完，然死力御捍，外兵伤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复进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谕于外，闻者悲之。张虔钊性褊，诘旦，西南用军，与都监皆血刃以督军士，军士齐诟，反攻虔钊，虔钊跃马避之。时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引军自西门先入，思同未之知，犹督士登城。俄而严卫指挥使尹晖呼曰：“西城军已入城受赏矣，军士可解甲！”弃仗之声，振动天地。日午，乱军毕集，泾州张从宾、邠州康福、河中安彦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与药彦稠、苾从简俱至长安，刘遂雍闭关不内，乃奔潼关。

二十二日，潞王至昭应，前锋执思同来献。王谓左右曰：“思同计乖于事，然尽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顾谓赵守钧曰：“思同尔之故人，可行迓之于路，达予抚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让之曰：“贼臣倾我国家，残害骨肉，非予弟之过。我起兵岐山，盖诛一二贼臣耳，尔何首鼠两端，多方误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间，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钺，累历重藩，终无显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龙附凤则福多，扶衰救弱则祸速，但恐瞑目之后，无面见先帝。衅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为之改容，徐谓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屡启刘延朗，言“思同不可留，虑失士心。”又，潞王入长安时，尹晖尽得思同家财及

诸妓女，故尤恶思同，与刘延朗亟言之。属王醉，不待报，杀思同并其子德胜。潞王醒，召思同，左右报已诛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汉高祖即位，诏赠侍中。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继昭，以自通贵，授国子监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骑射，尝于山墅射猎，庄宗镇太原时，遇之于野，讯其姓名，即补右番直军使。后因从猎，射中走鹿，转指挥使。佐周德威攻燕军于涿州，擒燕将郭在钧。从庄宗定魏博，改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自随驾左右厢马军都指挥授忻州刺史。岁余召还，复典禁兵，领韶州刺史，出为大同军节度使。累岁移镇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杨彦温据河中作乱，自通率师讨平之，授河中节度使。寻自鄜州入为右龙武统军。初，自通既平杨彦温，代末帝镇河中，临事失于周旋，末帝深衔之。《通鉴》：自通至镇，承安重诲指，籍军府甲仗数上之，以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居中保护，从珂由是得免。及末帝即位，自通忧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

列传十八

安重诲，其先本北部豪长。父福迁，为河东将，救兖、郓而没。重诲自明宗龙潜时得给事左右。及镇邢州，以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鄴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明宗践祚，领枢密使，俄迁左领军卫大将军充职。案：以下有阙文。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侯三至醴泉县，地素僻，无驿马，县令刘知章出猎，不时给马，侯三遽以闻。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师，将杀之；重诲从容为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诲建议欲因以伐淮，而明宗难之。后李筠得淮南谍者言：“徐知诰欲奉其国称藩，臣愿得安公一言以为信。”筠即引谍者见重诲。重诲大喜，以为然，乃以玉带与谍者，使遗知诰为信，其直千缗。

重诲为枢密使，四五年间，独揽大任，臧否自若，环卫、酋长、贵戚、近习，无敢干政者。弟牧郑州，子镇怀、孟，身为中令，任过其才，议者谓必有覆餗之祸。无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扬言于众云：“闻相者言其贵不可言，今将统军征淮南。”时有军将密以是闻，颇骇上听。明宗谓重诲曰：“闻卿树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讨淮南，有之否？”重诲惶恐，奏曰：“兴师命将，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结构，臣愿陛下穷诘所言者。”翌日，帝召侍卫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等，谓之曰：“有人告安重诲私置兵仗，将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从进等奏曰：“此是奸人结构，离间陛下勋旧。且重诲事陛下三十年，从

微至著，无不尽心，今日何苦乃图不轨！臣等以家属保明，必无此事。”帝意乃解。重诲三上表乞解机务，诏不允。复面奏：“乞与臣一镇，以息谤议。”明宗不悦。重诲奏不已，明宗怒，谓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与宰臣商量重诲事。冯道言曰：“诸人苟惜安令公，解枢务为便。”赵凤曰：“大臣岂可轻动，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汉琼奏曰：“此断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轻议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为枢密使，重诲如故。

时以东川帅董璋恃险难制，乃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董璋益怀疑忌，遂縶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领王师伐蜀，峡路艰阻，粮运不继，明宗忧之，而重诲请行。翌日，领数骑而出，日驰数百里，西诸侯闻之，莫不惶骇。所在钱帛粮料，星夜辇运，人乘毙踏于山路者不可胜纪，百姓苦之。重诲至凤翔，节度使硃宏昭延于寝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谨。重诲坐中言及：“昨有人谗构，几不保全，赖圣上保鉴，苟获全族。”因泣下。重诲既辞，宏昭遣人具奏：“重诲怨望出恶言，不可令至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汉琼自西回，亦奏重诲过恶。重诲已至三泉，复令归阙。再过凤翔，硃宏昭拒而不纳，重诲惧，急骑奔程，未至京师，制授河中帅。既至镇，心不自安，遂请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赞、崇绪走归河中。二子初至，重诲骇然曰：“渠安得来？”家人欲问故，重诲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是他人教来。吾但以一死报国家，余复何言！”翌日，中使至，见重诲，号泣久之。重诲曰：“公但言其故，勿过相愆。”中使曰：“人言令公据城异志矣！”重诲曰：“吾一死未塞责，已负君亲，安敢辄怀异志，遽劳朝廷兴师，增圣上宵旰，则仆之罪更万万矣！”

时遣翟光郾使河中，如察重诲有异志，则诛之。既至，李

从璋自率甲士围其第，仍拜重诲于其庭，重诲下阶迎拜曰：“太傅过礼。”俯首方拜，从璋以楯击其首，其妻惊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迟，太傅何遽如此！”并击重诲妻首碎，并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从璋，愿以衣服覆其尸，坚请方许。及从璋疏重诲家财不及数千缗，议者以重诲有经纶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颠覆。《五代史补》：初，知祥将据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属。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拒其请，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两为赂，重诲喜而为敷奏，诏许之。及家属至，知祥对僚吏笑曰：“天下闻知枢密，将谓天地间未有此，谁知只销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险拒命。《五代史阙文》：明宗令翟光胤、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楯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臣谨案：《明宗实录》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讳，不敢直书。呜呼，重诲之志节泯矣！

硃宏昭，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宏昭事明宗，在藩方为典客。天成元年，为文思使，历东川副使，二年余，除左卫大将军，充内客省使。三年，转宣徽南院使。明宗亲祀南郊，宏昭为大内留守，加检校太傅。出镇凤翔，会朝廷命石敬瑭帅师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诲自请西行。至凤翔，宏昭迎谒马首，请馆于府署，妻子罗拜，捧卮为寿。宏昭密遣人谓敬瑭曰：“安公亲来劳军，观其举措孟浪，傥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则不战而自溃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则师徒万全也。”敬瑭闻其言大惧，即日烧营遁还。重诲闻之，不敢西行，因返旆东还。复过凤翔，宏昭拒而不纳。及重诲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长兴三年十二

月，代康义诚为襄州节度使。四年，秦王从荣为元帅，屡宣恶言，执政大臣皆惧，谋出避之。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日夕更见，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许。延寿使其妻兴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汉琼、王淑妃进说，故皆得免。未几，赵延寿出镇汴州，召宏昭于襄阳，代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镇常山，以三司使冯贇与宏昭对掌枢务，与康义诚、孟汉琼同谋以杀秦王。闵帝即位，宏昭以为由己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后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书令。素猜忌潞王，致其衅隙，以致祸败。潞王至陕，闵帝惧，欲奔，驰手诏宏昭图之。时将军穆延辉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儿妇，君之女也，可速迎归，无令受祸。”中使继至，宏昭援剑大哭，至后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穷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从进既杀冯贇，断宏昭首，俱传于陕州。及汉高祖即位，赠尚书令。

硃洪实，不知何许人。以武勇累历军校，长兴中，为马军都指挥使。秦王为元帅，以洪实骁果，尤宠待之，岁时曲遗，颇厚于诸将。及硃宏昭为枢密使，势焰尤甚，洪实以宗兄事之，意颇相协。宏昭将杀秦王，以谋告之，洪实不以为辞。时康义诚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两端。及秦王兵扣端门，洪实为孟汉琼所使，率先领骑军自左掖门出逐秦王，自是义诚阴衔之。闵帝嗣位，洪实自恃领军之功，义诚每言，不为之下。应顺元年三月辛酉，义诚将出征，闵帝幸左藏库，亲给军士钱帛。是时，义诚与洪实同于库中面论用兵利害，《欧阳史》云：洪实见军士无斗志，而义诚尽将以西，疑其二心。洪实言：“出军讨逆，累发兵师，今闻小衄，无一人一骑来者。不如以禁军据门自固，彼安敢径来，然后徐图进取，全策也。”义诚怒曰：“若如此言，洪实反也。”洪实曰：“公自反，谁反！”其声

渐厉。帝闻，召而讯之，洪实犹理前谋，又曰：“义诚言臣图反，据发兵计，义诚反必矣。”闵帝不能明辨，遂命诛洪实。既而义诚果以禁军迎降潞王，故洪实之死，后人皆以为冤。

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骑射事武皇，从庄宗入魏博，补突骑使，累迁本军都指挥使。同光末，从明宗讨鄴城，军乱，迫明宗为主，明宗不然。义诚进曰：“主上不虑社稷阽危，不思战士劳苦，荒耽禽色，溺于酒乐。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由是委之心膺。明宗即位，加检校司空，领富州刺史，总突骑如故。寻转捧圣都指挥使，镇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硃守殷，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西节度使。车驾归洛，授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太平广记》云：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尝军中差人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诘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长兴末，加同平章事。

秦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气焰熏灼，大臣皆惧，求为外任。义诚以明宗委遇，无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讽义诚为助，义诚曲意承奉，亦非真诚。及硃宏昭、冯贇等惧祸，谋于义诚，但云：“仆为将校，不敢预议，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诛，明宗宴驾，闵帝即位，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未几，凤翔变起，西军不利，义诚惧，乃请行，盖欲尽率驾下诸军送降于潞王求免也。会与硃洪实议事不叶，洪实因厉声言义诚苞藏之志，闵帝暧昧，不能明辨，而诛洪实。及义诚率军至新安，诸军争先趋陕，解甲迎降，义诚以部下数十人见潞王请罪，潞王虽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斩于兴教门外，夷其族。

药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骑射事明宗，累迁至列校。

明宗践阼，领澄州刺史、河阳马步都将。从王晏球讨王都于定州，平之，领寿州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属河中指挥使杨彦温作乱，彦稠改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充河中副招讨使，将兵讨平之。无几，党项劫回鹘入朝使，诏彦稠屯朔方，就讨党项之叛命者，搜索盗贼，尽获回鹘所贡驼马、宝玉，擒首领而还。寻授邠州节度使。遣会兵制置盐州，蕃戎逃遁，获陷蕃土庶千余人，遣复乡里。受诏与延州节度使，案：原本阙二字。进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罢归镇。闵帝嗣位，与王思同攻凤翔，为副招讨使。禁军之溃，彦稠欲沿流而遁，为军士所擒而献之。时末帝已至华州，令拘于狱，诛之。汉高祖即位，与王思同并制赠侍中。

宋令询，不知何许人也。闵帝在藩时，补为客将，知书乐善，动皆由礼。长兴中，闵帝连典大藩，迁为都押衙，参辅闾政，甚有时誉，闵帝深委之。及闵帝嗣位，硃、冯用事，不欲闵帝之旧臣在于左右，乃出为磁州刺史。闵帝蒙尘于卫，令询日令人奔问。及闻帝遇害，大恸半日，自经而卒。

史臣曰：夫代大匠斫者，犹伤其手，况代天子执赏罚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贤人，当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绝利己之欲，然后能保其身而脱其祸也。而重诲何人，安所逃死，古语云：“无为权首，反受其咎。”重诲之谓欤！自宏昭而下，力不能卫社稷，谋不能安国家，相踵而亡，又谁咎也。唯令询感故君之旧恩，由大恸而自绝，以兹陨命，足以垂名。

列传十九

豆卢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宣和书谱》云：失其世系。革少值乱离，避地鄜、延，转入中山，王处直礼之，辟于幕下，有奏记之誉。因牡丹会赋诗，讽处直以桑柘为意，言甚古雅，渐加器仰，转节度判官。而理家无法，独请谒处直，处直虑布政有缺，有所规谏，敛版出迎，乃为嬖人祈军职矣。

天祐末，庄宗将即位，讲求辅相，卢质以名家子举之，征拜行台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庙，事多错乱，至于官阶拟议，前后倒置，屡为省郎萧希甫骏正，革改之，无难色。庄宗初定汴、洛，革引荐韦说，冀谄事体，与己同功。说既登庸，复事流品，举止轻脱，怨归于革。又革、说之子俱授拾遗，父子同官，为人所刺，遂改授员外郎。革请说之子涛为宏文馆学士，说请革之子升为集贤学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识者丑之。革自作相之后，不以进贤劝能为务，唯事修炼，求长生之术；尝服丹砂，呕血数日，垂死而愈。

天成初，将葬庄宗，以革为山陵使。及木主归庙，不出私第，专俟旌镇，数日无耗，为亲友促令入朝。安重诲对众辱之曰：“山陵使名衔尚在，不候新命，便履公朝，意谓边人可欺也。”侧目者闻之，思有所中。初，萧希甫有正谏之望，革尝阻之，遂上疏论革与说苟且自容，致君无状。复诬其纵田客杀人，冒元亨上第。遂贬为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驰驿发遣。后郑

珣、任圜等连上三章，请不行后命，乃下制曰：“豆卢革、韦说等，身为辅相，手握权衡，或端坐称臣，或半笑奏事，于君无礼，举世宁容。革则暂委利权，便私俸禄，文武百辟皆从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给遣。说则自居重位，全紊大纲。叙廕贪荣，乱兒孙于昭穆；卖官润屋，换令录之身名。丑行叠彰，群情共怒，虽居牧守，示塞非尤。革可责授费州司户参军，说可夷州司户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并所在驰驿发遣。”寻贬陵州长流百姓，委长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诏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

子升，官至检校正郎，服金紫，寻亦削夺。《宝晋斋法书赞》载豆卢革《田园帖》云：大德欲要一居处，畿甸间旧无田园，鄜州虽有三两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书请，却给还人户，盖不欲侵夺疲民，兼虑无知之辈，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与僧往还书，其畏强藩避罪罟，盖栗栗渊冰，然其后卒以故纵田客贬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乱邦之不可居也。是时据鄜乃高万兴，官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谓“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维新，而颡面正朝者，不能致褫鞶之诛，而反窃贡秉旄之佞，唐之不竞，有自来矣。

韦说，福建观察使岫之子也。案：以下有阙文。庄宗定汴、洛，说与赵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说性谨重，奉职常不造事端。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韬，铨选逾滥，选人或取他人出身衔，或取父兄资绪，与令史囊橐罔冒，崇韬乃条奏其事。其后郊天，行事官数千人，多有告敕伪滥，因定去留，涂毁告身者甚众，选人号哭都门之外。议者亦以为积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细，惧失惟新含垢之意。时说与郭崇韬国列，不能执而止之，颇遭物议。说之亲党告之，

说曰：“此郭汉子之意也。”及崇韬得罪，说惧流言所钟，乃令门人左拾遗王松、吏部员外郎李慎仪等上疏，云：“崇韬往日专权，不闲故事，塞仕进之门，非奖善之道。”疏下中书，说等覆奏，深诋崇韬，识者非之。又有王惨者，能以多岐取事，纳赂于说，说以其名犯祖讳，遂改之为“操”，拟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说常虑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护之。说居有井，昔与邻家共之，因嫌鄙杂，筑垣于外。邻人讼之，为希甫疏论，以为井有货财，及案之本人，惟称有破釜一所，反招虚妄。初贬叙州刺史，寻责授夷州司户参军。

初，说在江陵，与高季兴相知，及入中书，亦常通信币。自讨西蜀，季兴请攻峡内，庄宗许之：“如能得三州，俾为属郡。”西川既定，季兴无尺寸之功。洎明宗缙承，季兴频请三郡，朝廷不得已而与之。革、说方在中书，亦预其议。及季兴占据，独归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诏曰：“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顷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货卖官。静惟肇乱之端，更有难容之事，且夔、忠、万三州，地连巴蜀，路扼荆蛮，藉皇都弭难之功，徇逆帅僭求之势，罔予视听，率意割移。将干之土疆，开通狡穴；动两川之兵赋，御捍经年。致朕莫遂偃戈，犹烦运策。近者西方鄴虽复要害，高季兴尚固窠巢，增吾旰食之忧，职尔朋奸之计。而又自居贬所，继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时，处忠良于何地？宜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欧阳史》：说子涛，晋天福初，为尚书膳部员外郎，卒。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未登进士第，崔魏公领盐铁，署为巡官。昭宗迁洛阳，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游燕、赵，或衣道士服，干谒藩伯，人未知之。豆卢革客游中山，依王处直，卢汝弼来太原。程与革、弼皆朝

族知旧，因往来依革，处直礼遇未优，故投于太原；汝弼因为延誉，庄宗署为推官，寻改支使。程褊浅无他才，惟务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初，判官王緘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卮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程当为书记，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庄宗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廩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后历观察判官。

庄宗将即位，求四镇判官可为宰辅者。时卢汝弼、苏循相次沦没，当用判官卢质。质性疏放，不愿重位；求留太原，乃举定州判官豆卢革，次举程，即诏征之，并命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恆。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顷之，遣程使晋阳宫册皇太后。山路险阻，往复绵邈，程安坐肩舆，所至州县，驱率丁夫，长吏迎谒，拜伏舆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及汴将王彦章陷德胜南城，争攻杨刘，庄宗御军苦战，臣下忧之，咸白宰臣，欲连章规谏，请不躬御士伍。豆卢革言及汉高临广武事，矢及于胸，给云中足。程曰：“此刘季失策。”

众皆缩颈。尝论近世士族，或曰：“员外郎孔明龟，善和宰相之令绪，宣圣之系孙，得非盛欤！”程曰：“止于孔子之后，盛则吾不知也。”亲党有假驴夫于程者，程帖府给之，府吏诉云无例，程怒鞭吏背。时任圜为兴唐少尹，庄宗从姊婿也，凭其宠戚，因诣程。程方衣鹤氅、华阳巾，凭几决事，见圜怒置曰：“是何虫豸，恃妇力耶！宰相取给于府县，得不识旧体！”圜不言而退，是夜，驰至博平，面诉于庄宗。庄宗怒，谓郭崇韬曰：“朕误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尽。崇韬亦怒，事几不测，赖卢质横身解之，遂降为右庶子。庄宗既定河南，程随百官从幸洛阳，沿路坠马，因病风而卒。赠礼部尚书。

赵凤，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顷之，从刘守奇奔梁，梁用守奇为博州刺史，表凤为判官。案：下有阙文。为郢州节度判官。唐庄宗闻凤名，得之甚喜，以为护銮学士。后庄宗即位，拜凤中书舍人。及入汴，改授礼部员外郎。庄宗及刘皇后幸张全义第，后奏曰：“妾五六岁失父母，每见老者，思念尊亲泣下，以全义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庄宗许之，命凤作笺上全义，定往来仪注。凤上书极谏，不纳。天成初，置端明殿学士，凤与冯道俱任其职。时任圜为宰相，为安重诲所倾，以至罢相归磁州。及硃守殷以汴州叛，驰驿赐圜自尽。既而凤哭谓安重诲曰：“任圜，义士也，肯造逆谋以讎君父乎？如此滥刑，何以安国！”重诲笑而不责。是冬，权知贡举。

明年春，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凤扬言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所施已逾数千缗，闻毁乃止。及车驾还洛，留知汴州事，寻授中书侍郎、平章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凤

为《庄宗实录》，将何挺论刘煦疏不载，昫既相，遂引凤共政事。长兴中，安重诲出镇河中，人无敢言者，惟凤极言于上前曰：“重诲是陛下家臣，其心终不背主，五年秉权，贤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贻浸润。”明宗以为朋党，不悦其奏。重诲获罪，乃出邢州节度使。及闵帝蒙尘于卫州，凤集宾佐军校，垂涕曰：“主上播迁，渡河而北，吾辈安坐不赴奔问，于礼可乎？”军校曰：“唯公所使。”将行，闻闵帝遇弑而止。清泰初，召还，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谒。疾笃，自为蓍筮，卦成，投蓍而叹曰：“吾家世无五十者，而复穷贱；吾年已五十，又为将相，岂有遐寿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凤性豁达，轻财重义，凡士友以穷厄告者，必倾其资而饷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愚，字子晦。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家世为儒。父瞻业，应进士不第，遇乱，徙家渤海之无棣，以诗书训子孙。愚童龆时，谨重有异常儿，年长方志学，遍阅经史。慕晏婴之为人，初名晏平。为文尚气格，有韩、柳体。厉志端庄，风神峻整，非礼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艰贫，求为假官，沧州卢彦威署安陵簿。丁忧，服阕，随计之长安。属关辅乱离，频年罢举，客于蒲、华之间。光化中，军容刘季述、王奉先废昭宗，立裕王，五月余，诸侯无奔问者。愚时在华阴，致书于华帅韩建，其略曰：“仆关东一布衣耳，幸读书为文，每见君臣父子之际，有伤教害义之事，常痛心切齿，恨不得抽肠蹠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喻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辂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朝庙，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于前，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故，已

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决策！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浹旬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深礼遇之，坚辞还山。天复初，驾在凤翔，汴军攻蒲、华，愚避难东归洛阳。时卫公李德裕孙道古在平泉旧墅，愚往依焉。子弟亲采相负薪，以给朝夕，未尝干人。故少师薛廷珪掌贡籍之岁，登进士第；又登宏词料，授河南府参军，遂下居洛表白沙之别墅。

梁有禅代之谋，柳璨希旨杀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残害，乃避地河朔，与宗人李延光客于山东。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讲禁中，屡言愚之行高学赡，有史鱼、蘧瑗之风。召见，嗟赏久之，擢为左拾遗。俄充崇政院直学士，或预咨谋，而俨然正色，不畏强御。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辈皆致拜，惟愚长揖。末帝让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犹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尔何傲耶！”对曰：“陛下以家人礼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与王无素，安敢谄事。”其刚毅如此。晋州节度使华温琪在任违法，籍民家财，其家讼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坚按其罪。梁末帝诏曰：“朕若不与鞫穷，谓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宪，谓予不念功臣。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其华温琪所受赃，宜官给代还所讼之家。”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佣夫殴僦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斗殴。庸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遗再迁膳部员外郎，赐绯，改司勋员外郎，赐紫，至是罢职，历许、邓观察判官。

初在内职，慈州举子张砺依焉。贞明中，砺自河阳北归庄宗，补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闳之间，揄扬愚之节概，及言愚之所为文《仲尼遇》、《颜回寿》、《夷齐非饿人》等篇，北人望风

称之。洎庄宗都洛阳，邓帅俾奏章入朝，诸贵见之，礼接如旧。寻为主客郎中，数月，召为翰林学士。三年，魏王继岌征蜀，请为都统判官，仍带本职从军。时物议以蜀险阻，未可长驱，郭崇韬问计于愚，愚曰：“如闻蜀人厌其主荒恣，仓卒必不为用。宜乘其人二三，风驰电击，彼必破胆，安能守险。”及前军至固镇，收军食十五万斛，崇韬喜，谓愚曰：“公能料事，吾军济矣！”招讨判官陈义至宝鸡，称疾乞留在后。愚厉声曰：“陈义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惑，正可斩之以徇。”由是军人无迟留者。是时，军书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书舍人。师还，明宗即位。时西征副招讨使任圜为宰相，雅相钦重，屡言于安重诲，请引为同列；属孔循用事，援引崔协以塞其请。俄以本职权知贡举，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长兴初，除太常卿，属赵凤出镇邢台，乃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转集贤殿大学士。

长兴季年，秦王恣横，权要之臣，避祸不暇，邦之存亡，无敢言者。愚性刚介，往往形言，然人无唱和者。后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兼吏部尚书，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尝有疾，诏近臣宣谕，延之中堂，设席惟筮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赐帷帐茵褥。《职官分纪》云：长兴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问。愚所居寝室，萧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几何？而委顿如此。”诏赐绢百匹、钱百千、帷帐什物一十三事。

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少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进位左仆射。清泰初，徽陵礼毕，冯道出镇

同州，愚加特进、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宰相刘昫与冯道为婚家，道既出镇，两人在中书，或旧事不便要厘革者，对论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贤家翁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难，或至喧呼。无几，两人俱罢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婴疾，率多请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宏，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图、回、圜、团、冏，风采俱异。武皇爱之，以宗女妻圜，历代、宪二郡刺史。

李嗣昭典兵于晋阳，与圜游处甚洽，及镇泽潞，请为观察支使，解褐，赐硃绂。圜美姿容，有口辩。嗣昭为人间谍于庄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来，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忧，庄宗承制起复潞州观察判官，赐紫。常山之役，嗣昭为帅，卒于军，圜代总其事，号令如一，敌人不知。庄宗闻之，倍加奖赏。是秋，复以上党之师攻常山，城中万人突出，大将孙文进死之，贼逼我军，圜麾骑士击之，颇有杀获。尝以祸福谕其城中，镇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溃，诛元恶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属，亦圜所庇护焉。庄宗改镇州为北京，以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行留守事。明年，郭崇韬兼镇，改行军司马，充北面水陆转运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归朝，守工部尚书。

崇韬伐蜀，奏令从征，西蜀平，署圜黔南节度使，恳辞遂止。魏王班师，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劲兵八千回劫西川。继岌闻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圜，圜方寝，廷安登其床以告之，圜衣不及带，遽见继岌。继岌泣而言曰：“绍琛负恩，非尚书不能制。”即署圜为招讨副使，与都指挥使梁汉颢等率兵攻延孝于汉州，擒之。旋至渭南，继岌遇害。圜代总全师，朝

于洛阳。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圜拣拔贤俊，杜绝幸门，百官俸入为孔谦减折。圜以廷臣为国家羽仪，故优假班行，禁其虚估，期月之内，府库充贍，朝廷修葺，军民咸足。虽忧国如家，而切于功名，故为安重诲所忌。尝与重诲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自兹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户部，重诲止之，俾须内出，争于御前，往复数四，竟为所沮，《通鉴》：安重诲与圜争于上前，往复数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宫人问上：“适与重诲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宫人曰：“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上愈不悦。因求罢三司。

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硃守殷叛，重诲乘间诬其结构，立遣人称制就害之，乃下诏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勋旧，曾委重难，既退免于剧权，俾优闲于外地，而乃不遵礼分，潜附守殷，緘题罔避于嫌疑，情旨颇彰于怨望。自收汴垒，备见踪由，若务含宏，是孤典宪，尚全大体，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赐自尽。”圜受命之日，聚族酣饮，神情不挠。清泰中，制赠太傅。

子彻，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史臣曰：革、说承旧族之胄，佐新造之邦，业虽谢于财成，罪未闻于昭著，而乃为权臣之所忌，顾后命以无逃，静而言之，亦可悯也。卢程器狭如是，形渥攸宜。赵凤、李愚，咸以文学之名，俱践岩廊之位，校其贞节，愚复优焉。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退犹不免，吁可悲哉！

列传二十

薛廷珪，其先河东人也。父逢，咸通中为秘书监，以才名著于时。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进士第，累历台省。《旧唐书》：大顺初，累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乾宁中，为中书舍人。驾在华州，改散骑常侍，寻请致仕，客游蜀川。昭宗迁洛阳，征为礼部侍郎。《旧唐书》：光化中，复为中书舍人，迁邢部、吏部二侍郎，权知礼部贡举，拜尚书左丞。时柳璨屠害朝士，衣冠毕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让获全。《新唐书》：殊全忠兼四镇，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将先见，讽其拜。廷珪佯不晓，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见，卒不肯加礼。入梁为礼部尚书。庄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师致仕。《通鉴》：廷珪与李琪尝为太祖册礼使。同光三年九月卒。赠右仆射。所著《凤阁词书》十卷、《克家志》五卷，并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凿混沌》、《真珠帘》等赋，大为时人所称。廷珪既壮，亦著赋数十篇，同为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崔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润。大中时宰相魏公铉之幼子也。兄沆，广明初亦为宰辅。沂举进士第，历监察、补阙。昭宗时，累迁至员外郎、知制诰。性抗厉守道，而文藻非优，尝与同舍颜莒、钱珣俱秉笔，见莒、珣瞻速，草制数十，无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谒国相诉曰：“沂疏浅，不足以供词翰之职。”相辅然之，移为谏议大夫。入梁，为御史司宪，纠缪绳违，不避豪右。开平中，金吾街使寇彦卿入朝，

过天津桥，市民梁现者不时回避，前导伍伯摔之，投石栏以致毙。彦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赵可封宣谕，令出私财与死者之家，以赎其罪。沂奏劾曰：“彦卿位是人臣，无专杀之理。况天津桥御路之要，正对端门，当车驾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况梁现不时回避，其过止于鞭笞。摔首投驱，深乖朝宪，请论之以法。”梁祖惜彦卿，令沂以过失论，沂引斗竞律，以怙势力为罪首，下手者减一等。又斗殴条，不斗故殴伤人者，加伤罪一等。沂表入，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沂刚正守法，人士多之。迁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转礼部尚书。贞明中，带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时张全义留守、天下兵马副元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中书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绝中外。沂至府，客将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礼，沂曰：“张公官位至重，然尚带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见尹之仪何如？”全义知之，遽引见沂，劳曰：“彼此有礼，俱老矣，勿相劳烦。”庄宗兴复唐室，复用为左丞，判吏部尚书铨选司，坐累谪石州司马。明宗即位，召还，复为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龙门之别墅，时年七十余。赠太子少傅。

刘岳，字昭辅。其先辽东襄平人，元魏平定辽东，徙家于代，随孝文迁洛，遂为洛阳人。八代祖民部尚书渝国公政会，武德时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县令。符有子八人，皆登进士第。珪之母弟瑰、玕，异母弟崇夷、崇龟、崇望、崇鲁、崇谟。崇龟，乾宁中广南节度使；崇望，乾宁中宰相；崇鲁、崇谟、崇夷，并历朝省。岳少孤，亦进士擢第，历户部巡官、郑县簿、直史馆，转左拾遗、侍御史。梁贞明初，召入翰林为学士。岳为文敏速，尤善谈谐，在职累迁户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庄宗入汴，随例贬均州司马，寻丁母忧，许自贬所奔丧，服阕，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历兵部吏部侍郎、秘书

监、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赠吏部尚书。岳文学之外，通于典礼。天成中，奉诏撰《新书仪》一部，文约而理当，今行于世。

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国老谈苑》云：刘温叟方正守道，以名教为己任。幼孤，事母以孝闻，其母甚贤。初为翰林学士，私庭拜母，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带，置于阶下，谓温叟曰：“此汝父长兴中入翰林时所赐也。自先君子薨背以来，尝惧家门替坠，今汝能自致青云，继父之职，可服之无愧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号恸，退就别寝，素衣蔬食，追慕数日，然后服之，士大夫以为得礼。

封舜卿，案：原本有阙文。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蓼县。舜卿，字赞圣，父敖，字硕夫，户部尚书、渤海县男。《唐书》有传。仕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开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门生郑致雍从行，复命之日，又与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虽有文辞，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讥者以为座主辱门生。案：以下有阙文。庄宗同光已来，累历清显。封氏自太和以来，世居两制，以文笔称于时。舜卿从子渭，《世系表》：渭，字希叟。昭宗迁洛时，为翰林学士，舜卿为中书舍人，叔侄对掌内外制。

从子翘，于梁贞明中亦为翰林学士。天成中，为给事中，因转对上言，以星辰合度，风雨应时，请御前香一合，帝亲爇一炷，余令于塔庙中焚之，贵表精至。议者以翘时推名族，出朝苑，登琐闼，甚有岩廊之望，而忽有此请，乃近诸妖佞耳，物望由是减之。案：以下残阙。

窦梦徵，同州人。少苦心为文，登进士第，历校书郎，自拾遗召入翰林，充学士。梁贞明中，加两浙钱镠元帅之命。梦徵以镠无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虚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触时

忌，左授外任。《玉堂闲话》：竇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恩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竇谪掾于东州。有顷，复召为学士。及庄宗入汴，梦徵以例贬沂州，居尝感梁末帝旧恩，因为《祭故君文》云：“呜呼！四海九州，天回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当革故以鼎新，若金销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竞”云。秉笔者皆许之，寻量移宿州。天成初，迁中书舍人，复入为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

《玉堂闲话》：竇失意被谪，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竇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竇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梦徵随计之秋，文称甚高，尤长于笺启，编为十卷，目曰《东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阳人也。昭宗朝，自处士除太子正字，改钱塘县尉。浙东帅董昌辟为推官，调补河府兵曹参军，历长水令、《毛诗》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傅。入为大理卿，撰《刑律总要》十二卷；与兵部侍郎郗殷象论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马。同光初，授殿中监，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誉，拜大理卿；未几，属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无自立辟。”乃谢病以归，卒于洛阳。

归蔼，字文彦，吴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泽，位皆至列曹尚书、观察使。蔼登进士第，及升朝，遍历三署。案：以下疑有阙文。据《旧唐书·昭宗纪》：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硃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国韩仪责授棣州司马，侍御史归蔼责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傲全忠也。同光初，为尚书右丞，迁刑、户二部侍郎，以太子宾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孙。身長七尺余，神气温厚。登进士第，历校书郎、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为谏议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邈传》，原本残阙。考《册府元龟》云：乾宁五年，登进士第，除校书郎。崔远在中书，奏为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以亲舅独孤损方在廊庙，避嫌不赴职。

张文宝，昭宗朝谏议大夫顓之子也。文宝初，依河中硃友谦为从事。庄宗即位于魏州，以文宝知制诰，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知贡举，迁吏部侍郎。文宝性雅淡稽古。长兴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坏，水工以小舟救，文宝与副使吏部郎中张绚信风至淮南界，伪吴杨溥礼待甚至，兼厚遗钱币、食物。文宝受其食物，反其钱币，吴人善之，送文宝等复至杭州宣国命，还青州，卒。

子吉，嗣位邑宰。

陈义，蓟门人也。少好学，善属文。因避乱，客于浮阳，转徙于大梁。梁将张汉杰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庄宗平梁，郭崇韬遥领常山，召居宾榻。崇韬从魏王继岌伐蜀，署为招讨判官。崇韬死，明宗即位，随任圜归阙，圜荐之于朝，除膳部员外郎、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义性阴僻，寡与人合，不为当路所与。寻移左散骑常侍，由是忿以成疾，逾月而卒。

义微有才术，尝自恃其能。为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处，罕见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态愈倨，位竟不至公卿，盖器度促狭者也。然义性孤执，尤廉于财。长兴中，尝自舍人衔命册晋国公主石氏于太原，晋高祖善待之，但讶其高岸。人或献可于义，宜陈一讴颂以称晋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贿耳。义曰：“人生贫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违礼以求利，既损国纲，且亏士行，义今生所不为也。”闻者嘉之。晋高祖即位，赠礼部尚书。

刘赞，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为令录，诲以诗书，夏月令服青襦单衫。玘每肉食，别置蔬食以饭赞，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尔欲食肉，当苦心文艺，自可致之，吾禄不可分也。”由是赞及冠有文辞，年三十余登进士第。魏州节度使罗绍威署巡官，罢归京师，依开封尹刘鄩。久之，租庸使赵岩表为巡官，累迁至户部员外郎，职如故。庄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谦以赞里人，表为盐铁判官。天成中，历知制诰、中书舍人。与学士窦梦徵同年登第，邻居友善，梦徵卒，赞与同年杨凝式缙麻为位而哭，其家无嫡长，与视丧事，恤其孀稚，人士称之。改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赞性雍和，与物无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虽权豪不能移其操。未几，改秘书监，兼秦王傅。《册府元龟》：秦王为元帅，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与赞乡曲之旧，以秦王盛年自恣，须朝中选端士纳诲，冀其稟畏，乃奏荐赞焉。赞节概贞素，忽闻其命，掩泣固辞，竟不能止。案《通鉴》：瓚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余皆从四品下；王傅从三品。然六部侍郎为向用，王傅为左迁，以职事有闲剧之不同也。当是时，从荣地居储副，则秦王傅不可以闲官。言盖以从荣轻佻峻急，恐豫其祸，故求脱耳。时秦王参佐，皆新进小生，动多轻脱，每称颂秦王功德，阿意顺旨，只奉谈笑，惟赞从容讽议，必献嘉言。秦王常接见宾僚及游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笔赋诗。《册府元龟》：时从荣溺于篇章，凡门客及通谒游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题目，令赋一章，然后接见。赞为师傅，亦与诸客混，然容状不悦。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赞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言行龟鉴》载：刘赞谏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为职，浮华非所尚也。”秦王不悦，戒阖者后弗引进。赞既官系王府，不敢朝参，

不通庆吊，但闭关喑鸣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赞止于朝降，而赞已服麻衣备驴乘在门矣。闻其言曰：“岂有国君之嗣，一旦举室涂地，而宾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台史示敕，长流岚州，即时赴贬所。在岚州逾年，清泰二年春，诏归田里。妻乞干氏涂中卒，赞比羸瘠，恸哭殆绝，因之亦病，行及石会关而卒，时年六十余。

史臣曰：自唐祚横流，衣冠扫地，苟无端士，孰恢素风。如廷珪之文学，崔沂之刚正，刘岳之典礼，舜卿之掌诰，洎梦徵而下，皆蔚有贞规，无亏懿范，固可以为搢绅之圭表，耸朝廷之羽仪，以之垂名，夫何不韪。

列传二十一

张宪，字允中，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宪始童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惟宪与里人药纵之精力游学，弱冠尽通诸经，尤精《左传》。尝袖行所业，谒判官李袭吉，一见欣叹。既辞，谓宪曰：“子勉之，将来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杨守业喜聚书，以家书示之，闻见日博。

庄宗为行军司马，广延髦俊，素知宪名，令硃守殷赍书币延之。岁余，释褐交城令，秩满，庄宗嗣世，补太原府司录参军。时霸府初开，幕客马郁、王缄，燕中名士，尽与之游。十二年，庄宗平河朔，念藩邸之旧，征赴行台。十三年，授监察，赐绯，署魏博推官，自是恆簪笔扈从。十五年，王师战胡柳，周德威军不利，宪与同列奔马北渡；梁军急追，殆将不济。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没，宪与从子朗履冰而行；将及岸，冰陷，朗泣，以马箠引之，宪曰：“吾儿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无恨。”朗偃伏引箠，宪跃身而出。是夜，庄宗令于军中求宪，或曰：“与王缄俱歿矣！”庄宗垂涕求尸，数日，闻其免也，遣使慰劳。寻改掌书记、水部郎中，赐金紫，历魏博观察判官。从讨张文礼，镇州平，授魏、博、镇、冀十郡观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权镇州留事。庄宗即位，诏还魏都，授尚书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兼太清宫副使。庄宗迁洛阳，以宪检校吏部尚

书、兴唐尹、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宪学识优深，尤精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

三年春，车驾幸鄴，时易定王都来朝，宴于行宫，将击鞠。初，庄宗行即位之礼，卜鞠场吉，因筑坛于其间，至是诏毁之。宪奏曰：“即位坛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风燥雨濡之外，不可辄毁，亦不可修。魏繁阳之坛，汉汜水之单，到今犹有兆象。存而不毁，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宫西。数日，未成。会宪以公事获谪，阁门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宫之庭，碍事者毕去，竟毁即位坛。宪私谓郭崇韬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秋，崇韬将兵征蜀，以手书告宪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还公黄阁。”宪报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谓非吾事也。”时枢密承旨段徊当权任事，以宪从龙旧望，不欲宪在朝廷。会孟知祥镇蜀川，选北京留守，徊扬言曰：“北门，国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轻授；今之取才，非宪不可。”趋时者因附徊势，巧中伤之。又曰：“宪有相业，然国祚中兴，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宪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四年二月，赵在礼入魏州。时宪家属在魏，关东俶扰，在礼善待其家，遣人赍书至太原诱宪。宪斩其使，书不发函而奏。既而明宗为兵众所劫，诸军离散，地远不知事实，或谓宪曰：“蜀军未至，洛阳窘急，总管又失兵权，制在诸军之手，又闻河朔推戴，事若实然，或可济否？”宪曰：“治乱之机，间不容发，以愚所断，事未可知。愚闻药纵之言，总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余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阳至，口传庄宗命，并无书诏，惟云天子授以只箭，传之为信。

众心惑之，时事莫测。左右献画曰：“存渥所乘马，已戢其饰，复召人谋事，必行阴祸，因欲据城。宁我负人，宜早为之所，但戮吕、郑二宦，且系存渥，徐观其变，事万全矣。”宪良久曰：“吾本书生，无军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纡金紫，向来仕宦非出他门，此画非吾心也。事苟不济，以身徇义。”

《东都事略·张昭传》：昭劝宪奉表明宗以劝进，宪曰：“吾书生也，天子委以保厘之任，吾岂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节，公能行之，忠臣也。”宪既死，论者以昭能成宪之节。翌日，符彦超诛吕、郑，军城大乱，燔剽达曙。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既而有司纠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赐死于晋阳之千佛院。幼子凝随父走，亦为收者加害。明宗郊礼大赦，有司请昭雪，从之。宪沈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善弹琴，不饮酒，宾僚宴语，但论文啸咏而已，士友重之。

宪长子守素，仕晋，位至尚书。

王正言，郢州人。父志，济阴令。正言早孤贫，从沙门学，工诗，密州刺史贺德伦令归俗，署郡职。德伦镇青州，表为推官；移镇魏州，改观察判官。庄宗平定魏博，正言仍旧职任，小心端慎，与物无竞。尝为同职司空颀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颀诛，代为节度判官。同光初，守户部尚书、兴唐尹。时孔谦为租庸副使，常畏张宪挺特，不欲其领使，乃白郭崇韬留宪于魏州，请宰相豆卢革判租庸。未几，复以卢质代之。孔谦白云：“钱谷重务，宰相事多，簿籍留滞。”又云：“卢质判二日，便借官钱，皆不可任。”意谓崇韬必令己代其任，时物议未允而止，谦沮丧久之。李绍宏曰：“邦计国本，时号怨府，非张宪不称职。”即日征之。孔谦、段徊白崇韬曰：“邦计虽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为使即可。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

王正言操守有余，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几与人共事；若专制方隅，未见其可。张宪才器兼济，宜以委之。”崇韬即奏宪留守魏州，征王正言为租庸使。正言在职，主诺而已，权柄出于孔谦。正言不耐繁浩，簿领纵横，触事遗忘，物论以为不可，即以孔谦代之，正言守礼部尚书。

三年冬，代张宪为兴唐尹，留守鄴都。时武德使史彦琼，监守鄴都，廩帑出纳，兵马制置，皆出彦琼，将佐官吏，颐指气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赧赧听命。至是，贝州戍兵乱，入魏州，彦琼望风败走，乱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书吏写奏章，家人曰：“贼已杀人纵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诸僚佐谒赵在礼，《通鉴》：正言索马，不能得，乃帅僚佐步出府门谒在礼。望尘再拜请罪。在礼曰：“尚书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国恩，与尚书共事，但思归之众，仓卒见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抚。明宗即位，正言求为平卢军行军司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装，礼部尚书曾之孙。汴将杨师厚之镇魏州，装与副使李嗣业有旧，因往依之，荐授贵乡令。及张彦之乱，嗣业遇害，装罢秩，客于魏州。庄宗初至，装谒见，求假官，司空颀以其居官贪浊，不得调者久之。十三年，庄宗还太原，装候于离亭；谒者不内，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孙，从兵至此。殿下比袭唐祚，勤求英俊，以壮霸图。臣虽不才，比于进九九，纳竖刁、头须，亦所庶几。而羁旅累年，执事者不垂顾录，臣不能赴海触树，走胡适越，今日归死于殿下也！”庄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赐酒食慰遣之，谓郭崇韬曰：“便与拟议。”是岁，署馆驿巡官。未几，授监察御史里行，迁节度巡官，赐绯鱼袋；寻历推官、检校员外郎。装学书无师法，工诗非作者，僻于题壁，所至宫亭寺观，必书爵里，人或讥之，

不以为愧。时四镇幕宾皆金紫，装独耻银艾。十七年，庄宗自魏州之德胜，与宾僚城楼饯别，既而群僚离席，装独留，献诗三篇，意在章服。庄宗举大钟属装曰：“员外能醮此乎？”装饮酒素少，略无难色，为之一举而酹，庄宗即解紫袍赐之。同光初，以装为给事中，从幸洛阳。时连年大水，百官多窘，装求为襄州副使。四年，洛阳变扰，节度使刘训以私忿族装，诬奏云装欲谋乱，人士冤之。

崔贻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贻孙字伯垂。祖元亮，左散骑常侍。《世系表》：元亮，字晦孙，虢州刺史。父乌言，潞州判官。贻孙以门族登进士第，以监察升朝，历清资美职。及为省郎，使于江南回，以橐装营别墅于汉上之谷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绿竹遍野，狭径浓密，维舟曲岸，人莫造焉，时人甚高之。及李振贬均州，贻孙曲奉之。振入朝，贻孙累迁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铨选疏谬，贬官塞地，驰驿至潞州，致书于府帅孔勅曰：“十五年谷城山里，自谓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为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泽州司马，遇赦还京。宰相郑珣以姻戚之分，复拟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后迁礼部尚书，致仕而卒。《北梦琐言》：崔贻孙年过八十，求进不休，囊橐之资，素有贮积，性好干人，喜得小惠。有子三人，自贻孙左降之后，各于旧业争分其利，甘旨医药，莫有奉者。贻孙以书责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虽考终，岂放汝耶！”

孟鹄，魏州人。庄宗初定魏博，选干吏以计兵赋，以鹄为度支孔目官。明宗时，为邢洛节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谦专典军赋，徵督苛急，明宗尝切齿。及即位，鹄自租庸勾官擢为客省副使、枢密承旨，迁三司副使，出为相州刺史。会范延光再迁枢密，乃征鹄为三司使。初，鹄有计画之能，

及专掌邦赋，操割依违，名誉顿减。期年发疾，求外任，仍授许州节度使。谢恩退，帝目送之，顾为侍臣曰：“孟鹄掌三司几年，得至方镇？”范延光奏曰：“鹄于同光世已为三司勾官，天成初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鹄以干事，遽至方镇，争不勉旃。”鹄与延光俱魏人，厚相结托，暨延光掌枢务，援引判三司，又致节钺，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讥之。到任未周岁，卒。赠太傅。

孙岳，冀州人也。强干有才干，历府卫右职。天成中，为颖耀二州刺史、阆州团练使，所至称治，迁凤州节度使。受代归京，秦王从荣欲以岳为元帅府都押衙，事未行，冯赟举为三司使，时预密谋。硃、冯患从荣之恣横，岳曾极言其祸之端，康义诚闻之不悦。及从荣败，义诚召岳同至河南府检阅府藏。时纷扰未定，义诚密遣骑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为骑士所害，识与不识皆痛之。

子琏，历诸卫将军、藩阆节度副使。

张延朗，汴州开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为郢州粮料使。明宗克郢州，得延朗，复以为粮料使，后徙镇宣武、成德，以为元从孔目官。长兴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进、工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诏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即位，授礼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辞曰：

臣滥承雨露，擢处钧衡，兼叨选部之衔，仍掌计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炉陶铸之门，臣自揣量，何以当处。是以继陈章表，叠贡情诚，乞请睿恩，免貽朝论。岂谓御批累降，圣旨不移，决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强收涕泗，勉遏怔忡，重思事上之门，细料尽忠之路。窃以位高则危至，宠极则谤生，君臣莫保于初终，分义难防于毁誉。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

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贵，则内欺心腑，外负圣朝，何以报君父之大恩，望子孙之延庆。臣若但行王道，惟守国章，任人必取当才，决事须依正理，确违形势，坚塞幸门，则可以振举宏纲，弥缝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泽，彰国家至理之风，然而谗邪者必起憾词，憎嫉者宁无谤议，或虑至尊未悉，群谤难明，不更拔本寻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草泽之人，称量圣制；冠履轩裳之士，轻慢朝廷。

臣又以国计一司，掌其经费，利权二务，职在捃收。将欲养四海之贫民，无过薄赋；贍六军之劲士，又藉丰储。利害相随，取与难酌，若使罄山采木，竭泽求鱼，则地官之教化不行，国本之伤残益甚，取怨黔首，是黷皇风。况诸道所征赋租，虽多数额，时逢水旱，或遇虫霜，其间则有减无添，所在又申逃系欠。乃至军储官俸，常汲汲于供须；夏税秋租，每悬悬于继续。况今内外仓库，多是罄空；远近生民，或闻饥歉。伏惟朝廷尚添军额，更益师徒，非时之博余难为，异日之区分转大。窃虑年支有阙，国计可忧。望陛下节例外之破除，放诸项以俭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务急去繁，以宽经费，减奢从俭，渐俟丰盈，则屈者知恩，叛者从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臣又闻治民尚清，为政务易，易则烦苛并去，清则偏党无施。若择其良牧，委在正人，则境内蒸黎，必获苏息，官中仓库，亦绝侵欺。伏望诚见在之处官，无乖抚俗；择将来之莅事，更审求贤。傥一一得人，则农无所苦；人人致理，则国复何忧。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无功者，勿颁厚俸。益彰有道，兼绝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闵臣惊忧于后患，察臣愚直，杜彼谗邪，臣即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几万一，仰答圣明。

末帝优诏答之，召于便殿，谓之曰：“卿所论奏，深中时

病，形之切言，颇救朕失。国计事重，日得商量，无劳过虑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

延朗有心计，善理繁剧。晋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积聚，系官财货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晋高祖深衔其事。及晋阳起兵，末帝议亲征，然亦采浮论，不能果决；延朗独排众议，请末帝北行，识者韪之。晋高祖入洛，送台狱以诛之。其后以选求计使，难得其人，甚追悔焉。

刘延皓，应州浑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军功推为边将。延皓即刘后之弟也。末帝镇凤翔，署延皓元随都校，奏加检校户部尚书。清泰元年，除宫苑使，加检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检校司徒。二年，迁枢密使、太保，出为鄴都留守、检校太傅。延皓御军失政，为屯将张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寻诏停所任。及晋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龙门广化寺，数日，自经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籓邸出入左右，甚以温厚见称，故末帝嗣位之后，委居近密。及出镇大名，而所执一变，掠人财贿，纳人园宅，聚歌僮为长夜之饮，而三军所给不时，内外怨之，因为令昭所逐。时执政以延皓失守，请举旧章，末帝以刘后内政之故，止从罢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

刘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镇河中时，为郟城马步都虞候，后纳为腹心。及镇凤翔，署为孔目吏。末帝将图起义，为捍御之备，延朗计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师纳降，末帝赴洛，皆无所阙焉，末帝甚赏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刘延皓守鄴，改副枢密使，累官至检校太傅。时房皓为枢密使，但高枕闲眠，启奏除授，一归延朗，由是得志。凡籓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进贡，赂厚者先居内地，赂薄者晚出边籓，故诸将屡有怨讟，末帝不能察之。及晋高祖入洛，延朗将窳于南山，与从者数辈，过其私第，指而叹曰：“我有

钱三十万贯聚于此，不知为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寻捕而杀之。

列传二十二

元行钦，本幽州刘守光之爱将。守光之夺父位也，令行钦攻大恩山，又令杀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围山州，守光困蹙，令行钦于山北募兵，以应契丹。时明宗为将，攻行钦于山北，与之接战，矢及明宗马鞍，既而以势迫来降。明宗怜其有勇，奏隶为假子，后因从征讨，恩礼特隆。常临敌擒生，必有所获，名闻军中。庄宗东定赵、魏，选骁健置之麾下，因索行钦，庄宗不得已而遣之。时有散指挥都头，名为散员，命行钦为都部署，赐姓，名绍荣。庄宗好战，勇于大敌，或临阵有急兵，行钦必横身解斗翼卫之。庄宗营于德胜也，与汴军战于潘张，王师不利，诸军奔乱。庄宗得三四骑而旋，中野为汴军数百骑攒槊攻之，事将不测，行钦识其帜，急驰一骑，奋剑断二矛，斩一级，汴军乃解围，翼庄宗还宫。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贵与卿共之。”自是宠冠诸将，官至检校太傅、忻州刺史。及庄宗平梁，授武宁军节度使。尝因内宴群臣，使相预会，行钦官为保傅，当地褥下坐。酒酣乐作，庄宗叙生平战阵之事，因左右顾视，曰：“绍荣安在？”所司奏云：“有敕，使相预会，绍荣散官，殿上无位。”庄宗彻会不悻。翌日，以行钦为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内殿，但宴武臣而已，

三年，行钦丧妇。庄宗有所爱宫人生皇子者，刘皇后心忌之，会行钦入侍，庄宗劳之曰：“绍荣丧妇复娶耶！吾给尔婚财。”皇后指所忌宫人谓庄宗曰：“皇帝怜绍荣，可使为妇。”

庄宗难违所请，微许之。皇后即命绍荣谢之，未退，肩舆已出。庄宗心不恻，佯不豫者累日，业已遣去，无如之何。及贝州军乱，赵在礼入魏州，庄宗方择将，皇后曰：“小事不劳大将，促绍荣指挥可也。”乃以行钦为鄴都行营招抚使，领骑二千进讨。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几，诸道之师稍集，复进军于鄴城之南。及明宗为帅，领军至鄴，行钦来谒于军中，拜起之际，误呼万岁者再，明宗惊骇，遏之方止。既而明宗营于城西，行钦营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为乱军所迫，惟行钦之军不动，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张虔钊至行钦营，戒之曰：“且坚壁勿动，计会同杀乱军，莫错疑误。”行钦不听，将步骑万人弃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卫州，因诬奏明宗曰：“镇师已入贼军，终不为国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听进止。”庄宗览奏释然曰：“吾知绍荣妄矣。”因令白从训与明宗子继璟至军前，欲令见明宗，行钦縶继璟于路。明宗凡奏军机，拘留不达，故旬日之间，音驿断绝。及庄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阳，复令继璟渡河召明宗，行钦即杀之，仍劝班师。四月一日，庄宗既崩，行钦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骑出师子门，将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从者数骑而已。四日，至平陆县界，为百姓所擒，县令裴进折其足，槛车以献。明宗即位，诏削夺行钦在位官爵，斩于洛阳。

夏鲁奇，字邦杰，青州人也。初事宣武军为军校，与主将不协，遂归于庄宗，以为护卫指挥使。从周德威攻幽州，燕将有单廷珪、元行钦，时称骁勇，鲁奇与之斗，两不能解，将十皆释兵纵观。幽州平，鲁奇功居多。梁将刘鄩在洹水，庄宗深入致师，鄩设伏于魏县西南葭芦中。庄宗不满千骑，汴人伏兵万余，大噪而起，围庄宗数重。鲁奇与王门关、乌德兒等奋命

决战，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审兵至方解。鲁奇持枪携剑，独卫庄宗，手杀百余人。乌德兒等被擒，鲁奇伤痍遍体，自是庄宗尤怜之，历磁州刺史。中都之战，汴人大败，鲁奇见王彦章，识之，单马追及，枪拟其颈；彦章顾曰：“尔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献。庄宗壮之，赏绢千匹。《九国志·赵庭隐传》：王彦章守中都，庭隐在其军中。及彦章败，庭隐为庄宗所获，将以就戮，大将夏鲁奇奏曰：“此矧也，其材可用。”遂释之。梁平，授郑州防御使。四年，授河阳节度使。天成初，移镇许州，加同平章事。

鲁奇性忠义，尤通吏道，抚民有术。及移镇许田，孟州之民，万众遮道，断登卧辙，五日不发。父老诣阙请留，明宗令中使谕之，方得离州。明宗讨荆南，鲁奇为副招讨使，顷之，移镇遂州。《九国志·李仁罕传》：夏鲁奇禀朝廷之命，缮治甲兵，将图蜀，孟知祥与董璋谋先取鲁奇，令仁罕攻遂州。董璋之叛，与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断绝，兵尽食穷，《九国志·李肇传》：蜀师围夏鲁奇于遂州，唐师来援，剑门不守，肇领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师不得进。鲁奇自刎而卒，时年四十九。帝闻其死也，恸哭之，厚给其家，赠太师、齐国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时，经事董璋，长兴初，率兵千人戍阆州。璋叛，领众攻阆州，璋密令人诱洪，洪以大义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御备既竭，城陷被擒。璋谓洪曰：“尔顷为健兒，由吾奖拔至此；吾书诱谕，投之于侧，何相负耶？”洪大骂曰：“老贼，尔为天子镇帅，何苦反耶！尔既辜恩背主，吾与尔何恩，而云相负！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裔残炙，感恩无尽。今明天子付与茅土，贵为诸侯，而驱徒结党，图为反噬。尔本奴才，则无耻；吾忠义之士，不忍为也。吾可为天子死，不能与人奴苟生！”璋怒，令军士十

人，持刀割其肤，燃镬于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骂不已。明宗闻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卫，给赐甚厚。

李严，幽州人，本名让坤。初仕燕，为刺史，涉猎书传，便弓马，有口辩，多游艺，以功名自许。同光中，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与王衍相见，陈使者之礼，因于笏记中具述庄宗兴复之功，其警句云：“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硃友贞于楼上。”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时蜀伪枢密使宋光嗣召严曲宴，因以近事讯于严。严对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于鄴宫，当月下郢州。十月四日，亲统万骑破贼中都，乘胜鼓行，遂诛汴孽，伪梁尚有兵三十万，谋臣猛将，解甲倒戈。西尽甘、凉，东渐海外，南逾闽、浙，北极幽陵。牧伯侯王，称籓不暇，家财入贡，府实上供。吴国本朝旧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职称籓。淮、海之君，卑辞厚贡，湖湘、荆楚，杭越、瓯闽，异货奇珍，府无虚月。吾皇以德怀来，以威款附。顺则涵之以恩泽，逆则问之以干戈，四海车书，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惟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见其心，反覆多端，专谋跋扈，大不足信也。似闻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国可无虑乎？”严曰：“子言契丹之强盛，孰若伪梁？”曰：“比梁差劣也。”严曰：“吾国视契丹如蚤虱耳，以其无害，不足爬搔。吾良将劲兵布天下，彼不劳一郡之兵，一校之众，则悬首藁街，尽为奴掳。但以天生四夷，当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光嗣闻辩对，畏而奇之。时王衍失政，严知其可取，使还具奏，故平蜀之谋，始于严。

郭崇韬起军之日，以严为三川招抚使，严与先锋使康延孝将兵五千，先驱阁道，或驰以词说，或威以兵锋，大军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汉州，王衍与书曰：“可请李司空先来，余

即举城纳款。”众咸以讨蜀之谋始于严，衍以甘言，将诱而杀之，欲不令往。严闻之喜，即驰骑入益州，衍见严于母前，以母、妻为托。即日，引蜀使欧阳彬迎谒魏王继岌。蜀平班师，会明宗即位，迁泗州防御使兼客省使。长兴初，安重诲谋欲控制两川，严乃求为西川兵马都监，庶效方略。孟知祥觉之，既至，执而害之。《九国志·王彦铎传》：李严之为监军也，密怀异谋，知祥数其过，命彦铎擒斩之，严之左右无敢动者。赠太保。

严之母，贤明妇人。初，严将赴蜀，母曰：“汝前启破蜀之谋，今又入蜀，将死报蜀人矣！与汝永诀。”既而果如其言。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镇时客将也。明宗即位，录其趋走之劳，擢居内职，复为安重诲所庇，故数年之间，迁为客省使、左卫大将军。天成中，因奉使东川，董璋张筵以召之，仁矩贪于馆舍，与倡妓酣饮，日既中而不至，大为璋所诟辱，自是深衔之。长兴初，璋既跋扈于东川，重诲奏以仁矩为阆州节度使，俾伺璋之反状，时物议以为不可。及仁矩至镇，侦璋所为，曲形奏报，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实，激成璋之逆节，由仁矩也。长兴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守之。俟旬浹之间，大军东至，即贼必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仁矩被擒，举族为璋所害。

康思立，晋阳人也。少善骑射，事武皇为爪牙，署河东亲骑军使。庄宗嗣位，从解围于上党，败梁人于柏乡，及平蓟兵，后战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检校户部尚书，右突骑指挥使。庄宗即位，继改军帅，赐忠勇拱卫功臣，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天成元年，授应州刺史，寻移岚州，充北面诸蕃部族都监。三

年，迁宿州团练使。四年，领昭武军节度、利巴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改赐耀忠保节功臣。长兴初，朝廷举兵讨东川董璋，诏监西面行营军马都指挥使。二年，移镇陕州。《通鉴》：潞王至灵宝，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台，累官至检校太傅，封会稽郡开国侯。二年，入为右神武统军。三年，充北面行营军马都指挥使。是岁闰十一月，卒于军，年六十三。

思立本出阴山诸部，性纯厚，善抚将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应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后历三郡三镇，皆得百姓之誉。末帝以其年高，征居环卫。及出幸怀州，以北师不利，乃命思立统驾下骑军赴团柏谷以益军势，俄而杨光远以大军降于太原，思立因愤激，疾作而卒焉。晋高祖即位，追其宿旧，为辍朝一日，赠太子少师。

张敬达，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铁。父审，素有勇，事武皇为列校，历直军使，同光初，卒于军。敬达少以骑射著名，庄宗知之，召令继父职；平河南有功，继加检校工部尚书。明宗即位，历捧圣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长兴中，改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超授检校司徒，领钦州刺史。三年，加检校太保、应州节度使。四年，迁云州。时以契丹率族帐自黑榆林至，云借汉界水草，敬达每聚兵塞下，以遏其冲。契丹竟不敢南牧，边人赖之。清泰中，自彭门移镇平阳，加检校太傅，从石敬瑭为北面兵马副总管，仍屯兵雁门。未几，晋高祖建义，末帝诏以敬达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围太原，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副焉。寻统兵三万，营于晋安乡。末帝自六月继有诏促令攻取，敬达设长城连栅、云梯飞砲，使工者运

其巧思，穷土木之力。时督事者每有所构，则暴风大雨，平地水深数尺，而城栅崩堕，竟不能合其围。九月，契丹至，敬达大败，寻为所围。晋高祖及蕃众自晋安寨南门外，长百余里，阔五十里，布以氈帐，用毛索挂铃，而部伍多犬，以备警急。营中尝有夜遁者，出则犬吠铃动，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达与麾下部曲五万人，马万匹，无由四奔，但见穹庐如岗阜相属，诸军相顾失色。始则削木筛粪，以饲其马，日望朝廷救军，及渐羸死，则与将士分食之，马尽食殫。副将杨光远、次将安审琦知不济，劝敬达宜早降以求自安。敬达曰：“吾受恩于明宗，位历方镇，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军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诸公何相迫耶！待势穷，则请杀吾，携首以降，亦未为晚。”光远、审琦知敬达意未决，恐坐成鱼肉，遂斩敬达以降。《契丹国志》：杨光远谋害张敬达，诸将高行周阴为之备，敬达疏于防御，推远行周等。清晨，光远上谒，见敬达左右无人，遂杀之。

末帝闻其歿也，怆恻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汉之降者曰：“为臣当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晋高祖即位后，所有田宅，咸赐其妻子焉。时议者以敬达尝事数帝，亟立军功，及领藩郡，不闻其滥，继屯守塞垣，复能抚下，而临难固执，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晋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赏其事迹，非激忠之道也。

列传二十三

马郁，其先范阳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数，言辩纵横，下笔成文。乾宁末，为府刀笔小吏。李匡威为王镕所杀，镕书报其弟匡侑。匡侑遣使于镕，问谋乱本末，幕客为书，多不如旨。郁时直记室，即起草，为之条列事状，云可疑者十，词理俊贍，以此知名。尝聘王镕于镇州，官妓有转转者，美丽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张泽亦以文章名，谓郁曰：“子能座上成赋，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笔操纸，即时成赋，拥妓而去。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检校司空、秘书监。武皇与庄宗礼遇俱厚，岁时给赐优异。监军张承业，本朝旧人，权责任事，人士胁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归，有时直造卧内。每宾僚宴集，承业出珍果陈列于前，食之必尽。承业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马监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窥其不可啖；异日，靴中出一铁槁，碎而食之。承业大笑曰：“为公设异馔，勿败余食案。”其俊率如此。

郁在庄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乡，每对庄宗歔歔，言家在范阳，乞骸归国，以葬旧山。庄宗谓之曰：“自卿去国已来，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尔。”郁既无归路，衷怀鸣悒，竟卒于太原。

司空颀，贝州人。唐僖宗时，举进士不中，属天子播迁，三辅大乱，乃还乡里。罗绍威为节度副大使，颀以所业干之，幕客公乘亿为延誉，罗宏信署为府参军，辟馆驿巡官。张彦之

乱，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笔，彦怒诟曰：“钝汉乃辱我！”推之下榻。问孰可草奏者，有言颀，罗王时书记，乃驰骑召之。颀挥笔成文，诋斥梁君臣，彦甚喜，为判官。及张彦复胁贺德伦降于唐，德伦遣颀先奉状太原。《北梦琐言》载其状词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乐毅归燕，且异倾邪之行。庄宗仍以颀为判官，后以颀权军府事。颀有侄在梁，遣家奴以书召之，都虞候张裕擒其家奴，以谓通于梁，遂见杀。《通鉴》：晋王责颀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见欺如是，独不可先相示耶！”揖令归第，是日族诛于军门。

曹廷隐，魏州人也，为本州典谒虞候。贺德伦使西迎庄宗于晋阳，庄宗既得鄴城，擢为马步都虞候，以其称职，自是迁拜日隆。天成初，除齐州防御使。下车严整，颇有清白之誉。时有孔目吏范弼者，为人刚愎，视廷隐蔑如也。弼监军廩，鬻空乏以取货；又私货官盐，廷隐按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诉于执政，并下御史府劾之。弼虽伏法，廷隐以所奏不实，并流永州，续敕赐自尽，时人冤之。

萧希甫，宋州人也。少举进士，为梁开封尹袁象先书记。象先为青州节度使，以希甫为巡官，希甫不乐。乃弃其母妻，变姓名，亡之镇州，自称青州掌书记，进谒王镕。镕以希甫为参军，尤不乐，居岁余，又亡之易州，削发为僧，居百丈山。庄宗将建国，置百官，李绍宏荐为魏州推官。同光初，有诏定内宴仪，问希甫枢密使得坐否，希甫以为不可。枢密使张居翰闻之怒，谓希甫曰：“老夫历事三朝天子，见内宴数百，子本田舍儿，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对。初，庄宗欲以希甫知制诰，宰相豆卢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为驾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庄宗灭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齐，希甫始知其母

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发哀服丧，居于魏州。人有引汉李陵书以讥之曰：“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为谏议，豆卢革、韦说沮之。明宗卒以希甫为谏议大夫，复为匭函使。其后革、说为安重诲所恶，希甫希旨，诬奏革纵田客杀人，而说与邻人争井，井有宝货。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说卒皆贬死。希甫拜左散骑常侍，躁进尤甚，引告变人李筠夜扣内门，通变书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举火为叛。”安重诲不信之。斩告变者，军人诉屈，请希甫啖之。既而诏曰：“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萧希甫，身处班行，职非警察，辄引凶狂之辈，上陈诬讞之词，逼近郊裡，扇摇军众。李筠既当诛戮，希甫宁免谪迁，可贬岚州司户参军，仍驰驿发遣。”长兴中，卒于贬所。

子士明，仕周，终于邑宰。

药纵之，太原人，少为儒。明宗刺代州，署为军事衙推。从明宗镇邢州，为掌书记，历天平、宣武两镇节度副使。明宗镇常山，被病不从。及即位，纵之见于洛邑，安重诲怒其观望，久无所授。明宗曰：“德胜用兵时，纵之饥寒相伴，不离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贵，何为独弃纵之！”浹旬，授磁州刺史。岁余，自户部侍郎迁吏部侍郎，铨总之法，惘然莫知。长兴初，为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卒。

贾馥，故镇州节度使王镒判官也。家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张文礼杀王镒，时庄宗未即尊位，文礼遣馥至鄴都劝进，因留鄴下，栖迟邮舍。庄宗即位，授鸿胪少卿。后以鸿胪卿致仕，复归镇州，结茅于别墅，自课兒孙耕牧为事。馥初累为镇、冀属邑令，所莅有能政，性恬澹，与物无竞，乃镇州士人之秀者也。

马缟，少嗜学儒，以明经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为太

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礼院事，迁太常少卿。梁代诸王纳嫔，公主下嫁，皆于宫殿门庭行揖让之礼，缙以为非礼，上疏止之，物议以为然。案：以下有阙文。长兴四年，为户部侍郎。缙时年已八十，及为国子祭酒，八十余矣，形气不衰。于事多遗忘，言元稹不应进士，以父元鲁山名进故也，多如此类。又上疏：“古者无嫂叔服，文皇创意，以兄弟之亲，不宜无服，乃议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条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议改，而置于令文。”诸博士驳云：“律令，国之大经。马缙知礼院时，不曾论定，今遽上疏驳令式，罪人也。”

罗贯，不知何许人。进士及第，累历台省官，自礼部员外郎为河南令。贯为人强直，正身奉法，不避权豪。时宦官伶人用事，凡请托于贯者，其书盈阁，一无所报，皆以示郭崇韬，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贯之失。先是，梁时张全义专制京畿，河南、洛阳僚佐，皆由其门下，事全义如厮仆。及贯授命，持本朝事体，奉全义稍慢，部民为府司庇护者，必奏正之。全义怒，因令女使告刘皇后从容白于庄宗，宦官又言其短，庄宗深怒之。会庄宗幸寿安山陵，道路泥泞，庄宗访其主者，宦官曰：“属河南县。”促令召贯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请诘禀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问他人，何也？”命下府狱，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传诏杀之。郭崇韬奏曰：“贯别无赃状，桥道不修，法未当死。”庄宗怒曰：“母后灵驾将发，天子车舆往来，桥道不修，是谁之过也？”崇韬奏曰：“贯纵有死罪，俟款状上奏，所司议讞，以朝典行之，死当未晚。今以万乘之尊，怒一县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庄宗曰：“既卿所爱，任卿裁决。”因投袂入宫。崇韬从而论列，庄宗自阖殿门，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尸于府门，冤痛之声，闻于远迩。

淳于晏，案：以下有阙文。以明经登第，自霍彦威为小校，晏寄食于门下。彦威尝因兵败，独脱其身，左右莫有从者，惟晏杖剑从之，徒步草莽，自是彦威高其义，相得甚欢。及历数镇，皆为从事，军府之事，至于私门，事无巨细，皆取决于晏；虽为幕宾，有若家宰。尔后公侯门客，往往效之，时谓之“效淳”。故彦威所至称治，由晏之力也。

张格，字承之，故宰相浚之子也。浚为梁祖所忌，潜遣人害于长水。格易姓名，流转入蜀。《旧唐书·张浚传》：永宁县吏叶彦者，张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计。”浚曰：“留则并命，去或可免，冀存后嗣。”格拜辞而去，叶彦率义士三十人送渡汉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峡入蜀。王建僭号，以格为宰相。格所生母，当浚之遇害，潜匿于民间，落发为尼，流浪于函、洛。王建闻之，潜使人迎之入蜀，赐紫，加号慈福大师。及建卒，蜀人以格为山陵使，格有难色。未几得罪，出为茂州刺史，伪制责词云：“送往辞命，不忠也；丧母匿丧，非孝也。”王衍嗣伪位后数年，复用为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阳，《旧唐书》：任圜携格还洛，格感叶彦之惠，访之，身已歿，厚恤其家。又考张浚第三子仕吴，改名李俨，见《九国志》。授太子宾客。任圜爱其才，奏为三司副使，寻卒于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时颇称之。

许寂，字闲闲。祖秘，名闻会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泛览经史，穷三式，尤明《易》象。《太平广记》云：寂学《易》于晋征徵。久栖四明山，不干时誉。昭宗闻其名，征赴阙，召对于内殿。会昭宗方与伶人调品箏箏，事讫，方命坐赐果，问《易》义。既退，寂谓人曰：“君淫在声，不在政矣。寂闻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厌贱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寻请还山，寓居于江陵，以茹芝绝粒，

自适其性。天祐末，节度使赵匡凝昆季深礼遇之，师授保养之道。唐末，除谏官，不起，汉南谓之徵君。梁攻襄阳，匡凝兄弟弃镇奔蜀，寂偕行。岁余，蜀主王建待以师礼，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与王衍俱从于东，授工部尚书致仕，卜居于洛。时寂已年高，精彩犹健，冲漠寡言，时蜀语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际。清泰三年六月卒，时年八十余。子孙位至省郎。

同光时，以方术著者，又有僧诚惠。诚惠初于五台山出家，能修戒律，称通皮、骨、肉三命，人初归向，声名渐远，四方供馈，不远千里而至者众矣。自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曰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祷祝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

周元豹者，本燕人，世为从事。元豹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余，苦辛无惮，师知其可教，遂以袁、许之术授之。大略状人形貌，比诸龟鱼禽兽，目视臆断，咸造其理。及还乡，遂归俗。初，卢程寄褐游燕，与同志二人谒焉。元豹谓乡人张殷袞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惟彼道士，他年甚贵。”至来岁，二子果卒。又二十年，卢程登庸于鄴下。元豹归晋阳，张承业信重之，言事数中。承业俾明宗易衣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诈之，而元豹指明宗于末缀言曰：

“骨法非内衙太保欤！”咸伏其异。或问明宗之福寿，惟云末后为镇州节度使，时明宗为内衙都校，才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栉，偶忤旨，大为明宗横楚。元豹见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明宗赫怒因解，后其言果验。太原判官司马揆谒元豹，谓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万里，未见回期。”揆数日后，因酒酣，为衣领扼之而卒。庄宗署元

豹北京巡官。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谓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朕诸事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奏曰：“袁、许之事，元豹所长者，以陛下贵不可言，今既验矣，余无可问。若诏赴阙下，则奔竞之徒，争问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赐之，授光禄卿致仕。寻卒于太原，年八十余。

列传二十四

张承业，字继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内常侍张泰畜为假子。光启中，主郃阳军事，赐紫，入为内供奉。武皇之讨王行瑜，承业累奉使渭北，因留监武皇军事，贼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将幸太原，以承业与武皇善，用除为河东监军，密令迎驾。既而昭宗幸华州，就加左监门卫将军。驾在凤翔，承业屡请出师晋、绛，以为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诛宦官也，武皇伪戮罪人首级以奉诏，匿承业于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复请为监军。

夹城之役，遣承业求援于凤翔。时河中阻绝，自离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舫舟不得渡，因祷河神。是夜，梦神人谓曰：“子但渡，流冰无患。”既寤，津吏报曰：“河冰合矣。”凌晨，蹠冰而济，旋踵冰解。使还，武皇病笃，启手之夕，召承业属之曰：“吾儿孤弱，群臣纵横，后事公善筹之。”承业奉遗顾，爰立嗣王，平内难，策略居多。既终易月之制，即请出师救潞，破贼夹城。庄宗深感其意，兄事之，亲幸承业私第，升堂拜母，赐遗优厚。时庄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卢汝弼之手。汝弼既自为户部侍郎，乃请与承业改官及开国邑，承业拒而不受。其后，但称本朝旧官而已。

天祐中，幽州刘守光败，其府掾冯道归太原，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元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合，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

管书记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荐为霸府从事焉。

柏乡之役，王师既逼汴营，周德威虑其奔冲，坚请退舍。庄宗怒其懦，不听，垂帐而寝，诸将不敢言事，咸诣监军请白。承业遽至牙门，褰帐而入，抚庄宗曰：“此非王安寝时，周德威老将，洞识兵势，姑务万全，言不可忽。”庄宗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其夕，收军保郟邑。德威讨刘守光，令承业往视贼势，因请庄宗自行，果成大捷。承业感武皇厚遇，自庄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

时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诸宅王之贵，洎王之介弟在晋阳宫，或不以其道干于承业，悉不听，逾法禁者必惩，由是贵戚敛手，民俗丕变。或有中伤承业于庄宗者，言专弄威柄，广纳赂遗。庄宗岁时还晋阳宫省太后，须钱蒲博、给伶官，尝置酒于泉府，庄宗酣饮，命兴圣宫使李继岌为承业起舞，既竟，承业出宝带币马奉之。庄宗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无钱使，七哥与此一积，宝马非殊惠也。”承业谢曰：“郎君哥劳，承业自出己俸钱。此钱是大王库物，准拟支贍三军，不敢以公物为私礼也。”庄宗不悦，使酒侵承业。承业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之谋，惜钱为大王基业，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过财尽兵散，一事无成。”案：《通鉴》作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庄宗怒，顾元行钦曰：“取剑来！”承业引庄宗衣，泣而言曰：“仆荷先王遗顾，誓为本朝诛汴贼，为王惜库物，斩承业首，死亦无愧于先王，今日请死！”阎宝解承业手，令退。承业诟宝曰：“党硃温逆贼，未尝有一言效忠，而敢依阿谄附。”挥拳踏之。太后闻庄宗酒失，急召入。庄宗性至孝，

闻太后召，叩头谢阿业曰：“吾杯酒之间，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为痛饮两卮分谤，可乎？”庄宗连饮四钟，劝承业，竟不饮。庄宗归宫，太后使人谓承业曰：“小兒忤特进，已答矣，可归第。”翌日，太后与庄宗俱幸其第，慰劳之。自是私谒几绝。

十四年，承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固辞不受。是时，卢质在庄宗幕下，嗜酒轻傲，尝呼庄宗诸弟为豚犬，庄宗深衔之。承业虑质被祸，因乘间谓庄宗曰：“卢质多行无礼，臣请为大王杀之，可乎？”庄宗曰：“予方招礼贤士，以开霸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因耸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其后卢质虽成纵诞，庄宗终能容之，盖承业为之藻藉也。

十八年，庄宗受诸道劝进，将篡帝位。承业以为晋王三代有功于国，先人怒硃氏弑逆，将复旧邦，讎既未平，不宜轻受推戴。方疾作，肩舆之鄴宫，见庄宗曰：“王父子血战三十余年，盖言报国仇讎，复唐宗社。今元凶未灭，民赋已殫，而遽先大号，蠹耗财力，臣以为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来，伏事宫掖，每见国家册命大礼，仪仗法物，百司庶务，经年草定，临事犹有不可。王若化家为国，新立庙朝，不可乖于制度。制礼作乐，未见其人，臣以为不可二也。举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谭也。”《通鉴考异》引秦再思《洛中记异》云：承业谏帝曰：“大王何不待诛克梁孽，更平吴、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孙立之，后更以天下让有功者，何人辄敢当之！让一月即一月牢，让一年即一年牢。设使高祖再生，太宗复出，又胡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顿失从前仗义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阍官，不爱大王官职富贵，直以受先王付属之重，欲为大王立万年之基尔。”庄宗曰：“奈诸将何？”承业知庄宗不

从，因号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晋阳之第，时年七十七。贞简太后闻丧，遽至其第尽哀，为之行服，如兒侄礼。同光初，赠左武卫上将军，谥曰贞宪。《五代史阙文》：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承业自太原至，谓庄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为忠孝，自贞观以来，王室有难，未尝不从。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吾王捃拾财赋、召补军马者，誓灭逆贼硃温，复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硃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庄宗曰：“奈诸将意何！”承业知不可谏止，乃恸哭曰：“诸侯血战者，本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太原，不食而死。臣谨按：《庄宗实录》叙承业谏即位事甚详，惟“吾王自取”之言不书，史官讳之也。

张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庭令张从玫养之为子，以廕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监军判官入为学士院判官，迁枢密承旨、内府令，赐绯。昭宗在华下，超授内常侍，出监幽州军事，秩满诏归，节度使刘仁恭表留之。天复中，诏诛宦官，仁恭给奏杀之，匿于大安山之北溪。天祐三年，汴人攻沧州，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与书记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节制昭义，以居翰监其军，以燕军三千为部下。俄而汴将李思安筑夹城以围潞州，居翰与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围。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后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为枢密使，加特进，与郭崇韬对掌机务。十月，庄宗将渡河，留居翰与李绍宏同守魏州。庄宗入汴，加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依前充枢密使。同光时，宦官干政，邦家之务皆出于郭崇韬。居翰自以羁旅乘时，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颜免过而已，以此脱季年之祸。四年三月，伪蜀王衍既降，诏迁其族于洛阳。行及秦川，时关东已乱，庄宗虑衍为变，遣中官向延嗣驰骑赍诏杀之。诏云：“王衍一行，并

宜杀戮。”其诏已经印画，时居翰在密地，覆视其诏，即就殿柱揩云“行”字，改书“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驿，止族其近属而已，其伪官及从行者尚千余人，皆免其枉滥，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谒见于至德宫，待罪雪涕，乞归田里，诏许之，乃辞归长安。仍以其子延贵为西京职事，以供侍养。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长安，时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静，谙悉旧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课人育蔬种树，敦本惠农，有仁者之心焉。

马绍宏，阉官也。初与孟知祥同为中门使，及周德威薨，庄宗兼领幽州，令绍宏权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韬勋望高，旧在绍宏之下，时征潞州监军张居翰与崇韬并为枢密使，绍宏失望，乃以为宣徽使。绍宏以己合当枢密任，常郁郁侧目于崇韬。崇韬知其嫌也，乃置内勾之目，令天下钱谷簿书，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报，辄滋烦费，议者以为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内勾之目，人以为是妖言。案：下有阙文。据《通鉴》，李嗣源为谣言所属，危殆者数四，赖宣徽使李绍宏左右营护，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孟汉琼，本镇州王镕之小竖也。明宗镇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诸司使累迁宣徽南院使。汉琼性通黠，善交构。初见秦王权重，及挟王淑妃势，倾心事之；及硃、冯用事，又与之缔结。秦王领兵至天津桥，时汉琼与硃、冯及康义诚方会议于内庭，谋犹未决，汉琼独出死力，先入殿门，奏于明宗，语在《秦王传》。汉琼即自介马以召禁军。秦王既诛，翼日，令汉琼驰骑召闵帝于鄴。《通鉴》：遣汉琼征从厚，且权知天雄军府事。闵帝嗣位，尤恃恩宠，期月之内，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西军既叛，闵帝急召汉琼，欲令先入于鄴，汉琼藏匿不行。潞王行及陕州，乃悉召诸妓妾诀别，欲手刃之，众

知其心，率皆藏窜。初，潞王失守于河中，勒归于清化里第。时王淑妃恆令汉琼传教旨于潞王，王善待之，故汉琼自谓潞王于己有恩。至是，乃单骑至澠池谒见潞王，因自恸哭，欲有所陈。潞王曰：“诸事不言可知。”汉琼即自预从臣之列，寻戮于路左。

史臣曰：承业感武皇之大惠，佐庄宗之中兴，既义且忠，何以阶也。夫如是，则晋之勃貂，秦之景监，去之远矣。居翰改一字于诏书，救千人之滥死，可不谓之仁人矣乎！如绍宏之争权，汉琼之构祸，乃宦者之常态也，又何足以道哉！

列传二十五

毛璋，本沧州小校。梁将戴思远帅沧州，时庄宗已定魏博，思远势蹙，弃州遁去，璋据城归庄宗，《玉堂闲话》：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尝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祝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历贝州、辽州刺史。璋性凶悖，有胆略，从征河上，屡有战功。梁平，授沧州节度使。王师讨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军都指挥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萧墙祸起，继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货妓乐，为璋所掠。明宗嗣位，录平蜀功，授邠州节度使。

璋既家富于财，有蜀之妓乐，骄僭自大，动多不法，招致部下，缮理兵仗。朝廷移授昭义节度使，璋谋欲不奉诏，判官边蔚密言规责，乃僂勉承命。泊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拥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黄，纵酒，令为王衍在蜀之戏。事闻于朝，征为金吾上将军。其年秋，东川节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贇贇父书往西川，虑有阴事。”因追廷贇及同行人赵延祚，与璋俱下御史台狱。廷贇乃璋之假侄，称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无私书，诏停任，令归私第。初，延祚在狱，多言璋阴事，璋许重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征其赂，璋拒而不与，以至延

祚诣台诉璋翻覆，复下御史台讯鞠。中丞吕梦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责赂之故，复加织罗，故稍佑璋。及款状上闻，或云梦奇受璋赂，所以狱不尽情，执之，移于军巡。璋具状曾许延祚赂未与，又云曾借马与梦奇，别无行赂之事。朝廷惩其宿恶，长流儒州，赐死于路。

聂屿，鄴中人。少为僧，渐学吟咏。郑珣之知贡举也，与乡人赵都俱赴乡荐，都纳贿于珣，人报翌日登第，屿闻不捷，诟来人以吓之，珣惧，俾俱成名。渐为拾遗，依郭崇韬为镇州书记。明宗时，为起居舍人。双眸若悬，性气乖僻，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留守判官，与赵敬怡、吕梦奇不足。又改河东节度，及至，常鄙其土风，薄其人士。或达于重海，会敬怡入为枢密使，与梦奇同构杀之。屿早依郭氏门庭，致身殊紫，名登两史，浙江使回，生涯巨万。至河东日，郭氏次子之妇，孀居于家，屿丧偶未久，复忍而纳币，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时，素闻其丑声。天成中，与温韬等同诏赐死。

温韬，华原人。少为盗，据华原，事李茂贞，名彦韬，后降于梁，更名昭图。为耀州节度，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案：以下有阙文。移许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尉、平章事。韬素善赵岩，每依附之。庄宗入汴，岩恃韬与己素厚，遂奔许州。韬延之于第，斩首传送阙下。同光初，韬来朝，郭崇韬曰：“此劫陵贼，罪不可赦。”韬纳赂刘后，赐姓，名绍冲，遽遣还镇。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赐死。

长子延浚，清泰中为泥水关使；次延招，为父牙帐都校；次延表，邓州指挥使；咸聚居许下。晋天福初，闻张从宾作乱于河阳，咸往依之。从宾虑其难制，悉斩于帐下。

段凝，开封人也。本名明远，少颖悟，多智数。初为浞池

簿，脱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渐器之。开平三年十月，自东头供奉官授右威卫大将军，充左军巡使兼水北巡检使。凝妹为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怀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回，过郡，凝贡献加等，梁祖大悦。梁祖复北，凝迎奉进贡，有加于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疏忽，梁祖怒，贬思安。制云：“怀州刺史段明远，少年治郡，庶事惟公，两度只奉行筮，数程宿食本界，动无遗阙，举必周丰，盖能罄竭于家财，务在显酬夫明奖。观明远之忠勤若此，见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见赏如此。其后，迁郑州刺史，监大军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行师不利，用王彦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胜之南城，军声大振。张汉伦等推功于凝，凝掩抑彦章之失以问之。《通鉴》：彦章弃邹家口，复趋杨刘。游奕将李绍兴败梁游兵于清邱县南，段凝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惊骇失色，面数彦章，尤其深入。梁末帝怒，罢彦章兵权。凝纳赂于赵、张二族，求为招讨使，敬翔、李振极言不可，竟不能止。凝以众五万营于高陵津，裨将康延孝叛归庄宗，延孝具陈梁军虚实，庄宗遂决长驱之计。未几，庄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锋杜晏球至封丘，解甲听命。翼日，凝率大军乞降于汴郊，庄宗释之，复以凝为滑州兵马留后，赐姓，名绍钦。有顷，正授节度，改兗州节度使。凝初见庄宗，因伶人景进通货于宫掖。凝天性奸佞，巧言饰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绍宏监护诸军，以御契丹，凝与董璋戍瓦桥关。凝巧事绍宏，尝乘间奏凝盖世奇才，可以大任，屡请以兵柄委之。郭崇韬曰：“凝亡国败军之将，奸谄难状，不要信也。”凝在藩镇，私用库物数万计，有司促偿，中旨赏其负。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邓州节度使。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鄴城，李绍宏请用凝为大将，庄宗许之，令具方略条奏。凝所请偏裨皆取

其己党，庄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阳，霍彦威怒其前事，与温韬同收下狱，诏释之，放归田里。明年，窜于辽州，竟与温韬同制赐死。

孔谦，《通鉴》作魏州人。庄宗同光初，为租庸副使。谦本州之干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会计皆委制置。谦能曲事权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货之务，设法箕敛，七八年间，军储获济。及帝即位于鄴城，谦已当为租庸使。物议以谦虽有经营济贍之劳，然人地尚卑，不欲骤总重任。枢密使郭崇韬举魏博观察判官张宪为租庸使，以谦为副，谦悒然不乐者久之。

帝既平梁汴，谦径自魏州驰之行在，因谓崇韬曰：“魏都重地，须大臣弹压，以谦筹之，非张宪不可。”崇韬以为忠告，即奏宪为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卢革专判租庸。谦弥失望，乃寻革过失。时革以手书便省库钱数十万，谦以手书示崇韬，亦辞避。帝问：“当委何人为可？”崇韬曰：“孔谦虽久掌货泉，然物议未当居大任，以臣所见，当委张宪为便。”帝促征之。宪性精辨，为趋时者所忌，人不祐之。谦乘间诉于豆卢革曰：“租庸钱谷，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办。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轻付于人。兴唐尹王正言无裨益之才，徒有独行，诏书既征张宪，复以何人为代？”豆卢革言于崇韬，崇韬曰：“鄴都分司列职，皆主上旧人，委王正言何虑不办？”革曰：“俱是失也，设不获已，以正言掌租庸，取书于大臣，或可办矣；若付之方面，必败人事。”谦以正言非德非勋，懦而易制，曰：“此议为便。”然非己志。寻倚正言之失，泣诉于崇韬，厚赂阍伶，以求进用，人知奸谄，沮之，乃上章请退。帝怒其规避，将置于法，乐人景进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风病恍惚，不能综三司事，景进屡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礼部尚书，以谦为租庸

使。谦以国用不足，奏：“诸道判官员数过多，请只置节度、观察、判官、书记、支使、推官各一员。留守置判官各一员。三京府置判官、推官，余并罢俸钱。”又奏：“百官俸钱虽多，折支非实，请减半数，皆支实钱。”并从之。未几，半年俸复从虚折。案：以下原阙。《北梦琐言》：明宗即位，诛租庸使孔谦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为端。以犯众怒，伏诛。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杨师厚，及庄宗入魏，渐转裨将，历数郡刺史，后迁亳州。为政贪秽，有奴为人持金以赂鄴，奴隐其金，鄴杀之。其家上诉，因讦其阴事，诏贬郴州司户参军，又贬崖州长流百姓，所在赐自尽。

史臣曰：《易》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毛璋之侑，可谓积恶而灭其身矣，况温韬之发陵寝，段凝之败国家，罪不容诛，死犹差晚。余皆琐琐，何足议焉。

列传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开平、乾化中，自队长积劳至部校。梁末帝时，频立军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众五万营于王村，时延孝为右先锋指挥使，率百骑来奔。庄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带以赐之。翌日，赐田宅于鄴，以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检校司空，守博州刺史。庄宗屏人问梁兵机，延孝备陈利害，语在《庄宗纪》中。庄宗平汴，延孝颇有力焉，以功授检校太保、郑州防御使，赐姓，名绍琛。明年，郊礼毕，授保义军节度使。

三年，讨蜀，以延孝为西南行营马步军先锋、排阵斩斫等使。延孝性骁健，徇利奋不顾身。以前锋下凤州，收固镇，降兴州，败王衍军于三泉，所俘蜀军皆谕而释之，自是昼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归成都，断吉柏津浮梁，以绝诸军。延孝复造浮梁以渡，进收绵州，王衍复断绵江浮梁而去。水深无舟楫可渡，延孝谓招抚使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胆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若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傥延旬浹，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因与李严乘马浮江，于是得济者仅千人，步军溺死者亦千余人。延孝既济，长驱通鹿头，进据汉州。居三日，部下后军方至。伪蜀六军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币马归款。旬日，两川平定，延孝止汉州以俟继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

时邠州节度使董璋为行营右厢马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为行营左厢马步使，以军礼当事延孝。郭崇韬以私爱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后，崇韬每有兵机，必召璋参决，延孝不平。时延孝军于城西，毛璋军于城东，董璋军于城中。闰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谓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仆藜相从，反首鼠于侍中之门，谋相倾陷，吾为都将，公乃裨校，力能斩首。”璋惶恐，谢之而退。酒罢，璋诉于郭崇韬，崇韬阴衔之，乃署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落军职。延孝怒，谓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险阻，平定两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谒见崇韬，曰：“东川重地，宜择良帅，工部任尚书有文武才干，甚洽众心，请表为东川帅。”崇韬怒曰：“绍琛反耶？敢违吾节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几，崇韬为继岌所害，二人因责董璋曰：“公复首鼠何门？”璋俯首祈哀而已。

四年正月甲申，大军发成都，继岌令延孝以一万二千人作为后军。二月癸巳，中军次武连，中使诏至，谕以西平王侁友谦有罪伏诛，命继岌杀其子遂州节度使令德，延孝大惊。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谒，延孝怒，谓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画策之谋，始于郭公，而汗马之劳，力摧强敌，即吾也。若以背伪归国，犄角而成霸业，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与郭公皆以无罪赤族，归朝之后，次当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剑州。时延孝部下皆郾、延、河中旧将，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祸，兼诛令德，号哭军门，诉于延孝曰：“西平无罪，二百口伏诛，河中旧将，无不从坐，某等必死矣！”时魏王继岌到泥溪，延孝报继岌云：“河中兵士号哭，欲为乱。”丁酉，延孝至剑州，遂拥众回，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以檄招谕蜀人，三日间，众及五万。己亥，继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绍琛文字，令断吉柏浮梁。”继岌惧，

乃令梁汉颙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拥众急趋西川，继岌遣人驰书谕之。夜半，令监军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为副招讨使。令圜率兵七千骑，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廷安讨之。辛丑，先令都将何建崇击剑门，下之。甲寅，圜以大军至汉州，延孝来逆战，圜令董璋以东川懦卒当其锋，伏精兵于其后，延孝击退东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败，驰入汉州，闭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万，与圜合势攻之。《九国志·李延厚传》：康延孝入汉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会李仁罕讨之，将行，誓士卒曰：“今出师不三旬必破贼，乃立功图赏之日也。士卒忠奋者立东厢，衰疾者立西厢，无自苦也。”得请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斩首百余级，竟拔其城。汉州四面树竹木为栅。

三月乙丑，圜阵于金雁桥，即率诸军鼓噪而进，四面纵火，风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骑出战，遇阵于金雁桥，又败之，以十数骑奔绵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圜命载以槛车。时孟知祥与任圜、董璋置酒高会，因引令延孝槛车至会。知祥问曰：“明公顷自梁朝脱身归命，才平汴水，节制陕郊，近领前锋，克平剑外，归朝之后，授爵册勋，巨镇尊官，谁与为竞！奈何躁愤，自毁功庸，入此槛车，还为邓艾，深可痛惜，谁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杯以饮之。延孝曰：“自知富贵难消，官职已足。然郭崇韬佐命元勋，辅成大业，不动干戈，收获两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阖门被诛；延孝之徒，何保首领。以此思虑，不敢归朝，天道相违，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复何言！”及圜班师，行次凤翔，中使向延嗣赍诏至，遂诛之。部下怀其首级，瘞于昭应县民陈晖地。天成初，其子发之携去。

硃守殷，小字会兒。庄宗就学，以厮养之役给事左右。及

庄宗即位，为长直军使，虽列戎行，不闻战攻。每构人之短长，中于庄宗，渐以心腹受委。河上对垒，稍迁蕃汉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胜寨，为梁将王彦章所攻，守殷无备，遂陷南寨。庄宗闻之曰：“弩才大误予事！”因撤北寨，往固杨刘。明宗在郟州，密请以覆军之罪罪之，庄宗私于腹心，忍而不问。同光二年，为振武节度使，不之任，仍兼领蕃汉马步军。京城初定，内外警巡，恃凭主恩，蔑视勋旧，与景进互相表里，又强作宿德之态，言语迟缓，自谓沉厚。及郭从谦犯兴教门，步军始乱，中使急召骑士，守殷按甲不进，庄宗独领宦官斫射，屡退，而骑军终不至。庄宗既崩，守殷拥众方在北邙，憩于茂林之下。迨闻凶问，乃入内，选嫔御及珍宝以归，恣军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诸校迎明宗于东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加侍中，移汴州节度使。车驾将巡幸，外议喧然，初以为平吴，又云制置东诸侯。守殷乃生云梦之疑，遂杀都校马彦超、副使宋敬。《欧阳史》：守殷将叛，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计事，彦超不从，守殷杀之。明宗怜彦超之死，以其子承祚为洺州长史。守殷驱市人闭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闻之，亲统禁军，倍程直抵其垒，长围夹攻，缢城甚众。守殷力屈，尽杀其族，引颈令左右尽其命。王师入城，索其党，尽诛之。诏鞭守殷尸，梟首悬于都市，满七日，传送洛阳。

杨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继韬，皆畜养甚厚。继韬被诛，愤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诏以潞兵三万人戍涿州，将发，其众谋曰：“我辈事故使二十年，衣食丰足，未尝边塞征行，苟于边上差跌，白骨何归？不如据城自固，事成则富贵耳。”因聚徒百余辈，攻子城东门，城中大扰。副使李继珂及监军张机祚出奔。立自称留后，率军民上表请旄节。庄宗怒，命明宗与李绍真攻讨，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恶十余人，

送于阙下，皆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攻立辄敢据之，庄宗因兹诏诸道撤防城之备焉。

窦廷琬者，世为青州牙将，梁祖擢置左右。同光初，为复州游奕使，奸盗屏迹，历贝州刺史。未几，请制置庆州盐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十万斛，遂以廷琬为庆州防御使。俾制置之，由是严刑峻法，屡挠边人。课利不集，诏移任于金州。廷琬据庆州叛，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周率兵讨平之，夷其族。

张虔钊，辽州人也。《九国志》云：虔钊，辽州榆社人。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初为太原牙校，以武勇闻于流辈，武皇、庄宗之世，累补左右突骑军使。《九国志》：庄宗尝以偏师取镇阳，命虔钊率骑为先锋，屡挫贼锐，遂陷其城。明宗素闻虔钊有将帅才，及即位，擢为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领春州刺史。天成中，与诸将围王都于中山，大败契丹于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沧州节度使。《北梦琐言》：虔钊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廩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他日秋成，倍斗征敛，朝论鄙之。移镇徐州。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及末帝起于凤翔，闵帝诏令虔钊帅部兵会王师于岐下。洎西师俱变，虔钊愤惋，退归兴元，因与洋州节度使孙汉韶俱送款于蜀。孟知祥待之尤厚，伪授本镇节度使，俾知祥坐获山南之地，由虔钊之故也。《北梦琐言》：入蜀，取人产业，黷货无厌，蜀民怨之。孟昶嗣伪位，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晋开运末，蜀人闻契丹入洛，令虔钊率众数万，将寇秦、雍。俄闻汉高祖已定中原，虔钊无功而退。《九国志》云：历左右匡圣马步军都指挥使，出为昭武军节度使。及汉祖即位，乃移镇梁州，以观朝廷之变。会晋昌军节度使赵匡赞、凤翔节度使侯益俱谋归蜀，遂以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应接经营。俄而赵匡赞、侯益请昶出师，掠定三秦，因命虔钊与韩保贞等

总师五万出散关，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出陇右，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会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闻匡赞为王景崇所逼，弃城自拔东去，遂先退师。时虔钊、福诚、保贞师次陈仓，谋不相叶，而侯益闻匡赞已去，廷珪班师，亦诚款中变，闭垒不出。司天监赵廷枢累以云气不利为讽，保贞乃与福诚率所部取陇州道，会重建归蜀，虔钊留宝鸡，以势孤不可深入，遂班师。行至兴州，感愤而卒。

杨彦温，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庄宗朝，累迁裨将。天成中，为河中副指挥使，及末帝镇河中，尤善待之，因奏为衙内都指挥使。长兴元年四月，乘末帝阅马于黄龙庄，据城谋叛。末帝遣人诘之曰：“吾善待汝，何苦为叛？”彦温报曰：“某非敢负恩，缘奉枢密院宣头，令某拒命，请相公但归朝廷。”数日，诏末帝归朝。明宗疑其诈，不欲兴兵，授彦温绛州刺史。安重诲坚请出师，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等帅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闭门及败，凡十三日。初，彦稠出师，明宗戒之曰：“与朕生致彦温，吾将自讯之。”及收城，斩首传送，明宗深怒彦稠等。时议者以当时四海恬然，五兵载戢，蒲非边郡，近在国门，而彦温安敢狂悖。皆以为安重诲方弄国权，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窥图，究莫能倾陷也。彦温愚昧，为人所嗾，故灭其族焉。

史臣曰：《春秋传》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故不复较其优劣焉。唯虔钊因避地以偷生，彦温乃为人之所嗾，比诸叛臣，亦可矜也。